

許不新式  
 嘯標點  
 天新點  
 化新體  
 的話小  
 品白說

不  
 箱

上

敘述體的西廂

白話敘述體加新式標點分段的

## 西廂目錄，一

(1)卷頭言.....	許曉天
(2)西廂本事.....	許家恩
附原文.....	元稹
(3)西廂考證.....	噉天生
(4)正書.....	噉天生
1.....	繡鞋
2.....	借廂
3.....	酬韻
4.....	鬧齋
5.....	寺觀
6.....	請宴
7.....	賴婚
8.....	琴心
9.....	前候
10.....	鬧簡
11.....	賴簡
12.....	後候
13.....	酬簡
14.....	拷紅
15.....	哭宴

—附載原曲—

366054

# 卷頭言

許嘯天

『西廂——韻文的——不是在中國文藝界上早佔了他的地位嗎？何必再有你這一個西廂——敘述文的——出版呢？』這一句話，是讀者急於要問我的，也是我急於要自問的。

我答覆言個疑問，覺得有兩層意思：

- 一，在文學上的衝動。
- 一，在心理上的衝動。

我且把這兩層意思，分別着約略的說幾句在下面。

我劈頭一句話：『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我看過多少敘事的韻文，像念八翻，瓶笙館修簫譜，李笠翁十種曲，長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西廂……這幾種——講到他文藝的動

構又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要賣弄他的文才，湊些抽象的事實，敷衍成一種曲。（像念八翻十種曲這一類）一種，是有具體的事實，故意拿韻文去描寫，也是要賣弄他的文才。（像修簫譜裏的卓女當爐一曲和西廂長生殿牡丹亭這一類）第一種，是無聊；可惜白糟蹋了文字。第二種，是模糊可惜白糟蹋了材料——他的大病，是被韻文來縛住了，不能充分描寫他所敘的事。便算在文學上有天才的人，把敘述的材料，硬化成歌咏的材料：一，在韻文的價值上，也不能增進了什麼；二，白糟蹋了材料；三，到底總感覺幾分不自然。像木蘭辭、石壕吏、琵琶行、長恨歌……等等，經有天才的作家，拿有束縛的韻文來作具體的描寫，顯他文學上的力量，果然是「極行文之能事」。但是，我總感覺得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換一句話說，便是拿韻文來敘事，能叫他所敘的事減色。仗着白樂天杜子美那樣的天才，他僅能描寫到如此地步；倘然把他描寫的換做「深入淺出」的白話敘事文，我可相信，最少要比敘事的韻文勝過一籌。

我寫到這裏，記起那一年我主任上海潮週刊的時候，有一位馬樂郎先生，寄給我一篇

譯杜子美石壕吏詩的小說稿子。當時登在上海潮第一號裏，如今我再拿他來介紹在下

來此已是黃昏時候，腿上一很覺困乏；希望得一處人家打火造飯，歇歇身體，也好待  
明天再趕路程。忽的抬頭一望：「啊！那不是一綫燈光嗎……」不由的腳下  
生風，如飛跑去；走近面前一望，却是一個小小村落，只有一家。燈光暗暗的明亮。  
便走近前去叩門。只聽裏面應道：「啊！是那位上差？我家沒有壯丁哪，請  
上差到別家去罷！」我想道：「原來他誤會了，把我當做官府裏人。」便又輕  
輕喊道：「賢主人！我是過路的人，來借一宿，明早就行。不是什麼上差下差的  
……」

主人方呀的把門一開。引我進去；我仔細一瞧，但見主人，已是六七十歲，渾身破  
舊衣服。……來到草堂之上，傍壁一張破桌子——桌腿支開了。用稻草束着，  
倒還牢固得很。——一個姥姥伏在上面。身傍點着一盞豆油燈；油也不滿了，

燈草也只瘦瘦的一根。我心裏想，這大約是主人的老妻。便行一禮說道：「老奶奶驚動了！」那姥便起身答禮道：「客官辛苦得很？不必客氣，請進來坐地。」

……

我從包袱裏拿出幾片乾饅饅來。向主人討一口水，主人便舀了一盃冷水。掛在燈頭上，燉溫了遞來。我已乾咽下一個下肚，便接來一飲；又分兩個給主人，餵吃着談着。才知道這里叫做石壕村，百姓因是兵荒，搬的搬了，死的死了，祇剩得這一家在這裏。……耳邊聽得低低的聲音，便問道：「這是主人家什麼人？」

主人答道：「是寡媳同小孩在房裏睡覺。」

忽聽得有人咚咚的敲門，大聲吵道：「你家有人，怎的不去當兵？偷懶不去，簡直目無王法了……」老主人一聽，嚇的飛奔到短牆邊，帶跳帶爬，到了那邊；但聽「啊啾！」一聲，恐怕是閃了腰。……我當時不知何故，也只好在黑暗地裏蹲下，看是如何……

叩門聲越發大了，老奶奶便抖着上前開門，門才啓開，但見一個差人打扮的，後面跟着三四個伙伴。——都是惡得很地。——前面那人開口說道：『……你這家好不曉事！家裏有人，怎的不叫他當兵？偏要等你……老爺來捉。是曉事的，快點叫他出來跟着走！不要等老爺性發了，連你這老天殺的也帶了去……』

『太太含着包眼淚，帶哭的說道：『上差！請慢，容老身細說……』』

『我那里有許多工夫同你細談？快說！』

『……我家本來有三個兒子，老爺是知道的。自從大亂之後，三個兒子都被徵到鄴州打仗去了；昨兒一個兒子托便帶信回來，說：『他兩個兄弟都做了刀下……』』

說到這裡，已是嗚咽不能成聲了……

又接下去說道：『老爺你想可憐可不憐呢……』

『快點講！不要說閑話。』

『……死的已經死了，那一個還不知死活存亡！我好苦呀！天哪！你怎的這樣不……！』

『那我曉得了，其他還有人呢？快點叫他出來……』

太太回道：『那里來的

人呢！祇有一箇小媳，因為守着小孫，沒有去。——不瞞老爺說，連下衣都不全哪！不然，也喚他出來參見老爺了。老爺可憐見家破人亡，請到別家去罷……

「那不能！奉了府裏太爺的差調來了，怎好空手覆命？做也要做一個人，給我帶去……」

「老爺不要說笑，人那里做得來呢……」

「那麼，找一個人給我。」

「……那里找去呢……」

便硬一硬肚腸說道：「拚着我這一副老骨頭，跟老爺去，或者到了什麼河陽水陽，也還能當一個火頭軍……」

但聽那差人說道：「這才是老英雄哩！」

呼哨一聲而去。隱約還聽得：「跑掉雄的拿住雌」的聲氣。

我站起身，抖一抖身上灰塵，看那燈時，已奄奄欲熄了，便忙去撥下一撥。耳邊隱隱的還聽得許多聲音，房裏那位少主婦，也是抽抽咽咽的抖着哭着。

又過了許多時候，才看見老主人從門外爬着牆回來，滿面淚痕，渾身泥漿，話也說不出一句。我正待問他時，燈却熄了，客輕輕道了「睡罷！」便糊亂蹲在破凳



上睡了一夜。——到了天明。一骨都爬起來，主人也起來了，我便打開包袱，拿出乾糧來，分些與主人吃了，又留了些與他媳婦孫子吃。主人也不謙，就收了。我便背起包袱，辭了主人要行，主人說道：「客官恕我腿疼，不能遠送了……」說着，早流下淚來。我便安慰他道：「主人不必過悲，後來你家總有團圓日子，不要傷壞了身體……」主人微微點一點頭，我便拱拱手，出得門來，大踏步纔路程。

你們讀了這篇小說，再去讀杜子美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兩面一比較，誰的感覺力強？

二十世紀，是「活」的時代；一切要求解放，顯露出他 Democracy 的真精神來。

便是韻文的本身，也正在解放的一條路上走；——新體詩——如何反把好好敘事文的材料，去加上一道韻文的束縛？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便是胡適說的：『整理國故』——像那專為賣弄文才的抽象的描寫事實的

韻文，——如念八翻十種曲等，是因文生義的。——在現代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但是，像那有具體敘事材料的，——如西廂卓女當爐等，是因義生文的。——我們如何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改進舊文藝，發出新光彩來？

我們再看看，韻文的本能是怎麼樣成方吾說：

詩的職務，只在使我們與感，To feel 而不在使我們理解 To understand.

使我們理解，有更明瞭更自由的散文。——創造，第一號，(2)——

這句話，不是很明瞭的嗎？所以韻文的本能，是感覺，不是知覺。凡是一切議論式記事式的材料，一概不許走進韻文的門；任你有很好的議論或記載的材料，一踏進了韻文的

門，便感受到「殘缺」「隱晦」的病。我最懷疑的是一般做什麼「卽事詩」「無題詩」的，他寫上二十八個謎面式的字，給局外人去看，簡直是「莫明其妙」；他知道不能叫別人懂得他的意思，便在每句下面，註上幾十百個字，解釋他詩句裏所記的事實。這樣做詩，又是何苦來？這都是不明瞭韻文底本能，把好好敘述底材料去做情感底材料，弄得兩不討好。韻文的西廂也有同樣的缺點；好好一段描寫戀愛的敘述材料，爲什麼不拏他做成敘述文章——沒有人做，我便來做！

敘述文章，第一個條件，便是「寫實」。他的本能，是 *Understand* 知覺。有極明瞭極真確的知，纔能感受充分衝動的覺；有知有覺，纔能顯出敘述文章在文學上的價值來。從來做傳奇的，他因偏重客觀的韻文，便忽略文章所寄託主觀的事實。一部傳奇，一個小姐，一丫鬢，一個太夫人，一個秀才，便足以了事。他原不打算敘述什麼事實，他原要賣弄他的文才，隨手湊幾個人，發洩他的文字；那事實的真確不真確，結構的完密不完密，他都

不問。紅樓夢裏賈母說得好——紅樓夢五十四回——

既說是仕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人家，人口多，奶媽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有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

這是結構不完美，事實不真確的一部分。拿韻文去敘事，已經是失了知覺效能的一半，再用不徹底不精密的描寫，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不痛不癢的傳奇——他的結果，果然不能得到感覺的效能，也決不能得到知覺的效能；簡直是文學上的一類廢物罷了！

從來做傳奇的，他對於描寫男女愛情，還有一種最卑劣的手腕——這也不單是傳奇。凡是舊的寫情小說都犯了這個普遍的病——開始描寫男女的結合，完全著眼在獸慾上。——這不單是傳奇小說，便是幾千年傳下來堂堂正正的經史，我祇見他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和那『女為悅己者容』『色衰愛弛』這種話頭怪不得那種所謂不足道的『稗官小說』越寫越卑劣了——一個少年男子見了一個少年女

子，立刻便想到『同牀共枕』什麼才子，簡直是一隻『餓煞雄狗』！一個年輕女子見了一個年輕男子，立刻便想到『終身大事』！什麼佳人，簡直是一頭『狐狸精』！我又想起紅樓夢裏賈母的一番話了——紅樓夢五十四回——

……只是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佳人……

講到這一層，雖也是中國男女沒有社交的流弊，社會的寫實。——這又連帶社會問題——但是既稱到才子佳人，名門世家，總有幾分他們所說的禮貌，遮掩遮掩；決沒有那樣一見了女人，好似蚊蟲見血，死咬住不放的醜態。要寫實，反而不實了。

從來做傳奇的——或是小說——對於全部結構，還有一種最無聊的佈置；便是喜以團圓結局。這種記賬式的小說，實在太失了文學的真趣。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是富於感覺的文字；怎麼樣能夠得到讀小說的同情的感覺，便全在這小說的佈局有趣味沒有趣味。小說，雖是描寫人生的實現；但是有片段的，加以調節的；不是平庸的，浮泛的。剪取那

趣味深厚有時間性的一幕，用全力描寫；匿著那有空間性的幕後。文章的調節，感覺的衝動，全在這空間性裏發生出來。我們爲什麼愛讀短篇小說？祇因他富於空間性。長篇小說爲什麼不容易做得好？祇因他是幾幕連續的，那一幕和一幕交界的地方，爲求文氣的貫穿，不免有侵犯空間性的地方；空間性一變而爲時間性，文章便失了調節的效用，文字也減殺了感覺的力量。善於做小說的，便能利用空間性；事實的背面，和情節平庸的地方，都含蓄在幕後。像那『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歸娶大團圓』都是侵犯了小說的空間性，減殺了小說的感覺力，一種無聊平庸記賬式的描寫！我們要竭力避去他！

再進一步說：我們心理的本能，悲的感覺，大概強過樂的感覺；小說的天職，既然是在衝動讀者的感覺，與其利用樂感，還不如利用悲感。我試問：紅樓夢爲什麼叫我們愛讀？恨海爲什麼叫我們愛讀？迦茵小傳，茶花女，不如歸，埃司蘭情俠傳，俠隱記，……爲什麼叫我們愛讀？他的魔力，全是在利用悲感上。我們中國小說界的領土，爲什麼這樣狹小？信徒爲什麼這樣減少？這裏面：第一層，他們不明瞭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和本能；第二層，他們

專歡喜描寫一種虛偽的樂感；——如夫妻貴團圓結局這大概也是中國人愛和平的一種特性——第三層，他們見了悲感結局的小說，心裏總感覺難受；好好一篇小說，設局佈勢都是在悲感上立腳的，他偏要裝一個樂感的尾文。——或是本人做成悲感結局的小說，後人也硬要替他裝上樂感的尾文——把從前一番苦心，讀者一片誠感，都立刻失卻了效用！

總結以上的議論，尋出幾個我所以產生這個敘述體底西廂的歸納點來：

1. 我們負的新使命，一方面是創造新思想，一方面是改進舊文藝。

2. 像那專為賣弄文才描寫抽象的事實的韻文，在時代精神淘汰之列的，我們固然不值得去整理他；但是像那有具體敘事材料的韻文，我們為什麼不去把他的材料取出來，下一番整理底工夫，改進舊文藝，發生新光彩？

3. 舊時的西廂，是有具體敘事材料的韻文。

4. 韻文，是不適用於敘事的；既有具體敘事的材料，便拿他整理一番，改進成一種具體敘事的小說。

5. 韻文敘事，因偏重客觀的體，忽略主觀的質；結構不精密，描寫不真確，失了 *Understand* 的效能。如今用精密的穿插，真確的描寫，注重主觀的事實，纔成了一部敘述文的西廂。

6. 此外，舊小說最容易犯的：描寫男女獸慾；侵犯空閨性；悲感性的本體，裝上樂感性的尾文；西廂——韻文的——都犯上了。——驚夢以下四折確是後人硬裝上的——如今這敘述文的西廂都免去了。

雖然，這是創作，總有許多不完密的地方；望一般讀者，給我一個確實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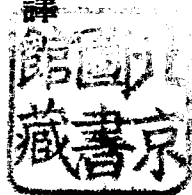
十二，七，二十五，在星期文會。



西廂本事（言文對照）

唐元稹撰

許家恩譯



唐朝貞元年間，有一個姓張的秀才，脾氣生成和順厚道，臉兒長得飽滿漂亮，肚子裏很有志氣，很有主意。不是道理上應該做的事體，他都不肯做；也沒有人可以去逼着他做。有時跟着許多朋友出去游玩，吃酒，在熱鬧玩笑的地方，別人都是亂曬亂跳，好似趕不上的樣子。這個張秀才祇是安安靜靜的，在一傍看着罷了；到底也不會做出沒有規矩的事體來。因為這個樣子，年紀到了二十二歲，從來也不會近過女人的身體。有知道他情形的人，去問他：「爲什麼不歡喜女人？」他推託着說道：「古時登徒子的歡喜女人，不是真正歡喜女人的人；是歡喜淫蕩罷了！我是真正歡喜繚繚女人的人；但是巧巧沒有繚繚女人給我看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大概一樣東西的長得比平常東西格外好的，沒有不

心裏常常想着；因爲這個道理，知道我的心裏不是忘記歡喜女人的呢！那問他話的人冷笑笑，不相信他的話。

隔了不多日子，張秀才出門到蒲縣地方去游玩；蒲縣的東面離着十多里路，有一座和尚的廟，名叫「普救寺」。張秀才便住下了。恰巧有一個崔家的寡婦，打算回到長安地方去；路過蒲縣地方，也住在這座廟裏。那崔家太太，是鄭家的女兒呢；張秀才就是姓鄭的母親生下來的。講到親戚輩份上，是別姓人家的伯母。這一年，將軍渾瑊死在蒲縣地方；有一個軍官，名叫丁文雅的，沒有本領，管得住兵士們。兵士們趁將軍死的時候，便亂起來；大搶蒲縣地方的人家。姓崔的家裏，銀錢產業很多；有許多底下人，寄住在客地裏，家裏人驚慌得沒有法子想，不知道叫什麼人救他好。前幾年，張秀才和蒲東軍官的朋友，十分有交情。去請派兵來保護他，便不曾遭到難。過了十多天，有一位廉訪官，名叫杜確；受了皇帝的命令，拿了管兵士們的聖旨到兵營裏來；那兵士們纔知道害怕守規矩。

鄭氏太太，感激張秀才的好意，感激到十分。便吩咐預備酒菜，去請張秀才來，在客廳

裏請他吃酒。又對張秀才說道：「我做姨母的，是一個孤苦的寡婦，不會跟着丈夫死去，帶着小孩兒在身邊。不幸遇到這個兵士們大亂，實在要不能夠保得住我的性命；身體單薄的兒子，年紀輕的女兒，好似先生救他的性命一般的呢！怎麼可以比得平常恩人一般看待的呢？今天喚他拿哥哥的規矩出來見你，也是望這個報答你的恩德呢。」喚他的兒子，名叫「歡郎」的；大約十多歲年紀，面貌十分和氣漂亮。再喚他女兒，名叫「鶯鶯」；走出來拜見你的哥哥，你的哥哥，是救活你的性命。」等了他好半天，推託害病，不肯出來見面。鄭氏生氣說道：「張家哥哥救活了你的性命；若不是這個樣子，你便要強盜搶去了，還能夠避得嫌疑嗎？」隔了好半天，便走出來，穿着平常衣服，臉上不擦脂粉，不穿新衣服，沒有插戴的東西，鬢腳掛下來，遮住眉心。兩面顏色淡淡的，沒有胭脂紅色，卻是已經臉上的顏色繚繚到十分，光彩照在眼睛裏，叫人看了心動起來。張秀才見了，慌忙上去見禮，便坐在他母親鄭氏身傍；因為他母親的逼着他出來見客的，便垂下了眼珠，看着地下；心裏十分不快活，好似不能夠和客人見禮一般的。問他：「今年多少年紀？」他母親鄭氏說

道：『現在朝代的皇帝甲子年的七月，在貞元庚辰日生下來，十七年了。』張秀才稍稍拿幾句說話去鈎引他，鶯鶯不肯回他的話；直到酒吃完纔走開。

張秀才自從這一回以後，心裏便想着他；要想把自己的心事去對他說，沒有法子可以和鶯鶯說話呢。崔鶯鶯的丫頭，名叫「紅娘」；張秀才暗地裏去和他打照呼，見了三四回面；觀空的時候，便說出他的心事來。那丫頭聽了，果然詫異，不肯替他傳話，急急轉身逃去。張秀才懊悔不該對他說這個話；到了第二天，那丫頭又來了；張秀才便覺得自己不好意思，又向他認罪，不再對他說他心裏要求他的事體了。這丫頭對張秀才說道：『官人叫我去說的話，我是不敢去對我家小姐說；卻也不敢去對別人說出去。但是崔家認識的幾家親眷，是官人知道的呢；爲什麼不仗着自己有恩典在崔家，卻託人來說媒娶去做老婆呢？』張秀才說道：『我自從年紀小的時候，生成脾氣，不輕容歡喜女人。有的時候和幾個公子出去玩兒，見了女人，我從來不去看他一眼的。想不到前幾年到底是因爲沒有真正繚緞的女人，所以把我歡喜女人的心死去了。昨天同坐着一桌吃酒的時候，幾幾乎要自己把

持不住這個心。這幾天到現在，走路也忘記了去的地方，吃飯也忘記了飽的時候，怕我的性命不能夠等得過一早一晚！若說去託了媒人來說親，下了聘禮，過了禮盤，那時過了三四個月的時候，便可以到死人堆裏去找尋我了！你替我想，叫我怎麼好呢？」那丫頭說道：「我家小姐做人的規矩，又安靜；能夠自己管住自己。便是他的母親，也不能夠把沒有規矩的說話去得罪他。我做底下人的說話，越法不能夠叫他聽我的了。但是他很能夠做文章，常常用心在文章句子上，對了文章，心裏有時怨恨着，有時羨慕着，好半天不離開；官人試試做一首借別的東西說說自己心事的詩，拿這個去打動他的心，若不是這樣子做法，便沒有法子想了。」張秀才聽了，十分快活，立刻做了說春天的詩兩首，拿來交給他。這一天夜裏，紅娘又來了，拿了一張五色的信紙來，交給張秀才說道：「是崔家小姐吩咐我拿來的。」上面寫着詩的題目，名叫「明月三五夜」，他詩裏的意思說道：

守候着月亮光兒，

站立在西邊廂房的下面；

對着好風兒，

門兒開着半邊。

靠着牆根的花兒，

照着月亮光，影兒一幌一幌的動着；

我心裏疑惑，「是有一個繚繖人兒從那邊走來了！」

張秀才看了這首詩，也稍稍明白他詩裏的意思。到了天晚，——這一夜，是這一年二月裏第十四這一天呢；——崔家東面的圍牆，有杏花樹兒一株，攀着枝兒，拉着榦兒，可以爬過牆去。到了十五這一天夜裏，張秀才便從這株樹爬上去，便跳過牆去了。走到了西邊廂房下面，那門兒已經有半扇開着了；紅娘睡在牀上，張秀才便去呼醒了他；紅娘詫異起來，說道：「官人怎麼到這個地方來了？」張秀才便哄着他說道：「崔家小姐的那張信紙上的說話，是喚我來的話呢；你替我去對他說一聲罷。」不多時候，紅娘又走出來，嘴裏連聲說道：「來了！來了！」張秀才心裏又是歡喜，又是害怕；自己心裏認做一定成功了。待

到鶯鶯小姐走來，祇見他規矩矩穿着衣裙；臉上好似生氣的樣子。氣憤憤的埋怨着張秀才說道：「哥哥的恩典，救活了我的一家人的性命，原是十分有恩典的了。因為這個道理，我的母親，把身體單薄的兒子，年紀輕的女兒，拿來靠着。怎麼可以因為這個不規矩的丫頭，便叫他送這種不規矩的詩句子來？起初借着救人家的難做一個好人，卻到底做這種不規矩事體來逼着我；是拿強盜去換了一個強盜，這裏面的好壞差得多少呢？我很想拿你的詩遮瞞起來；便是幫助人的壞事體，照道理上說不過去。若去告訴母親，便是對不起你從前的恩典；是變了沒有良心的人。想把這一點心事託丫頭用人代我對你說出來，又怕不能夠把我心裏的真意思說出來；所以借着一首短詩，願意自己當面和你說說。還怕哥哥心裏害怕不敢來，所以寫着這種粗淺引動人的句子；要望你一定走來。我這樣不規矩的詩引動你，怎麼能夠不心裏不好意思？祇望拿規矩的心思來自己立定主意，不要做出那個不規矩的事體來。」話說完了，他便一轉身走了進去；張秀才呆呆的心裏失了想望。好半天，又爬着牆頭出去。

從這一回以後，心裏便斷了想望。隔了幾夜，張秀才靠着窗口，一個人睡在牀上；忽然有一個人走進來推醒他，他驚醒過來，一跳身坐起來；便看見紅娘抱着被兒，挾着枕兒，站在面前。推着張秀才說道：『來了！來了！你還要睡什麼呢？』舖下了被兒枕兒，便走去。張秀才揩着眼睛，一個人呆呆的坐着；好半天，還是疑心自己在夢裏。祇得穿好了衣服，規規矩矩的坐着守候他。停了一回，紅娘扶着鶯鶯小姐來了。他走進了屋子，嬌滴滴羞答答的身子軟綿綿的，一點兒沒有氣力。坐也坐不定，站也站不住，手脚也沒有地方攔了；從前的規矩正派的模樣兒，不再和現在一樣了。——這一天夜裏，是十八這一天呢。——天上斜掛着一個月亮，亮晶晶的照着牀上；一半兒亮，一半兒暗。張秀才魂靈虛飄飄的，還疑他是神仙這一種人；不認做他是從人世界上走來的呢。隔了一回工夫，廟裏的鐘聲響了；天快要亮了。紅娘來催着回去；鶯鶯小姐嬌聲哭着，低着頭延挨着；紅娘又扶着他便進去了。一夜到天亮，不說一句話。張秀才看見天上微微有一點亮光，便起來自己疑心着說道：『難道說是在這裏做夢嗎？』待到天大亮，一看；那鶯鶯小姐臉上的脂粉痕跡，染在他臂



勝上那一陣一陣的香味，留在衣服上面。亮晶晶一點一點的淚珠兒，還滴在被席上面罷了。

從這一夜以後，直隔了十多天，靜悄悄的一個人，不看見他再來了。張秀才做會真詩三十首，不曾做完；那紅娘恰巧來了。便拿詩給他，請他拿去送給鶯鶯小姐。從這一天以後，又在一塊兒了；早晨悄悄的出去，夜裏悄悄的進來；同睡在從前詩上說的西邊的廂房裏，快到一個月工夫了。張秀才常常問他：『那母親的意思怎麼樣？』便說道：『母親便知道沒有法子想了，打算要給我們成功了夫妻。』隔了不多幾天，張秀才快要到長安地方去；先把這意思對他說了。崔家小姐十分依順，沒有不願意的說話。但是那一副憂愁怨恨的臉色，已經叫人見了可憐了。快要動身的前一天夜裏，不再可以和他見面。這個張秀才，便動身向西面去了。隔了不多幾個月，又到蒲東地方來游玩；住在姓崔的家裏，又是過了幾個月。崔家小姐很能夠寫信，很能夠做文章；去求他，向他要了兩三遍；到底不能夠看見他做的文章。張秀才常常自己做一篇文章去引動他，也不仔細看文章裏的字句；

祇是粗粗的看了一遍。崔家小姐這個人的脾氣，本領一定學得十分好，卻是臉上裝着不知道的樣子；說話雖是很快很有理，卻不肯多對人說話。看待張秀才的情分很重，但是從來不肯拿說話說出他心裏的意思來；常常縳着眉心，臉兒十分縹緖，靜悄悄的，常常好似不知道什麼的。歡喜怨恨的樣子，也不多看見他露在臉上。過了幾天，有一個時候，他一個人在夜裏彈着琴；心裏一肚子的憂愁，彈出淒涼的調子來。張秀才去偷聽着他，求他再彈。便到底不肯再彈了。因為他這個樣兒，心裏越法歡喜他。張秀才過了幾天，因為趕考到了日子；又要動身向西面去。在動身這一天夜裏，不再自己說他的心事，祇是憂愁嘆氣，跟着在崔家小姐身傍。崔家小姐肚子裏也知道快要和他分別了；便恭恭敬敬的臉色，低聲軟氣的對着他慢慢的對張秀才說道：「起初糟塌了我，到後來丟開了我，原是應該做的事體呢，我不敢拿這件事體來恨你。一定要想你糟塌了我，你到底也不丟去我；是你的好心待人了。便是我們一生一世在塊兒立着的誓，也算有了結果了；還有什麼一定要爲這一邊出門心裏十分不快活呢？但是你既然因爲這件事體心裏不快活，我也沒有法子來安

慰你的心；你從前稱贊我「彈琴彈得好！」從前因為臉上不好意思，所以不能夠彈給你聽；現在你快要去了，既然你有要聽我彈琴的心思，便吩咐：「拿琴出來。」拂去了灰塵，彈一套霓裳羽衣的曲子。彈不到幾段，很淒涼的聲音，好似說出怨恨的心事來；調子也亂了，不再能夠聽得出是什麼曲子來了。傍邊站着的人，聽了都嘆着氣，心裏不快活。崔家小姐也立刻停住了，推開了琴，吊下一絲一絲眼淚來；急急走到他母親鄭氏房裏去，便不再走出來了。第二天清早，那張秀才走了。明年到考場裏去趕考，不中，便住在京城裏。覷便，寄一封信去給崔家小姐；仔仔細細說出他的心事來。崔家小姐寫的一封回信上的說話，拿他大概的意思寫在這裏。信上說道：

接到看過了你寄來的信，你照顧我歡喜我太利害了！我和你男女的情份，想起來又傷心，又歡喜，并在一塊兒！另外你給我花朵兒一盒，嘴上塗的胭脂五寸，叫我頭上插戴着，嘴唇上點着，打扮得好。雖說承蒙你十分好心得我，卻是叫我打扮給什麼人看我的臉兒呢？看見了這東西，越法叫我心裏難受；祇能夠添上幾重傷心嘆氣罷了！

我想你聽了父母的吩咐，在京城裏讀書；要打算向上用功的法子，原是在那邊安就。祇是恨我自己是一個冷靜粗笨的人，永遠被你遠遠的丟開了！命裏生成是這個樣子的，我自己知道，還有什麼說的呢？我自從去年秋天到現在，常常覺得精神恍惚惚；好似心裏丟去了一樣什麼東西。在人多說說笑笑熱鬧的時候，有時候勉強笑笑說說；到了靜悄悄的夜裏，獨自一人在房裏，沒有一刻時候不吊下眼淚來的。竟到了做夢睡熟的時候，也常常和你見面，說那心裏傷心苦惱和你分離以後憂愁的意思，和你親熱着跟住在一塊兒。這一刻工夫，好似我和你平常時候一般；靜悄悄的在一塊兒尋那歡喜事體不會完，這魂靈驚醒過來，已經把有趣的夢打斷了！雖說這時半牀被頭好似有人睡着暖的一般，但是回心一想，你人已經離開我很遠的了！是從去年和你分別了，一轉眼已經過了一個舊年；那長安地方，是一個可以尋快活的地方，到處可以鉤動人的心，我怎麼這樣有幸承蒙你不忘記我住在荒僻小地方的一個人？心裏記掛着我不肯丟開，叫我這一點粗笨的心理，沒有好法子想得出來報答你的

恩典。若說到我們一生一世在一塊兒做夫妻從前說定的話，却實在是不改變的。想到從前，我和你因為姨表兄妹的名份，有時大家住在一塊兒玩兒；那丫頭底下人來鉤引着，便把我心裏的意思告訴你。男女的情份，不能够自己把持得住；官人做出那鉤引女人的事體來，我做女孩兒的，也不能够狠狠的推開你。待到和你一牀兒睡在枕席上面，義氣很高，情份很深。我這個粗笨的人，年紀輕的人的心裏，認做可以永遠靠着你了；怎麼料得到我待到已經見了你的面，却不能够先說定親事，便做出這個自己送上身體來給你的丟臉事體。不再能够響響亮亮和你做親，做你的老婆了！一生一世一件叫人永遠可恨的事體！叫我肚子裏受着傷心事體，還有什麼說的呢？倘然你是有良心的好人，存着好心，肯要我這個鄙塞粗笨的人做你的妻子。那便是我將來死去了，也好似活着的時候一般。倘然你是一個肚子裏想得開的人，不看重我的情份，丟去了我這個不關輕重的人，去另外娶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認做這個先自己配成夫妻的，算是不規矩的事體；說我們從前立定的誓可以不算數。便到了

那骨頭化去了，身體爛去了的時候，我這一點恨你的血心也是不忘記的！便是將來流落在外面，受着風吹露打，我還是心裏想着你的！我活着活着這一點情份，說話都說完在這一封信上面了。我寫信的時候，吊下眼淚來；心裏的說話，不能夠再說出來了！

千萬望你保重自己的身體，望你保重自己的身體千萬不要忘記！白玉圈兒一個，是我做小孩兒的時候拿着玩兒的；寄給你官人拿去掛在褲帶兒上面。白玉是借他比方我和你主意堅牢心思乾淨，不肯改變的意思；圓圈兒是借他比方我和你的情份，從起初到後來，也是永遠不斷的意思。另外送給你玉色絲帶一束，文竹做成的茶碾子一個；這幾種東西，不能夠算得是貴重。我心裏的意思，要望你官人好似白玉一般乾淨，守住自己的身體。叫你歡喜我的心思，好似圓圈兒一般不斷的。我眼淚的癢點，在竹節上面！憂愁的心思，都繞住在絲帶上。借這個東西，要你知道我的意思；永遠靠着這個不忘記情份罷了。我的心和你離得很近，我的身體却和你離得很遠。和你見面是沒有這個日子了！我一個人住在靜悄悄的屋子裏，一肚子的怨恨。心

裏想着你，便是隔着幾千里路；我們的魂靈還是住在一塊兒的。千萬要保重自己的身體；春天的風吹在身上，都是冷的；你要勉強多吃飯纔好。小心着不要多說話，自己保住自己的名氣；不要拿我這個粗蠢的人攔在你的心裏，想得太利害。

張秀才把崔小姐的信，拿出去給他的知己朋友看。從此以後，那時候的人大家都聽得了，知道了。他的要好朋友楊巨源，歡喜做詩；便替他做崔娘詩一短篇。說道：

又漂亮又縹緲和潘安一般的美少年，

便是白玉也比他不上！

好似院子裏種着一株蘭花，

在雪纔烔去的時候。

性格兒風流，肚子裏有才學的男兒；

天生成是一個多情的種子。

害得一肚子悽涼的美人兒，寫着這封信來！

河南地方的元稹，也跟着張秀才會真詩的原韻；做了三十韻說道：

淡淡的月光，照在窗簾格子上面；

一點一點的螢火，在綠色的空中飛着。

遠遠的天空，望去模模糊糊；

低低的樹梢兒，慢慢的濃黑起來了。

好似龍唱着一般的聲音，風吹着院子裏的竹籐兒；

好似鶯啼着一般的聲音，風刮着井欄邊的梧桐樹葉兒。

羅帳掛在牀上，好似遮着薄薄的一層霧氣；

帳鉤兒被輕輕的風吹着，叮叮咚咚的響起來。

春天的節氣，跟着金母來了；

雲心裏一點月光，好似有玉童捧着。

夜深了，人聲音靜悄悄的；



天快亮了，恰好下了一陣細細的雨。

雨點兒亮晶晶的，落在鞋尖上；好似掛着珠子一般，射出光彩來；

那花朵兒露在葉兒外面，好似裏面躲着一條五色的龍一般。

玉釵兒一排擡在頭上，停着五色的風凰；

羅的披肩圍在身上，好似天上一道紅色的虹。

說是從玉花園裏來，

打算要到綠玉宮裏去會神仙。

無意中到維城的北面去游玩，

偶然爬過人家粉牆的東面去；

和他玩笑，他起初稍稍有點不願意；

一點軟軟的愛情，心裏已經暗暗的肯了！

梳着低低的髻兒，好似蟬翼一般被風吹着；

輕輕的步兒，在地上走着；那薄薄的灰塵，罩住他的鞋尖兒！  
回過臉兒來，他縹緲的面貌，和花朵一般，和雪一般！

睡上牀去，抱在懷裏；軟綿綿的好似綢兒絲兒一般滑膩！

好似一對鴛鴦一般，鈎住了頸子飛着！

好似翡翠鳥一般，一對兒住在籠子裏。

他彎彎的眉兒，祇爲害羞，常常繙着眉心！

一點小嘴唇，點上紅紅的胭脂，又暖又滋潤！

嘴裏吹出氣來，和蘭花心子一般的香！

身上的皮膚滋潤，和玉一般；長着胖胖的肌肉！

看他嬌滴滴的沒有氣力，懶懶的伸着一彎臂膀；

做出許多嬌羞的模樣來，常常縮着身體！

淌出汗來，亮晶晶的和珠子一般，點點滴滴在身上；

他鬢髮也亂了，紮頭髮的五色線兒也鬆鬆的散開了！

正心裏歡喜着，祇望一千年在一塊兒！

一霎時聽得那五更的鐘聲打完了；

在一塊兒尋快活的時候是有機的，

兩人心裏恩愛的意思，是沒有完的時候呢！

看他粉臉兒上，露出憂愁的樣子來；

香馥馥的說話，說着他心裏恩愛的意思。

送他一個環兒，是表明常常在一塊兒的意思；

留下一個結兒，是說兩個人的心結在一塊兒的意思。

哭着，臉兒上的脂粉和眼淚一齊流下來；點點滴滴淋在那一片乾淨的鏡子上。

綠悠悠的燈光，祇有那撲燈蛾兒在燈傍繞着圈兒。

花花綠綠的光陰，一天一天的過着很長的日子；

那早晨的太陽光，依舊慢慢的出來照着人。

我想騎着仙鶴，再回到維城去；

我和他吹着簫，也可以走到嵩山上去。

一陣一陣的衣香，還黏染在身上，飛出蘭麝的香氣來！

那枕兒上滑膩膩的一點一點，還留下了他臉上的胭脂顏色！

眼前祇看見一片池塘邊的草色，

趁着風飄來蕩去，心裏想學着那水上的蘆花。

彈着琴說出自己的心事來，好似遠遠的一隻仙鶴在天邊叫着；

一片乾淨的天，望他好似天邊的鴻鳥飛着回來！

兩人離開，好似海一般闊；實在不容易渡過去！

那人住的地方，好似天一般高；不容易飛上去！

出門人好似天上飛的雲朵兒一般，沒有一定的地方；

祇有這個美人兒，却孤悽悽的住在樓上呢！

張秀才的朋友，聽到了這件事體的人，沒有一個不去勸他和鶯鶯小姐做成夫妻，沒有一個不詫異他的。但是那張秀才也心裏斷了這個指望的了。元稹却是和張秀才的交情格外比別人深，便去問他的說話。張秀才說道：『大概天的給那美人兒的命運，不是害了他自己的身體，便是一定要害了別人。倘然給那崔家女兒遇到一個有錢做官的人，給他嬌養着寵愛着；不是做那雲做那雨拿淫蕩來害死人，便做那蛟做那蛇來攪亂世界；我不知道他要變化到什麼地步呢！古時殷朝的辛皇帝，周朝的幽皇帝；做着這幾萬里大的國皇，他的勢力是十分雄厚的。但是爲了一個女人，便滅了他的國，趕散了他許多兵士，殺死了他的身體；到現在還被天底下人說着笑着。我的德性不能夠壓得住這個十分美貌的女人；所以我便耐住了這一點心，不敢去招惹他。』在這個時候，和他一塊兒坐着的人，都替他十分可憐。後來隔了一年多工夫，崔家小姐已經拿身體嫁給別人了，張秀才也另外娶了妻子。恰巧走過他住的地方，便託他的丈夫傳話給崔家小姐；求拿他娘家哥哥的名

份去見他。他丈夫去對他說了，那崔家小姐到底不肯爲他出來見面；張秀才怨恨他的心，想念他的心，都露出在臉色上。崔家小姐知道了，悄悄的做一首詩去送終他。那詩裏的意思說道：

自從和你分別了以後，

臉色也消瘦了！

那模樣兒也不及從前了！

一萬遍轉身，一千回抬頭，

總是懶懶的怕走下牀來。

不是因爲別人害羞，

不肯走起身來；

爲了你的心裏難受！

却又害羞不敢見你！

到底也不出去見他。以後過了幾天，張秀才快要去了；他又做了一首詩，拿詩裏的意思去回絕他，斷絕了他的念頭。那時裏的意思說道：

你丟開我了！

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

那個時候原是我自己來親近你的。

祇望你把從前待我的一片情意，

憐惜你現在在你眼前的這個人呢！

從這一回以後，一點也不再能夠知道他的消息了。當時的人，都稱贊張秀才是能夠改過自己的錯處來的了。我有時在朋友一塊兒坐着的時候，常常說起這件事體；我的意思，原是要那知道這件事體的人，不去做這種事體；做了這種事體的人，不要被癡情迷住。貞元年的九月裏，有一位做官的李公垂，住在我靖安里的屋子裏過夜；我和他說起這一件事體，公垂聽了，十分詫異，說是奇事。便做了一篇歌去記着這件事體；那篇歌，是刻在李公

盡的文集裏的。

附唐元稹會真記原文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豐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不將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藉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工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僕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以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

駢字一  
歸服之意



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猷郎，一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髮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望。因坐鄭旁，似鄭之抑而見也，疑歸怨絕，若不勝其禮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巨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月數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爲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

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幼子弱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患不祥。將寄於婢意，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

木白音妖  
久遠之意

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洽，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婉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盈於榻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氏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

惺  
惺之意

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氏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旣不惺，無以奉尊；君嘗謂我善鼓琴，壽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連流。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簡，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敝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

數一廟也

2. 好

數懷之哀

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梳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差。不復明待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枝，是兒嬰年所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奉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辭，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

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鶯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佩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  
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璣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  
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維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顰影  
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鶯鶯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唇朱  
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  
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縈繆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遇  
合，留結表心同。啼紗流清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雒，吹簫  
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遠鶴，清漢望歸鴻。  
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  
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  
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哀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  
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漬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

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欲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真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歌以傳之，歌載李集中。

四  
廂  
木  
事



三



## 西廂考證

曠天生

宋朝的王銍說道：「西廂記裏面的張秀才，便是唐朝的張籍」他的證據，是借着當時蘇子瞻送給張子野的詩裏有一句：「詩人老去鶯鶯在，」做了他的注脚。但是據元微之的傳奇裏說：「鶯鶯的事體，在真元十六年的春天。」又說：「到了第二年，張秀才去趕考不中。」張秀才趕考的這一年，應該是真元十七年。又看到唐朝登科記裏說：「張籍是在真元十五年，高郢下考中了功名的。」比他早兩年，一定不是張籍的事體，很可以明白的了。

我們讀了這篇傳奇，文筆果然高妙，事體也風流有味，心裏發生了無窮的感慨；不知道張生到底是什麼人。照做書的眼光看來，若不是元微之這一等風流人，決定做不出這一種風流事體的呢。當時有一個楊阜公，曾經讀過元微之做的一篇姨母鄭氏墓誌銘裏面有一段說道：「其既喪夫，遭亂軍，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西廂記裏的太夫人姓鄭，他真

母也姓鄭；崔鶯鶯在蒲東地方遇到兵變，他姨母也遇到亂軍；崔老夫人死了丈夫，他姨母也死了丈夫；張秀才救了崔家母女，他也保護姨母的全家；這樣說來，這一篇傳奇，竟是微之說自己的事體；祇是假託着別人的名姓，避避當時的耳目罷了。但是所說的鄭氏墓誌，在微之的長慶集裏，並沒有這一篇東西；難道說這部長慶集，是不完全的嗎？但是我們用精密的考慮去讀他的那篇會真記，又從別的書裏去查查考；和楊阜公說的話，都是對的。原來古時的人，做的事體，有道理上說不過去的，大半都推在鬼怪神仙身上，或是說在夢裏，或是推說是別人的事體，或是推說是在別的書上看見的。叫後世的人，還可以依着他的線索查查出他當時的真實情形來。微之做了這一件風流事體，不肯把他埋沒，便仗着他一枝妙筆記載出來，臨時改換着別人的名姓罷了。若不是這樣子，他替別人記事體，怎麼能夠這樣子清楚仔細呢？

我們又查查白樂天替微之做的墓誌，說：「他在太和五年死的，年紀五十三歲。」照年份算起來，應該在大曆十四年己未年生的；到真元十六年庚辰，微之的年紀正是二十

二歲。會真記裏說的：「張秀才年紀到了二十二歲，還不會近過女人的身體。」又說：「不多幾天，張秀才到蒲關地方去。」西廂這件事體，是微之做的；在這一節上，又可以搜出他的真實憑據來了。

我們又看韓退之做的微之的夫人韋叢墓誌文：「微之在韋家做女婿的時候，官纔做到校書郎；」又看那微之做的陸氏姊誌說道：「予外祖父授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做微之的母親鄭夫人誌，也說是鄭濟的女兒。會真記裏說：「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藉其親，乃異派之從母。」又看鶯鶯的母親，對張生自己稱姨。張生有這一位姓鄭的姨母，微之也有一位姓鄭的姨母；照這樣說來，張秀才一定是微之的化身；西廂裏的鶯鶯小姐，便是崔鵬的女兒；崔鵬是微之的姨丈，他兩人原來是姨表兄妹。

又有微之做的古豔詩二百多首，裏面有兩首春詞，句子裏面，都有鶯字，藏着。看那「鶯藏柳暗無人語，」又「鶯鶯不語趁陰藏」兩句；又有那鶯鶯詩：「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

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雜思詩裏說道：「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護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臙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第弱，些些紕縷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別人；今日江頭三兩樹，可憐落葉度殘春！」又雜憶詩說道：「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權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檐；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這幾首詩，都是描寫微之和他表妹當時私會的情形；參看傳奇裏說的情形，却是句句可以對照；這不是微之的事體，却是什麼人的事體呢？微之詩裏的雙文，便是鶯鶯；因爲鶯鶯是連疊兩個字在一起的，雙文是說疊字的意思。

元微之又有送給雙文的詩說道：「豔極反含愁，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曉月行看墮，春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若說元微之和鶯鶯沒有這件事體，怎麼又做詩送他？詩裏的句子，怎麼又是這樣旖旎風流呢？我們再讀微之的百韻詩裏，有一首給白樂天的說道：「山軸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裏面又嵌着一個鶯字。微之又說：「他年紀輕的時候，和蒲東地方的楊巨源，是知己朋友；天在一塊兒做着詩。」——這幾句話，是微之給白樂天信裏的。——但是會真記裏說：「楊巨源，是張生的好朋友；又替他做一首崔娘詩。」這個張生，便是元微之自己；越法可以明瞭了。

元微之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兩首；古決絕詞，是描寫和鶯鶯小姐私會的情景；夢游春詞，是說明和鶯鶯小姐斷絕的意思。古決絕詞說道：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

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

四 廟 考 證

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

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

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

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

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

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

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

\*

\*

\*

\*

\*

\*

\*

\*

\*

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

有美一人，於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別！

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笱在籜兮，高不見節。

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

我自願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

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眼之餘血！

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

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度一年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

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人相思，何暇暫相悅？

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別。

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

曙色漸曠曠，華星欲明滅；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

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

天公若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他那夢游春詞，一共有七十韻；詞裏的意思，是追悔從前的風流罪過，參透了眼前的人生真意。你看他說入夢的一段，道：「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

格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鏡；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

見我遙相諭。」這一段，和會真記裏一段，說道：「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

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拿這兩段的

文字參證起來，不是一般在那裏說張生跳牆的一段故事麼？你看他中段幾句，說道：

「鋪設繡紅茵，弛張鈿粧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

合偏，態歛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紕軟殿頭裙，玲瓏

合歡袴！」這一段，和會真記裏一段，說道：「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洽，力不能運



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  
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  
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猶瑩於衽席而已。」拿這兩  
段文字參證起來，豈不是又是一般在那裏描摹鴛鴦私奔的一段故事麼？游春詞後半段，  
有幾句說道：「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美玉琢文壇，良金填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  
轉鑄！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顧？時來既若飛，禍速當如鷲；曩意  
自未精，此行何所訴……節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注葉中，君看不相污！」這幾句，是  
明明情場失意以後大徹大悟的說話。當時他朋友白樂天，又替他做了一段註解，說道：  
「……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  
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悔於妄，則宜歸於真也。」况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  
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反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夫感不甚，  
悔不熱，感不至，則悟不深……陳夢游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

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惟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他悔的是什麼？悟的是什麼？感的又是什麼？說來說去，都是說微之的這一場風流公案。他說的「夢游」，便是張秀才爬過牆去第一回和鶯鶯在私地裏見面的故事；他說的「婚仕」，便是鶯鶯私奔張生的故事。所以說：「甚感」「至感」這種風流事體，原可以算得人生的極大感觸了。

微之後來既然有一番追悔，一番徹悟，早把鶯鶯拿他當過眼的浮雲看待。至於鶯鶯後來嫁的什麼人，更加不是他所要知道的。便是後人把這一段事實敷演成文，也祇須說到張生和鶯鶯分別爲止。有緣便合，緣盡便止；文字點綴，恰到好處。爲什麼後人做西廂曲文的，一定要把鶯鶯改嫁鄭恒的一段故實搬演出來？好似說美人的，直說到他雞皮白髮時候的光景；未免太煞風景。我們看到野談裏有一段，說道：「黃野中掘得鄭恒的墓誌，是給事郎素貫做的；裏面說起鄭恒的夫人，便是博陵地方崔家的女兒。」後世的人，便認做這個崔家的女兒，是鶯鶯。會真記裏雖說：「鶯鶯後來嫁給別人。」但是嫁的是什麼

人？姓什麼？却沒有說明白。鄭恒這個名字，祇在後人的西廂曲文裏見到；這原是假託的說話，靠不住的。後世的人，看了墓誌上的名字；偶然和曲文上的名字相同。那鄭恒的夫人，恰巧也是姓崔，便認做這墓誌上的崔家女兒，便是那西廂裏的鶯鶯小姐；這是大錯了。總之一句話；西廂裏的鶯鶯，後來嫁給什麼人；不但是我們不必一定要知道的，并且照文字的結構程式上講起來，不必一定要添上這一段題目外面的文章呢。

西唐考証



西廂

嘯天生

驚豔

崔夫人唱：

「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路途窮，  
旅櫬在梵王宮；  
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灑杜鵑紅——」

鴛鴦唱：

「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  
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

無語怨東風——」

西廂

一

張生唱：

「游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轉；

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

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

棘闌呵，守駿！

鐵硯呵，磨穿！

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十餘年。

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

怕你不雕蟲篆刻，斷簡殘篇——！」

張生望黃河唱：

「九曲風濤何處險？正是此地偏；

帶齊梁，分秦晉，隘幽燕；

雪浪拍長空，秋雲天際捲！

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

東西貫九州，南北串百川。

歸舟緊不緊，如何見？

似弩箭，乍離絃——

疑是銀河落九天，高源雲外懸；

入東洋不離此逕穿。

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

我便要浮槎到日月邊！——

西 麻

張生游殿唱：

「隨喜了上方佛殿，又來到下方僧院；

廚房近西，法堂北，鐘樓前面。

游洞房，登寶塔，將迴廊繞遍；

我數畢羅漢，參過菩薩，拜罷聖賢。

張生見鶯鶯唱：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

！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天——

儘人調戲，驛着香肩；

只將花笑拈。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



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宜嗔宜喜春風面

偏宜貼翠花鈿——

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

未語人前先腩臍；

櫻桃紅破，玉麝白露，半晌，恰方言——

似嚙嚙鶯聲花外轉——

行一步，可人憐！

解舞腰肢嬌又軟！

千般娜孌，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

你看襯殘紅，芳徑軟；

步香塵，底印兒淺。

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脚蹤兒將心事傳。  
慢俄延，投至到權門前面；只有那一步遠！

分明打個照面，風魔了張解元——

神仙歸洞天！

空餘楊柳煙，只聞烏雀喧。

門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

恨天不與人方便！

難消遣，怎留連？

有幾個意馬心猿——

蘭麝香仍在，環佩聲漸遠；

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

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則說是南海水月觀音院！

望將穿涎空嘯！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我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

近庭軒花柳依然；

日午當天塔影圓；

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見！

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一陣東風；半天裏微微的幾聲叮鈴兒響，送到人耳鼓裏來。一片靠晚的太陽光，斜照着一座七層高的寶塔；顛巍巍的站在一所大院子裏，發出萬道金光來。這時院子裏靜

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兒，祇有樹上幾隻鶻兒，一曬一嘶的，和那遠遠的鐘鼓聲酬答着。原來這地方是河中府普救寺裏的一座塔院；這座普救寺，是唐朝武則天娘娘派人蓋造的。寺裏養着八九百個和尚，天天在裏面撞鐘打鼓，替人家做功德。俗話說得好，「和尚道士夜來忙；」看看天晚，那班和尚，一陣子敲打，便完了功德。祇見一羣一羣光頭，從那座大雄寶殿裏四散出來；有的回到僧房裏去休息打坐，也有三個一堆，五個一叢，站在廊下院子裏閒談；還有幾個，在山門外大樹底下散步。最快活的，便是那十幾個小沙彌；終日成羣結伴，嘻嘻哈哈，既不用跪拜念經，又不用燒茶煮飯；他師父又十分愛惜他，從不肯狠狠的罵一聲，重重的打一下；放着他們自由自在，不是在大殿裏捉迷藏，便是在山門外賽跑。內中有一個廚房裏的燒火和尚，名叫「惠明」的；他脾氣爽直，最愛和這班小和尚尋事玩耍。這時候，又看見他領頭兒帶了七八個沙彌，東跑西闖；一回兒爬到塔頂上去捉小雀兒，一回兒跳在樹梢頭採果子；內中有一個沙彌說道：「我們爲什麼不到西院子裏去游玩一回呢？」衆人聽了，說一聲「好！」便一窩蜂似的，穿過觀音殿，繞過迴廊，正走到那西院子門口；祇見

那院長法本，站在門裏，督着幾個長工打掃廊院。一回頭見了惠明，便喝道：「哇！蠢蟲！你又來惹禍了嗎？我吩咐你，從今以後，你可不許再到這西院子裏來。」崔相國的靈柩和家眷，今天便到了；你可要照看這班師弟們，不許他亂闖；若有半點不是，當心你的狗腿！」惠明聽了，便縮着頸子，帶了一羣沙彌，轉身逃去。法本看了他這種形狀，也忍不住好笑起來。正在這個時候，知客和尚法聰，帶領了一個鄉下老頭兒進來。見了法本，忙上前來，嘴裏連聲喚着：「老師父！」法本也笑嘻嘻的看着他，說道：「超大哥！這般早晚，你到這裏來幹什麼？」那老趙回答道：「不瞞師父說，我和我弟弟二老官，辛苦了半世，略積蓄了幾個血汗錢，新近在蒲關外西塘地方，買了一方地，蓋了幾間茅草屋子，打算明天進屋去，備了幾樣粗菜水酒，請請鄉鄰；又想起你老師父收我做徒弟一場，也沒有什麼孝敬你老人家的，特意備下一桌素菜，明天請老師父一定要賞光的。」法本聽了，便說道：「啊！你來得不巧了！我寺裏，崔相國的靈柩，和崔老太太小姐們，早晚便到；這座西院子，原是崔相國生前新置下的產業。如今崔相國死在京裏，那位老太太，帶了公子小姐，靈柩回博陵原

籍地方去安葬；昨天到了府城，打聽得東關上營裏死了渾瑊元帥，兵士們大變，到處搶掠。崔老太太，怕在路上吃驚嚇，便派他的總管家人，到寺裏來吩咐：「快把這西院子打掃乾淨，早晚要搬來暫住。」老僧當初又是崔相國剃度的，這幾天忙着照料看管，一兩天怕崔相國的靈柩到來，老僧理應恭候着。你一番好意，我祇得改一天領受了。」那老趙聽了法本和尙一番說話，便覺得十分掃興；但是老師父一時分身不開，也是沒法的事體。他低着頭，正想把自己的誠心再說一遍，祇見外面飛也似的跑進幾個和尚來，嘴裏連連說道：「崔老太太到了，老師父快出去迎接！」法本聽了，忙丟下了老趙，慌慌張張的搶出大殿去。祇見八個管家，到了山門口，跳下馬來，手裏拿着馬鞭子，趕開了閒人，挺出了肚子，站在兩傍。接着頭牌，職事，旗，鑼，傘，扇；一對一對的走進院子；後面十六個人，抬着一座崔相國的靈柩；四輛車兒，跟着一直到大雄寶殿簷前停下。河中府派了八名親兵，護送到寺前，帶着彈壓閒人。裏面法本，恭恭敬敬走到老太太的車前，彎着腰打了問訊；那粗做老媽媽，搶上前來，打起了車簾；老太太見了法本，略略問了幾句。車夫卸去了車檣，換上短檣，把四輛車

兒直抬進西院子裏退出來；走上十多個丫頭老媽子，把老太太從車子裏扶出來。第四輛車子裏，走出一個俊俏丫鬟來；走到第二輛車子跟前，把鶯鶯小姐扶下車來。第三輛車子裏，小公子歡郎，自己跨下車來。老太太一手攙着歡郎，鶯鶯小姐跟在後面，慢慢的走進上屋裏去。停了一回，裏面一片聲傳出話來，喚：「老和尚進去，老太太有話。」這時，法本正忙着指點，把崔相國的靈柩安放在西院子正廳中間；聽說老太太傳喚，又忙着進去。那老趙緣在牆角裏，看了這般聲勢，早嚇得他縮着頸子，溜出山門回家去了。

法本從西院子裏退出來，已是黃昏時候。崔老太太祇因路上辛苦了，便去歪在牀上養養神。歡郎便在老太太後房，收拾一間小小書室，正忙着理書本兒，祇見他姊姊鶯鶯走進房來，嘴裏說道：「這一間小屋子，倒是很精緻的。」歡郎說道：「姊姊路上辛苦了，爲什麼不在房裏息息呢？」鶯鶯說道：「我屋子裏，他們正忙着收拾東西呢。」說着，一眼看見桌上擱着一本簫譜；翻開來看時，第一折便是「卓女當爐」。鶯鶯看上邊的句子，做得香豔動人，便不知不覺的，嬌聲低唱起來。歡郎聽了，也丟下了書本兒，挨近身去，姊弟兩人，

並着頭低低的唱着。歡郎唱得高興，便去壁上拿下一枝玉簫來，跟着譜吹着。裏面有一段最妙的是畫眉序。說道：

「詞賦賤如灰，有句難償酒家債！我羞穿犢鼻，他恨鎖蛾眉。把青旗一角挑開，仗翠袖十分遮蓋；想我當日呵，貴郎車價嫌銅臭，到今日話封裙帶。」

正唱到一個帶字，祇聽得房門口嬌滴滴的聲音，說道：「好香艷的曲兒！」歡郎回頭看時，祇見紅娘笑嘻嘻的走進房來。鶯鶯說道：「老太太起來了沒有？」紅娘說道：「起來了，已經傳飯出去了；請小姐和二爺，用飯去罷。」他姊弟兩人聽了，便站起身來走出去。鶯鶯走在前面，歡郎跟在後面；回過頭來，拿手指點着自己，又點着紅娘的臉兒，道：「我羞穿犢鼻，他恨鎖蛾眉。」拍的一聲，紅娘伸手在歡郎手背上打了一下；抿着嘴笑了一笑。一回兒，到了老太太房裏；三四個粗做了頭，站在地下，外面老媽子送進菜來，一個丫頭，搶上前來，忙把菜盤端在桌上；一個丫頭，裝飯；一個丫頭，分杯碟。老太太在上面坐下，鶯鶯打橫坐下，歡郎坐在下面。鴉雀無聲的，停了一回。飯罷，鶯鶯陪着老太太坐着。老太太說道：



「姐兒的房做在東院子裏，和這裏隔着一重圍牆；可嫌離得太遠太冷靜麼？」鴛鴦說道：「孩兒却歡喜那屋子幽靜；院子裏長得好一叢樹木，常常得雀兒來叫幾聲聽着，也很有趣的呢。」老太太便揚着頸子，對門外說道：「叫多派幾個老媽子，在腰門邊上夜。」祇聽得廊下連珠似的答應着：「知道了！」

鶯鶯在裏屋裏跳出來，說道：「姊姊快不要住在那東院子裏！樹木多的地方，是有鬼的呢！」鴛鴦聽了，啐了一聲。老太太不禁微微的一笑。鴛鴦站起身來，一手扶在紅娘肩上，向老太太請了一個安，回房去了。那座東院子上，屋子一排三間；正屋中間是廳屋，擺設着小小一間客座兒。西面一間，是小姐的書房，東面一間，外房是小姐的粧臺，套房是小姐的臥房。下屋子東面一帶，是抄手迴廊，西面兩間廂房，裏屋子紅娘做了臥房。迴廊的盡頭，開着一扇秋葉門兒，是通老太太上房的。當下鴛鴦小姐回到房裏，自有兩個小丫頭伺候着。紅娘回到自己房裏，換了一件衣服，又把自己的牀鋪收拾一番，再回到小姐房裏，祇見他低着頸子，爬在燈光下面，手裏捏着一枝翡翠筆管兒，在那裏寫什麼呢。紅娘不敢驚動他，悄悄的在爐子上燉着的一把玉壺裏，備了一杯參湯。

送到小姐跟前。鶯鶯放下了筆，伸手接過杯兒，攔在嘴唇邊，兩眼看着桌上的那張箋帖兒，怔怔的出神。紅娘看時，見帖兒上寫着一首詩，題目便是「卓女當爐」四個字。紅娘忘了形，說道：「我想，在世界上做一個人，不論男女，這一件終身大事，總要合得上自己的心意，纔算不空過了一世。儘有許多官家子弟，官宦千金，看他外面享盡繁華，受盡富貴，誰知道他夫妻的事體，被爹娘硬逼住了，一肚子不稱心的，也儘多着呢。這個卓文君，別人說「他不識羞恥，暗地裏跟着男子漢逃走」，我倒稱贊他是一個有主意，知道尋快活，有情有義的人呢！」紅娘說到這裏，鶯鶯伸手指在紅娘粉腮兒上擦了一把，說道：「啐！好一個女孩兒，連臊也忘了。什麼終身大事，什麼夫妻的事體，什麼有情有義，儘是滿嘴胡說。仔細傳在老太太耳朵裏，精皮肉一頓打；看你這張臉，攔到什麼地方去。還不快去替我疊被呢！」紅娘兩手捧着臉，嘴裏嘻嘻的笑着，一轉身走到牀前，替小姐疊好被，伏侍他睡上牀上去，吩咐外屋裏小丫頭，「小心聽着呼喚！」自己也回房安睡去了。

鶯鶯聽了紅娘的話，心中不免又想起了許多心事，在枕上翻騰了半夜，纔朦朧睡去。

醒來，已是不早，睜眼看時，祇見一片太陽光，夾着花影兒照進屋子來；耳中聽得一陣鳥聲，嗚嗚喳喳的叫着。紅娘走進房來，伏侍小姐起身；洗面搽粉，小丫頭送上燕窩粥，鴛鴦一面吃着，紅娘一面替他打開雲鬢。說道：「小姐，今天我替你梳一個墮馬髻兒罷？」鴛鴦聽了，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正在梳頭，忽頭廊下小丫頭喊道：「老太太來了！」紅娘忙過去，打起門簾；鴛鴦一手握着髮梢兒，站起身來。祇見他母親，一手扶着歡郎，走進屋子來。鴛鴦請了安，歡郎也向他姊姊問了好。老太太便隨意在粧臺側面坐下，看他女兒梳頭。老媽子遞上早烟竿兒，一邊吃着烟。歡郎却挨在他姊姊跟前，伸手玩弄粧臺上的胭脂瓶兒粉盒兒。不一回，梳完了頭。老太太說道：「坐在這裏怪悶的，我們不如到院子裏去走走罷。」說着，便站起身來；鴛鴦也站了起來。紅娘急急向衣架上拿了一件半臂，給小姐穿上。走出屋子，向西首廊下走去。走過紅娘的房門口，老太太拿烟竿兒挑起門簾來，向門裏觀着，說道：「倒也乾淨。不知道的，還錯認是小姐的房呢！」紅娘聽了，便笑着說道：「老太太又來打起人了。」說着，轉過一座月洞門去；接着彎彎曲曲一帶游廊，兩傍花木

整齊；微風吹來，夾着一陣一陣的玫瑰花香味。老太太說道：「好香的花兒！我們到木香棚下面去坐坐罷。」穿出游廊，繞池砌着一圈石子甬道，遠遠見池對面高聳着一架花棚。一簇人跟着甬道繞過去，走到花棚下面；耳中祇聽得一陣蜜蜂嗡嗡的叫聲，把個歡郎開心得拍手跳腳；拉着他姊姊的袖兒，手指着上面叫他看。鶯鶯抬頭看時，祇見棚上面一簇一簇的木香花開得正鬧熱；也禁不住說了一聲：「有趣！」棚下原有石桌石鼓檯排列着，老媽子送上茶來，大家在石鼓檯上坐下。老太太抬頭向四面一看，見西面一帶粉牆，沿牆堆疊起一座假山；靠山脚一座半面的八角亭，亭中心露出一個山石砌成的圓洞門來。老太太看着，不覺嘆了一口氣。對鶯鶯說道：「想你父親在日，和我商量着，蓋造了這一座西院子；祇因這裏普救寺法本老和尚，當初是你父親剃度的。又歡喜這河中地方山水清秀，將來告老回來，住在這院子裏；空下來，去尋老和尚講佛經。天氣晴和的日子，到外面去游游山水。回家來也得帶着老妻兒女，息影園亭。」這幾句話，是你父親在日，常常說着的；誰想他待不到屋子造成，便丟棄我們去了。如今盤着棺材住在此地，這好好一座園

子，叫人看了，想着「人亡物在」一句古話，鉤起了我無限的傷心。」老太太說着，忍不住拿手帕搵着眼淚。鶯鶯聽了，也低着頸子，半晌，纔說道：「關外兵變，不知道鬧到什麼時候纔能太平。父親靈柩，一家老小，耽擱在客地裏，終不是個事體。但願皇天保佑，給我們早一天回到博陵地方去，也早放了這一條心。」老太太聽了，接着說道：「祇願應了姐兒的話，早早回去；不但是你父親的葬事要緊，便是你的親事，也不能够再耽擱下去了。早一天做了，也叫做母親的早放了這條心。」鶯鶯聽他母親說到自己身上來了，便又低下頭去，不好意思答話。忽聽得歡郎站在池傍，連聲喚着：「姊姊！」鶯鶯趁此避開，走到池傍，靠着石欄，和歡郎指點着水中游魚，說笑了一回。一陣風來，捲着池傍的杜鵑花瓣兒，一點一點，紅得和胭脂一般，落在水面上，隨水飄着，煞是好看。忽然間想起方纔他母親說起親事的話，不覺心裏一陣跳動；他想：「這花朵兒開在枝上，能够幾天新鮮？一轉眼，春天過去了，他便一瓣一瓣的隨着風吹水流，銷滅得無影無蹤！我們做女孩兒的，也和這花朵兒一般。正是青春易老，紅顏難再！」

鶯鶯想到這地方，兩眼看着水面的花瓣兒，怔怔的出了神。

這時歡郎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紅娘來催他，說道：「老太太要進去了。」他纔轉過身來，一手扶着紅娘的肩頭，慢慢的走到木香棚下，跟在他母親身後。老太太說：「我們穿過假山洞繞回去罷。」說着，一簇人便向那座半面的八角亭走來。走進亭子，個個低着頭，子走向山洞裏去。洞裏雖說曲折黑暗，倒也收拾得十分乾淨，頂上有幾處窟窿，常常射進天光來。老媽子扶着老太太，紅娘扶着鶯鶯，慢慢的扶牆摸壁走着，彎彎曲曲走了一陣，繞出了山洞。老太太抬頭看時，祇見洞門口一株桂花樹，拔地起來，樹幹又粗又高，一條枝兒探出在牆外。老太太便問：「這牆外是什麼人家？」裏面一個老媽子回答道：「這牆外是寺裏的空屋兒，沒有人住的。」老太太聽了，慢慢的說道：「哦！這地方倒要小心提防着；你們沒事，園門不要常常開着。」大家聽了，答應了一聲「是」。慢慢的繞過靠牆的一帶迴廊，走到原來的月洞門口進去了。

流水一灣，垂楊兩岸；微風過處，柳腰輕擺。一隊一隊的紫燕，斜掠着水面；一聲一聲的

黃鶯，競唱着艷曲。

柳蔭濃處，置着一座雙環門兒；門外車兒馬兒，排列着好似長蛇一般。

門上一方匾額，寫着：「綠蔭深處」四個字。

一陣一陣簫管琵琶的聲音，從門裏度出來。

走進門去，綠茸茸的一方草地，好似鋪着繡毯；有十多個管家模樣的人，圍坐在地下；也學着

他主人，在那裏傳盃遞盞，猜拳行令。杯盃零亂，好不有趣！忽見裏面走出一個僮兒來，高

聲說道：「我家相公吩咐：『快去催請張相公白相公去！』」那班家人聽了，齊聲答應。

便有一個管家，放下了酒杯，站起身來，抖抖衣裳，走出門去。剛一脚跨出大門，那管家便噓

道：「來了！來了！」祇見一個僮兒，扶着一個三縷鬚兒的相公，走進門來；後面跟着一個

白面書生。那相公已是吃得醉醺醺的，走路東倒西歪，兩條腿打着躑躅兒；嘴裏兀是噦噦咕

咕在那裏唱道：「百花落如雪，兩鬢垂作絲；春去有來日，我老無少時！人生待富貴，爲樂常

苦遲；不如貧賤日，隨分開愁眉。賣我所乘馬，典我舊朝衣；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名姓

日隱晦，形骸日變衰；醉臥黃公肆，人知我是誰？」那爬在草地上的許多管家，見兩位相公

來了，便一個個直挺挺的站在兩傍；白相公一眼見了草地，便大笑道：「好一片草地！我醉

欲眠。」撲的一聲，便橫倒在草地上，一陣鼾聲，竟睡熟去了。引得那張相公呵呵大笑，說道：「好一個無賴的香山居士！」頓時哄動了裏面的一班相公，一齊出來。第一個是橋巨源，見了張相公，忙上前來拉着手，說道：「君瑞兄！你怎麼到這個時候纔來？既來了，怎麼又帶了這個酒醉鬼兒？」張君瑞說道：「我昨天原是他約定，今天一起來擾你的酒水的；誰知我今天到他家裏去喚他，他已是獨自一人在書房裏吃得醉醺醺了。我勸他不用來了；他說道：『今天是楊巨源的東，他自命詩人，我非和他去闢一闢法不可！』」那張籍和李紳兩人，站在一旁聽了，不禁哈哈大笑。一齊說道：「我們天倒要看看他兩人的法力，是誰大呢？」楊巨源聽了，說道：「理他這個酒鬼呢！他的詩，祇好去讀給那潯陽江裏的老婊子，和那住在破窰裏的老太婆聽聽的！」張籍說道：「我們還是去吃我們的酒罷！」說着，四個人手拉着手兒，踱進院子去。祇見裏面白石甬道上，罩滿了一片梧桐樹蔭兒；花架上排列着各種花草，廊下養着各種禽鳥。張君瑞一邊走着，李紳一邊對他說道：「這院子裏四個粉頭，那小紅兒的臉兒，長得實在不錯。那水盈盈的眼光，笑迷迷的嘴兒，



真是看一眼叫人魂靈兒也飛去半天。你自命是一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今天怕不也風魔了你這個張秀才呢！張君瑞聽了，微微的笑着，說道：「李兄錯了！『男女飲食，人之大欲』我們自命風流的人，豈有一個不好色的道理？但是好色也有各人的好法，有的歡喜模樣兒的，有的歡喜性格兒的，有的專歡喜淫蕩的。比方人吃東西一般，那祇圖吃飽，不講味兒的人；見了東西，不問他粗的腥的，一齊拉在嘴裏。有一種專講究味兒的人；若味兒不好，不對他的胃口的，甯可餓着肚子不吃。我張君瑞，今年二十二歲了；生平却不會近過女人。並不是我不歡喜女人，我却是一個最歡喜女人的人。我歡喜的女人，我肚子裏自有一個分寸；如今沒有人合得上我的分寸，也只索罷了。像古時的登徒子，是好淫罷了，並不是好色。若說單講好淫，天下女人千千萬萬，沒有一個不是西施王嬙了！我張君瑞是萬萬做不到的。」說到這裏，他們已經轉過迴廊，走到一座四面廳上；未曾進門，祇聽得裏面一陣呼么喝六，夾着那嬌聲唱曲子，弄琵琶的聲音。小厮上來，揭起門簾，進去；鼻管中送進一陣酒香來，有三五個人圍着吃酒，各人懷裏抱了一個粉頭。有一個姐兒，見張君瑞進

來，正要站起來上前來迎接，被兩個相公一邊一隻手拉住了，搶着伸過頸子去聞他臉上的香。那姐兒奪手過來，劈拍兩聲，各人臉上着了一掌，引得哄堂大笑。張君瑞看了這不堪的樣子，便不肯入席，冷冷的坐在一邊。有一個姓韓的，韓相公見了，便嚷道：「柳下惠來了！你們還不快安靜些！」大家聽了，便靜了下來。楊巨源和張籍兩人再三拉張君瑞入了席，吃起酒來。李紳肩膀坐着一個粉頭，偷偷的從背後溜過眼光去，看着張君瑞。楊巨源回過頭去見了，嚷道：「了不得！今天紅拂看上了李衛公了！李兄，你還不快給他們做一個虬髯客麼？」李紳聽了，忙把那粉頭送到張君瑞懷裏去，說道：「這個姐兒，名叫燕燕，還

不覺得討人厭；張兄勉強收了他，不知可合得上你的分寸麼？」羞得那粉頭儘向李紳懷裏倒躲。張君瑞笑着說道：「不必了！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那燕燕也說道：「這位張相公，長得這樣標緻的臉兒，我看諸位相公，竟不必到這裏來嫖院；大家一天到晚看着張相公，也便够了。你看張相公的臉兒，長得多麼俊！我家紅姐姐也趕不上呢！」張君瑞聽了，說道：「了不得！快打嘴！你竟拿我當做龍陽君看待麼？」這一句話，引得衆人拍

手大笑。一陣笑聲裏，出來了一個嬌小玲瓏的姑娘；大家嘆着道：「花王來了！」一窩蜂似的上去，圍定了他。楊源上去，拉着他的手，送到張君瑞跟前；說道：「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你們去細證前緣罷。」說也奇怪，這個小紅兒，西洛地方多少大人先生，捧着；他總是拿腔作勢的，不肯隨和一些。今日見了張君瑞，也便有說有笑；問他的名姓，談些當地的景子；又說自己到過川中湘鄂一帶，那山水如何奇秀，風景如何雄麗。張君瑞聽了，不禁拍案說道：「曲院中人有此吐屬，難得！難得！」說着，拿起酒杯來，滿飲一杯；接着也和他談些古往今來的事跡。又說：「先老大人，在京城裏做禮部尙書的時候，自己也跟着進京。」又把京裏的風景人物，說了一番，勸小紅不可不進京去走一遭。小紅兒回過頭去，吩咐侍兒，拿琵琶來。他斜簽着腰兒，抱着琵琶，錚錚鐸鐸的彈唱起來。張籍站起來說道：「我們這位宗兄，在曲院中，輕易不肯和姐兒多說話的；如今他居然和小紅高談闊論起來。講到這個紅兒呢，在粉頭中，也算數一數二的牌子；前幾天米公子喚他去陪酒，他還推託有病不去呢。如今他見了我們這位宗兄，居然笑逐顏開，都是難得的事；我們今天

也該痛飲幾杯，賀賀他兩人呢。」說着，大家哄的一聲，連說：「不錯！」便你一杯我一杯，搶着來敬張君瑞；張君瑞心中得意，也便開懷暢飲。在這熱鬧聲中，白樂天從榻上酒醒過來，也搶入座來，纏着張君瑞鬧酒。看看開到燈昏月上，張君瑞已經吃得醉眼矍矍，一側身便靠在小紅肩頭；小紅便喚侍兒掌燈，親自扶他到自己臥房中去。走進臥房來，祇見插架滿列着圖書；一張畫桌，收拾得窗明几靜。桌上排列着筆墨，筆筒中插着紙捲。張君瑞贊一句「好風雅的所在！」便拔起一枝斗筆，飽蘸着墨汁，小紅兒舖上粉箋，看他好似游龍舞鳳的寫着「靜觀」兩個大字。落着款，丟了筆，小紅依舊上來扶住他。走進套房，方是粧閣。七寶牀上，滿疊着錦繡被褥；張君瑞一放手，便倒下牀去睡熟了。楊巨源拍着小紅兒的肩頭，說道：「今夜織女會牛郎，你須要好好的伺候！」小紅兒禁不住粉臉兒上飛紅起來，抿着嘴笑了一笑，啐了一聲。楊巨源也笑着，拉着李紳的衣袖，退到外面去了。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一早，楊巨源約着張籍白樂天兩人，走到小紅家來，偷偷的走進裏屋去，房門口坐着一個侍兒，見了他們，忙搖手低低的說道：「姐兒還睡着呢。」楊巨源說道：「不

妨事的。」他三人揭起繡簾，蹣跚着脚走近牀前去，輕輕的掛起了羅帳看時，祇見他兩人兀自和衣睡着，竟好似各不相犯的。小紅兒一彎玉臂，枕在張君瑞頸子下面，麴麴的睡着，白樂天忍不住哈哈大笑，把他兩人驚醒過來。小紅兒坐起身來，低着頭整着雲鬢，露出一種嬌羞膩膩的神韻兒。楊巨源搶上去問道：「你們昨天夜裏，到底已否真個鎖魂？」張君瑞笑了一笑，說道：「你問他去。」這時小紅已經走下地來，白樂天正要上去問他，祇見韓相公李紳各人拉着他的相好，走進房來。嚶道：「我們今天吃張兄的喜酒呢！」張君瑞說道：「我們朋友襟懷，連牀一夜，喜從何來？」韓相公說道：「我卻不信，我問他去。」便伸手攔住了小紅，追着問他昨天夜裏的事體。小紅笑着說道：「誰都像你們是餓煞雄狗轉世的呢？」楊巨源聽了，拍着手笑道：「韓相公抹上一鼻子灰了！」大家正在說笑的時候，祇見侍兒送進一封信來，交給小紅，小紅看了一看，交給張君瑞。張君瑞接着，打開看時，嚶道：「了不得！老杜竟爬上去了。我一定要去走一趟看看他。」衆人聽了，便問他「什麼事？」他說道：「住在本城西街上的杜君實，是你們大家知道的。我和他原是八

拜之交。祇因他連考幾場不中，便發狠丟下了書包，跟着他叔叔練武。五年前中了武狀元，進京做官去了。前年土蕃反亂，朝廷派他出關，立了許多戰功，官做到總兵。他幾番寫信來，喚我去做個隨營參軍；我嫌他不是正路出身，不曾去得。如今蒲關渾城元帥死去，皇帝便封他做征西大元帥，帶了十萬大軍，早晚到蒲關地方去，替渾城的官職。他現在寫信來喚我去。如今貞元十七年，我本要進京去應考；河中府蒲關地方，是順路。我三兩天便要動身去看他。」說着，又吩咐侍兒，「去喚送信的進來。」停了一回，祇見一個僮兒走進門來，見了張君瑞，便上前去請了一個安。說道：「琴童叩見相公。」張君瑞說道：「你快回去，回覆那送信人說：『我三天以內，便要動身，准到蒲關，和他家元帥會齊。』你回去快快替我收拾着行囊書袋，預備動身。」張君瑞說一句，那琴童應一聲，待琴童去了，大家又哄着要替張君瑞餞行。接着，又在小紅兒家中熱鬧了一天。

一片平陽，遠遠的露着幾點黑點兒，轉過一株老樹，那黑點兒慢慢的大起來了；原來是張君瑞，帶着琴童，騎在馬上走着。後面跟着一個大漢，挑着一肩行李。他們在黃河南岸，

正向蒲關的大路走着；看看走進了一座山峽子裏面，兩壁廂樹木參天，好似豎着一座翡翠屏風；人在下面走着，照得衣襟上也是一片綠色。樹上的杜鵑，一聲聲「不如歸去」，叫得人鉤起了一腔心事。張君瑞在馬上，不覺嘆了一口氣；琴童接着說道：「相公可是心裏捨不下那個小紅姐兒麼？」早依了奴才的話，把他帶在路上，也可以解得客中的冷靜，又省得小紅姐兒臨分別時候那一場淒涼。」張君瑞聽了，便說道：「養才！又要胡說了；我有我的心事，誰有工夫把這種庸脂俗粉掛在心上。你想我家老老人在世，做禮部尚書的時候，何等風光？自從老大人去世以後，一轉眼間，已過了五個年頭；我在十七歲上，中了秀才，滿想萬里鵬程，陞騰上去。誰料到第二年，老大人便出了事兒。三年守孝，錯過了考期；如今年紀到了二十二歲，空讀着一肚子詩書，還是一事無成，好似沒有線的腳跟兒，在外面跑來跑去。擡頭望望那京城地方，好似遠在天邊，還是太陽比他近一些呢。我這幾年來，書房裏的檯子也坐暖了，那方鐵也似的硯兒也被我磨穿了；祇因為想望功名得意，好似鵬鳥在雲端裏飛着，一飛九萬里路；也不枉了我在窗下埋頭吃了十多年辛苦。但是現在勢利世

界，越是有才學的人，越是看不上那班俗眼。生成薄命的人，任你有天大志氣的男子，也是不能够如你心願的。怕你不咬文嚼字的，守着這斷簡殘篇，過了一世罷了！」琴童聽他相公在馬上，一個人絮絮滔滔的越說越說上心事來了；他要叫相公丟開心事，便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今天要趕過河去，纔有宿頭呢。」說着，他便把手裏纏繩一提，胯下緊一緊着地飛起了一陣泥土，兩匹馬八隻蹄兒，好似翻盞一般，向前跑去。跑了一陣，看看轉出了山岡子，前面好大一座松樹林子。不一回，到了林子下面，張君瑞主僕兩人，跳下馬來，坐在樹下石塊上面息息。掏出身傍的乾糧來吃了，又放馬吃了一肚子草料。那個挑擔兒的，也趕上了。又有三四個客商一般的人，也騎着馬在他們跟前走過。張君瑞重復又跳上馬去，後面琴童跟着，轉出松樹林子；抬頭一望，前面好一帶大水。黃澄澄的波浪，你推我擠的直向岸上撲來。隔岸的山色，一高一低排列着，好似屏風。回過頭去，上流頭一片白茫茫，和天邊的雲朵兒接着，也看不到他的來路；也不盡他的去路；這個便是黃河了。一條竹繩子結着的浮橋，跨在水面上；好似一條鱗爬着。望着橋下的船兒，趁着潮勢，和射箭也



似的向東流去。橋上人兒馬兒，一串兒接連走着；祇聽得那馬鈴兒叮噹響着，挑擔兒的肩行李的，來來往往的嚷着。不一回，過了橋。河中府的一帶城牆，便照在眼前。張君瑞和琴童的馬，一先一後的走着；看看走進了西城，好熱鬧的街道。這河中地方，原是黃河北岸來去的要道；便是他主僕兩人上京去，也走過幾趟，却是熟路。城東面狀元坊，有一家酒店，上面榜着「長安客店」四個字。爲什麼既是酒店，又稱客店呢？祇因限他前屋兒開設着酒舖，後屋兒却有一座大院子，專安頓來往客商，是河中府城中數一數二的客店了。他家又釀得好「甕頭春」，是著名的好酒；任你是一等一的好酒量，三杯落肚，便要臉上露着春色。因此河中府中的人，個個要去領教三杯。這酒家裏面設着雅座兒，專供大家子弟豪商巨賈請客消遣的地方；外屋兒一排散座，是單身過客隨意起坐的地方。這時晚快的太陽，照在柳梢上，正是酒家上座的時候。店堂中一片說笑的聲音，好似靠晚的烏鴉，在樹頭吱吱喳喳的亂叫着。那店小二忙着送酒送菜，櫃身裏面酒罐邊，却端着一個俊俏姐兒。看他臉上不施脂粉，却是越顯紅白。他一邊看着罐子，一邊低着粉頸，手中還做着活計。

那吃酒的客人，看了他這個模樣兒，便禁不住喝一聲『好』，舉起酒杯，直向喉嚨口倒去。這姐兒名叫四兒，他的美貌，却和他家的鬻頭春一樣有名。那班來吃酒河人，一半果然是爲貪着幾杯酒；一半却也是借此來傾略美人的眼光。四兒有時溜過一眼去，引得那班酒客，神魂顛倒。內中有一個北大街徐家的三公子，祇因看上了四兒，便天天到他酒舖中來。他要看着四兒不願在裏面乾淨屋子吃酒；却願在外明散座裏，和一班下等人擠在一塊兒。一邊吃着酒，却把兩道眼光，射定在櫃身裏明。這一天，合該他晦氣；他來遲了一步，店堂中沒有獨桌的空座了。祇得和別人拚桌坐着，却巧他對桌兒坐着一個黑臉和尚；這個和尚，人人認識他是東關上普救寺裏的燒火和尚，名叫惠明。惠明生成一個粗暴性格，心腸卻是熱烈不過的；那一天，狀元坊火起，有一個女人，被火逼住在樓上，不能下來。樓下一簇人，祇是吶喊，也沒有法想。恰巧惠明打這地方走過，見了，便一納頭搶入火堆裏去；走到樓上，輕輕的挾住了那女人，從樓窗口跳下地來。因此地方上人，人人感激他，卻拿另眼看待他。惠明也和他們好，見了小孩子，他便從寺裏採些果子來給他；小孩子見了他，人人叫他惠師。

父。祇因他生性不能夠吃素念經，更歡喜吃幾杯酒；在寺中不便，因此常常到這「長安客店」裏來沽飲三杯。他在吃酒的時候，看着那班人，見了四兒，做出那種賊形狗勢來；他肚子裏早已不耐煩了。如今那個三公子坐在他對面，伸頭縮腦的，對着四兒做出許多醜相來；由不得他濃眉隻豎，豹眼圓睜，醋鉢也似的大拳，在桌上只一拳。那酒杯兒凌空跳了起來，潑得三公子滿臉滿身，淋淋漓漓的兀自淌下酒來。惠明嘴裏還囁咕着說道：「這班狗男女，個個好似餓煞雄狗一般。看在老爺眼裏，實在是看不慣！」你想這個三公子，豈是省事的人；他家裏請着教師，也學得三下拳頭。早聽唸哪一聲響亮，掀翻了桌子；三公子一發身，搶過來，伸手在惠明胸前一把揪住。第二拳劈面打過來，惠明眼快，舉手一格；三公子揪住他衣領的那隻手，便輕輕的脫去。惠明又平舉兩手，向三公子攔腰一撮，撲通一聲，直擲到街心上去。嚇得那吃酒的客人，一齊嚷起來。說道：「了不得！和尚打人。」看着那三公子輪在街心裏，一翻身爬了起來；祇頸上撞破了一塊皮，淌下血來。早有那三公子帶來兩個家人，搶進店來捉人。惠明略略把兩手一分，推開了兩個家人；大脚步向店門

外走去。迎面一陣風來，惠明肚子裏的酒，已有了十分；吹着這陣涼風，他祇說得一聲「好風！」兩條粗腿，早軟軟棉棉矮了下來。大家嚷道：「倒也！倒也！」惠明便和一座山似的，睡倒在酒店廊下。那兩個家人，各人找了一條門門，搶上前來，照着他頂門，惡狠狠的打下。倒是三公子搶上前來，攔住他兩個家人。說道：「我們趁人醉倒的時候打人，算不得好漢。我們回去罷，過一天和他來較量。」說着，三個人跨上馬去了。這裏吃酒的客人，也零零落落的散去了。這班人臨走的時候，走過櫃身外面；却個個要向四兒臉上瞟一眼，纔肯走出門去。這裏店小二，招呼兩個夥計上去，把惠明扶起身來；意要叫他到裏面去騎一回。惠明卻搖搖頭，自己七衝八跌的向東門走去。這時候天色昏黑下來，惠明在路上走着，看看走到普救寺山門外；正中一座小橋，半空中罩着綠沉沉的樹蔭兒，那一羣鴉雀，在樹上噪聒着。惠明走到橋上，說道：「好一個涼清所在！」便一屁股坐在橋欄上息息。這時老和尚法本，走出廟門來；那知客師法聰，跟在後面。走到山門口，便站住了。法本回過頭來，吩咐法本。說道：「我今晚到西塘老趙家吃齋去，若夜深了，穿不得城時，我便

不回寺了；明天下半年，總可以回來。你在寺裏，須要好好的照看着，若有客來，須要好好招呼，記着他的名兒，我回來時，好去回看他。」法聰聽了，一一應着。法本便慢慢的走上橋來，一抬頭見了惠明；看他吃得醉醺醺的，眼皮兒也抬不起來。便喝道：「哇！孽畜！你又吃酒了。」說着，便向山門裏招一招手，立刻出來了三五個和尚。法本拿手指着惠明，說道：「拉他到菜園子裏去關起來。」惠明雖說酒醉，肚子裏却明白；見了他師父，便不敢偏強，低着頭跟着他幾個師兄，乖乖的走到寺後菜園子裏去了。

張君瑞主僕兩人騎着馬，看看走到了狀元坊「長安客店」門口。有幾個夥計，正在那裏忙着上牌門。見有客人來了，便搶上前來，拉住繮繩。張君瑞跳下馬來，琴童跟着走進店去。店小二上前來招呼，一領領到後院子上屋裏住下，忙着送茶送水。張君瑞站在院子裏，看琴童安頓行李，店小二上來問：「可要喝酒？要什麼菜？我家釀得好麪頭春，我家四兒，做得好下酒菜。」張君瑞聽了，便隨意說了幾樣菜。店小二答應一聲，飛也似走出院來，轉過屏風，和他妹子四兒撞了一個滿懷。原來四兒看張君瑞面貌長得俊，便跟着

在屏門後面偷眼瞧着；不想被他哥哥撞破了，羞得他滿臉通紅。店小二拿一個手指在臉上畫着羞他，說道：「還不快做菜去！」四兒一扭腰兒，轉身走去。嘴裏囁咕着說道：「也沒得把女孩子的名兒去告訴那陌生人呢！」這裏店小二正要進去，忽聽得外面一片人聲，急急出去看時，祇見一簇人，男女老小，有的肩上擱着箱籠，有的臂上挾着包裹，慌慌張張的搶進店裏來。店裏夥計，忙上前去招呼；祇聽得他們嘴裏嚷道：「東關上兵變！渾城元帥死了，兵士們不服管官丁文雅的號令，四處打家劫舍。我們祇得暫時投到客店裏來避難。」店小二聽了，心裏自然快活。裏面琴童出來，打聽消息。店小二對他說了。琴童去告訴了他相公。張君瑞說道：「我那杜家哥哥，不知什麼時候可到蒲關？祇願他早日到來，偕弟兄們也可以早一天見面；百姓們也可以早得一天太平呢。」不一回，店家端上酒菜來，張君瑞拉住了他；問道：「這裏離蒲關地面，還有多少路程？」那店家說道：「還有十多里地呢。」又問他：「這裏河中地方，有什麼好玩的去處？」店家說道：「這城裏好玩的地方很少；祇城東有一座大寺院，名叫普救寺。是當初武則天娘娘蓋造下來的。」

好大的叢林，相公有興，明天不妨去逛逛。」張君端點點頭。一轉眼，那琴童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急叫喚時，那店小二笑吟吟的搶進來。說道：「相公有什麼話時，吩咐小人伺候，是一樣的。」那琴哥兒，小人已邀他到廚房裏去吃一杯水酒，停一刻便來。」張君瑞聽了，也沒話說。祇說：「吩咐他『少吃酒，吃完了快來！』」原來那四姐兒，雖說是小戶人家的女兒，眼界却也很高；平日在他店中來住的一班酒客，沒有一個看得進他的眼裏。如今見了張君瑞，他便有了意思。悄悄的叫店家把琴童喚到廚房裏來，一面好酒好菜款待他；自己便坐在一傍，有一搭沒一搭的盤問他。琴童三杯落肚，眼前又放着一個美人胎子；便高興起來，原原本本的把他相公的門第家勢，人品性情，說了出來。又說：「我家相公，今年二十二歲了，還不會近過女人的身。他自己說：『是一個最歡喜女人的人，祇苦得沒有他合得上心意的人呢。』」我們西洛地方的小紅兒，也算得是數一數二的美人兒了；我家相公在他牀上睡了一夜，竟是各不相擾的。」說得四兒忍不住紅着臉，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琴童又湊趣着，說道：「像姐兒這般人才，我陪着我家相公跑來跑去，也不會看見有這般標緻

的姑娘；明天姐兒何妨假意兒送水到房裏去，我家相公見了，怕不要害起相思病來呢？」

四兒聽到這裏，啐了一聲，轉身進房去了。這裏琴童哈哈笑着，進去服侍他相公睡下。張君瑞睡在牀上，耳朵裏祇聽得前前後後兒啼女哭的聲音，在枕上一夜不會安睡；到第二天一早起來，正在梳洗，忽見門帘一動，進來了一個姑娘，手中托着一個盤兒，嬌聲嬌氣的說了一句：「相公請用早飯。」張君瑞忙站起來，說道：「不銷姐姐勞神。」接着那四兒嫣然一笑；張君瑞向他臉上看時，倒也長得俊俏；一張瓜子臉兒，水盈盈的眼光，高聳聳的鼻子，粉腮兒上，略略長着三五點粉斑兒。四兒見他看時，忙放下盤兒，低着頸子，一轉身出去了。接着琴童進來，張君瑞吩咐：「套馬，我們到普救寺去走走，在這個地方怪煩悶得很呢。」

昨天夜裏，法本和尚果然沒有回寺來。法聰和尚撥一條長機，坐在山門外閒看；一回兒惠明手裏拿了一條禪杖，大脚步走出來；走到大樹下面，寬暢地方，左三右四上七下八的舞弄起來。祇聽得那棍兒劃着空氣，呼呼的響。法聰站在臺階上看着，禁不住喝一聲「好！」耳中忽聽得一陣鈴兒響，遠遠的兩匹馬，上面騎着一個書生，一個童兒，跑過小橋。



來，下了馬，走上臺階。法聰見了，忙站起來迎接，領進山門。法聰問道：「先生從什麼地方來的？」張君瑞說道：「小生姓張名瑞，是西洛地方人，路過此地，聽說上刹是一個清幽所在，特來參拜佛像；又要見見你們長老。」法聰說道：「俺師父昨天西塘赴齋去了；小僧是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張君瑞說道：「既然長老不在啊，不必賜茶；敬願大和尚相引，瞻仰一遭。」法聰便走在前面，張君瑞跟在後面，繞過四金剛殿，後面一個大院子。兩傍古木參天，樹梢兒和樹梢兒接住了，綠沉沉的好似搭了一座漫天帳。人在下面甬道上走着；那甬道分做六路，正中一路，直達大雄寶殿。左右分着四路，通着別的佛殿。看看走到大殿，一色白石砌成的三座臺階，走上臺階去，那石門檻却有小半個人的高。大殿裏正中，佛座蓮臺上，塑着三尊金身大佛，足有五六丈高。仰起頸子看時，那大佛的臉兒，直伸到屋脊裏，暗吞吞的不十分看得清楚了。人在裏面行走說笑，那屋脊上便發出簾簾聲來。出了大殿，又到那觀音殿，迦藍殿，羅漢堂，太歲廟，各處去游玩了一回。從觀音堂左首走進一扇側門去，便是一座塔院。耳中祇聽得叮叮塔鈴響着。塔院後面，便是一座藏經

閣下種着一叢楊柳，罩住了池面。那燕子一邊飛着，一邊叫着；在柳蔭下面池水上面掠來掠去，好不自在。張君瑞站立了一回，退出院來，向東面迴廊走去。走過幾處齋堂，迎面一座黑漆大牆門，門裏花木扶蘇。張君瑞見了，由不得嘴裏說道：「好一所幽靜的所在！」他提起了衣幅兒，正要跨步進去；法聰見了，忙上前來拉住。說道：「那里須去不得，先生請住者。裏面是崔相國家眷廬宅。」張君瑞抬頭看時，祇見門框上一張字條兒，上面寫着「相國崔第」；兩邊又揭着兩塊木牌，寫着「閒雜人等，不許進內」八個字。張君瑞忙縮住腳，正要退出去；一眼見那邊花蔭子後面轉出兩個美人兒來。張君瑞一陣眼花，那魂靈兒搖搖幌幌的，好似不在腔子裏了。忙自己按住心神，定睛看時，祇見後面那個，額上高高的堆着雲髻，兩邊鬢兒壓住了眉梢。一雙好似繚着，又好似不繚着的眉兒，嬌滴滴吹彈得破的粉腮兒，越顯得紅白。一張似笑不笑的小嘴兒，緊閉着；斜蹙着香肩，低垂着玉頸。一手搭在那丫鬢兒上，一手玉指玲瓏的，拿着一枝花朵兒。低垂着眼光，怔怔的注射在那花朵兒上。走一步，他細腰兒擺一擺，叫人看了，越法覺得可憐。前面走着的那個丫鬢兒，一眼

看見了張君瑞忙悄悄把他小姐袖子拉了一下。那小姐溜遇眼光來，和電光般一閃，向張君瑞看了一眼，忙又垂下眼皮去。張君瑞被他這一看，身體虛飄飄的，自己也不知道站在什麼地方。祇見他慢慢的回過臉兒去，轉過身子去。鬢腳後面戴着一朵翠花，偏在一邊，越法覺得斌媚動人。這時耳朵裏送進一陣嬌滴滴的聲音來，說道：「紅娘，我看母親去。」好似那黃鶯兒在樹枝裏面啼着。背轉身來，一步一步的走向裏面去。祇見裙子裏面微微的動着，地上的青苔印着他小小的脚印兒；那張君瑞的一雙眼光，跟着他的腳踪兒，癡癡的看着。祇見他轉過一扇花格門去，回過臉兒來又看了一眼，人影兒也不見了。張君瑞兀自呆呆的站着，法聽一連來拉他幾遍，他一點兒也不會覺得；又不便大聲叫喊，祇得聽他去。直到不見了那兩個美人兒的影子，他纔回過氣來，低低的說道：「誰想到我在這裏却遇到了神仙呢？」說着他頭也不回的走出山門去了。騎在馬上，還嘴裏噙咕着說道：「冤家！冤家！我眼睛裏好的娘兒們，見了千千万萬，像這般歡喜人兒，却也少見呢！」

借廂

張生見法聰法本唱：

「不做周方，埋怨殺法聰和尚！」

你，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可惜才，居止處門兒相向；  
雖不得竊玉偷香，且將這盼行雲眼睛打當——

我往常見傅粉的，委實羞，畫眉的，敢是謊；

今番不是在先人，心兒裏早癢癢！

撩撥得心慌，斷送得眼亂，輪轉得腸忙；

我只見頭似雪，鬢如霜，面如少年得內養；

貌堂堂，聲朗朗，只少個圓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大師一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腸。

一自來西洛是吾鄉；宦游在四方，寄居在咸陽；  
先人禮部尙書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

平生正直無偏向，至今留四海一空囊。——

聞你渾俗和光，果是風清月朗；

小生呵，無意求官，有心聽講。

秀才人情，從來是紙半張；

他不曉七青八黃，任憑人說短論長，他不怕掂斤播兩；

我是特來參訪，你竟無須推讓；

這錢，也難買柴薪，不穀齋糧，略備茶湯；

你若有主張，對豔粧，將言詞說上；還要把你來生死難忘。——

不要香積廚，不要枯木堂；

不要南軒，不要東牆；

只近西廂，靠主廊，過耳房，方暫停當；

快休題長老方丈！

張生見紅娘唱：

「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狂輕；

大師行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的當。

可喜龐兒淺淡粧，穿一套縞素衣裳；

鵲伶祿老不尋常，偷眼望眼，挫裏抹張郎！

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你疊被教鋪牀；

將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許放我自寫，與你從良——

崔家女豔妝，莫不演撒上老潔郎；

既不是賤趁放毫光，爲甚打扮着特來晃？

曲廊洞房，你好事從天降；

好模好樣，忒莽撞，煩惱那唐三藏；

偌大個宅堂，豈沒個兒郎？要梅香來說勾當？

你在我行口強，你硬着頭皮上！

人間天上，看鶯鶯強如做道場！

軟玉溫香，休言假傍；

若能穀湯他一湯，早與人消災障！

聽說罷，心懷挹快；

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

說：「夫人節操凜冰霜，不招呼，不可輒入中堂。」

自思量：「假如你心中畏懼，老母威嚴，你，不合隨去也回頭望！」

待闕下，教人怎歸？——

西廂

四三

赤緊的深沾了肺腑，牢染在肝腸。

若今生你不是並頭蓮，難道我前世燒了斷頭香？

我定要手掌兒上奇擎，心坎兒上溫存，眼度兒上供養！

只聞巫山遠隔如天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

我這業身雖是立迴廊，魂靈兒實在他行！

莫不他安排心事正要傳幽客，也只怕是漏洩春光與乃堂？

春心兒蕩，他見黃鸞作對，粉蝶成雙！

紅娘！你自年紀小，性氣剛；

張郎倘去相偎傍，他遭逢一見何郎粉，我邂逅偷將韓壽香；

風流况，成就我溫存纈壻，管甚麼拘束親娘！

紅娘！你忒過慮，空算長，郎才女貌，年相仿；

定要到眉兒淺淡思張敞，春色飄零憶元郎！



非誇獎他正德言工貌，小生正溫儉恭良。

紅娘！他眉兒是淺淺描，他臉兒是淡淡粧，他粉香膩玉搓咽項！

下邊是翠裙駕繡金蓮小，上邊是紅袖鸞銷玉笋長！

不想呵！其實強；你也掉下半年風韻，我也颺去萬種思量！

紅娘！我院宇深，枕簟涼，一燈孤影搖書幌；

縱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長；睡不睡，如翻掌；

少呵！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搗牀！

解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

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

儘無眠；手抵着牙兒，慢慢地想……

張君瑞回到客店裏，祇是呆呆的出神。

琴童送茶上去，他沒頭沒腦的說道：「是兜率。」

宮啊！是離恨天啊！是南海的觀音啊！我真不信天底下那有這樣標緻的人兒？哈哈！

張君瑞！張君瑞！你一生自命不凡，今番怕要送了性命也！」  
唵哪一聲，一拍手，把手裏的茶杯打碎了。那四兒聽說：「這標緻客人回來了。」忙走去站在房門外，一手掀着簾兒，向門裏偷瞧着。見打破了茶杯，忙搶着進來，另倒了一杯送上去；張君瑞也不接他的，睜大了眼珠，向四兒臉上看着。四兒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臉上一陣紅暈，忙丟了茶杯，轉身出去。走出了房門，纔站住脚。祇聽得張君瑞在屋子裏說道：「可憐可憐！這樣一副臉嘴，也要到人前來賣弄。」四兒聽了，低低的啐了一聲；撇着小嘴，回到房裏生氣去了。看看天色已晚，店家搬上夜飯來；張君瑞胡亂吃了一口，一兀頭倒在牀上便睡。閉上眼睛，便見那普救寺裏的美人兒，孌孌婷婷的站在他跟前；那張似笑非笑的臉兒，似覺非覺的眉兒；張君瑞看了，從牀上直跳起來。睜眼看着，房中空洞洞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這時候夜靜更深，祇聽得四壁廂遠遠的一片兒啼女喚的聲音；牀下的鼠子，又吱吱的叫着。張君瑞嘆了一口氣，自己低低的說道：「這樣悶沉沉的夜裏，叫我如何延挨得過去——」張君

瑞自己說，是一個最好色的人；這幾年來，祇因不會遇見他合意的人，便也安安靜靜的過去。真是古人說的，「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如今見了這個天上少地下無的美人兒，把幾年來的千條心腸，萬種情意，全個兒放在他身上。他的來勢，好似猛虎離山，怒潮入海；一往無前。他眼中心中，祇知道有這個美兒；什麼功名，利祿，艱難，危險；他都顧不得了。——一個人在房裏打着旋兒，看着綠悠悠的一盞燈火，聽着遠遠的更鼓，心裏禁不住一陣一陣焦躁起來。看看窗上，微微的露出一片亮光來；張君瑞不禁低低的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去把琴童喚了起來。琴童正在好睡的時候，聽相公喚他，他摩挲着眼睛，嘴裏模模糊糊的喚着「四姐兒！」張君瑞喝了一聲「胡說！」琴童也不禁好笑起來，問道：「相公這樣早起來做什麼？」張君瑞說道：「我們到普救寺去。」琴童聽了，怔了一怔，又不敢笑出來，祇得出去，趕着店家起來，燒着茶水，送上早飯。張君瑞胡亂吃些，一疊連聲的喊着「套馬！」待到走出街來，那兩傍的店鋪牌門，還關得緊緊的。大街上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兒呢。張君瑞跳上馬去，呼的一轆，兩匹馬一先一後，流星趕月似的跑着。看看跑出城來，琴童在後面

嘆道：「相公慢慢走！」他相公却不曾聽得，一口氣跑到山門前，下馬。那法聰和尚已經站在山門外閒望着。張君瑞見了法聰，忙滾下鞍來，搶上前去，衝口便說道：「你怎麼不替我行一個方便？你這個好沒趣的和尙！」法聰聽了他的話，祇是擰大了兩隻眼睛，怔怔的看他。真好似丈六金身，摸不着自己的頭腦。停了半晌，纔說道：「先生來了！小僧不解先生的說話哩！」張君瑞又說道：「你借給我半間屋兒，和那冤家的門兒對面開着，雖說不能夠和他同牀共枕，便是得常常看他一眼，也是好的。」法聰聽了，伸手搔他的光頭皮，繞着眉心，說道：「小僧真正不懂得先生的話呢！」張君瑞又接下去說道：「我平常見那搽粉的女人，畫眉的娘兒們，便要惡心逃走；如今的張君瑞，却不是從前的張君瑞了，可憐引得我心坎兒上癢呢！癢呢！鈎得我肚子裏也慌了，看得我眼睛也花了，惹得我肚腸也亂了。」張君瑞說到這裏，法聰忙攔住他，說道：「先生說了半天，小僧一句不懂；發我通報師父去來。」說着，一轉身向院子裏跑進去了。張君瑞也搶着進去，他不走大殿，也不走方丈，看他頭也不回的，向東首迴廊走去；轉進邊門，便見那相國崔第。他對着那門口，

呆呆的站着，癡癡的看着，自言自語的說道：「神仙去了！你看那靜悄悄的園亭，一叢楊柳好似烟一般霧一般，罩住那扇垂花門兒。樹上一陣一陣雀兒的啼聲，可惜不是我那人兒說話的聲音呢！你看那一帶粉牆兒，高得和天一般，遮住了我那人兒，望也望他不見！看也看他不見！天吓天吓！你怎麼不給我行一個方便？這樣的相思滋味，叫我如何耐得住呢？」他正說着，耳中祇聽得雷一聲般的吆喝着，說道：「那裏來的書獃子？快出去！」原來相府裏走出一個高鼻子的家人來，琴童見了，正要上前去和他攔口，張君瑞便上來拉住了，說道：「是他家裏的人，你莫去得罪他，我們往別處去罷。」說着，繞過一個小院子，祇見一座環洞門兒，裏面很精緻的三間書房，靠牆也疊着一堆假山，種着幾株芭蕉，一叢翠竹，隔院的樹枝兒，探過牆來，一陣一陣的花香，送進鼻管來。張君瑞看了，忽然拍着手說道：「妙吓！小生有主意了。我向那老和尚借這屋子去。」說着，走出院子，向大殿上走去。這時法聰通報了他師父，出來找張君瑞，正找他不着，忽見他瘋瘋癲癲的前面走來。法聰問他招招手兒，說道：「俺師父請先生方丈去拜茶。」張君瑞跟着他走進後殿，又轉了幾

轉，便到了另一所院落。裏面花架盆魚，有一種天然的清趣。法本站在廊下，手裏抱着一隻白玉也似的貓兒，見了張君瑞，忙走上前來打一個問訊。嘴裏說道：「昨天大檀越光降，老衲恰巧到村坊中吃齋去，失迎得很。」張君瑞說道：「天下園林，並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太和尙沒得空兒，小生也做得此間的主人。」說着，哈哈大笑起來。兩人走到客室裏，坐下。張君瑞又說道：「小生久聞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不期昨日相左，今得一見，三生有幸呢。」法本接着，客氣了幾句，又說道：「請問先生世家何郡？上姓？大名？今天一清早到這裏來，有什麼貴幹？」張君瑞回答說道：「小生西洛人氏，姓張，名琪，字君瑞。因上京趕考，路過此地，聽得普救寺是一個名勝的去處，特來瞻仰一回。若講到俺的家世，我的父親，官做到禮部尙書。在五十歲上，害了一場大病死了。祇因他生前愛做清官，不曾留下半點家產；小生在外面跑來跑去，依舊離不了一個窮書生的本色。」張君瑞一句一句的說着，法本和尙低着眉兒，垂着頭兒，一聲一聲的答應着。張君瑞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話頭；一隻手伸到衣袖裏面去，掏來掏去，掏了半天。嘴裏呀呀唔唔的，好似要說不說

的樣子。法本看了詫異，忙問：「先生可有什麼說的？不妨明白見教。」張君瑞突然從衣袖管裏，掏出一兩銀子來，送到法本跟前，說道：「小生出門在路上，沒有東西孝敬；祇有這白金一兩，送與常住公用，還求大和尚收下了。這真叫做秀才人情紙半張；這一些些薄禮，拿去買柴也不夠，量米也不夠，祇可以做做茶水的本兒……你若本領，見了那美人兒，拿我想他的說話說給他聽，我還要活着活着不忘記你的大恩大德呢！」法本聽了他的話，不禁怔了一怔，半晌，說道：「先生在客地裏，怎麼倒要你化費銀錢。先生有什麼說話，不妨老老實實說出來。」張君瑞使說道：「小生到貴地來，原要多住幾天，等候一個朋友到來。住在客店裏，祇因關上兵燹，這幾天逃難到城裏來的人，擠滿了一店，人聲嘈雜，小生怕煩，意要向大和尚借一間屋子，住過幾宵。小生也得在屋子裏溫習經史，早晚也得聽大和尚講經說法，房錢按月，任憑多少。」法本聽了，便說道：「敝寺裏空屋子儘多着，聽憑先生揀着，不呵！就與老僧同榻，你看怎麼樣？」張君瑞聽了這個話，心裏急了，又不好說一定要住在那東院子隔牆的那座小院子裏，恁得和尚起了疑心，反是不好。張君瑞急把眼睛

看着琴童。琴童早已知道了他相公的意思，這時却有意放刁，假裝不理會，轉過臉子去，看着別處。張君瑞急了，故意拍着腰包，又說了一句：「我這裏有錢，任憑多少。」那眼睛却依舊看着琴童。琴童會意，便上前來說道：「俺相公不慣跟和尚睡覺。奴才知道相公的意思，不要香積廟，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軒，不要東牆，祇要那靠近東屋兒的三間西廂。」

琴童正說着，張君瑞一眼見門框外面羅裙一角，被風吹得飄動着，那裙帶兒上的金鈴兒，微微響着。接着又聽他低低的說道：「俚早時候，已經有客人在裏面了。待我去再來罷。」

他正要轉身回去，法本已看見了，便站起來迎出去，喚道：「紅娘姐！可有話說麼？」那紅娘聽法本呼喚，便站住了脚，回過身來，微微一笑。這一笑，那院子裏的花朵兒，也被風吹着搖搖擺擺的，好似在那裏跟着他笑。缸裏的金魚兒，搖頭擺尾的浮到水面上來，好似在那裏迎接他。

張君瑞在一傍站着，嘴裏低低的說道：「好個女子也呵！」這時紅娘走進屋子來，向老和尚深深道個「萬福」。法本說道：「紅娘姐，來此做什麼？」紅娘說道：「我家老太太，特差我來問老師父：『幾時可與俺老相公做好事？』」這幾句話，說得口齒伶俐。



側，聲音嬌脆。說完了，閃的溜過眼來，向張君瑞抹了一眼。張君瑞一看，便知道是昨天見過的那個丫頭；到底是大戶人家教調出來的人，看他舉動端莊，全不見半點輕狂。穿着一身素衣，淡淡的撲着粉兒，紅紅的點着唇兒。和白玉一般似的頸子，和秋水一般的眼光，見了他這一副標緻的臉兒，便想起他小姐那一副勾魂攝魄的神韻兒來。張君瑞肚子裏暗暗的想道：「我若和你多情的小姐，同睡在一張牀上，叫我也怎麼捨得叫你替我疊被鋪牀呢！到了那時候，我一定要替你求着小姐，求着太太；他們若不肯放你，我便自己替他們做主；放你出去，配一個俊俏郎君，也叫你們作對成雙。」他正想着，忽然眼前不見了那紅娘姐，和法本和尚。忙問琴童時，琴童說道：「他們一塊兒出去了。」張君瑞急急趕上前去，祇見一個和尚，一個姑娘，一前一後的在廊下走着。張君瑞上去問道：「老師父和這位姐姐到什麼地方去？」那法本說道：「先生在方丈少坐一回，待老僧陪小娘子到佛殿上去便來。」張君瑞說道：「小生也去，可使得麼？」法本說道：「也使得。」張君瑞便跟在紅娘後面，慢慢的走着；看他一縷青絲，披在頸子上，上面繫着一截綵色的結兒。白練裙

裏面，兩隻小腳兒微微的動着。張君瑞看得正得意；那紅娘見後面有一個陌生男人跟着，忙緊一步，搶上前去，走在法本和尚的前面。張君瑞不覺一陣酸氣，直衝上腦門來；又聽得法本嘴裏有一搭沒一搭的和紅娘說着，他一腔子的醋意，沒有發洩的地方，不覺心裏恨着法本。鼻子裏哼的一聲，冷笑着；自言自語的說道：「崔家的姑娘，打扮得這樣標緻，來看望和尚；莫非是要做一齣僧敲月下門麼？莫不是他看上這個光頭，却爲什麼打扮得這樣齊整整呢？」停一回你和和尚進了洞房，真是半天裏落下一場好事來；叫我看了，好不眼熱。」法本在前面聽得了張君瑞的說話，便扳起了臉兒，回過頭來，說道：「先生好模好樣的人，說那裏話來？虧得不曾給姐兒聽了去，若給臉兒聽得，算什麼意思呢？」張君瑞嘻嘻的笑着說道：「老師父不要生氣，你湏怪不得我說；你試想，偌大一個相府，豈沒有一個童兒一個家人出來傳話？却打發這個俊俏丫鬟，一早走到和尚房裏來說話；便是這一點，也不能不叫我疑心起來。你還要在我跟前強嘴，你欺我是一個書獃子麼？你仗着你這個硬頭皮麼？」法本聽了，越法急了；忙分辯着說道：「先生錯了！這個是崔家小姐一片孝心，與他

亡過的父親老相國追薦做好事，一點志誠心，所以不打發別人，特打發自己貼身的丫鬟紅娘來問做道場的日期。」說着，便回過頭去，對紅娘說道：「你上去覆夫人小姐，說：『老僧這裏齋供道場都完備了，十五這一天，是菩薩受供的日子，便請老太太和小姐出來上香便了。』」張君瑞在一旁，聽說小姐要出來上香，他便把眉頭一皺，想了一條計策。裝假哭着說道：「可憐呵！我的爹爹媽媽，辛辛苦苦的生了我一場，養了我一場，如今他死了，我要報答他的恩德，也沒有地方可以報答了。小姐是一個女孩兒，還知道報答他父親的恩德，我枉做了一個男兒，却還不如這個小姐，叫我這張臉攔到什麼地方去呢？還求大和尚發一個慈悲心，小生也備五千個錢，怎生替我帶得一份齋兒，超度超度我的爹爹媽媽，也盡了我做兒子的一點孝心。」便是崔家老太太知道了，想來也是不妨事的呢。」法本說道：「難得先生一點孝心，夫人那邊，老僧自替你去說知，想來是不妨事的。」這時法聰站在後面，法本回過頭去，對法聰說道：「法聰與先生帶一份齋者。」法聰答應着，張君瑞回過頭去，悄悄的問着法聰道：「那一天小姐是一定來的麼？」法聰說道：「這是他自己父親

「的事體，怎的不來呢？」張君瑞聽了，心下十分快活，不禁要笑出聲來。琴童在一傍看見了，忙悄悄的拉拉他的袖子，又湊過頸子去，在地耳邊低低的說道：「相公忘記了方纔曾哭過來麼？」張君瑞聽了，立刻又竊着眉頭，裝出苦惱樣子來。但是他這時心中急要向紅娘打聽他的小姐，看看有老和尚在跟前，也不便開口，便說：「我小便去。」一轉身回出去，走到那迴廊盡頭，垂花門邊去守候着。他一邊走着，一邊嘴裏囁咕着，說道：「這五千個錢，使得着也！我見了他家小姐，好似天上去看看女神仙。我雖不能夠和這玉一般花一般的人兒撲抱一回，便是得這般美人兒在跟前，看他一眼，也可以治好了我的相思病呢。我如今只在這裏等候着他，紅娘姐出來，待小生着實問他幾句。」祇聽得琴童在一傍說道：「紅娘姐來也！」張君瑞忙忙迎上前去，兜頭一揖。嘴裏說道：「小娘子拜揖。」那紅娘忙退後幾步，斜着肩兒還禮。嘴裏說道：「先生萬福。」張君瑞搶上一步，說道：「姐姐莫非是崔家小姐跟前的紅娘姐麼？」紅娘看他問得蹊蹺，便向他臉上膘了一眼，半晌，說道：「我便是紅娘，何勞先生動問。」張君瑞接着說道：「小生有一句話，不知可說得麼？」

紅娘冷冷的說道：「常言說得好，一言出如箭，不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先生有話，但說不妨。」張君瑞咳嗽了一聲，便說道：「小生姓張，名琪，字君瑞，原是西洛人氏。年紀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會娶過……」正說着，紅娘便攔住他，說道：「先生慢着；這些話，誰問你來？」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生年月日時辰有什麼用處？」說着，「哼」的冷笑一聲，轉過臉去，向門裏便走。張君瑞急了，忙搶上一步，跟在他身後，連連作揖，嘴裏說道：「姐姐請留步，小生還有話呢。」紅娘便停住了腳，並不肯回過身體來，說道：「先生有什麼話？快說！」張君瑞又問道：「你家小姐可常出來嗎？」紅娘聽了，陡的豎起了兩道柳葉眉兒，斜瞪了張君瑞一眼。冷冷的說道：「出來便怎麼？不出來便怎麼？先生是一個讀書君子，須知道『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俺老夫人治家嚴肅，凜若冰霜，便是三尺童兒，非奉呼喚，不敢闖進中堂去。先生和我家絕無瓜葛，怎麼可以問出這個話來？早是在我跟前，還可以饒恕過你；若給我家夫人知道，豈肯干休。從今以後，應該說的話，便說；不應該說的話，休得胡說。」他說到這裏，頭也不回，一直走進相府大門去了。嚇

得張君瑞倒退下來，嘴裏兀自「是是」的應着。他呆呆的好半天不說話。琴童走上  
去，說道：「相公何苦來！我們回店去罷。」那四兒的臉面，奴才看來，也不輸給他家小姐呢。」  
張君瑞總是一個不開口。半晌，半晌，纔嘆了一口氣。說道：「這相思索是害殺小生也！  
你聽他的說話，竟是斬釘截鐵，一絲兒沒有指望。雖說天下美人兒儘多着；但是我張君瑞  
好色半生，如今見了這崔家小姐，正合着那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了！叫我這一天心事，如何得了……慢着，他方纔說：「老夫人治家嚴肅，不奉呼喚，不能夠  
闖進中堂去；」但是據我想來，這句話也有些靠不住。若說老夫人規矩真正嚴肅，做兒女  
的，心裏自然害怕。怎麼昨天他家小姐，却走到外宅院來游玩？見了陌生人，他臨去的  
時候，還把人看上一眼呢？……我如今拚把他丟去了罷，唉！却教人如何丟得下呢？我自從  
昨天被他看了一眼，早把他的面龐兒，牢牢記在我的心頭；把他的神韻兒，緊緊的貼在我的  
眼底。我今生今世若真的不能夠和他作對成雙，難道說是我前世裏燒了斷頭香嗎？……  
我却不信；我定要拿他小姐在手掌兒上擎着，心坎兒上溫着，眼皮兒上供養着……我和他

非親非眷，原是不容易見面的；如今聽那姐兒說的話，要和他見一面，越法是不容易了！真是一巫山遠隔如天樣，如今又在巫山那廂！」我現在這個身體，雖說是站在迴廊上面；那魂靈兒，實在早飛到他身邊去了……莫非是他原是有心兒要把心事傳給我知道的？只怕是給他母親知道了，不當穩便……照規矩說來，這樣的妙人兒，這樣的年紀，他獨自一人，住在繡房裏。眼看着對對的黃鶯，雙雙的粉蝶，怎的不要勾引得他春心兒搖蕩呢……紅娘吓！你自己年紀小，姓氣剛；却不知道這裏邊的情趣。你若放我進去，和他在一塊兒；到那時啊！他見了我這個漂漂亮亮的少年郎君，我見了他這個標標緻緻的天仙美女；我兩個成就了好事，還管他什麼母親不母親，嚴肅不嚴肅呢……紅娘吓！你也忒小心了，空做了惡人。這樣一個才郎，這樣一個美女；年紀又是差不多兒的，快快成就了好事罷！若一定要等到姑娘年紀老了，纔想起姑爺；女孩兒顏色退了，纔緣男人；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講到眼前我和他的一對吓！不是自己誇嘴，他是德言容工，四美俱全！我是溫儉恭良，四德全備……紅娘吓！你真不知道我心裏的難受呢！你想他的眉兒是淺淺描，他的臉兒是

淡淡妝，他的玉頸兒是香粉兒白玉兒搓成的一般；他下邊是套着一幅翠色裙兒，露出一雙尖瘦的小腳兒；他上邊是穿着紅羅縐着鸞鳳的衫兒，袖口邊露出一雙玉笋一般的纖手。這樣的美人兒，叫我不想呵！怎麼能夠不想？叫我想呵！這相思想到什麼時候纔完呢？……」

琴童在一傍，呆呆的站着；張君瑞自言自語的嘖咕着。看看那邊，有兩個挺胸突肚的家人走來；琴童忙上去拉住他相公。說道：「相公，我們快回店去罷。」張君瑞便嘆了一口氣，說道：「也祇好回店去罷。」說着，脚下懶洋洋的，走一步，停一停；看看走到山門口，張君瑞低着頭站住。說道：「我難道便這樣放手了嗎？」琴童又催道：「相公回去罷。」張君瑞不做聲，一轉身，又往裏走去。琴童說道：「相公到什麼地方去？」張君瑞說道：「我却忘了辭別老和尚，我還要向他借屋子呢。」琴童說道：「不借屋子也罷。」張君瑞又不做聲；在羅漢堂門口，遇見了法本。張君瑞上前去，說道：「小生敢問長老，房舍如何？」法本聽了，說道：「隨我來。」把他一領，領到東院子隔牆的那三間西廂屋裏。法本說道：「這間房甚是瀟灑，正可先生安下；隨先生早晚來也。」張君瑞忙說道：「多謝



長老。」正要說話，祇見一個小沙彌走來，說：「老師父，外面有客來了。」法本聽了，便回身出去。這裏張君瑞在屋裏四面看了一遍，又對那隔牆痴痴的望了一回。祇見那琴童，撇着嘴，站在一旁。張君瑞說道：「琴童，快回店搬行李去！」琴童說道：「奴才不去，奴才捨不得那個店！」張君瑞聽了，呵呵大笑道：「你捨不得那個店，搬來此地以後，我許你每天去一盞好麼？」琴童聽了，高興得跳起來，連連的說道：「好好！奴才搬行李去來！」張君瑞看着屋子，嘆了一口氣，說道：「搬則搬來，叫我怎麼挨這淒涼也呵？」紅娘紅娘！你怎知道我，一個人靜悄悄的住在這屋子裏，睡在冷冷的席上，對着這綠沉沉的燈火，照在影壁上，一幌一幌的，雖然讀破了萬卷書，也怎麼能够渡過這長長一夜！睡在牀上，也好似不睡一般。少說呵！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搵林！像那人兒的：眉兒，眼兒，嘴兒，臉兒，肩兒，腰兒，手兒，腳兒，便是看一萬遍，也看不厭的。我祇見了他一面，一時裏也記不真他的模樣兒也罷！我拚着一夜無眠，在枕上手抵着牙兒，慢慢地想着他罷！」

張君瑞唱：

「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

羅袂生寒，芳心自警——

側着耳朵兒聽，躡着脚步兒行；

悄悄，冥冥，潛潛，等等；

等我那齊齊整整，嫵嫵婷婷，姐姐，姐姐，鴛鴦。

一更之後，萬籟無聲！

我便直至鴛庭；到迴廊下，搗的見你那可憎——

定要我緊緊撲定；問你個會少離多，有影無形？

猛聽得角兒門，呀的一聲；

風過處，衣香細生；

躡着脚尖兒仔細定睛，比那初見時龐兒越整！

我今夜甫能見娉婷；

便是月殿嫦娥，不恁般撐！

遮遮掩掩穿芳徑，料他小脚兒難行；

行近前來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靈！

「夜深香藹散空庭，簾幕東風靜；

拜罷也斜將曲欄憑，長吁了兩三聲。

剔團圓明月如圓鏡；

又不見輕雲薄霧，只是香烟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

張生唱詩：

「月色溶溶夜，

西廂

西廂

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

不見月中人？

雀鶯鶯唱詩：

「蘭闥深寂寞，

無計度芳春！

料得高吟者，

應憐長歎人。」

張生唱：

早是那臉兒上撲推着可憎，更堪那心兒裏埋沒着聰明；

他把新詩和得感應聲，一字字訴苦情，堪聽！

語句又輕，音律又清，你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鶯鶯！

你若共小生厮覷定，隔牆兒酬和到天明；

便是惺惺惜惺惺！

「我拽起羅衫欲行，他可陪着笑臉相迎？」

不做美的紅娘，莫淺情；

你便道：「謹依來命！」

忽聽一聲猛驚！

撲刺刺宿鳥飛騰，顫巍巍花梢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

碧澄澄蒼苔露冷，明皎皎花篩月影！

白日相思枉就病，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

西 瑤

簾垂下，戶已扃；

我試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

月朗風清恰二更，斷後伴；

如今是，你無緣小生薄命！

「恰尋歸路，佇立空庭；

竹梢風擺，斗柄雲橫。

呀！今夜淒涼有四星！

他不做人待怎生？

何須眉眼傳情？你不言，我已省。

碧熒熒是短擎燈，冷清清是舊圍屏；

燈兒是不明，夢兒是不成！

浙冷冷是風透疎櫺，忒楞楞是紙條兒鳴；  
枕頭是孤另，被頭是寂靜。

便是鐵石人不動情，也坐不成，睡不能！

有一日柳遮花映，霧幃雲屏；

夜闌人靜，海誓山盟，風流嘉慶；

錦片前程，美滿恩情，啣兩個畫堂春自生——

我一天好事今宵定，兩首詩，分明互證。

再不要青瑣闌夢兒中尋，只索去碧桃花樹兒下等！

媳同  
婿  
音鳥  
兒

綠沉沉的一簇樹枝上面，罩着簿簿的一層霧氣；遠重望去，似好羅帳裏站着一個美人  
停了一回，一片太陽光直透進霧氣裏來，頓時天地光明。那鮮豔的花兒，嫵娜的柳兒，

都露出他天然的美麗來。又好似燒着紅燭，揭起羅帳，見了他美人的櫻桃嘴，柳葉眉，雲鬢粉腮，一一照眼。這春天園亭裏早晨的景色，原是叫人看在眼裏，忘不了的。那一對一對的粉蝶兒，在草上飛着；一聲一聲的黃鶯兒，在樹頭啼着。斜刺裏跳出一個粉搓玉琢似的男孩兒來，蹣手蹣腳的跟定了那對粉蝶；擎着衣袖兒去撲他。撲了一個空，一雙繡雲鞋兒，早被草尖上的露水，打得濕透了鞋幫。他便撅着嘴，囁咕着說：「這蝴蝶兒是捉狹鬼投胎來的！」一抬頭，見樹梢兒上的青梅子，一串一串的結着；青翠的顏色，看了叫人心裏喜歡。他便揸臂擲袖的爬上樹去，摘下幾個來；一邊吃着，一邊繞着眉心。他不知道想起了什麼。忽然笑了一笑，把腿一拍，一轉身走進屋子去。惹進西廂房，見外屋裏一個小丫頭，在那裏掃地。見了他，忙喚一聲：「歡哥兒，這一清早趕到這裏來幹什麼？」歡郎問：「紅姐兒可在屋裏麼？」那小丫頭說道：「紅娘姐姐不知有什麼要緊事體。趕一清早起來，梳了頭，出去看老和尚去了。」歡郎聽了，喝道：「胡說！他一定是服侍姊妹去了，待我看他去。」說着，回身出去，走進上屋裏，看見三四個小丫頭靜悄悄的守在廳屋裏。見歡



郎進來，忙搖着手，低低的說道：「小姐睡着呢。等起來了，再來請哥兒罷。」歡郎聽了，不睬他們；揭起了繡簾，側着肩兒進去。輕輕的走進了套間，一陣甜膩膩的香氣，透進鼻子管來；轉過床頭，他伸手去揭開羅帳。祇見他姊姊閉上眼睛，側着腰肢，嚴嚴的裹着一幅桃紅色綢兒的繡花被；鼻管裏微微的吐着鼻息。歡郎伸手在衣袋裏掏出一顆小小的青梅來，忍着笑，送進他姊姊的嘴裏去。祇聽得「嚶嚶」一聲，他姊姊驚醒過來；一睜眼，見是歡郎，便罵了一聲：「捉狹鬼！」坐起牀來，身上穿了一件銀紅的小襖兒；一手掠着鬢髮，笑着說道：「你這早晚闖到我房裏來幹什麼？」接着，又埋怨小丫頭，說：「小蹄子！見哥兒來了，也不知道進來招呼。」那小丫頭聽得了，從外房搶來，說道：「可不是！哥兒也聽見了嗎？我們原說：『小姐睡着呢，等起來了，再來請哥兒。』」哥兒一定不依，獨自一人闖進房來。如今害我們挨罵，這又何苦來呢！」歡郎聽了，忙喚着「好姊姊！饒了他們罷！這原是我不好，我不聽他們的話；進來吵醒了姊姊的清夢。不知姊姊夢見的是司馬相如呢？還是簡史呢？」鶯鶯聽了，陡的一朵紅雲罩住小粉臉；忙伸過手來，要擰他的嘴。歡郎祇是

把臉兒貼在被面上躲去。嘴裏嘻嘻的笑着，一邊討着饒，說道：「姊姊饒了我罷。弟弟年紀小，說話不知輕重；姊姊教導教導我呢？」鶯鶯笑罵道：「壞透了的小子！我把這話告訴母親去，評評誰的理錯？」那小丫頭不懂得歡郎說的什麼話，祇聽得小姐說要告訴太太去，認做是去告訴他們來。忙爬下地來，跪着哭着說：「小姐開恩，莫告訴太太去，丫頭下回不敢再放哥兒進來了。」引得歡郎拉着他姊姊的手，哈哈大笑起來；鶯鶯忍着笑，喝着他們起來。說道：「還不快倒洗臉水去呢！」那小丫頭聽了，忙爬起身來，轉身出去。這裏鶯鶯對歡郎說道：「好弟弟！到外屋兒去坐一回，待我梳洗好了，我們一塊兒看母親去。」歡郎聽了，便走出外房來；一回鶯鶯也出來梳洗，歡郎坐在一旁看着。鶯鶯梳洗完了，看他弟弟還散着髮兒，便說道：「一早起來，不知忙些什麼？跟你的人也都是懶蟲！頭髮也不給你梳一梳。」歡郎聽說，忙接近身去，央告道：「好姊姊！替我梳梳罷。」鶯鶯便拿了牙梳，輕輕的替他梳通了頭髮，綰上一個髻兒，戴上束髮紫金冠。後頸子披着一排黑漆也似的鬚髮。小丫頭捧出衣包來，換了外衣；姊弟兩人手拉手兒的走出院子來。

正走到秋葉門口，一眼見紅娘走進門來，歡郎迎上前去問道：「年紀輕輕的一個姐兒，清早起來，打扮着出去看望和尚，是什麼樣兒？」紅娘聽了，臉上一陣熱，祇見他豎起了柳葉眉兒，睜大了一雙水盈盈的眼兒，正要發作。鶯鶯忙上前去，喝住說道：「小孩子嘴兒沒遮欄，一味胡說。是我喚他去打聽我爹爹做功德的日期，我怕去遲了，廟裏人多嘴雜，所以打發着他一清早去的。你知道得什麼？」說着，便過去拉着紅娘，問他做道場的日期。紅娘把法本的話，一一說了。接着又是嘆嗤一笑，說道：「小姐，我對你說一件好笑的事。瞻前日庭院前瞥見的秀才，今日也在方丈裏坐地，他先走出門外，等着紅娘，深深唱喏道：『小娘子莫非崔家小姐的侍女紅娘嗎？』又道：『小生姓張，名琪，字君瑞，本貫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會娶妻。』鶯鶯聽到這裏，便接着說道：『誰着你去問他？』歡郎也接着說道：『你又不是算命先生，要問他的生年月日做什麼用？』紅娘急起來，說道：『却是誰問他來，他還問：『小姐常出來麼？』被我一頓搶白，他纔住了口。』歡郎在一傍拍着手，說道：『搶白得好！』鶯鶯低着頭，半晌，說道：『你不搶白他也罷。』

紅娘說道：「小姐，我不知他想什麼哩？」世間有這等傻角，我不搶白他！」鴛鴦說道：「你可曾告訴老太太知道也不？」紅娘說道：「我不曾告訴老太太知道。」鴛鴦便回過頭來，對歡郎說道：「你以後不告訴母親知道罷。」說着他三人一塊兒走進老太太房裏去。見他母親坐着一個小丫頭，坐在小杌檯上捶腿。歡郎聽了，搶上前來，把小丫頭趕開，自己坐在杌子上，替母親捶着腿兒。老太太一手摸着他的頸子，說道：「好孩子！你一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歡郎歪着頭靠在他母親的膝蓋上，說道：「在姊姊房裏玩呢。」鴛鴦向他抿一抿嘴，說道：「母親問他呢！大清早起，跑來吵睡兒，還不老成呢。」紅娘忙問：「什麼不老成？」鴛鴦說道：「我正好睡，他拿酸溜溜的一個青梅，送進我的嘴來。」歡郎說道：「姊姊，莫惱；這個便是詩經上說的「標梅」的好兆頭呢！」老太太聽了，忍不住笑起來，喝道：「油嘴，該打！」鴛鴦紅着臉，趕上前來，拉着他母親的袖子，說道：「母親不打他，孩兒不依呢！」老太太伸手在歡郎頸子上輕輕的打了幾下，歡郎一邊躲着，一邊說道：「姊姊，虧你是一個會吟詩作賦的。你可知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這八個字怎

麼解？我們年紀輕輕的人，又住在這個上好的園林裏，一片春色，還不趁早天天去賞識賞識；難道直待到花謝春歸的時候，纔去賞識麼？譬如這個梅子，他暗香浮動的時候，你不去賞識他；如今他綠葉成陰子滿枝，你便是想再看他一眼疎影橫斜的神韻兒，也是不能的了！」  
歡郎說到這裏，老太太點着頭兒，嘆了一氣，說道：「歡兒的話，原是不錯。古人說的：『人生行樂須及時』，也是這個意思。但是話又須說回來，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孩兒，便應該及時用功。如今雖說住在客地裏，也應該觀空溫溫舊課，你命苦，父親早去世了，在客邊也不便請師傅教讀。你們姊妹做伴讀讀書，也可以解得冷靜。這便可以說是『人生讀書須及時』了！像我年紀又老了，你父親又是丟下了我先去了；便是要行樂也來不及了！」說着，拿帕兒搵着眼淚。鴛鴦忙上去勸慰，歡郎也連連喚着「母親！」屋子裏靜悄悄的，好一回；老太太便回過頭去，喚着紅娘，問道：「使你問長老，幾時做好事？」紅娘湊近身去，說道：「恰回小姐話也，正待回夫人話；老師父說：『二月十五這一天，是佛什麼供日；請夫人小姐上香去。』」老太太問：「今天是幾時？」鴛鴦回道：「今天是初九呀。」

老太太又說：「叫傳話出去。」老師父得空兒，便請他東院裏來一遭；我有話商量呢。」接着，廊下老媽子齊聲答應着，出去吩咐家人傳話去了。這裏開上飯來，老太太吃過了飯，和鶯鶯說閒話兒。歡郎走出院子去，找家人小厮玩耍去了。正說笑着，一眼見老和尚法本，穿了一件新海青，慢慢的度進門來。歡郎迎上前去，拉住他的大袖子，說道：「老師父！你答應我後園去採梨兒給我吃，怎麼忘了？」法本捏着歡郎的手，一邊走着，一邊說道：「有戶停一回跟着老僧去採來。」一個管家在後面笑着，說道：「歡哥兒！當心給老師父騙去做小和尚呢！」法本聽了，哈哈大笑，便問管家：「老太太可得閒兒麼？」說我「法本請見。」那管家答應着，走到二門口，高聲喊道：「裏面媽媽，快裏老太太知道。」普救寺老師父請見。」這裏歡郎拉着法本，到東書房去坐着；不一回，出來兩個老媽子，說：「老太太請老師父上房去坐。」法本應着，走進去；老媽子領他在內廳屋子裏坐下。一個大了頭，扶着崔老太太出來。法本上前去打了問訊，接着說起十五做法事的事體。崔老太太說道：「關上兵燹，如今城裏城外擠滿了難民。我們這裏做起水陸道場，哄動了閒人，怕不當穩便。」老師

父看可要改過日期罷？」法本忙說道：「阿彌陀佛！老太太洪福齊天，怕什麼來？」關上離這裏遠遠呢！縱有變故，也害不到普救寺裏。不啊，到府城裏去請十六個兵來，把守大門；這是萬無一失的了。」崔老太太沉吟了半晌，說道：「既然如此，索興吩咐：「這一天大開山門，齋僧施食。有窮苦人家到廟裏來求佈施的，每家給他白米二升；開了米票，到城中米店去領取。有那關上逃難來的百姓，要替他祖宗做法事，不能回家去的；許他們也帶一分齋兒，一齊追薦着，不用他們化一文錢。應該要多少經懺錢？打總兒開了賬單到外賬房去支領。便是那十六名兵丁；祇許他彈壓歹人，不許他嚇着鄉下人。」老太太說一句，法本和尙答應一聲；直待到老太太話說完了，法本又把張君瑞出五千個錢，帶一分齋，超薦他亡故的父母的話說了。崔老太太聽了，說道：「難得他年紀輕輕，在客地裏有這一點孝心。這五千個錢，不拿他的也罷。」法本和尙說道：「阿彌陀佛！看看這齋兒這樣好，將來哥兒怕不是一個狀元。」這時鶯鶯小姐也打裏房走出來，法本和尙忙站起來，嘴裏稱着：「女菩薩！」崔老太太忙喚他坐下，說：「老師父偌大的年紀，見了孩兒們，不用這樣客

氣。」法本纔挨着櫬角兒坐下。鶯鶯說道：「老師父，我也拿出五千個體己錢來，請老師父替我帶上一分齋，追薦我父親，也算我一點心。」法本忙笑着，說道：「女菩薩這一分兒，却是要的。難得一點孝心！比做上三十六天道場還強呢！」紅娘說道：「老師父這一張嘴，誰也說他不過！他知道小姐是有錢的，不在乎這五千個錢上；便說是要的了。可憐我是沒有錢的，從小兒死了爹娘，也沒有人超薦他；如今靠着老師父的法力，也替我帶上一分兒。想來是不用我拿出錢來了！」法本聽了，呵呵笑着，說道：「阿彌陀佛！老太太聽聽這位姑娘的嘴。他說：『老僧的嘴兒，』如今彌勒佛見了觀世音，一般的也被他收服了。姑娘既然這樣說，也難得一點至誠心，這一分齋供的錢，多少總得要收的了！」紅娘說道：「你要收，我偏沒有！」引得一屋子的人，都好笑起來。停了一回，法本說道：「一句正經話；一個人若思念自己死去的爹娘，祇叫每天到黃昏人靜的時候；或是在院子裏，或是在花園裏。當天點三炷香，心裏暗暗的禱告着：『死去的爹娘早陞天界。』這樣點上一年，死去的人自然得到好處。」鶯鶯聽了，忙回過頭去，對紅娘說道：「你聽着，我們今夜便



燒香去。」老太太說道：「點天香，須要一張潔淨的香案，平常在房裏擺設的茶几，是醜的呢。」說着，便回過頭去，對管家婆子說：「傳話出去，吩咐：『外賬房打發管家，到城裏去買一座香案。』」管家婆答應着。這裏法本告辭出家，歡郎上去跟着他，到後園裏採梨兒去了。

一樹芭蕉，罩住了大幅文窗；窗裏湘簾高捲，微風過處，度出一縷香烟來。屋子裏低低的有人吟詩的聲音，接着一聲長嘆。說道：「好寂寞煞人也！」琴童從左屋裏出來，懶懶

的走進房去；一邊欠伸着，張大了嘴，連連的打着呵欠。半晌，說道：「奴才明白了！」張君瑞

問道：「你明白什麼？」琴童說道：「相公從西洛動身出來，不是趕考來的，也不是會杜大

爺來的，原來是……。」張君瑞攔着說道：「原來是看美人兒來的。」琴童說道：「不是

原來是打坐修行來的！」張君瑞聽了，詫異起來，問道：「這句話怎麼講？」琴童說道：

「若不是修行，却爲什麼放着客店裏的美人兒不看？巴巴的搬這到和尚廟裏來，鎮日價

關上門兒靜坐呢？」張君瑞忍着笑，說道：「蠢才！你懂得什麼？天底下祇有不容易看見的，纔算是美人兒。那容易見面的，算得什麼美人呢？」琴童說道：「哦！原來是這樣一個道理。那一生一世不得見面的，越法是美人兒了！」張君瑞喝道：「唵狗才！胡說！」琴童忍着笑，一轉身到山門外游玩去了。看看那一片太陽光，又慢慢的落下粉牆外面去；一輪明月，却從東面陞上來，掛在樹梢頭。法聰和尚來請他去吃夜飯，他也無心吃得；祇是站在廊下，呆呆的望着天，頻頻的嘆着氣。耳中低聽得風吹樹梢，蟲吟石畔；遠遠寺裏的鐘鼓聲，一高一低的送進耳管裏來。他背着手，在牆脚下繞來繞去。一回兒坐在假山石上，一回兒靠在樹根子上，肚腸想得打結，也想不出和那美人兒見面的法兒。這樣子過了一夜，又是一夜；過了一天，又是一天；他也曾走到相府門口，向門裏探望；也曾爬到假山頂上，向牆外探望。總看不見他意中人的影兒。可憐把個珠一般圓，玉一般潤的臉兒，憔悴得又黃又瘦。琴童在一傍，也曾勸過好幾次；張君瑞總是不聽。他沒有法想，天天在相府前後打探消息。到了第三天，祇見三五個人，抬進一座紫檀高脚香案來。琴童平日和相府把

這多的整美到底  
怎樣呢？  
又何苦想到這步  
天地呢？  
真叫人沒名其妙

門的說得上，便上去打聽：原來是崔府小姐天天黃昏時候在花園裏點天香用的。那座香案，擺在廟門口，哄動得許多人圍着閒看。那香案面兒，是圓的，上面嵌着大理石，四周圍鑲着螺鈿塊兒，果然是十分考究。琴童打聽得仔細，急急跑到書房裏去，對他相公說知。張君瑞聽了，心中不由得快活起來。他想相國府裏的花園，和他祇隔着一梁粉牆兒，鶯根一座假山，是天生成的一座梯子。他每夜爬到假山上去看時，那隔院的影子，統統看着眼睛；若崔家小姐真的到花園裏來燒香，便不怕不能夠和他見面了。張君瑞想到這裏，忍不住說了一句：「妙啊！」忙吩咐琴童打水洗臉。他重與梳洗起來，揀了一件新海青穿在身上，戴上一頂新方巾，拿着一面銅圓鏡子，橫照豎照，照一回，笑一回，自言自語說道：「看這鏡子裏的面貌，雖比不上潘安宋玉，却也有幾分動人處。或者那小姐看我憔悴得可憐，便如了我的心願，也未可知。」一回兒走出廊下去，看看天上的太陽，兀自高高的掛在中央。便說道：「天啊！天啊！你行一個方便，快快把太陽趕下去罷！」誰知他越是盼望，那天越是不肯晚。張君瑞和熱鍋上螞蟻似的，一回兒坐，一回兒立，一回兒在廊下踱着，一回兒

借字

在院子裏走着。從午刻直到申刻，他脚步兒却不曾停一停。好不容易，看看那一個月兒，從東面捧出來；一個太陽，從西面逃下去。琴童送上飯來，他胡亂吃了一口，忙走到假山石上，隔着牆壁去。祇見一片清光，滿園花木亭臺，一齊倒鋪着影兒，照在地面上。那壁廂黑黢黢的假山石，蹲在牆根，靜悄悄的都好似抬着頭，在那裏賞月。看看那扇通崔府內宅的月洞門兒，還是靜悄悄的緊騰騰的關着。張君瑞想到那美人兒照在月光下面的神韻兒，越法癡癡的望着，不肯走下山石來。琴童低低的說道：「相公，時候還早呢。」張君瑞說道：「我須要打點一片至誠心，等候我那齊齊整整孃孃婷婷的姐姐呢……呵！你看那月到天心，夜已深了！露也重了！風也冷了！美人兒心裏也該知道，是燒香的時候了！再遲下去，夜涼露寒，他穿着薄薄的羅衫，豈不要凍壞了我那姐姐呢！」他說一回，又伸長了頸子，向隔院探望一回；心想：「那美人兒在他繡房裏，還是梳妝呢？還是讀書呢？還是閒坐着呢？還是做着針線呢？還是和那俊俏丫頭開磕着牙兒呢？唉！美人美人！你怎麼知道，花園外，牆角下，有一個頂忠心頂恭敬，待着你的人；在這裏露天地下，冷冷清清，悽悽

涼涼的站着等候着你呢？想來，你這時候，一定已經離了你的閨房了，走出了院子了，快到月洞門邊了，呀的門開了，美人兒在眼前了；吓！你看那隔院的景物，依舊是花柳無言，月光蕩漾。」張君瑞心裏一酸，幾乎要吊下眼淚來。說道：「唉！他竟不出來了嗎？我恨不能夠脊骨上長着兩扇翅膀，飛過牆去；飛到小姐房裏，抱定了他的細腰兒，貼着他的粉腮兒；問他爲什麼會少離多，有影無形呢？」這時鶯鶯伴着他母親，纔吃罷夜飯，坐在房裏閒談。紅娘進來，說：「香案兒已在花園裏擺設舒齊，請小姐上香去。」老太太聽了，抬起頭來，向窗外一看，說道：「外面好月色也！我也隨你們賞月去。」說着，那大丫頭拿過一件半臂來，說：「花園裏風寒露冷，老太太多穿一件衣服去。」崔老太太穿上了衣服，一簇人跟着，走過東屋子來，繞着迴廊，走出月洞門去，翹進東首走廊，打腰門裏走出去。一座五間大廠廳，白石甬道，兩傍種着四株高大桂樹。一輪皓月，從樹頭上直照下來；一簇人站在臺階上，抬着頸子，不住聲的贊着：「好月色也！」一回兒，老太太回過頭去，不見了款郎；衆人四處找尋，又提高了嗓子叫喚。祇聽得款郎遠遠的答應着；後來還是一個老媽子，爬到假山

頂上去找到了。祇見歡郎站在山頂上亭子外面，對着月亮發怔。這亭子高出在圍牆上面，這時張君瑞正伸長了頸子望着；忽見隔牆假山頂上有人行動，把他嚇得忙向樹蔭深的地方躲去。靠牆原有一株桂花樹，橫着枝兒，探出牆來，罩住牆頭；張君瑞一時無可躲避，便躲在那枝兒下面，攀着牆頭望着。可憐他站在牆邊，足足有兩個時辰；站得他腿也酸了，腳也麻了。好不容易，纔見兩個老媽子，抬出一座香案來，擺在當地。兩個小丫頭，又捧着香爐香筒出來，陳設在案上。張君瑞看了，由不得暗暗的念了一聲佛。原來擺香案的這座院子，是貼緊那道粉牆的；張君瑞爬在牆上，分外看得親切。他滿心想守候着小姐出來，在月光下面看一個飽；誰承望呀的一聲，角門開了，裏面擁出一簇人來。五六個丫環老媽子，攙扶着一位老太太，走在前面；後面紅娘扶着小姐，隱隱綽綽的不十分看得清楚。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官人，在一簇人四周圍跳來跳去走着；一霎時他爬上假山頂來，嚇得那老太太喚着「歡郎」。張君瑞心想，這一定是那美人兒的兄弟了。接着聽他們在臺階上說笑了一陣，鶯鶯先走下臺階來，站在庭心裏香案前；抬着臉望一望天空中的月亮，月光直

射到他粉臉上來，照得嬌滴滴越顯紅白。張君瑞心裏一陣癢癢的，禁不住低低的喝了一聲：「妙啊！他面龐兒比先前越法繚繞了。」祇見他羅袖裏伸出玉筍般的纖手來，紅娘站在一旁，遞過一炷香去；鶯鶯正要伸手接時，祇聽得老太太說道：「且慢，這第一炷香，待老身來上罷。」接着，老媽子扶他走下臺階來；鶯鶯從紅娘手裏接過香來，遞過去；老太太雙手擎着，祇聽他低低的說道：「這一炷香，但願我家老相公早陞天界，保佑他兒女，一生福壽雙全。」說着，把香裝上爐子去；大丫頭鋪上氈條，老太太顛巍巍的拜倒身去。衆人靜悄悄的在後面一字兒站着。鶯鶯小姐上去把他母親扶起來，祇見他母親吊下兩掛眼淚來，鶯鶯忙用說話勸慰着；他母親看着他女兒的臉兒，嘆一口氣，說道：「我今生今世已經沒有什麼想要的了，但願你姊弟兩人……」說到這裏，便咽住了喉嚨，說不下去。牆外的那瀟瀟張君瑞，聽到這裏，便輕輕的接下去說道：「老太太，你不用憂愁；你若招我做了女婿，怕你小姐不富貴雙全呢！」這時，那班老媽子丫頭，正七張八嘴的勸着老太太；也沒有人去留心牆外的人聲。停了一回，一羣丫頭老媽子簇擁着老太太，先回屋子去；這裏院子裏，祇

留下了鴛鴦和紅娘兩人。一雙美人，在月光下面照着，不說別的，單說那雙人影兒，也覺得飄飄欲仙。張君瑞抹着鼻子，低低的說道：「這一番够我銷受也！」半晌，聽鴛鴦說道：「紅娘將香來。」紅娘便拿起三炷香，引火點着了，一炷一炷的遞給小姐。張君瑞肚子裏想道：「我聽他祝告甚麼？」鴛鴦接過第一炷香來，低低的說道：「此一炷香，願亡過父親，早生天界。」第二炷香說道：「此一炷香，願中堂老母，百年長壽。」第三炷香說道：「此一炷香，願……」鴛鴦說到這裏，便頓住了說不下去；紅娘在一傍，說道：「小姐，怎麼不作聲兒了？」紅娘替小姐禱告了罷：「此一炷香，願崔家鴛鴦小姐，配得姐夫，冠世才學，狀元及第，風流人物，溫柔性格，與小姐百年成對波。」鴛鴦聽了，微微一笑，添上香，拜着。嘴裏低低的說道：「世間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一拜中。」說罷，不禁長嘆了一聲。張君瑞悄悄的說道：「好一個鴛鴦小姐的名兒！你生長在富貴人家，又長得這副俊臉，心中還有什麼不足？却發出這一聲長嘆來。哦！我知道了。莫非小姐自從那天和我見了一面，心中便有所感？我雖比不上司馬相如，小姐你莫非倒是一位卓文君麼？待我提高了嗓子，



唱一首詩出來，傳到他耳朵裏，看他說甚的。」他便略略想了一回，唱着第一句道：「月色溶溶夜！」留心看時，那鶯鶯聽牆外有人吟詩，他起初便想移動小腳兒，躲避進去；忽然他又停住了腳，側着耳朵，好似在那裏留心聽他第二句。張君瑞便念着第二句道：「花陰寂寂春！」鶯鶯聽了，便低下頭去。張君瑞暗暗的說一句：「有意思了！」便接着吟第三第四句道：「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小姐聽完了詩，把一個手指抵着牙兒，在那裏微微的點着頭。紅娘聽得了，便拉着鶯鶯的袖子，低低的說道：「這聲音，便是那二十三歲不會娶妻的那個傻角呢。」鶯鶯忙拿手握住紅娘的嘴，說道：「放低聲些。女孩兒家嘴沒遮攔，給人聽見了笑話。」紅娘說道：「他知道笑我，他也不傻了。」鶯鶯低低的說道：「這人兒不知是做什麼的？一個人在客地裏，又是冷清清的住在廟裏；難道他真是傻的嗎？可是聽那法本說來，他願意拿五千個錢出來，帶上一分齋，超度他死去的爹娘；這個人倒也算有點兒孝心的呢！」祇聽得紅娘鼻管裏一聲冷笑，說道：「小姐莫中他這個鬼計；他那裏是有什麼孝心，他借着這供齋的名兒，原是要混在裏面看小姐呢。小姐不信，

你看那天在前院遇到我們的時候，一雙鶉伶伶的眼珠，死釘住在小姐身上；那種賊腔，真叫人看不上眼！」張君瑞聽到這裏，心中暗暗的說道：「這番壞了！他罵得我這樣刻毒，他又一句話說破了我的心事，真是一個聰明乖刁的女孩兒！若不打通了這一重關節，我的事體，便全毀了。」他正想着，祇聽得鶯鶯小姐又說道：「這些閒話，我們也不用去說他；祇是今夜這一片好月色，却不可不做一首詩，贊嘆他一番。」紅娘聽了，忙說道：「小姐莫做詩；若給那傻角聽了去，又錯認做小姐在這裏和他的詩，够他三天三夜想不完的了。」鶯鶯聽了，說道：「這怕什麼？做詩這件事體，是出乎人心的自然。人心裏有了感慨，便做一首詩，說說自己的心事，是不能够勉強禁止的，也是和別人不相干的。若給那人聽得了，也可以叫他知道我的身分，不是平常女子，可以拿一首詩幾個字引誘得動的。」張君瑞聽了他的話，不覺在隔牆兒顛着頭。悄悄的贊嘆道：「好一個多情明理的小姐！」正想時，忽聽得鶯鶯在那壁廂嬌聲吟着道：「蘭闥深寂寞！」張君瑞暗暗的說道：「可憐！」又聽他吟着第二句道：「無計度芳春！」張君瑞輕輕的拍着手，說道：「原來小姐和我是同

病的。」這時鶯鶯又接着吟那第三第四句道：「料得高吟者，應憐長嘆人。」張君瑞說道：「是好應酬得快也呵！」他禁不住從樹枝下露出臉兒來，隔着牆兒，對鶯鶯說道：「小姐和得好清新的句子也呵！」鶯鶯冷不防牆頭上攢出一個人來，倒把他嚇了一跳。忙避過臉兒去，擎起衣袖兒，遮着羞。紅娘一邊上去扶住了他小姐，轉身向屋裏走去；一邊回過臉兒來，喝道：「哇！什麼地方來的野男人？半夜裏偷看着相府小姐，明天告訴老太，送到河中府衙門裏去一頓拷打，看你這賊秀才！還偷看人官眷不看呢？」張君瑞這時，也顧不得紅娘辱罵他；他提高了嗓子，接着說道：「小姐啊！你臉上長得這樣勾人魂靈的顏色，還當得起你肚子裏那樣出人頭地的聰明！你把我的新詩和得這麼快，你詩裏面一個一個字兒，在那裏告訴我你心裏的事體；我也一個一個字聽在耳朵裏，記在心窩裏……那詩裏的語句又輕，音律又清，你的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鶯鶯……你若和我說得投機；我便和你隔着牆兒，酬和到天明；這真叫做惺惺惜惺惺呢。」他一個人絮絮滔滔的說着，那小姐却轉過側門，往前面走廊下走進去。

張君瑞忽然拍着自己的腦袋，說道：「張君瑞

張君瑞！你怎麼聰明一世，矚矚一時呢？小姐詩裏的意思，明明說也在那裏想着我，我便攆將過去，看他怎麼一個發付？」他想着，便一手拽起羅衫，要想跨過牆去。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拚陪着笑臉，低聲下氣的將小姐央求，祇求那不做美的紅娘，不要打斷我們的好事。你可知道我是依了小姐的吩咐來的呢？」他一邊說着，一邊爬在牆頭上；耳中祇聽得那月洞門兒砰的一聲，張君瑞說道：「啊喲！他已經把門兒關上了！」這時花園中靜悄悄的，祇有那睡在樹枝兒上的雀兒，被關門的聲音驚醒了；忒楞楞的扇着翅膀，飛向別的樹枝上去。那樹梢兒被風吹着，一搖一擺的，自己看着自己的影子。花朵兒上亮晶晶的掛着露珠，柳葉兒上白茫茫的罩着霧氣。一片冷月，照在空階上，那青苔越法綠得可憐。

張君瑞到了此時，肚子裏懊喪到萬分。照他的心意兒，直欲追到他繡房裏去，低低的問他的心事，他也低低的答應着。但是小姐無緣，小生薄命，便是見了面，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得的。他想到這裏，便垂頭喪氣的走下假山來，回到房門口，站在廊下，抬起頭來，祇見天上幾點北斗星，橫着一道淡淡的白雲。微風遇處，那芭蕉葉兒，簌簌的動着；竹葉梢兒，噯

嗎的響着，好似在那裏安慰他。張君瑞微微的嘆一口氣，說道：「誰想到今夜依舊是這樣冷靜的下梢？」小姐小姐！你果然不肯睬我，我也沒有法想。但是你那天見了我，又何須在眉眼兒上向我傳情哈哈！你便不說，我也知道你的心事了……祇是今天夜裏，叫那睡覺怎生到得我眼裏來啊？」他走進屋子去，祇見一盞綠沉沉的燈火，一張冷清清的牀鋪；看上去好似遭遇火災以後的破廟，祇有他一個人在那裏憑吊着。他走到牀前，回身又走到書案邊，隨手拉過一本書來翻着。他眼睛雖注射在書面上，他心裏恍恍惚惚的，好似已經追到小姐房門口；和他兩人肩並肩兒，靜悄悄的站在廊下。一陣冷風，從紙窗眼兒裏吹進來，吹在他臉上；把他的魂靈，又從小姑娘裏吹回來，吹到他腔子裏。睜眼看時，依舊一個人冷清清的坐在書案前面。耳中祇聽得隔房琴童的鼾聲，和那遠遠更樓上打着的更鼓聲音；一蹩一蹩的接應着。張君瑞身上一陣寒噤，纔覺得腿酸，腰痛，腿乾，舌燥；便丟下書本兒，說道：「罷罷！」起到牀前去，倒身便睡。他也不脫衣，也不蓋被；翻騰了半晌，總是不能够睡熟。他心想：我若有一天和他在花柳深處，雲兒霧兒做着屏障，靜悄悄夜深的時候，

並肩兒站着，唧唧噥噥的說着許多恩情說話；又翻着山一般高海一般深的咒兒。睡在一被兒，做着風流事體；享着一生一世的艷福，結着這個美滿婚姻。到那時，我兩個人便有許多說不出的快活了。接着，他又想起今天夜裏隔着牆兒和詩的情形；他便快活得跳起來。說道：「這一件好事，算是今天夜裏說定的了；這兩首詩，分明大家交換做着憑據。」張君瑞吓，張君瑞！你好造化也！以後可再不用孤單單的一個人，在房裏癡想，在夢中空尋了，他既然心兒裏肯了，我只索破些工夫，天天到碧桃花樹兒下面等候着他便了。」

鬧齋

張生唱：

「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

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

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

侯門不許老僧敲，紗窗也沒有紅娘報；

我是饒眼腦，見他時要看個十分飽！

張生拜佛唱：

惟願存在人間的壽高，亡過的天上逍遙。

我真正爲先靈禮三寶，再焚香暗中禱告：

「只願紅娘休劣，夫人休覺，犬兒休惡；」

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

「我只道玉天仙離碧霄，原來可意種來清醮；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西廂

你看，檀口點櫻桃，粉鼻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  
妖嬈！滿面兒堆着俏，苗條！一團兒真是嬌。——

大師年紀老，高座上也疑眺；

舉名的班首真呆儂，將法聰頭故磬敲！

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沒顛沒倒勝似關元宵；

稔色人兒，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人將淚眼偷瞧。——

着小生心癢難撓！

哭聲兒似鶯轉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

大師難學，把個慈悲臉兒蒙着；

點燭的頭陀，可惱！燒香的行者，堪焦！

燭影紅搖，香霧雲飄，貪看鶯鶯，燭滅香消。

！我情引眉梢，心緒他知道；



他！愁種心苗，情思我猜着。

暢懊惱，響璫瑤，雲板敲；

行者又囑，沙彌又哨，你須不奪人之好——

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勞攘了一宵；月兒早沉，鐘兒早响，雞兒早叫。

玉人兒歸去得疾，好事兒收拾得早！

道場散了！酪子裏各回家，葫蘆已倒曉！

\* \* \* \* \*

到了二月十五這一天，普救寺裏，鼓鈸震天，燈旛遍地；一色素綵，直紮到山門外。引動

得那班閒看的人，擠在山門外探頭探腦。那山門口臺階上，站着十六個挺胸疊肚的親兵；

手裏各各擎着簾條，威風凜凜的把守住門口。大家看了害怕，却沒有一個人敢闖進去。

率僅一早跑在殿上，看得他頭暈眼花；一霎時跑到山門外去，一霎時趕到大殿上去。停了  
一回，祇見丫頭老媽子一大簇，圍着一位白髮老太太，原來便是崔老夫人。法本忙搶出殿  
來迎接；走進佛堂去，拜過了三寶。祇見眼前九十二個大和尚：穿着一色黃澄澄的袈裟，各  
各手裏拿着法器，打得震天價響；嘴裏念着經卷；從殿口一直到佛座前，五六排香案，許多和  
尚輪換着；前排起來，後排跪倒，在那裏禮拜。法本和尚恭恭敬敬的站在老太太跟前，說些  
閒話；又說：「寺裏觀音大士是十分有靈驗的；三年前，東關上發大水。早幾天，那關上住的  
百姓，夢見大士來吩咐：『他們趕快逃難！』那百姓們統統逃到我們寺裏來。到了第二  
天，果然山水大發，屋子被水冲倒的，不知道有多少，到底不會淹死一個人；後來他們想起菩  
薩的好處，便一齊到菩薩跟前來許願。也有替菩薩換袍的，也有掛幡的，也有上匾的，也有  
許下燈油的。」老太太聽了，忙問：「這幾件事體，什麼東西功德最大？」法本說道：「最  
大的功德，要算是許燈油了。在菩薩跟前許下了燈油，天天點着琉璃燈，不但是菩薩得到  
好處，便是自己做人也光明，跑來跑去沒有鬼怪欺侮，死去也不入黑暗地獄了。」老太太

說：『要多少油？讓我也點點。』法本說道：『阿彌陀佛！老太太是一個大護法，得到的好處也多了；老太太倘然高興，每天點上五斤八斤油，也都使得。』老太太聽了，說道：『既是這樣，我也每天點上五斤罷。』說着，便出了大殿，趲進西院子的觀音殿去；祇見十多個老太婆，圍圍坐着一桌，在那裏念佛。見了老太太，大家一齊站起來，嘴裏喚着：『老菩薩！』法本說道：『他們都是貧僧的徒弟，今天聽說老太太做法事，貧僧特意喚他們來幫着做些功德。』老太太聽了，忙說道：『阿彌陀佛！要姊妹們這樣費心，叫老身如何擔當得起？』說着，回過頭去，對管家婆說道：『吩咐賬房去：快開十四張米票來；要一張一斗的，』送給這幾位姊妹的，每一位一張，也算略表我的謝意。』話不曾說完，祇聽得許多老太婆轟雷也似的說了一聲『謝謝！』裏面有一個姓徐的老太婆，人人喚他三奶奶的；在他同伴中，算他的一張嘴最來得了。他要在崔老太太跟前賣弄賣弄，便一手撮着念珠，觀着眼，走上前來；一邊念着佛號，一邊說道：『阿彌陀佛！……這樣大富大貴的老菩薩，我活了五六十歲年紀，也不會看見過；今天我也是前世修來的，得和老菩薩會會面。可不要錯過，我可要

細細的看一看佛面呢。阿彌陀佛……啊！可了不得！老菩薩這大年紀，望去好似十七八歲的美人兒呢！你看彎彎的眉兒，紅紅的唇兒，白玉也似的臉兒，脂油也似的手兒，阿彌陀佛……老菩薩長得這樣標緻，不知道那哥兒姐兒，長得怎麼樣得人意見呢？阿彌陀佛……」  
崔老太太笑吟吟的，一任他看着。聽他說到這裏，便笑着說道：「老身有一個哥兒，一個姐兒。不知姊姊家裏可有哥兒姐兒沒有？」那徐老太太正要回答話，祇見一個姓方的老太太，搶上前來說道：「三奶奶，也讓我來會會老菩薩。」說着，把個身體橫在前面，對崔老太太說道：「我家裏也有一個哥兒，名叫阿牛，阿彌陀佛……他年紀小的時候，和我真親熱呢！阿彌陀佛……天天和我一牀兒睡，一桌兒吃，阿彌陀佛……上街去也跟着，下田去也跟着。阿彌陀佛……他到十六歲的年紀，也還常常倒在我懷呢！阿彌陀佛……」說着，回過身來，撲撲那姓徐的老太太。姓徐的急急推開他，嘴裏笑罵道：「臭婆娘，我不是你的兒子，怎麼討我的便宜？」忽聽得那姓方的發了一聲長嘆，兩眼吊下淚來，一邊抹着眼睛，一邊說道：「唉！如今不能夠了。」他又帶哭念了一句「阿彌陀佛！」接

鄉說道：「都是那天殺的娼根！自從他到我家來了，便把我兒子的一顆心，活活的搶了過去。阿彌陀佛……真是俗話說的「討進了媳婦，賣去了兒子」。阿彌陀佛……他們兩口兒，如今一牀兒睡，一桌兒吃，把我丟在冷壁角裏，眼角兒也不覷我一覷。阿彌陀佛……可憐！我是三十幾歲上死了丈夫的，如今我要抱他一抱，也不能了。眼看着那娼根抱着他，撇下了我一個人孤單單的，好不難受。阿彌陀佛……啊唷！我的天吓……我的狠心短命的老公呀……」他說到這裏，竟忘其所以，放聲大哭起來。法本忙上前來喝住。老太太看了，禁不住好笑起來，便叫法本不用攔住他，說：「和他們談談，很是有味兒的。」接着，一姓駱的老太太婆走上前來，和姓徐的扶着那姓方的去坐在桌傍；兩人又回過身來，走到崔老太太跟前。這姓駱的指手劃腳的說道：「老菩薩，你也不要怪我，那方家姊妹，我和他是鄰舍，眼看着他嘔媳婦的氣。真是若沒有兩個鼻管，要活活氣死的呢……老菩薩，你家裏也有一個哥兒，可要小心呢！將來若給他說媳婦，總得親自去打聽。要那女孩兒臉面兒端正，性格兒溫存……」他說到這裏，忽然掀着鼻子，嗤的一笑，說道：「不是我自己誇

嘴，像我家這個秀姑娘，長得模樣兒又好，性格兒又好。我做娘的吩咐他說話，他沒有一樣不依的。我的臉嘴，雖長得沒有什麼好處；可是我那鄰舍人家的叔叔伯伯，人人都稱我是半截觀音呢。」他說到觀音兩字，又想到怕觸犯了菩薩，忙急急的念了幾句佛。接着又說道：「若講到我家秀姑娘的臉兒，却還要強過我十倍；真是一指彈得破的臉兒，風擺楊柳似的腰兒，嬌滴滴的喉嚨，有一天，他坐在屋子裏閒得沒有事體做，唱那一隻「燕子飛」的山歌給我聽。這聲音的嬌脆，便是老太婆聽了，也要被他鉤了魂靈去呢！正唱得高興，城裏王相公家的賬房先生來收租，給他聽了去。隔了幾天，那王家太太便打發賬房先生來說媒，說給他家第三個公子做媳婦去。祇因我家秀姑，算命先生說他有狀元夫人的命；聽說那王家三公子，不很歡喜讀書，所以不曾許得。如今老菩薩家裏的哥兒，將來一定是一位狀元！我和老菩薩不如攀一門子親罷……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說到這裏，祇惹崔老太太不答應他的親事，便急急念着佛，是遮蓋遮蓋的意思。崔老太太身後站着的大丫頭，聽得不耐煩起來，便說道：「我勸媽媽少煩心罷！堂堂相國府裏，怎麼的也不肯

要你那唱山歌的姑娘去做媳婦的。」  
崔老太太聽了，忙喝住他。又對那老太太說道：

「我也願意和你們鄉下人家結一門子親眷；祇是我家的哥兒年紀太小呢……這麼辦罷；過幾天姊姊帶你那秀姑娘到我家來看看，若我歡喜，我便收他做一個乾女兒罷。」這姓駱的老太太聽了，忙說：「不敢當！不敢當！」這時有一個姓傅的老太太，坐在桌傍，看着那駱老太太爬上高枝兒去了，心裏有一點酸溜溜吃他醋的意思。忙也搶上前去，伸手拉着崔老太太的袖子，正要說話，冷不防一個老媽子，伸過手來，把袖子奪去。冷冷的說道：「有話好好的說，拉拉扯扯的，算什麼！」傅老太太抹了一鼻子灰，紫漲着臉皮說不出話來。這個當兒，又走上一個姓卜的老太太來，他是一個有嘴吃病的，越是性急，越是吃得利害。他擰大了一張嘴，說道：「讓我我我……來替你你你……家家小姐姐！說一家婆婆！家罷……」他一句話不曾說完，早說得他氣急聲嘶，滿嘴的涎沫，向四處飛開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那管家婆笑着說道：「媽媽竟不用替我家小姐說婆家，當心說壞了你的嘴巴！」  
一句話，又說得衆人大笑起來。接着，又有那姓卜的，姓姚的，姓烏的，幾個老

太婆，走上前來，把個崔老太太團團圍定。七張八嘴的，也有說他好福氣的，也有說他好品貌的；噪刮得人耳朵也聾了。崔老太太離開了一羣老太婆，走出觀音殿來；那姓駱的老太婆，祇因崔老太太有收他女兒做乾女兒的話，便覺得自己的身價抬高起來；他同伴也搶着喚他駱太太，不敢稱他姊姊了。這裏法本，請崔老太太去客廳裏坐地；那座客廳，蓋造得十分宏敞。院子裏兩株梧桐樹，直挺挺的穿出在屋簷上面。白石臺階上打掃得不見半點灰塵，走廊前掛着一色的湘妃竹簾，垂下地來。老媽子上去打起簾子，崔老太太走進堂屋裏去；祇見滿屋子排列着黑油油紫檀木做成的高大桌椅，四壁掛着名人字畫。堂屋兩傍，是兩間套房；左面房裏列着十錦書架，博古花櫥；書桌上供着一大盆佛手，是男客們休息的地方。右面房裏，排列着粧臺衣櫥，繡幙文簾；粧臺上燒着一爐卍字檀香，是女客們休息的地方。崔老太太走進房來，大丫頭在大椅子上鋪上坐褥，崔老太太坐下。老媽子送上參湯，兩個小沙彌，捧着果盤，站在房門外面；老媽子接進房去，崔老太太隨便吃些。在椅子上躺着養養神。忽聽廊下老媽子，一疊連聲嚷着：「哥兒來了！」祇見門簾一動，跳進一個



歡郎來扭股糖兒似的，倒在他母親懷裏。崔老太太一手替他理着頭髮，看他身上穿着素縷子繡銀絲兒的箭衣，腳上套着一雙小巧的粉底靴兒，頭上戴着一頂紫金冠，短髮齊眉，越法顯得面如滿月，唇若塗脂。崔老太太問道：「你姊姊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見出來？」歡郎說道：「姊姊今天替我打扮着，忙了一早半天，打發我出來了，他自己再打扮呢。」說着，那法本在房門外喚着哥兒；崔老太太推他出去。停了一回，歡郎手裏捧着一個大佛手進來。說：「是師父給的。」崔老太太說道：「你姊姊最歡喜這個鮮佛手，快替他留下了罷。」歡郎聽說，忙去供在粧臺上面。大丫頭送上一碗燕窩來，歡郎捧着碗，走到他母親跟前，兜一瓢送進他母親嘴裏去，又兜一瓢自己吃着。傍邊站着的老媽子，笑着說道：「真孝順的哥兒！」他母子兩人，把一碗粥分着吃完了；法本和尙在房門外說：「外面上供了，請哥兒上香去。」崔老太太接着說道：「好兒子！你快跟着老師父上香去，我等你姊姊隨後一塊兒便來。」又吩咐兩個老媽子，「跟着哥兒出去，好好的看顧着，當心給大鐘大鼓嚇了。」兩個老媽子一邊答應着，一邊跟着歡郎出去。法本和尙走在前面，看看走到

西院子門口，祇見一簇老太婆，遠遠的跟着他鶯鶯姊姊，走進門來；紅娘扶着他小姐，走在前面，後面許多老太婆，交頭結耳唧唧噥噥的贊嘆着。祇聽得他們低低的說道：「真是一位女天仙呢！」

法本見了，忙側過身體讓在一邊。嘴裏喚着「小姐」說：「老太太在客廳裡等着呢。」鶯鶯略略點着頭兒，歡郎搶上前來，說道：「姊姊快到客廳裏去，老師父給我的這樣大的一個鮮佛手，我給姊姊留着呢。」鶯鶯聽了，低低的啞了一聲，說道：「這樣醜的東西，誰要他來。」

歡郎見他姊姊不快活，便自願自出去了。這裏崔老太太見了鶯鶯，向他臉兒上一看，見他臉兒淡白，越法好似白玉琢成的一般了。崔老太太忙拉着他女兒的手，說道：「姐兒的臉色，怎麼清減了許多呢？」紅娘在一旁，也接着說道：「這幾天小姐不知怎的，茶飯也懶怠得吃，夜裏也睡得不十分甜，怕是感冒了什麼呢？」

鶯鶯說道：「沒有什麼感冒的。」老太太說道：「哦！想起來了；怕是這幾天燒夜香，受了風寒呢。」

鶯鶯聽了，心裏怦怦的跳起來，忙轉過臉兒去，望着院子裏。嘴裏說道：「沒有的事，過幾天便好了。母親放心罷。」

老太太回過頭去，對管家婆說道：「吩咐賬房裏，打發人到城

裏去，請大夫明天來。」騰騰姐兒的病罷。」說着，歡郎打發老媽子來請老太太和小姐上香去。兩個大丫頭扶着老太太，紅娘扶着小姐，慢慢的出去。走到大殿上，上過了香，老太太站在廊下閒看，祇見山門外人山人海，擠滿了門口。老太太便記起那齋僧的事體，和許人帶齋兒上香的事體，便喚人去請法本來問時，法本說道：「老太太吩咐的話，老僧怎敢怠慢；祇因人多氣雜，怕薰壞了哥兒姐兒。」待老太太上過了齋，再放他們進來上齋呢。」

張君瑞自從那夜隔牆兒見過鶯鶯以後，心裏越法恍恍惚惚的，搔不着癢處。到了第二夜，他打扮齊整，正要爬上假山去，忽見那法本和尚走來，說道：「相公一個人在院子裏悶得慌，老僧和相公下一局圍棋消遣這個。」張君瑞聽了，心下雖不願意，苦得又不便回絕他，祇得回進書房，兩人對局起來。一個心中有事，一個心中無事，張君瑞一連輸了幾盤，法本見自己贏了，越法高興起來，鬪着他再下幾局，直到月落參橫，纔告辭出去。張君瑞急急爬上牆去一看，見香案上空燒着三炷香，望去烟柳模糊，那扇月洞門早已閉得靜悄悄，不

見那美人影兒了。張君瑞禁不住罵了幾聲：「賊禿！」回到房裏去，儘自嘆氣。回心一想：「明天便是二月十五了，我也不爭得這一夜；待我打扮起來，拚得一夜不睡覺，明天去把我那鶯鶯姐姐看一個飽。」他想到這裏，便快活得跳起來；去打開衣箱，揀幾件繚繚的衣衫鞋帽，穿戴起來。又把薰籠裏燻着的熱水，倒出來，重復再梳洗一回；拿鏡子從上照到下，看不出半點毛病來，心裏自是快活。又想到明天在大殿上，若見了那美人兒，我便上去向他深深一揖，親親熱熱的喚他一聲：「姐姐。」他便斜擲着玉肩兒，回我一禮。我那時睜大了兩隻眼珠，打點着從他的雲鬢兒看起；眉兒，眼兒，鼻兒，腮兒，嘴兒，頸兒，肩兒，手兒，腰兒，衫兒，裙兒，直看到小脚兒；細細的看，牢牢的記着。到得沒人的時候，一樣一樣的想着。我那時便低低的對他說道：「姐姐和得好清新的詩也。」祇見他粉腮兒上罩着一片紅雲，襯着珠唇，盈盈一笑，溜過眼光來，向我看上一眼，接着低低的一聲啞：「妙呀！」張君瑞想到這裏，祇聽得遠遠的喔喔一聲雞啼；抬頭看時，祇見得窗上一片白光。張君瑞說道：「好了！好了！挨過了一夜，今天真是二月十五日了。哈哈！二月十五，二月十五！你也有挨

到的這一天嗎……那鶯鶯姐姐在佛殿上等久了，待我作速去也。」他自言自語的一邊開着房門，開着院子門出去，急匆匆的抄過游廊，走上臺階，抬起頭來一看，那殿上的隔門，還關得緊騰騰的；耳中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兒。他走下臺階，站在甬道上，抬起臉來，見天上一輪淡淡的月兒，掛在西面的樹梢頭；東面幾朵紅雲，微微的射出一片白光來，照在殿脊子琉璃瓦上。一陣冷風，吹在身上，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張君瑞說道：「早呢，待我回房再等去。」他懶洋洋的，回到自己房裏，見了那榻兒，撐不住兩眼朦朧起來，一倒身睡在牀上，那魂靈虛飄飄的飛到黑甜鄉裏去了。耳中祇聽得鑼鼓齊鳴，他原想跳起來，祇是那腦袋重沉沉的，抬不起來；由不得他做主，便閉上眼，睡熟了。直到琴童在殿上游玩飽了，趕到他相公房裏，拍着桌子，滿屋子跳着嚷着道：「這可了不得！這可了不得！」把個張君瑞直從夢裏驚醒過來，看看一片太陽光，照進屋子來；忙跳下地來，嘴裏也連連嚷着：「這可了不得！這可了不得！」看看琴童，還在那裏亂跳亂嚷。張君瑞上前去，拉住他，問他：「見了什麼？」琴童向他相公呆呆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又嚷道：「這可了不得！」

這可了不得！張君瑞生氣，伸手要打他；琴童纔說道：「相公快看美人兒去！那崔家小姐，不說別的，單說他那張臉兒，白嫩得和脂油一般。襯着縞素的衣衫，真好似一個玉人兒呢！」說完了，又滿屋子嚷起來跳起來。張君瑞便撇了他，急急走出院子去；祇見香烟繚繞，鐘鼓鏗鏘，另自一番莊嚴的氣像。走上殿去，法本接着；張君瑞請了三炷香燒着，上了香，拜倒在佛座前；他嘴裏低低的禱告着，說道：「我張君瑞，路過河中，在普救寺裏，帶得一分齋兒，超薦我死過的父母；祇願菩薩保佑，那活在世上的人長生不老，死去陰世的人快樂逍遙。我再虔心禱告那上面坐着的三寶：「祇求菩薩看我這一點痴情，保佑那紅娘姐放軟些心腸，不要作難我們的好事；那老太太糊塗些心腸，不要打破我們的好事；那看門的小狗兒，好的睡覺，不要見人亂叫。菩薩啊！菩薩啊！你保佑我和那美人兒，成就了幽期密約的好事。」」法本站在他身後，祇見他爬在地下，禱告個不休；便上去說道：「相公不用禱告了；相公有這一點孝心，菩薩總保佑你將來狀元及第呢。」張君瑞從拜墊上爬了起來，四面一看，卻不見他那心上的人兒。法本說道：「待老僧領相公見崔相國夫人去；若老未

太問時呵，只說是「老僧的親戚。」張君瑞點着頭兒，跟着走出大殿來；祇見廊下一簇丫頭老媽子，圍住了一位老太太。那美人兒也站在老太太身後，一隻玉笋兒似的手，搭在紅娘的肩頭上。他母女二人，正抬着頸子，向山門外望着；祇見法本走上前來，彎着腰，說道：「老僧有一句話，敬稟夫人：『從前說的那個秀才，原是敝親；他上京去趕考，路過此地，祇因父母亡後，無可相報，央老僧帶一分齋。現在殿上上香，老僧意欲帶他來見見夫人，恐夫人見責。』」老太太聽了，笑着說道：「追薦父母，有何見責？請來見嚙。」法本回過頭來，向張君瑞看了一眼；張君瑞見了，忙搶上前去，見了崔老太太，作下揖去，偷眼從地面上向老太太裙幅兒後面看去；祇見鶯鶯的一雙小腳，軟貼在地上，輕輕的在那裏移動。待到他抬起身來，那鶯鶯已經轉過臉兒去，低低的對紅娘說道：「嚙到佛殿上去游玩一番者。」說着，紅娘扶着他先自避開去了。這裏崔老太太向張君瑞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說道：「好清秀的秀才！不知道官人上姓？」張君瑞見問，便說道：「小生姓張，名珙，字瑞君，本貫西洛人。」崔老太太聽說，不覺怔了一怔，說道：「西洛地方，有一位張世祥相公，官人可

認識麼？」張君瑞聽了，也不覺怔了一怔，便轉問道：「可是從前拜過禮部尚書的麼？」

崔老太太點着頭兒，說道：「正是。」張君瑞說道：「那便是先父，不知太夫人爲何見問？」

崔老太太聽了，臉上不覺露出詫異的神色來，又問道：「你母親姓什麼？」張君瑞說道：「先母姓鄭。」

說起先母，真是苦呢！小生出世三個月，我母親便死了。如今小生雖常常想着母親，可是母親的容貌，我做兒子的却記不清楚了。」

崔老太太聽了，卻吊下眼淚來，說道：「我和你的母親，雖是叔伯姊妹，在家裏的時候，却最是要好。有時他到我家裏來，有時我到他家裏去，兩個人有說有笑，同牀兒睡着，同桌兒吃着，衣裙鞋帽也替換穿戴着。到後來，我嫁給崔家，他也嫁了你父親；兩邊慢慢的疎遠了。誰承望他年紀輕輕，便因生產死了。我那時祇聽得說他生了一個男孩兒，却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了。」

張君瑞聽得了，忙又拜下地去，嘴裏稱着：「姨母。」

說道：「姪兒該死！姨母住在此地，却不曾來請安，祇因先父在日，生成冷淡的性格兒；姨丈在朝拜相，先父已經告老回鄉了。所以姪兒始終不會見得姨丈姨母一面，還求姨母饒恕。」

崔老太太笑吟吟的，上前來拉着張君瑞的手，看着



他的臉兒，說道：「我如今見了賢姪的臉兒，彷彿又記起我家妹妹的面貌來了。」文問：「今年多少年紀？可曾娶得妻房？」張君瑞便說：「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祇因切志功名，還不曾娶得妻子。」崔老太太點頭稱贊道：「到底好人家子孫有志氣呢！」正談着，祇見一個老媽子來請：「老太太回客廳去說：「哥兒請呢。」」崔老太太聽了，便扶在大丫頭肩上，走去；一邊回過頭來，對張君瑞說道：「賢姪得空兒，請到客廳裏來坐地；彼此一家人，談談家常事體呢。」張君瑞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是」，回過頭去，四下裏留心看着鶯鶯。却見鶯鶯和紅娘兩人，遠遠的在甬道上走着；張君瑞想拔起腳來追上前去，回心又想到「給傍人看見了不雅；我和他既是姨表兄妹了，怕以後沒有相見的日子麼，我不如在大殿上守候着罷。」張君瑞回身走進殿去，這裏鶯鶯和紅娘閒逛着，走過四金剛殿；看到了山門口，祇見門外老的，少的，村的，僧的，擠滿了許多人。也有叫賣小食的人，也有耍猴兒變戲法哄人的。鶯鶯小姐生長在閨房裏，不曾見過這鬧熱市場，不覺站住了，遠遠的在門裏看着。引得山門外那班看熱鬧得人，看耍猴兒也不看了，看變戲法也不看

了；一齊擁到山門口，向裏面張望着。七張八嘴的說着，有的說：『普救寺裏活觀音出現了！』有的說：『好一個和天仙似的美人兒！』有的說：『和尚廟裏藏着這樣一個迷人的妖精，怕不叫裏面的和尚個個犯起相思病來呢！』那耍猴兒看見了鴛鴦，籬也忘記敲了；變戲法的看見了鴛鴦，戲法兒也變不出來了；賣小食兒的看見了鴛鴦，也忘了看管他擔兒上的食物，卻被那頑皮小孩，覷他不防頭，悄悄的上前來偷去吃了。裏面却有幾個是關上營裏的兵勇；他們元帥死了，一時裏沒有人管束，便膽大妄爲。這幾天在四鄉地方，強搶硬除，也沒有人敢去得罪他。今天他們到普救寺來游玩，原想闖進寺裏去；祇見寺門口有十六個親兵把守着，心中却也有三分懼憚。現在見了鴛鴦小姐，他們便忍耐不住；看看那把門的親兵，個個轉過臉去兩隻眼睛死釘住鴛鴦身上；却不曾留神外面跳進七八個大漢來。嘴裏嚷道：『搶他去，做一個壓寨夫人！』說着，直向鴛鴦小姐撲來。把個鴛鴦嚇得珠唇失色，急急向紅娘懷裏躲去。虧得那親兵眼快，趕上前去攔住；兩下厮打起來。裏面相府的家人們聽得了，也趕出來帮着捉人。誰知這時山門外又搶進五六個大漢來，捉對兒厮

打。法本忙吩咐：「關起殿門來。」祇聽得一片吆喝吵嚷的聲音。正打得熱鬧，祇聽得山門外有打鑼喝道的聲音；原來河中府合城的文武官員，打聽得崔相國在普救寺做法事，便各各約會了，擺着道子來拜祭。那頂馬走到山門口，看了這情形，忙回身轉去，稟明他老爺。河中府知府官，坐在轎子裏，聽家人說完了話，便喝一聲：「抓！」便有二十多個親兵，搶進廟去，幫着廝打；不一回，捉住了十一個強徒。知府官吩咐：「送到牢監裏去拷釘起來。」一面帶着五六個官員，走進廟來；早有相府家人，搶在前面去通報崔老太太。崔老太太正因他女兒受了驚嚇，鶯鶯小姐撲在他母親懷裏哭訴着；崔老太太一面勸慰着；忽聽得家人來通報：「河中府文武各官來拜祭。」慌得他手足無措，想起歡郎年紀還小，懂不得應酬；家裏又沒有別個男丁照顧賓客；想起他丈夫死了不多幾年，家裏便蕭條得這個樣兒，由不得淌下眼淚來。忽然想起了張君瑞，雖說和他初次見面，却也算得至親，便吩咐兩個家人：「伴着哥兒出去見客；有什麼規矩說話不懂的地方，請那張家表哥兒幫着他招呼招呼。」那家人聽了怔了一怔，忙問：「誰是張家的表相公？」有一個老媽子在一傍說道：「便是

住在那花園牆外的書齋子。」崔老太太忙喝道：「什麼書齋子！」那兩個家人，纔忍着笑出去；不一回，張君瑞陪着五六個官員，走進了客廳來。法本和和尚和歡郎，也在一傍陪着談些應酬說話。那河中府知府，姓魯，名守仁，原是個兩榜出身，生平十分歡喜結交文人。和張君瑞談了幾句，便慢慢的談得入港；張君瑞說起白樂天，張籍，范巨原，一班朋友，他也有幾個認識。兩人慢慢的談到詩詞上面，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長談起來。裏面鶯鶯小姐，側着耳朵靜聽；聽得得神的地方，便也不知不覺點着頭兒。停了一回，家人來報：「知府太太知縣太太來了。」張君瑞聽了，忙把幾位官員，邀進左首套房裏坐地；法本捧上棋盤來，張君瑞和魯知府對局起來。那知縣同知守備幾個官員，站在兩傍看着。那壁廂崔老太太，帶着鶯鶯小姐出去；把兩位官太太迎接進來，在右首套房裏坐地。看看看到吃午飯時候，小沙彌搬上杯盤酒菜來；張君瑞陪着吃過了酒，魯知府和那班官員，都站起來告辭回去，張君瑞和歡郎送到山門口。那法聰和和尚，正押着幾個和尙，在那裏施送米粟；幾百個窮人，個個伸長了臂膀來接。歡郎看着，一霎時都分完了。法聰和和尚回過頭來，對歡郎說道：「請哥兒齋

僧去。」歡郎聽了，說道：「我問母親去。」兩個家人陪着，到客廳裏；歡郎進房去，把齋僧的事體，對他母親說了。崔老太太吩咐家人：「好生看着，不要嚇壞了哥兒；我陪着幾位太太，隨後來也。」歡郎一邊答應着，一邊出去。這裏崔老太太，邀着四位官太太，看齋僧去；鶯鶯小姐，推說心裏不好，不去。崔老太太說道：「姐兒吃了驚嚇，快回房去養養罷。」說着了頭老媽子一大簇，簇擁着三位太太，走到西齋房裏。法聰和尙招呼小沙彌，撮幾把椅子，安放在窗口，請幾位太太坐下。崔老太太看時，見好大一座齋堂；屋子正中上面供着一座高臺，是大和尙的坐位；兩傍橫排着幾十條長桌長櫈，每一張長桌上，平均安放着二三十副碗筷。法聰和尙走到廊下，拿起棍子，打了三下木魚，又打了三下雲板；祇見法本和尙，領着頭兒，後面跟着八百四十二個和尙，一長串兒走進齋堂來。法本和尙爬在高臺上去坐定，那八百多個和尙，也各就了坐位，祇見十多個高大和尙，挑着十多副蒸籠進來，息在當地；揭開蒸籠蓋，熱騰騰地滿堆着白淨饅頭。法聰和尙督看着分派，每一個和尙，六個饅頭；看看分派停當，法聰和尙走來，把歡郎扶上臺去，在法本肩下站着；祇聽得一聲聲響子響，滿

屋子和尙念起經卷來，念了一陣，法聰和尙上去，把高臺上供着的兩個饅頭，拿下來，去擱在院子中央的一座石蓮臺上施食。一回兒經卷念完，那兩傍的和尙，各各吃着饅頭，狼吞虎咽似的；祇有法本和尙，垂着眼皮兒，合着手掌兒，端端正正的坐着。歡郎走下臺來，靠在他母親懷裏；崔老太太便邀兩位太太到東院子裏去坐地。到了下半年，自有那班關上避難來的男女；祇因崔老太太做好事，許他們帶一分齋兒，追薦他們亡過的父母；他們便各各拖男挾女，走上廟來磕頭上香。衆人裏面，却有一個狀元坊長安客店裏的四兒，也隨着衆人到寺裏來隨喜。琴童見了，忙走上前去獻殷勤，領着他從山門玩起：大殿，金剛殿，羅漢堂，太歲殿，觀音殿，鐘樓，塔院；沒有一處地方不玩到。琴童肚子裏懷着鬼胎，看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便說些瘋話；四兒總是嘻嘻的笑着。琴童把他一領，領進了那座小院子裏，意欲領他到自己房裏去，如了他的痴心；那四兒見院子裏靜悄悄的，便問：「這裏是什麼所在？」琴童說：「這便是我家相公和我住的院子，姐兒可要到我屋子裏去坐坐。」四兒好似不聽得他話一般，回過臉兒去，見了牆根的一座假山石，便問道：「這地方，可是你家相公，天天爬在

上面，望那崔家小姐的麼？」琴童聽了，心裏急起來，忙說道：「放低聲些！給我相公聽了，不是耍的呢。」四兒嘻嘻的笑着，一轉身，爬上假山石去，攀住那粉牆兒，伸長粉頸，向隔院望着。嘴裏嚷道：「好一座花園也！」琴童在下面，忙招手兒，喚他下來。四兒一眼見隔院一扇月洞門，閉的一聲開了，崔老太太和鶯鶯小姐，伴着兩位官太太，打門裏走出來，慢慢的轉過迴廊，走進桂花廳去坐下。那鶯鶯小姐和紅娘手拉着手，走出院子來，看看走到牆根，四兒在牆頭上，故意拿手向牆下指着，裝着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這樣一個標緻姑娘！怪道……」他正要說出張君瑞的名字來，琴童急了，忙上來拉他下去。這裏張君瑞脫身出來，在外面大殿上，官廳裏四處找尋鶯鶯小姐，找不到他的影蹤，心裏正自煩惱着，回進院子來，見琴童和四兒，在假山石下拉拉扯扯的，忍不住心頭火起，連聲喝着：「趕出去！」四兒撇着嘴，惡狠狠的向張君瑞看了一眼，走出院子去了。這裏張君瑞回到房裏，一瓦頭倒在榻上，嘆着氣說道：「二月十五，過去了大半天，我和那美人兒，却不會細細的看過一面。天吓天吓！你卻不知道我心中的焦急呢！」看看那太陽光兒向西面落下去，耳中祇得

一陣子鐘鼓響亮；張君瑞跳起身來，說道：「糟了糟了！一天好事，化做雲煙；眼看着那道場完結，從此我和他，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張君瑞獨自一人，正在房裏搓手頓腳的沒個計較；祇見琴童領着一個黑臉大漢，闖進房來。那人跑得氣喘吁吁，滿頭是汗；見了張君瑞，忙上前來打一個恭，從衣兜裏掏出一封書信來，送上去。張君瑞接過，看了上面筆跡，便認

識道：「是杜家哥哥喚我來也。」張君瑞一面看着書信，一面吩咐琴童：「領送信人出去，好茶好飯看待。」這裏張君瑞看罷了書信，說道：「原來杜家哥哥，帶領十萬大兵，快到蒲關；我在此地，既然一點沒有想望，還不如早早收拾行李，辭別了長老，跟着那送信人，迎上前去，早一日和俺哥哥相見也。」說着，便喚琴童進來。吩咐他：「收拾行李。」琴童怔了半晌，說道：「我們住這裏等着杜家相公也罷。」張君瑞忙搖着頭，說道：「這個地方，一刻也住不下去了；道場也散了，美人兒也不見了，叫我在這裏，怎麼延挨得過這樣氣悶的日子？」琴童聽了，也沒有話可以說，祇得撮着嘴，收拾行李去。看看天色已晚，點上燈來；外面殿上鐘鼓聲音又響起來。張君瑞聽了，說道：「呀！又做道場麼？」停了一回，法聰和



尙進來，請張相公上香去。張君瑞忙問：「崔家老太太在麼？」法聰說道：「崔家老太太和哥兒姐兒，都在殿上坐地。」張君瑞不覺笑了出來，說道：「一天好事，都在今宵也！」說着，整一整巾兒，掇一掇衫兒，走出房去。琴童說道：「相公去了，我一個人怎麼收拾行李呢？」張君瑞在廊下，對屋子裏說道：「不收拾也罷。」說着，三脚兩步的走到殿上，祇見上上下下一片燈光，鐘鼓鐃鈸，敲得震天價響。張君瑞上去，上了香，拜罷菩薩，站起身來，祇見見歡郎走上前來，說：「母親相請。」張君瑞望去，祇見崔老太太和鶯鶯，坐在一壁廂；張君瑞走上前去，崔老太太叫他坐下。張君瑞遠遠的坐在對面，崔老太太和他說些家常話兒。張君瑞一邊說着話，一邊偷眼看着鶯鶯。他心裏想道：「我是個多愁多病的身體，怎當得他這一張傾國傾城的面貌？我和他，祇許眼兒看着，心兒想着，卻不許親近着；引得我的愁也越重了，病也越深了，我看他的面龐兒，也越標緻了。今天我和他對面兒坐着，只索要看個仔細也。」你看他的一張小嘴兒，好似含着一顆櫻桃，一個粉鼻兒，好似堆着一塊白玉呀！你看他粉腮兒淡淡的，好似梨花沒有了顏色。敢是他害病了嗎？敢是他心裏也有

一段說不出的憂愁嗎？」鶯鶯見張君瑞在那邊偷看他，便回過臉兒去，站起來，遠遠的走到孝幃邊去。張君瑞肚子裏暗暗的贊嘆道：「好妖嬈的臉兒！好苗條的身裁！細細的腰兒！走一步和楊柳似的擺一擺。」鶯鶯小姐從那和尚面前走過，那大和尚高高的坐在上面，也溜過眼去看着鶯鶯。兩傍的光頭，都看得出神了；那敲磬子的和尚，一不留神，拿着錘兒向法聰頭上敲去；打得法聰抱着光頭逃去。還有那點蠟燭的頭陀，點香的沙彌，都轉過臉兒來看着鶯鶯；把手裏的蠟燭火也撞熄了，香也碰斷了。這時祇聽得嬌滴滴的一聲：「爹爹呀！」鶯鶯哭了；好似黃鶯兒在樹枝兒上啼着。在這哭聲裏，鶯鶯轉着淚眼兒過來，看着和張君瑞的眼光碰個正着。張君瑞暗暗的想道：「我的心事，祇有他知道；他的心事，也祇有我知道；唉！早知道我兩人不能够親近的，我便不該跳進這個煩惱圈子來呢。」他正想着，祇聽得鐘停鼓息；法聰上來說道：「道場完了，請夫人小姐回府去休息罷。」

寺警

鶯鶯唱：

「慊慊瘦損，早是多愁，那更殘春；

羅衣一件，能消幾個黃昏？

我只是，風裊香烟石捲簾，雨打梨花深閉門！

莫去倚欄干，極目行雲——

况是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

昨夜池塘夢曉，今朝欄檻辭春；

蝶粉乍沾飛絮雪，燕泥已盡落花塵！

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

有幾多六朝金粉，三楚精神——

翠被生寒壓繡裯，休將蘭麝熏；

便將蘭麝熏盡，我不解自溫存！

分明錦囊佳句來勾引，爲何玉堂人物難親近？

這些時，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臨又不快，閒行又困；

鎮日價情思睡昏昏——

我依你搭伏定，鮫綉枕頭上兒盹；

我但出閨門，你是影兒似不離身；

這些時他恁般提備人！

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繫得緊，不信俺女兒家折了氣分——

你知道我但見個客人，慳的早喚；使見個親人，厭的倒褪；獨見了那人，兜的便親！

我前夜詩，依前韻，酬和他清新——

不但字兒真，不但句兒勻，我兩首新詩，便是一合迴文；

誰做針兒將線引，向東釐通個殷勤。

風流客，蘊藉人，想你臉兒清秀身兒韻；一定性兒溫克情兒定。

不由人不口兒作念心兒印！

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煥文章，誰可憐你十年窗下無人問！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搵不住啼痕！

一時去住無因，進退無門，教我那孀兒人急儂親。

孤孀母子無投奔，赤緊的先亡了我的有福之人！

耳邊金鼓連天震，征雲冉冉，土雨紛紛——

風聞，胡云道：「我眉黛青翠，蓮臉生春，傾國傾城，西子太真！」

把三百僧人，他半萬賊軍，半雲兒便待翦草除根；

那厮於家於國無忠信，恁情的擄掠人民！

他將這天宮殿蓋造誰做問；便做出諸葛孔明博望燒屯——

第一來，免摧殘國太君；第二來，免堂殿作灰塵；第三來，諸生無事得安存；第四來，先公的靈柩穩；

第五來，歡郎雖未成人，也算崔家後代兒孫。

若鴛鴦惜己身，不行從亂軍；

柳蓋火內焚，諸僧血污痕，先靈爲細塵，可憐愛弟親，痛哉慈母恩！——

俺一家兒不留駭亂！

待從軍，果然辱沒家門；

俺不如白練套頸，尋個自盡；將屍首獻賊人，你們得遠害全身——

母親，你都爲了鴛鴦身分；你對人一言難盡，你更莫惜鴛鴦這一身！

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掃蕩烟塵；

倒陪家門，願與英雄結婚姻，爲秦晉——

諸僧伴，各逃生；衆家眷，誰攸問？他不相識橫枝兒著緊！

非是他書生叨議論，也自防玉石俱焚；

甚姻親？可憐咱命在逡巡！濟不濟，權將這秀才來儘！

他真有出師的表文，下燕的書信，只他這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

惠明唱：

「一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懺；

戴了僧帽，袒下了偏衫；

殺人心斗起英雄膽！

我便將烏龍尾銅棒搯——

非是我攬，不是我攬，知道他怎生喚做打盞？

大踏步，止曉得殺入虎窟龍潭！

詞

非是我貪，不是我敢，這些時吃菜饅頭，委實口淡。

五千人也不索，炙燻煎輝；腔子裏熱血權消渴，肺腑內生心先解饑，有甚腌臢——  
你們的浮爛羹，寬片粉，添雜糝，酸黃鹽，臭豆腐，真調淡！

我萬勛黑麵從教踏，我把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

你休誤我也麼哥！你休誤我也麼哥！包殘餘肉，旋教青鹽煎——

你休問：「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問：「大師真個用嚼也不用嚼？」

你道飛虎聲名賽虎般；那厮能搖欲，會貪婪，誠可以堪——

我經怕談，禪懶參，戒刀新蘸，無半星兒土漬塵淹；

別的女不女，男不男，大白晝把僧房門胡掩；那里管焚燒了七寶伽藍！

你真有個善文能武人千里，要下這濟困扶微書一紙，我便有勇無慚——

著幾個小沙彌，把幢旛寶蓋擊；病行者，將麵杖火叉擔；

你自立定脚把衆僧安，我撞釘子將賊兵探——



我賊一賊，古都都翻海波！喊一喊，斷琅琅振山巖！

脚踏得赤力地軸搖！手攀忽得刺刺天關撼！

遠的，破一步將鐵棒鬆；近的，順着手把戒刀鈔；小的，提起來將脚尖擡；大的，扳過來把  
骷髏砍——

我從來駁駁劣劣世不會，志忑志忑打熬成，不厭天生是敵！

我從來斬釘截鐵常居一，不學那惹草拈花沒掂三！

就死也無憾！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停驂？——

我從來欺硬怕軟，吃苦辭甘；

你休只因親事胡撲俺；若杜將軍不把干戈退，你張解元也乾磨風月擔；  
便是言辭賺，一時紕繆，半世羞慚！——

你助神威，擂三通鼓；仗佛力，吶一聲喊；

繡旗開，遙見英雄俺！

你看半萬賊兵，先嚇破膽！」

一縷暗吞吞的燈光，從矮屋茅簷中映照出來；屋子裏一陣一陣紡紗車兒的聲音，和那小孩子的哭聲，一噓一嘶的，飛出門外來。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紡車跟前，低着頸子，兩隻手不停的在那里搖紗。看他蓬蓬的鬚兒，黃澄澄的臉兒，在嫵媚中露出悴樵可憐的神韻兒來。一回兒聽得隔房一個病人咳嗽呻吟的聲音；那女人丟了紡車，站起身來，在燈上燉着的一個壺兒裏，倒出墨水也似的一杯茶來；送到隔房去。低低的說道：「公公，可要喝一口茶，潤潤喉兒。」板牀上一個面目枯乾的老頭兒，伸出他和樹枝兒一般的手來，顛巍巍接過茶杯去，一仰頸子，直倒下喉嚨裏去。放出他枯乾的嗓音來，一字一句的說道：「好媳婦兒！我那不孝的兒子，一去三年，錢也不寄一個回來，信也不捎一封來，人也不回家來，苦得我的媳婦，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做着，養活我祖孫兩人。一個美人胎子似的，現在瘦得不成樣兒了！」

好媳婦！你快息罷；你若辛苦出病來，不但我祖孫三人沒了依靠，且叫我父子二人，怎麼對得起你呢？」這老頭兒，說一句，喘一口氣；說到這裏，喘成一團，說不下去了。這女人聽了，說了一句：「公公好好的養着病，不要胡思亂想，做媳婦的自已知道……」說着他也不忍不住，抹着眼淚；一轉身走進房去，聽牀上的孩子，正哭得一陣緊一陣；他忙搶上前去抱在懷裏，嘴裏一邊「寶貝心肝」的喚着，一邊解開衣襟，露出白玉也似的一個乳頭來，送進孩子的嘴去，這孩子立刻住了哭聲。正靜悄悄的，耳中忽聽得唵哪哪一聲，震天價響，兩扇板門倒了；眼前幾十個火把，照得雪亮，幾十個黑臉大漢，搶進院子裏來。齊聲嚷道：「有元寶快快送出來！有女人快快獻出來！」屋子裏那女人聽得了，慌慌張張，把這個小孩子向牀底下一塞；轉過身來，把火吹熄了，從牀頭邊掏出一柄剪刀來，正要向頸子上刺去；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漢，當先搶進屋子來，夾手奪去了剪刀，攔腰一抱，好似抱小孩子一般的，抱出院子去。可憐這女人，已經嚇得暈倒在那大漢肩膀上，一任他們去擺佈罷了。隔房那個老頭子，顫着聲，纔叫得一聲：「救命皇菩薩！」一柄雪亮的刀下去，好似切瓜一般的，把他

的腦袋切下來。那強盜對着他惡狠狠的笑了一笑，說道：「老子來求你的命呢。」這一夜，蒲關外河橋地方，五百多人家，家家受着這樣的難，遭着這樣的劫。那男人被他趕走殺死的，不知有多少；女人被他強姦硬擄的，也不知有多少。也有投井懸梁尋個自盡的，也有忘廉寡恥圖個快活的。那班強盜，搶劫了許多財物，用大車子捆載着；車子後面，押着一百多個女人。一根長繩子，攔腰綁着，一串兒好似豬羊一般的趕着。逢着頭，赤着脚，啼啼哭哭的走着。有幾個丟了臉的女人，和那班強盜攬着頸子，抱着腰走着；竟有幾個抱在懷裏，擄在肩頭，一邊的玩笑着走着。看看走到一座大樹林裏，樹下搭着大大小小的棚帳；正中間一座大帳篷，帳門外豎着一面大旗，風吹飄動着，露出一個大孫字來。這班女人，走到帳下，一字兒排着；先有三五個中年女人出來，走到那班女人跟前，一個一個的扶起頸子來，端相着臉兒。接着又捏着手兒，摸着腰兒，又各各伸手到懷裏去，摸着乳頭；中意的留下，不中意的賞給兵士們。四五個人擁着一個女人，亂紛紛的拉着扯着，走進帳去。那女人早嚇得珠唇失色，杏眼圓睜，渾身發抖，祇是乾叫着，說不出一句話來。這裏留下的女人，却祇有十

多個，都是年輕貌美的。可憐那紡紗的女人也在這數兒以內。他丈夫朱積庵，是一個潦倒窮途的名士；三年前跟着朋友到京裏去，到現在杳無信息，不知是死是活。他夫人于氏，也是詩禮人家的小姐；在家裏紡紗織布，養活他的兒子和他的公公。如今被這班強盜捉來，他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一點不害怕，心裏祇記掛着家裏的一老一小。停了一回，祇聽得一聲吶喝，帳裏蹣出一個高大漢子來，滿臉長着大鬍子，頭戴軟盔，身穿戰袍，脚下薄底靴兒。他原是蒲關總兵手下的分統，姓孫，名飛虎，祇因渾城死了，那主將丁文雅，擅作威福，虐待兵士，貪財好色；終日樓着審姐兒，在帳裏吃酒，酒吃醉了，便打着兵士們，做他的醒酒湯兒。那孫飛虎看着眼裏，好不眼熱，便暗暗的串同了兵士們，各各帶了軍器糧草，反了丁文雅。到這河橋地方來，立起營寨。河橋原是蒲關第一個大市鎮；那班百姓們聽得消息，早已逃得十室九空，贖下的祇有幾個窮苦人家；正也要打點逃時，祇因孫飛虎兵馬來得真快，可憐許多百姓，在睡夢裏遭了這場大難。跟着孫飛虎的兵士有五千多人，各各手裏拿着快刀利劍，那幾百個赤手空拳的百姓，如何抵當得住？內中有一個姓顧的小姐，他原和孫飛虎手

下的一個副將有了交情；他父親顧雲升，也算河中府地方的一個紳士，如何肯把女兒去嫁給一個武夫？他兩個無法可想，却巧遇到這一回兵變，那顧小姐故意延挨着不肯逃避，却等那副將來，假裝做搶他去。到了營裏，真是如魚得水，遇漆投膠。孫飛虎走出帳來，他和副將手拉手兒在一傍站着，調笑着，嬌滴滴的聲音，傳在他耳朵兒，由不得孫飛虎回過頭去一看，真是色眼相看，份外分明。當下孫飛虎見了，哈哈大笑，嘴裏說道：「好一個美人兒！那副將聽了，由不得醋氣直衝，聽的拔出一柄腰刀來，趕上前去，大喝道：『這是我的人，誰許你胡說？』」孫飛虎聽了，微微一笑，冷不防他一腿飛過來，那副將小肚子上，早着了一脚；「啊啞！」叫了一聲，蹲下地去。孫飛虎喝一聲：「做了他！」早搶上四個人來，手裏拿着明晃晃的刀，斬下去，吃啜一聲，血淋淋的人頭，滾下地來。那于氏在一傍看着，心想：「那顧小姐不知要怎麼和孫飛虎拚命呢？」這顧小姐，于氏在母家的時候，原是他認識的；便是他和這個副將有了私情，顧小姐也曾告訴他過。于氏也勸他說：「一個女兒家，結識了一個知心人；不論他窮苦艱難，能够打定主意跟着他，總算得一個貞女。如今你和他既

然有了交情，總該想法子跟着他纔是。」如今這營裏擄來一百多女人，別人都是強搶硬逼的，祇有這個顧小姐，却是甘心情願做壓寨夫人的。現在他的情人，眼睜睜的看他被孫飛虎殺死，叫他如何不恨？當下見他一聳身，撲向前去；于氏看了，心下暗暗的稱贊他有烈性。誰知一轉眼，見他撲在孫飛虎懷裏，嘻嘻的說着；于氏不禁長嘆了一聲，罵一句：「賤丫頭！」這聲，傳在孫飛虎耳朵裏，覺得嬌脆動人，忙搶上去看時，于氏急低下頭子去；一縷黑漆也似的頭髮，遮住了他的粉臉。孫飛虎伸手去扶起頭來看時，由不得說了一句：「好可憐的美人兒！怎的瘦到這個樣子？」快跟着我過幾天快活日子，包你養得胖胖的了。」祇聽得拍的一聲，孫飛虎臉上，早着了一掌。于氏豎起了兩道蛾眉，滿臉露着嬌噴。孫飛虎吃了一掌，由不得火星直冒，正要拔出腰刀來；祇見那顧小姐搶上前來，攔住他說道：「大王暫請息怒，這姊姊自幼兒和我認識的，他原是河橋鎮上第一個美人，祇因嫁了一個窮丈夫，把他苦得成了美人乾兒了。待我去勸他回心轉意，我姊妹兩人一同伺候大王，豈不是好？」顧小姐話不曾說完，祇聽得于氏接着說道：「好一個不要臉的賤丫頭！你家祖宗，

什麼虧負了你？你也不想，你是什麼門第？竟這樣替你顧家丟臉。我嫁我的窮丈夫，是我的願意，與你什麼相干？那像你這禽獸不如的淫婦！猪狗也分一個雌雄，便是當家姐姐的，也有一個願意不願意；你如今拿着你父母生下來的身體，祇揀那有勢力的送。那副將饗了你送了性命，你和他要好一場，便是要送你的身體，也不該送給你那情夫的驢人呢。」

于氏說到這裏，回過頭去，又對孫飛虎說道：「我們做百姓的，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拿他賺下來的汗血錢，養活了你們這班武人，原望你們替國家爭威風，替百姓看門戶。如今你們不保護我們，也還罷了；萬不該再來堵場我們。你看那人家養着的看門狗，主人給他吃了一盤稀粥爛飯，到了夜裏，見了強盜小賊，也知道叫上三聲。如今我們拿了好米好飯，倒養出一班反叛來了！」

于氏越罵越氣，兩傍的女人，都替他捏一把汗；孫飛虎聽了，老羞成怒，不等他說完，便把劍頭直向于氏嘴裏刺進去，從腦後穿出，可憐一個三貞九烈的美人兒，祇落得這樣一個結果。把那些膽小的女人，嚇得個個低着頭，一任他擺佈去，誰敢說一個不字。

孫飛虎看看都是庸脂俗粉，隔不上三天，便覺得膩煩起來；便又點起了三五十個小嘍囉，裝



做平民打扮，渾在城裏城外四處打探去。若有美貌的女人，立刻來通報，打算帶了大隊人馬，星夜搶劫去。第二天正是二月十五，有七八個嘍囉，蹺到普救寺門口看熱鬧；一眼見了鶯鶯小姐，果然得雪肌花貌，動人魂魄。他們怕給別的弟兄知道了，爭了他的功，便當搗動起手來；無奈相府裏的人多，厮打了一陣，八個弟兄，倒被他們捉住了六個。兩個逃得性命，連夜趕回河橋去，一五一十報與大王知道；孫飛虎聽說找到了美人兒，怎麼不歡喜？一面賞了嘍囉，一面點起兵馬，向普救寺進發。正走着，後面探馬報來說：「皇帝拜杜確做征西大將軍，正授霄軍元帥；帶了十萬大兵，快到蒲關。」孫飛虎在馬上聽了，便回過頭去，問他那個姓胡的軍師：「那姓杜的到來，我們如何發付？」那胡軍師說道：「大王儘請放心；想那姓杜的，帶了十萬大兵，在路上就攔着待他到得蒲關，少說說也須十天工夫。從蒲關到河中府城，也得三天路程。大王此去，取得美人，趁便打進城去；那河中府城池堅固，不用說十萬人馬，便是統天下的人馬到來，也可以抵擋得住。那時大王得了河中，便可以進取中原；不銷一個月工夫，便得了天下，怕那姓杜的不前來投降呢？」孫飛虎聽了，在馬上哈

哈哈大笑，拍着胡軍師的肩膀，說道：「孤家若得了天下，便與你平分疆土。」

\* \* \* \* \*

崔相國家裏做過道場，上上下下的人，都覺得辛苦了；鴛鴦小姐，原覺得身體不快。崔老太太吩咐他在房裏養息，早晚不用出來請安，粥飯也搬進房去說也奇怪，鴛鴦小姐自從見了張君瑞以後，便終日昏昏沉沉的好似丟了魂魄一般；他原是一個有說有笑玲瓏活潑的女孩兒，如今他見了母親，話也沒有了，笑聲也沒有了，看他臉上粉也不搽，胭脂也不點，面色也黃了，龐兒也瘦了。老太太看了，心裏祇是乾急；如今趁他在房裏睡熟了，便打發小丫頭悄悄的去把紅娘喚來。崔老太太說道：「我看姐兒這幾天，好似有心事似的，他到底見了什麼？他可曾說些什麼？好孩子，你告訴我，我可以替他想法的，總叫他如了心願。」紅娘聽了，笑着說道：「小姐生長在這富貴人家，自幼兒得老太太疼他，還有什麼心事呢？老太太放心罷，我看小姐是沒有什麼心事的。怕是連日燒夜香，受了些風寒，原是有，據奴才的意思，以後不教小姐燒香也罷。」老太太聽了，點點頭兒，說道：「你以後留心着罷。」

快回去伺候着，怕姐兒醒呢。」紅娘答應着，回進東院子來，纔走到廊下，一陣風過，刮下一片一片花瓣兒，兜臉打來。院子裏靜悄悄的，階沿下的鳳尾草，被風吹着顫動着；一對玉色大蝴蝶兒，捉對兒貼地飛着。紅娘見了，便躡手躡腳的上去撲着；看看那蝴蝶兒攢進簾子去，紅娘纔走到窗下，祇聽得屋子裏微微的一聲嘆息。接着聽得鶯鶯小姐自言自語的說道：「昨天道場，親見了那人，不由我越法想得他利害。這些時神魂蕩漾，茶飯少進，况值暮春天氣，好生傷感也呵！」紅娘在窗外聽了，點點頭兒，悄悄的說道：「小姐，你着了道兒也！」說着，揭起繡簾，走進房去，祇見他小姐坐在牀沿上，欠伸着。紅娘說道：「小姐你怎生的不快呵？」鶯鶯嘆了一口氣，說道：「紅娘，你怎麼知道我的不快呵？你看，那樹上的雀兒，草上的蝶兒，終日結着伴兒，飛來飛去；唱着好聽的曲兒，採着香甜的花兒，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想我做了一個人，反失去了自由，在外面看來，是一個極貴重的千金小姐；按到實裏，祇可以算得一個塗脂抹粉的囚犯。我家上面祇有一個老母，下面祇有一個弱弟，死守着這間閨房，眼前祇有一個你；有話也找不到人談談，有詩也找不到人看着。你看這樣有

趣的春光，閒閒的守着他過去，那樣可愛的年華，悶悶的守着他過去；叫人想起，怎麼不要愁悶煞人？」鶯鶯說到這裏，紅娘接下去說道：「哦！我知道了，小姐原來是少一個伴兒。」鶯鶯聽了，由不得低低的啜了一聲，低下頭子去。紅娘又說道：「小姐情思不快，我將這被兒薰得香香的，小姐睡些這個。」鶯鶯點着頭兒，站起身來，讓紅娘蓋被。說道：「你莫將蘭麝香氣薰在被兒上，叫人聞着，心裏怪煩的。」紅娘祇是抿着嘴不敢笑；服待他睡下，一邊替他放下帳門，一邊說道：「好好的，一位小姐，都是那首詩在裏面作怪；弄得他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臨又不快，閒行又困；鎮日價情思昏昏的。」鶯鶯在牀上睡着，祇是不做聲兒；紅娘退出房來，祇在套房裏坐着繡鞋幫兒。停了一回，一個大丫頭進來，悄悄的說道：「老太太吩咐：『叫小姐房裏收拾乾淨，大夫來了。』」紅娘聽了，忙丟下活計，喚小丫頭進來，略略打掃一回，自己在爐子裏添添上一撥香。回身走進房去，悄悄的對小姐說了。外面歡郎陪着那大夫走進院子來，老媽子跟着，先邀到廳屋裏坐一回；祇見紅娘揭着繡簾兒出來，站在房門口，說了一個「請」字。那大夫忙低下頭站起來，歡郎和老媽子在前面領

路，大夫在後面跟着，走到房裏，祇見牀上放下綉金帳子，牀前斜擺着一把椅子，帳門口放着一張小杌子，杌子上擺着一個綠綢兒繡海棠花兒的迎枕。大夫走上前去，在椅子上坐下來；紅娘伸手到帳裏去，要把小姐的手捧出來；那大夫搖着手，說道：「且慢，請姐姐先把小姐的病證說一說，再請脈，那時格外看得仔細些。」紅娘聽了，便站在牀前，把小姐近日沒精神茶飯少吃，心裏悶悶不樂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又說：「那天在山門口，吃強徒驚嚇着。」大夫忙問：「什麼驚嚇？」老媽子在一傍，又把這天的情形，說了一遍；大夫聽了，連說：「好險！」一面紅娘捧出小姐的手來，捲起羅袖，用紅羅手帕罩在手臂兒上，露出春葱一般的五個手指，手上的皮膚，白嫩得和象牙一般。指甲上染着一點腥紅，越顯得嬌豔動人。大夫恭恭敬敬的坐着，低着頸子，真是眼對鼻，鼻對心；大氣兒也不敢吹一口。屋子裏鴉雀無聲的，診過左手，再診右手；紅娘又把帳門揭開一條縫兒，鸞鴛小姐在枕上微微吐出舌尖兒來。那大夫祇覺得眼前一幌，早被他的美貌，搖亂了眼光。好在小姐害的是心病，身上原沒有病；用藥不用藥，原是無關輕重的。忙退出房來，獻郎讓到東邊書房裏去，請大

夫開方。那大夫提起筆來，鋪上玉箋，正要寫時；祇聽得遠遠的一片喊聲，天搖地動，嚇得那夫夫丟下筆來，搶出房去。裏面鴛鴦緊緊的把紅娘摟定；歡郎一聳身，撲在老媽子身上。那老媽子一面拍着歡郎，嘴裏說道：「怕是寺裏走了水嗎？」正沒處爬抓的時候，祇見大頭上搔着老太太，帶哭帶嚷的走進院子來；後面跟着一個法本，綁着眉頭，一隻手祇在他光頭上搔着，嘴裏連連的嘆氣。走到廳屋裏坐定，紅娘迎出屋來；說道：「老太太爲何請長老直來到房門外？」老太太見問，忙一把拉住了紅娘的袖子，搶進房裏去；見了鴛鴦小姐，說道：「我的苦命孩兒，你知道麼？如今孫飛虎，領了半萬賊兵，圍住寺門，猶如鐵桶，鳴鑼擊鼓，吶喊搖旂。」道：「你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的容貌，西子太真的顏色；」一口口聲聲要撈孩兒去做壓寨夫人。我的孩兒！怎生是了也？」說着，便摟住了鴛鴦，大哭起來。鴛鴦一霎時嚇得嘴唇兒失了顏色，眼珠兒向上翻過去，祇喊得一聲：「親娘救命！」那身軀往後便倒。滿屋子人，一陣子叫喚；鴛鴦慢慢的醒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爹爹，你快來救孩兒呵！」一句話，又引得老太太龍胸痛哭起來。一面嗚咽着說道：「相公，你

好狠心也！丟下了我母子三人，在這裏受苦；半天裏降下這殺身大禍來，閃得我住無因，進退無門，教我到那婦兒去拉一個親人來，救我全家的性命也。」屋子正亂哄哄的嚷着，祇聽得牆外金鼓震天，連房屋也搖動起來；嚇得歡郎緊緊的抱住他母親的腿，老太太攙住了歡郎，說道：「我兒，可憐我崔家後代，祇有你這一個種；如今苦了你也。」鶯鶯一把拉住了歡郎，說道：「弟弟，都是我做姊姊的害了你也！」他母子三人，扭做一團；祇聽得法本和尚在外屋裏高聲說道：「老太太和小姐快打主意！老僧出去哄住那賊兵，再來聽老太太的吩咐。」說着，慌慌張張的又趕出去。這裏老太太哭着說道：「叫我還有什麼主意呢？想老身年紀五十歲，便死了也不算短命；奈孩兒年少，一個未妻，一個未嫁，生生的斷送在這賊兵手裏，叫老身如何對得起你已死的父親呢？」鶯鶯住了哭，說道：「孩兒想來，只是將我獻與賊漢，纔可免得一家人的性命。」老太太聽了，哭道：「俺家無犯法的男子，再婚的女兒，怎捨得將你獻與賊漢？却不辱沒了俺家譜麼？」鶯鶯說道：「母親休要愛惜孩兒，還是獻與賊漢；第一來，免得母親遭了橫禍；第二來，免得廟宇遭了災殃；第三來，那八百個和

尙都可以無事；第四來，我父親的靈柩，也可以安安穩穩的回家鄉去；第五來，歡郎雖未成人，也保全了崔家的後代兒孫。倘然孩兒可惜了自己的身體，不去嫁與賊兵；眼見得那啞大的廟宇，放起一把火來，燒得乾乾淨淨；那八百個和尙血淋淋的砍下頭來，便是那父親的棺木，也保不定化了灰塵；老年的母親，幼年的弟弟，都難保得住性命。祇爲了我一個人，害得許多人陪着我送了性命，我便保住了一時的貞節，何做了一個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的人，便是死了也不能夠贖我的罪呢。」說着，又止不鳴嗚咽咽的哭了。他忽然想起了那張家表兄：「早知我如今遭這一場大難，便該和他通個問訊；到事急的時候，也有個商量的人。不啊，我和他成就了夫婦，強勝似那賊人萬倍；便算我命裏難逃這一關，我死了，也得個心着意的人，替我洒幾點眼淚。如今拶得我無處投奔，雖說自願將身體獻與賊漢，但是叫我如何挨得這早晚？況且是果然辱沒家門，不如待我尋我自盡罷！」他想到這裏，嘆的跪下地去；倒在他母親懷裏，說道：「母親白疼了孩兒也！求母親給我一條帶兒，待孩兒自己吊死；死過以後，再把孩兒的屍首丟去，給那賊漢。那賊漢見死了孩兒，便也死了他一條



心。既保全了孩兒的真節，又保全了我家的門第，再也保全了母親弟弟和那和尚了頭小厮們許多性命。歡郎聽到這裏，上去一把抱住了他姊姊，嘴裏說道：「姊姊使不得呢！」  
崔老太太也拉着鶯鶯的手，說道：「和花朵兒似的一個女孩兒，叫我如何忍得？」說着，三個人不禁同聲大哭起來。  
紅娘和許多丫頭老媽子，站在一旁陪眼淚；法本又從外面跑進來，氣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祇是哭也不是事體；那賊人口口聲聲嚷着：『快送小姐出來，萬事全休；若再遲一步，先進來搶了小姐，再放一把火，燒得你一座寺變成白地。』」老太太快打定主意要緊！急得崔老太太祇是頓着腳，說道：「叫我那裏來的主意呢？」法本說道：「老僧方寸已亂，一時裏想不出什麼好主意。我們同到法堂上，問兩廊下僧俗有高的，一同商議個長策。」崔老太太回過頭來，對鶯鶯歡郎說道：「孩兒，沒奈何我們去去者。」法本在頭裏走着，後面老太太拉住鶯鶯，鶯鶯拉住歡郎，跟着出去。這時相府裏，也分不成內外家人，小厮，丫頭，老媽子，擠成一堆，把他母子三人，圍在中間。看看走到法堂上，沿路祇聽那和尚嘴裏嚷道：「快把小姐獻出去！莫連累了我們出家人！」鶯鶯聽在耳

衆裏，嚇得他兩手冰冷，索索的抖着。老太太連連的說道：「孩兒，莫怕害；有母親呢。」這時他們來到了法堂上，祇見兩廊下和院子裡，擠滿的是光頭。法本站在當地，祇見法聰飛也似的從外面跑進來，嘴裏氣急敗壞的說道：「老老師父……不不不好了……他他們一齊點起了火，火把，說說說要打要打……進來了！」接着兩廊下一片聲喊道：「快把小姐獻出去！莫拖累了我們！」裏面有一個和尚嚷道：「學到其間，我們也顧不得了；若老師父不願意，我們先把老師父打死，再捉住小姐，送他出去交給了賊漢，萬事全休。」法本聽了，忙喝住他；一面高聲說道：「諸位有高見的，快請上法堂來，一同商議個長策。」接着有七八個僧人說道：「什麼長策不長策？快把這女孩兒送出去！便是長策。」崔老太太在一傍看了這情形，便對他女兒說道：「我的孩兒，却是怎麼好？你母親有一句話，本捨不得你；如今事出無奈，問兩廊下衆人，不問僧俗，但能退得賊兵的，你母親做主，倒陪房奩，便把你送與他爲妻。雖不門當戶對，還強如陷與賊人。」崔老太太一邊哭着，回過頭去，對法本說道：「長老便在法堂上，將此言與我高叫者。」說着，又回過頭去，對

鶯鶯說道：「我的孩兒！只是苦了你也！」鶯鶯說道：「這都是母親愛惜孩兒的一片苦心，事到其間，母親再莫惜我鶯鶯這一身。」法本聽了，忙出去高叫道：「老太太有話吩咐：『諸位中，但有人能退得賊兵的，不問僧俗，便倒陪房奩，把相國小姐送與他爲妻。』」一句話未了，祇見張君瑞拍着手兒，從人叢裏擠出來，說道：「我有退兵的計策，怎麼不來問我？」老太太見了張君瑞，忙說道：「老身一時慌亂，卻忘記了官人，官人怎麼到這個時候纔來？」張君瑞說道：「侄兒正想得救妹妹的計策，方才到姨母府上去來，聽說在法堂上，便急急趕來。」崔老太太說道：「不知官人有什麼妙計？」張君瑞說道：「稟姨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若明，其計必成。不知姨母怎麼的賞法？」崔老太太說道：「官人不用多心，恰纔與長老說下，但有退得賊兵的，便將小女與他爲妻；何況官人是自己人呢。」崔老太太說到這裏，張君瑞溜過眼去，看着鶯鶯；鶯鶯低下頭去，嗚嗚咽咽的說道：「哥哥救我也！」張君瑞拍着胸口，說道：「小姐，請寬心；小生自有主意。」說着，回過頭去，對法本說道：「既是怎的，小生有計，先用着長老。」法本忙搖着手說道：「老僧不會廝殺，請先生換別一

個。」張君瑞說道：「休慌，不要你廝殺，你出去與那賊頭說：『老太太的話，小姐孝服在身，將軍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圓滿，拜別相國靈柩，改換禮服，然後方好送與將軍。不爭便送來呵！一來孝服在身，二來於軍不利。』你說去。」老太太蹀脚說道：「這是坑煞老身也！」法本說道：「說來說去，依舊是把小姐送與賊人的一條計策。」紅娘也插嘴道：「先生沒有妙計，休得誇嘴。」鶯鶯忙攔住他說道：「紅娘休得罪好人，哥哥滿肚子文章，自有妙計也。」張君瑞拍着手，說道：「到底還是小姐知道我也！休說這樣一位千嬌百媚的小姐，小生不捨得叫他陷與賊人，便是你這位千靈百俐的姐姐，我也捨不得也。」法本又催道：「先生閒話少說，請問相公，三天以後，便是如何？」張君瑞說道：「小生有一故人，姓杜，名確，號爲白馬將軍，現統十萬大兵，快到蒲關。小生與他八拜至交，我修書去，必來救我。」法本聽了，不禁歡喜起來，說道：「崔夫人，能果得白馬將軍肯來，怕什麼一百個孫飛虎？夫人請放心者。」他母子三人聽了，也不期笑逐顏開。崔老太太說道：「如此多謝官人。」張君瑞對紅娘說道：「姐姐你伏侍小姐回房去者；在這

裏拋頭露面，人多氣雜，休得薰壞了小姐。」  
紅娘聽了，便扶着鶯鶯走出法堂，祇聽得鶯鶯低低的說道：「紅娘，真難得他也！」

法本捏着兩手汗，走到山門外，祇見一字兒人馬齊站在小橋上。孫飛虎提刀跨馬，立在正中，他見法本出來，便喝道：「快送鶯鶯出來！」法本忙迎上前去，打一個躬，說道：「將軍息怒，有夫人吩咐，使老僧來與將軍說：『小姐孝服在身，將軍要做女婿啊，也得講分禮貌；這樣吵吵嚷嚷的，嚇壞了小姐，將軍心裏也疼。』快快按甲束兵，退一箭之地，等三日功德圓滿，除了孝服，拜別靈柩，再送將軍營裏，交拜成親。不爭便送來呵！一來娶壓寨夫人也欠尊重些，二來孝服在身，於軍不利。」孫飛虎聽了法本的話，在馬上回過頭去，問那胡軍師道：「軍師，你看怎麼樣？」那胡軍師說道：「那和尚的話，說得也是有理；將軍不如分四千人馬與我，先去打河中府。將軍帶一千人馬，駐紮在寺的四面，待過了三天，那時河中城地也打下了；將軍帶着那小姐，帶隊進城；那時堂堂正正，成了親事，做相國家的女婿，豈不榮耀！」

孫飛虎聽了，點着頭兒，回過臉來，對法本說道：「既然如此，限你三天，若不送來，我著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對夫人說去：「恁般好性兒的女婿，教他招了者。」說着，見他把馬鞭子一擊，那人馬和潮水也似的向後退去。法本急急回進寺去，對張君瑞說道：「賊兵退了也，先生作速修書者！」

張君瑞說道：「修書原是一件容易事體；你看這山門外，五千人馬，圍得鐵桶相似。那裏去找一個大膽的人，送這封信出去？」法本聽了，低着頭，略略沉吟一回，忽然拍着手說道：「我有人！我有人！先生請自修書，待我去喚那人來。」法聰聽了，接着說道：「師父可是想打發那惠明去來？」張君瑞忙問：「誰是惠明？」法本說道：「俺這廚房裏，有一個不成材的徒弟，最要吃酒廝打；若央他去，這信定可送到。」法聰說道：「師父若好意央他去，他便必不肯；若把話激着他，他卻偏要去。」老夫人聽了，忙說道：「這事容易誰送信去，老身賞他白銀五十兩。」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老師父快替老身去高叫者！」正說着，一個小沙彌一眼見院子裏，惠明吃醉了酒，七歪八斜的走着，忙拉着法本的袖子，說

道：『老師父，你看惠明來也。』法本說道：『待我高叫去。』說着，便走到臺階上喊道：

『張秀才，有書一封，送與白馬將軍，只除廚房下惠明，不許他去；其餘僧衆，誰敢去得？』老太

太另賞白銀五十兩。』惠明聽了，大聲嚷道：『你不許惠明去，惠明定要去！定要！我

既不念法華經，又不禮梁王懺，悶住在這烏寺裏，做什麼鳥和尚！穿什麼鳥袈裟！早放

我出去，殺幾個強徒，好得多呢！』他說着，抓下頭上的和尚帽子來，向半天裏丟去。噯的

一聲，把袈裟撕了，露出一身黑肉，兩隻粗胳膊來。法本忙喝道：『老太太在這裏，你得無

理！』惠明斜乜着兩眼，站在法本跟前，滿嘴流着白沫，說道：『不是我要攬這件事去做，也

不是我要攬這件事去做；祇因我爹娘，生生的送我到寺裏來做和尚，我懂得什麼叫做打坐

什麼叫做參禪？豈不葬死我也！我祇曉得大脚步殺入虎窟龍潭。不是我要貪這件事

去做，也不是我敢去做這件事；祇因為這些時，在寺裏吃着菜饅頭，委實嘴裏沒有味兒。那

五千個賊人，算得什麼？我便去抓來，一個個丟在火裏炙的炙，燂的燂，煎的煎，燂的燂，他腔

子裏的血，也祇消得我一時的渴；他肚子裏的一顆心，也祇解得我一時的饑。有甚麼騰騰

處？」他說到這裏，回過頭去，對法聰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吃的浮爛羹，寬片粉，酸黃鹽，臭豆腐，直吃得人嘴裏淡淡的，像我的胃口，便是一萬斤黑麪，把那五千個賊人做着饅頭餡子，也能吃下肚去。你們休得攔我的，休的搶我的，我便把那包饅頭剩下的肉，蘸些青鹽，送給你們吃也。」法本聽他說到這裏，便喚他走近身來，對他說道：「惠明呵！張秀才不要你去，你偏生要去；你真個敢去不敢去？」惠明恭恭敬敬唱着一個喏，說道：「你休問小僧敢去也不敢去，我要問大師真個用嚙也不用嚙？你們祇聽得孫八戒的名兒，認做他和老虎一般兇；那厮祇知偷道婆娘，搶錢財；別的還有什麼用處？」說到這裏，張君瑞信也寫好了，便蹶出臺階來，對惠明說道：「你出家人，怎不誦經持咒，與衆師隨堂修行，却要與我送書？」惠明聽了，對他笑了一笑，說道：「你問我麼？我是怕談經懶參禪的人。我的戒刀新磨快，在腰裏掛着，沒有半點兒銹泥灰塵；正要找人殺呢！不像那班賊禿，和婆娘，借着談經參禪的名兒，女不像女，男不像男，偷偷摸摸的在大白晝裏，把僧房胡掩起來。火燒去了七寶伽藍，他也不管。」惠明說到這裏，便哈哈大笑起來。引得許多和尚，大哄起來，說



「該打這蠢蟲！」法本忙上前去，勸住說道：「他須替俺們去送書來，救俺們的性命；你們須耽待他些纔是。」惠明又回過頭去，對張君瑞說道：「你若真有一個善文能武的人，便是在一千里以外，要下這一封救命的書信，我便有這個膽量去。」張君瑞說道：「你獨自去，還是要人幫扶着？」惠明冷笑着，說道：「要人幫扶麼？你替我喚幾個小沙彌，把檀羅寶蓋擎着；病行者，將麪杖兒火叉兒挑着；你叫他們先自己立定腳根，休來管我的閒事。我自能對付那班賊兵去來。」張君瑞說道：「他若不放你過去，却待如何？」惠明說道：「他敢不放我過去嗎！你放心罷，我眼睛睜一睜，睜待他古都海波也似翻過去！我嗓子喊一喊，喊得他斷琅琅山岳也似倒下來！我腳頓一頓，頓得赤力力地心也搖！手攀一攀，攀得天門回坍！遠的人，我便搶上一步，把鐵棍兒打去；近的人，我便順着手，拿戒刀砍去。小的人，提起來把脚尖兒踢去；大的人，扳過來把他腦袋砍去。」張君瑞說道：「我今將書與你，你却到幾時可去？」惠明說道：「我從來做事，爽爽快快，天生成一個大膽的人；好漢做事，須要斬釘截鐵，不要學那惹草粘花的。便是送了性命，心裏也沒有什麼怨恨的。你

看我，提刀仗劍，立刻便走；誰有工夫住在這裏受悶呢！」張君瑞聽了他的話，便取出那書信來，交給他說道：「你拿了書信，快快送去！走出蒲關，一路打聽着迎上去；我杜家哥哥這時候，離蒲關也該不遠也。你見了我杜家哥哥，對他說：「作速起兵，來救俺小姐者！」」

惠明接了書信，對張君瑞笑着說道：「你休祇胡想這門親事，在老太太跟前誇下海口，却叫我去吃這一遭辛苦。倘然那杜將軍不把這賊兵來退去，你這張秀才，也空做了一場風流夢。你雖把話兒哄着他女孩兒，圖着一時的風光；你却害了他，看你半世抱着羞慚。這也何苦來？」張君瑞擺着手說道：「我這一封信，比催命符還靈，你放心去也。」惠明接着說道：「我也去。」法本忙搶上去，說道：「惠明，慢着。」回過頭去，對衆和尙說道：「你們快去把他的鐵禪杖，長戒刀，黑袈裟，拿來！」院子裏許多和尙，齊聲答應着。停了一回，兩個和尙，抬着一條禪杖，一個和尙，擡着一柄戒刀；刀頭兒上，挑着一件黑色袈裟走來。惠明接過去，穿了袈裟，插上戒刀，撥着禪杖；老太太打發家人，送給他路上盤船碎銀五十兩。惠明拿來，連張君瑞的書信，一起捎在胳膊裏，放開脚步，說道：「我也去！」法本又搶上去，拉

着他說道：『惠明，慢着。』惠明把眉頭一縷，說道：『老師父，怎麼這樣婆婆媽媽的？』法本說道：『我也有一封書信在這裏，你拿去；路過西塘地方，把這信給趙大哥看。叫他替你備下一匹快馬，你快去快來者。』惠明接了書信，說道：『我也去。』祇聽得轟雷也似的三通鼓響，八百個和尚，齊吶一聲喊；唵嚶嚶山門大開，揭起繡幡。那惠明提着禪杖，站在當地；精神抖擻，威風凜凜。張君瑞說道：『好一個英雄人也！』這時山門外的賊兵，正十個一堆，八個一處；爬在地下閒息着。猛不防惠明大喝一聲，舞着禪杖着地打將出去；好似一陣旋風，打得那兩傍的賊兵，人翻馬仰，殺出一條血路去了。這裏法本吩咐：『緊緊的關上山門，把守着，等候救兵到來。』回過身來，對崔老太太說道：『請老太太回房安息去罷。』老太太說道：『阿彌陀佛！皇天保佑，祇願惠明早到，救兵早來；救了我娘兒性命。』張君瑞說道：『老夫人，請放心；此書一到，大兵即來。』崔老太太說道：『請官人親自去對我女兒說來。』張君瑞說道：『未成親的夫妻，怕有不方便處。』老太太說道：『我和你母親，原是一家姊妹；你和我女兒，也原是一家兄妹；有什麼不方便處？』張君瑞說道：『姪兒還

命。」說着，便跟在老太太身後，走進相國府去。張君瑞暗暗的說一聲：「慚愧！我使盡心計，今日纔得了這個機會。」堂堂皇皇的走進他的門去；走進內宅門，鶯鶯聽說老太太回來了，便扶着紅娘，走出屋子來迎接。纔說得一聲：「嚇死孩兒也……」一眼見張君瑞站在背後，便把衣袖掩住嘴，不說下去了。紅娘接下去說道：「可憐嚇得我的小姐，手尖兒水也似的冷，額角火也似的燒；病越法添重了。」張君瑞聽了，忙搶上前去，向鶯鶯兜頭一揖；嘴裏說道：「小姐放心；小生此書一去，救兵立刻便來。」說着，深深揖到在地，拿衣袖拂着他的裙角兒，露出尖瘦玲瓏的鞋尖兒來。鶯鶯忙轉着臉兒避去。崔老太太說道：「我兒，你聽了哥哥的話麼？快放心，好好的去睡着養病兒罷！」紅娘便捧着鶯鶯，從走廊轉過東院子去；真是走一步風擺楊柳似的，早把個張君瑞又看呆了。祇聽得崔老太太對歡郎說道：「你請張家哥哥，進屋子裏去坐地。」歡郎便上來，拉着張君瑞的袖子，走進屋去。老太太問他家裏的情形，張君瑞一一說了；老太太聽他說到家境清寒，父母早死，又不曾考得功名，便低着頭，不做聲兒。

一輪冷清清的月亮，高高的掛在山尖兒上；照着漫山遍野的營帳，一座一座的排列着。風過處，祇聽得一聲一聲刁斗，東吹西應，好不威武。那中軍帳前，拔地豎起一面帥旗；上面繡着斗大一個「杜」字。杜君實獨坐在帳中看書，帳門外二三十個大漢，穿着勇字號衣，握着長槍，一字兒站立在兩傍；靜悄悄的，連咳嗽也不聽得一聲兒。外面打過二更，忽見一人，短小身裁，渾身穿着黑衣，騎着馬飛也似的跑到營門口，跳下來馬，那把營兵士，認得是本營探子，忙領着他走到帳下。親兵進帳去，通報了元帥，出來，傳那探子進帳，那探子上去跪着。杜君實問道：「你們四個人一齊出去，怎麼祇回來了你一個？」那探子回答道：「稟元帥，那三人，已分頭到蒲關，河橋，河中府城，再探虛實去了；着小的先回營來，稟報軍情。」元帥問：「你探的軍情，怎麼樣了？」那探子說道：「稟元帥，探得那蒲關主將丁文雅，自從渾城元帥死了，不守軍法，指使他手下兵丁，劫掠人民，姦淫婦女。那統兵官孫飛虎，看了眼熱，也便反了主將，帶了五千八馬，竊住河橋，殺人放火，強搶財物，硬擄婦女，比丁文雅更兇。近來

他不知那裏打聽得普救寺裏住着崔相國的小姐，說：「他的美貌，是天下第一，通國無雙；」便帶了人馬，趕向普救寺去。打算一面搶劫小姐，一面攻打府城；現在河中府兵少糧寡，如何敵得住那厮的蠻橫？」杜君實聽到這裏，連連拍着桌子，說道：「這可不得了！我張家弟弟，現正住在普救寺裏；那河中府，是關中第一座重要的城池，河中有失，中原便不堪設想了。我如今爲公爲私，不可不急急去救他……祇是這座蒲關，蓋造得十分雄壯，那厮知道我大兵到來，一定拚力死守，急切攻他不下，耽誤了救河中的日期，卻是如何是好？」正說着，祇見帳後轉出一個書生來，對杜君實說道：「元帥何不用偷兵之計？」杜君實聽了點頭，當下拔下一枝令箭來，吩咐中軍官，傳出令去；三更造飯，四更拔寨都起，限一個更次趕到蒲關，人人帶着土囊乾柴，悄悄的爬上關去，一把火燒着，拚死命殺進關去。誰第一個打進關去，斬開關門的，便有重賞。那兵士們聽了號令，個個從被窩裏跳起身來，急急忙忙的打水煮飯，不一刻，飯已煮好，蓬帳一齊拆去；杜君實坐在馬上，祇見十萬大兵，照着月光，黑壓壓的罩滿了一片平陽。那雪亮的刀槍，反照着月光，射出萬道寒光來。一聲號砲響，人合戟，

而摘鈴，風捲烏雲似的，向蒲關進發；不到一個更次，看看迎面一座關門，蓋造在兩座峭壁中間。杜君實立馬看時，見關上黑黢黢靜悄悄的，不聽得一個人聲，不看見一盞燈火；知道關裏面有了準備，便把兵馬約退一箭多地，紮定了營盤；分撥一隊短刀兵，趕到城下，齊聲吶喊，爬上城去。城上早已把擂木火箭，一齊攻打下來。關外兵士，取不得勝；這一場惡戰，從五更時候打起，直打到日午當空。營裏一聲鑼響，各各回兵休息；到了傍晚，杜君實親自督陣；那兵士十分勇猛，連攻了五六次，那關上木石滾打下來，十分利害，你想爬得上去。看看又到了半夜子時，杜君實十分焦急，把督陣的鼓，打得震天價響；兵士們死一排，上去一排。正打得熱鬧的時候，耳中祇聽得唵哪哪一聲響亮，那兩扇關門大開，裏面殺出一個赤膊和尚來。關外的兵，見關門開了，便搶着一擁進去；那丁文雅正在關樓上，看看大事已去，便回轉身去，把一個女人抱在懷裏，向關下逃去；早給那關外的兵，圍上前來捉住，綁着送到元帥帳下。這時杜君實正坐在帳裏，聽兵士們報捷；祇見一個又高又大，上身赤着膊，渾身血淋淋的和尙，闖進帳來。親兵急忙上前去捉住，有幾個兵士，認識他便是開關的和尙；當下送上

帳去，杜君實喝道：「兀那和尚，你是那里做好細者！」那和尚說道：「不是好細，俺是普救寺的燒火和尚；今有孫飛虎作亂，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欲劫故臣崔相國女爲妻。有游客張君瑞，他說認識將軍，特打碎俺送書到將軍帳下，望將軍火速去救他一對兒也！」杜君實聽說，便問：「書信在什麼地方？」那和尚不慌不忙，從胳膊裏掏出一封血汗濕透的書信來，向地上一丟。祇聽他轟雷也似的嚷着一聲痛，兩眼一閉，倒下地去；兵士們把他抬去後帳，請隨營大夫醫治。杜君實打開那封信來一看，便滿臉高興起來，說道：「哈！這是我張家弟弟的書信也！」他接着念那書信道：「同學小弟張珙，頓首再拜奉書君實仁兄大人。大元帥麾下；自違國表，寒暄再隔，風雨之夕，念不能忘；辭家赴京，便道河中，即擬親謁以叙間闊。路途疲頓，忽遭探報，昨已相愈，不爲憂也。輕裝小頓，乃在蕭寺，几席之下，忽值弄兵故臣崔公，身後多累，持喪聞戒，暫儻安居。何期暴客，見其粲者，擁衆五千，將逞無禮；誰無弱息，遽見狼狽，不勝憤懣，便當甘心。自恨生平，手無縛雞，區區微命，真反不計；伏惟仁兄，仰受節鉞，專制一方，咄叱所臨，風雲變色。夙承古人，方叔召虎，信如仁兄，實乃不愧；今弟危偪，不



及轉燭，仰望垂手，非可言喻。萬祈招搖，前指河中，譬如疾雷，朝發夕到，使我酒酣，不恨西江。崔公九原，亦當銜結。伏乞台照，不宣。張琪再頓首拜。」杜君實讀完了信，忙拔下一枝令箭，說道：「大小三軍，聽我號令，就點中權五千精兵，火速起發，直指河中府普救寺，救我兄弟去走一遭。」祇聽得帳下齊答應一聲：「喏！」便有先鋒官出去，點齊人馬；杜君實也披掛齊備，蹀出帳去。便有後營把門兵士，來報說：「那送信的和尙醒來，他獨自走出營門，跨上馬去了，小的們攔也攔他不住。」杜君實聽了，說道：「任他去罷；却是一個好漢子，待我到得寺裏，重重的賞他去。」

張君瑞被賊兵圍住在寺裏，心驚膽戰，眠食也不安，坐立也不定；看看過了一天，又是一天。那孫飛虎，常常打發人來催逼；崔家老太太，祇有哭泣的分兒。鶯鶯小姐，嚇得病倒在牀上；這時候的張君瑞，險些做了救命皇菩薩。寺裏的和尙，相國府裏的家人女僕，一天到晚，圍着他，求他救命；張君瑞看看救兵不到，心裏祇是乾急。又記掛着鶯鶯小姐的病，恨不得親自跑到他繡房裏去安慰他；祇得天天在老太太跟前探問着。那個大夫，雖也關在寺

裏，常常瞧着小姐的病；可是沒有地方去買藥，也是枉然。第二天很快的又過去了，這時候，寺裏忽然又添了一重飢荒；原來偌大一個寺院，却沒有一個井。山門外雖有一口四眼井，可是誰敢出去挑水？到了第二天夜裏，滿寺的人，嚷着一夜的口渴。鴛鴦小姐是害的熱病；比別人口渴得越法得利害。他在昏昏沉沉的時候，連連嚷着，向紅娘要茶吃；紅娘沒有法想，便出來告訴老太太。張君瑞在一傍聽得了，他想：「眼見得鴛鴦小姐是我的人了，若渴壞了他，叫我心裏怎麼忍得過？」他一轉念，想出了一個主意，便悄悄的回到自己院子裏，和琴童兩人，在花瓣兒樹葉兒上收着露水；收了一夜，祇收得小玉杯裏一杯，拿去送給鴛鴦小姐解渴。到了第二天一早，忽聽得山門外似暴雷一般吵嚷，接着把山門打得應天價響；法本慌得忙叫：「和尚，拿木頭石塊把山門堵起來！」後來還是張君瑞有見識，反把山門大開了；自己說是鴛鴦小姐的哥哥，却跑到孫飛虎的營裏去，把他迎接進寺來。一面吩咐宰牲口，做酒水，一面叫從山門口紮起五色的燈綵來，直紮到內堂。自己哄着孫飛虎陪他吃酒，說：「老師父替將軍揀定的吉時，在夜半子時。」他一面吩咐八百個僧衆，各各預備

傢伙，他打聽得山門外，眼前祇有一千個賊兵，若等候到那時候，還不見救兵打來，聽法本和尚撞下一鐘，關上山門，八百個和尚，各各拿出全副氣力來，和賊兵拚命。先結果了孫飛虎，再對付那山門外的強徒。這班和尚到了這時候，倒也大家死心塌地，不拚命也是死，拚命也是死，便各各在暗地裏繫縛停當，埋伏在大殿兩廊下，專聽法本和尚的號令。看看太陽光慢慢的向西面落下去，孫飛虎在客廳上坐着，左一杯右一杯的吃着酒，他心想這個相國女婿，已是穩穩到手的了。到上燈時候，那胡軍師打發一個探子來報告軍情，說：「那河中府城，在今天夜裏可以打下來。」孫飛虎聽了，快活得他捧起酒壺來，直着頸子，祇向喉嚨裏倒下去。張君瑞又想起那被孫飛虎擄在營裏的幾十個女人，停一回若兩面廝打起來，豈不把那班女人白白打死；他便想了一個主意，對孫飛虎說道：「將軍成親，還有幾個時辰耽擱；現在一個人吃着寡酒，想來也很乏味。不如把那營裏的女人，一齊喚進寺來勸酒，雖說將軍做了相國家的女婿，過幾天將軍做了大王，少不得要揀選幾個宮娥妃子。不如趁今夜吉時，把他們打扮起來，一塊兒行了禮。」孫飛虎聽了，哈哈笑着，伸手拍着張君瑞的背，

說道：「我做了大王，少不得要封你一個國舅。」說着，回過頭去，叫：「把那營裏的一班美人，喚進來打扮着；停一回聽嚙家點妃子也！」不多時，一隊兵押着十八九個年輕女人，走進廟來；走到孫飛虎跟前，各各低着頭兒。張君瑞叫：「留下兩個女人勸酒，其餘統統送進相國府去打扮。」便有一個相國府裏的管家婆，領着那班女人進去；這裏孫飛虎和兩個女人胡鬧着，酒越法多吃下去。看看二更時份，張君瑞心下正沒有主意，祇聽得山門外一片喊殺的聲音，張君瑞知道是杜君實帶兵到了。忙把眼睛看着法本，法本趕到殿上去，撞起鐘來；山門立刻關了，兩廊下的和尚，各各拿着傢伙，搶上廳來，見賊兵便打。那班強盜，聽得山門外喊殺的聲音，先嚇破了胆；見了這樣子，便各各跪下地來求饒。和尚上去，奪了他手中的朴刀，殺進廳去；孫飛虎聽院子裏吵嚷，心知不妙，站起身來，一脚踢翻桌子，拔出劍來，正要上去揪住張君瑞；祇見三四十個光頭，圍上前來，乒乒乓乓一陣渾殺，被他殺倒了七八個和尚。那孫飛虎也被他們捉住，拿繩子綁着，和殺豬一般叫喊起來。這時外面杜將軍的兵了，打着山門，和擂鼓一般；張君瑞叫：「開着山門。」當先一匹白馬，馬上坐着的，正是他哥哥

白馬將軍杜確。那賊兵跪在兩傍，連連磕着頭，嘴裏稱着：「白馬爺爺！祇求爹爹饒了性命，悉憑爺爺發落。」杜君實吩咐：「止將孫飛虎一人砍首號令其餘不願從軍的都歸農去；願從軍的，開報花名，與他們安插。」便有幾個小將，領命去了；這裏十多個和尚，推着孫飛虎出來。那孫飛虎酒也嚇醒了，祇嘆道：「杜爹爹饒命！」杜君實叫：「綁在山門外大樹上。」親自上去，一刀砍做兩段。張君瑞上去見了面，兩人拉着手兒，走進寺去；法本迎着，接到客廳上坐下。便有隨營參將，分做兩排，一字兒站在廊下；杜君實坐在正中，發下令去，吩咐：「到大營去再調動一萬兵馬，火速救河中府去！」那參將接着令，諾諾連聲去了。這裏法聰，領着四個和尚，端上素酒來；杜君實和張君瑞兩人，對坐着吃，把別後的情形，細細的談論起來。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兩人一杯一杯的吃着，琴童站在一邊篩酒。杜君實回過頭來，看着琴童，笑了一笑，說道：「琴童，你可還記得你偷吃了相公的酒，你家相公要打你；我替你討着饒來。」琴童也笑着說道：「杜大爺可記得吃醉了酒，在我家相公書房裏，把我家相公錯認做是杜奶奶，攙住了我家相公，連連喚着：「美人兒！」被我相公

公打着嘴巴來。」 一句話，引得屋子裏裏外外的人笑起來；張君瑞忙喝道：「狗才！胡說。」 杜君實却祇是哈哈大笑，拉着琴童的手，說道：「童兒，你再想想看，可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說出來給我和你家相公聽着下酒。」 琴童怕惹他相公的罵，便搖着頭，躲了出去。 那兩廊下站着的和尙兵丁，和相府的家人，見琴童得了臉面出來，便搶着上去趨奉他；把他一拉，拉到廚房裏，請他吃着酒。 這個琴哥兒長，那個琴哥兒短，都來湊趣。 琴童也滿嘴說着大話，說得自己也不相信起來；內中有幾個不老誠的和尙，看上了那孫飛虎擄在營裏的幾個年輕女人。 便來和琴童說，求他在杜將軍跟前，討下來做家婆；琴童當時滿嘴答應，待到見了杜君實，他便一個字也不提，引得那班光頭，祇在窗外探頭兒。 停了一回，法本和尙領着十多個年輕女子，走上廳去，一齊跪倒；杜將軍向他們一一問了姓名住處。 原來他們都是河橋鎮上的良家婦女，被孫飛虎擄來強姦；杜將軍用好話勸慰了一番，便吩咐：「依舊寄在相國府裏，派幾個老媽子，好好的看管着；一面送信給他丈夫父母，到寺裏來認領。」 法本聽了，便領着那班女人退出去；走過廊下，那許多和尙見了，個個伸長了頸子，撐大了眼。

睛，嘴裏流出涎沫來。一回兒，琴童又出來了；那幾個饑眼和尚，上去問：『討家婆的事體怎麼樣了？』琴童假裝放下臉兒來，哼了一聲，說道：『杜將軍吩咐：『把你們抓進去，重重辦罪。』』這幾個和尚聽了，嚇得屁滾尿流，抱着頭逃得無影無蹤；琴童看了，肚子裏暗暗的好笑。後來那十多個女人，個個都有他丈夫父母來認領；祇有顧家小姐，沒有人來領認。不知怎的，和寺裏幾個和尚勾引上了；逃出寺去，躲在一間小屋子裏，做了衆人的家婆。不到一年工夫，渾身害了惡瘡，死在屋子裏，沒有人去收殮他。這是後話。如今再說：崔老太太聽說白馬將軍殺了孫飛虎，在寺裏和張君瑞吃酒；他便喚四個老媽子，扶着他出去。見了杜君實，杜君實忙搶上去拜見；嘴裏說道：『狂賊跳梁，有失防禦，致累受驚，敢辭萬死。』崔夫人說道：『孤寡窮途，自必必死，今日之命，實蒙再造。』杜君實聽了，又客氣了幾句。忽見中軍官，急急匆匆的跑進來，說道：『末將奉了大帥號令，帶了一萬兵馬，趕到河中府城；託賴大帥虎威，不用一兵，不折一矢，在兩個時辰裏，把四千賊兵，一齊收伏了。如今帶在寺門外，聽候元帥發落。』杜君實聽了，正要說話；忽見琴童搶進來通報說：『河中府裏文武』

官員，統統來了。」崔老太太聽了，忙站起身來，說道：「老身在這裡，諸多不便，先告辭進去了。」杜元帥公事辦完，便請張家賢任，陪着到寒舍來吃三杯水酒。」杜君實和張君瑞聽了，諸諾連聲，站起來送老太太出去；這裡自有河中府的大小官員，接二連三的來拜見。直鬧到天色大明，法本和尚便請杜將軍到書房裏去略睡一回；到午牌時份，杜將軍起身，自有親兵伺候梳洗用膳的事體。膳罷，張君瑞踱進房來；杜君實說道：「敢問賢弟，因甚不至我處？」張君瑞說道：「小弟賤恙偶作，所以失謁；今日便應隨仁兄去，却又爲崔夫人許以愛女相配，不敢仰勞仁兄執柯，小弟意思成過大禮，滿月以後，再行叩謝。」杜君實聽了，連連向張君瑞作揖，說道：「恭喜！賀喜！愚兄便願討這個差使做；停一回，到相府去，便向老夫說來。」接着，那參將們進來稟報：「料理五千人投誠的事體。」杜君實吩咐：「留下五百人馬，在寺外伺候；速速帶了大隊人馬，回蒲關去駐紮。本帥爲我家兄弟的事體，略有勾當，稍緩便來。」那參將答應着，退出去；這裏他弟兄二人，手拉手裏，踱進相國府去；早有家人進去稟報。崔家老太太，帶了款郎，出來迎接，領進客廳去，坐下身來，杜君實便說起替



張家兄弟作伐的事體來。崔老太太說道：「小女這幾天病勢，十分危篤；這件姻緣，老身尙有處分。」說着，便回過頭去，對門外說道：「安排茶飯者。」祇聽得廊下一片聲答應，一回兒擺上酒菜來；歡郎陪着吃酒，崔老太太在一旁，對張君瑞說道：「賢侄的大恩，不可忘也。自今賢侄休在寺裏下，便移來家下書院內安歇。明日略備草酌，著紅娘來請賢侄，是必來者。」張君瑞聽了，忙站起來，「是是」的應着，老太太告一個罪，先自進去了。這裏杜君實和張君瑞兩人，說說笑笑吃着酒；法本又跑來陪着。杜君實見了法本，忽然想起了惠明和尚，便問：「法本，那送信的好漢和尚，到什麼地方去了？」法本笑着說道：「他如今在西塘趙家養傷呢。說也好笑，那趙大哥的女兒，祇因惠明救了他的性命，便和他父親胡鬧着，要逼着惠明還俗，願意嫁給他做家婆。」杜君實聽了，不禁笑了，忙問：「怎麼一回事？」法本說道：「原來我打發惠明到趙家去借馬的時候，正是那丁文雅手下的兵，在西塘地方鬧事的時候；那班賊兵，見人便殺，見錢便搶，見女人便姦淫。趙家兩弟兄，在西塘地方住着；趙老二兩夫妻不生兒女，趙老大卻生了一男一女。惠明到他家裏，那賊兵正在搶劫他家的鄰

舍；惠明便幫着先把趙家妯娌兩個保護出去，躲在田坂裏。第二回搶進屋去，再救趙老大的女兒。他女兒名叫霞姑，今年十八歲，臉面長得也還端正；這時正有五六個兵，圍着霞姑要行無禮。被惠明趕上去，拿禪杖一頓掃，那賊兵的腿骨，都被他打斷了；一看門外又有一大羣賊兵搶進屋子來，惠明便輕輕的把霞姑駝在背上，手裏拿着棍兒，一掃一蕩的打出去。祇因背上爬着一個人，厮打的時候，不免有幾分顧忌；因此他臂上肩頭，也着了幾下，淌出血來。殺了半個時辰，被他殺出重圍，一塊兒送到田坂裏；趙老大見他受了傷，忙叫他「在稻田裏坐着養養神。」他一手接着傷口，頭也不回的去。直到他殺出蒲關，送了書信，回到西塘，已是殺得成了一個血人兒；渾身十多處傷口，他再把趙家的人，一個一個送回家去，略坐了一坐，站起身來，便要回寺。那霞姑見了，一把拉住，死不放他去；惠明這時，實實也支撐不住了，便在趙家睡倒。一連三天，不省人事，那霞姑一天到晚陪伴着他。對他父親說道：「一個女孩兒的身體，輕易不能夠和男人黏皮貼肉；如今他爬在惠明背上，兩臂抱住惠明的頸子，隔了幾個時辰，在人堆裏殺進殺出。孩兒今生今世不嫁丈夫，便罷，要嫁丈夫，便

是死也不嫁第二個人了。」他又說：「惠明堂堂一個男子，投身在空門裏，也未免可惜；快去求着他師父，給他還了俗罷。」趙老大聽了他女兒的話，無法可想，方纔打發人來對我說知也。」杜君實聽了，連聲贊道：「好女兒！如今天下多事，惠明這一等人，却是有用之才；如今下官索興成全了他兩人的心願，老和尚可陪下官到西塘去走走。」法本說道：「些些小事，怎麼勞動得將軍虎駕？」杜君實說：「下官愛才如命，現在的惠明，安知他將來不做到下官的地位呢？」說着，酒也吃完了；杜君實吩咐：「備馬。」張君瑞說道：「小弟也去走一遭。」他三人騎着馬，在前面走着；後面跟着一隊親兵。看看到了西塘地方，流水小橋，竹籬茅舍，另有一種天趣。法本搶在前面，走到趙老大家裏去，把趙老大弟兄兩人喚了出來；他弟兄兩人聽說元帥到了，嚇得他爬在地下，不敢抬頭。杜將軍親自去扶他起來，拿好話去安慰他；便問：「惠明現在什麼地方？」趙老大拿手指着右面一間廂屋，說：「在屋裏睡着呢。」杜將軍吩咐：「不要去驚動他。」他三人蹣着腳，悄悄的走到廂屋外窗口看時，祇見那惠明睡在板榻上，霞姑正捧着一杯茶，走近榻去。惠明忙合着手掌兒，

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得勞動女菩薩。」說着，接過茶杯去；霞姑便坐在榻前，攬上他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微微一笑，引得窗外的杜將軍，也呵呵大笑起來。他們一脚踏進房去，羞得霞姑祇撲在他父親懷裏亂躲；惠明見他師父來了，便要支撐着走下地來。法本上去按住了，說道：「惠明，你如今不是我的徒弟了！杜將軍祇因你開關有功，意欲封你一個官職；你平常在寺裏，吃酒打拳，偷葷打架，還常常嚷着氣悶，吵着口淡；如今你做了武官，大碗酒，大塊肉，任你吃得。趙家姑娘，待你一片深情，你便當娶他做了妻子。從今以後，成聖賢，成盜賊，都憑你一個身心做去；老僧有兩句話囑咐你：「我佛慈悲，」你以後處處須拿慈悲心腸看待百姓；「惟真英雄能多情，」你以後處處須拿真情來看待那趙家姑娘。你若能够不昧本性，他年老僧便來超度你成了真果。去罷！阿彌陀佛！」惠明爬在枕上，磕了三個頭，說道：「徒弟領命。」他說着，忍不住吊下幾點淚珠來；杜將軍上去說了幾句安心養傷，已替他保舉了一個少校的官職，他日望他爲國效力的話。又吩咐留下四個親兵，在屋子裏伺候着；說着他三人退出屋子去。趙老大送到門外，杜將軍跨上馬，說了一句：「張

家兄弟再見。」回營去了。張君瑞跟着法本依舊回寺去。

請宴

紅娘唱：

「半萬賊兵捲浮雲，片時掃盡；俺一家兒死裏重生！只據舒心的列仙靈，陳水陸，張君瑞合當欽敬；

前日所望無成，倒是一紙書，爲了媒證——

今日東閣帶烟開，再不要西廂和月年輕，彼見昨日驚魂等；薄衾單枕有人溫，你早則不冷！冷！

你好寶鼎香濃，繡簾風細，綠窗人靜——

幽僻處，可有行人？點蒼苔白露冷冷，隔窗兒咳嗽一聲。

詞 題

只見敝朱扉疾忙開問——

沒手躬身禮數迎，我道不及萬福先生；

烏紗小帽耀人明，白襖淨，角帶開黃程——

衣冠齊楚，那更龐兒整；

休說引動鸞鷲，據相貌，憑才性；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我不曾出聲，他連忙答應；

早飛去鸞鷲跟前，「姐姐」呼之，「喏喏」連聲！

秀才們問道：「諸」似得了將軍令；

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爲謝承；

不請街坊，不會諸親，不受人情；

避乘僧，請貴人，和鸞鷲匹聘；

見他，謹依來命——

又回來顧影；

文魔秀士，風雅酸了；

下工夫把頭顱掙，已滑倒蒼蠅；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酸得人牙疼；  
安排定，封鎖過陳米數升，蓋好過七八壘蔓菁——

這人一事精，百事精，不比一無成，百無成！

世間草木是無情，猶有相兼并。

這生後生，怎免相思病？  
天生聰俊，打扮又素淨，  
夜夜救他孤另，  
曾聞才子多情，若遇佳人棄伴，  
常要擔擱了人性命！

他的性行，他的至誠，  
你今夜親折證——

只是今宵歡盡，  
歡弱驚驚那慣經；

你寒歡歡輕輕，  
燈動添額端詳可憎，  
好煞人，無乾淨！

俺那邊落花滿地胭脂冷，一霎良辰美景；

夫人遣妾莫稍停，請先生切勿推稱——

正中是鴛鴦夜月銷金帳；兩行是孔雀春風軟玉屏；

下邊是一對對鳳簫象板，雁瑟鸞笙；

聘不見爭，親立便成，新婚燕爾天教定！

你生成是一雙跨鳳乘鸞客，怕他不臥看牽牛織女星！

異後伴，不費半絲紅線，已就一世前程——

想是滅寇功，舉將能，你兩般功效如紅定；

先是鸞娘心下十分順，總爲君瑞胸中百萬兵！

自古文風盛，那見珠圍翠繞，不出黃卷青燈——

夫人只一家，先生無伴等；

並無繁冗，真幽靜；



立等你有恩有義心中客，迴避他無是無非廊下僧。

夫人命：「不須推託，即便同行！」

先生休作謙，夫人專意等；自古恭敬不如從命，休使紅娘再來請。

風吹樹梢，夕陽在山，普救寺山門外，停着兩匹馬，原是張君瑞和法本和尚，纔從西塘地方探望惠明回來。張君瑞走到那小院子門口，向法本和尚拱了一拱手，說一聲：「再見！」法本

和尚說道：「先生搬到相府裏住，沒事還請到方丈裏來閒坐談心者。」張君瑞點着頭，走

進屋子去，祇見琴童忙着在裏面收拾琴書衣服。張君瑞吩咐：「先把鋪陳搬進相府裏

去。」琴童肩上擡了一個鋪蓋，一手提着一個考籃，大脚步走到相府門口，向當地一丟。

喊了一聲：「來！」便有三四個家人，忙着替他拿進去。琴童冷眼看時，裏面

有一個大肚子的家人，從前向他相公吆喝過的，他便上前去伸手劈胸扭住，說道：「你知罪

「你從前吹噓我們的相公，如今我們的相公，便是你家的姑爺；姑爺吩咐：『來，抓你去闖罪。』」慌得那家人，祇是爬在地下磕頭；嘴裏好兄弟長，好兄弟短的喚着。又說：『你去對姑爺說，祇說：『我害病快死了；』我明天請你去吃館子逛姑娘罷。』」琴童做出許多張智來，另外有兩個家人，名叫李升余福的，替他求饒。又說：『吃館子逛姑娘的事體，憑在他們身上。』琴童纔放了手，嚇得那一班家人小廝們，個個見了他害怕。琴童吩咐：『替姑爺搬東西去！』一擁擁了十三四個人，琴童領着，走到小院子裏；一看，零零落落的沒有幾樣東西。一個人拿着一包書，一個人搨着一張琴，也有捧一方硯瓦的，也有抱一個花瓶的；琴童連自己的馬桶便壺也教他們拿着，好像捧法器似的，一大串十多個人，拿着搬到相府書院裏。琴童在後面押着，大家笑又不敢笑，從此以後，琴童便拉着這班家人，儘自敲竹槓。今天吃這個的，明天逛那個的。把伺候相公的事體，倒推給相府裏小廝做去。這是後話。當夜，張君瑞搬進了相府的書院裏；一看，屋子裏收拾得十分清潔，壁上掛着許多名人字畫，案上供着幾盆春蘭芝草。張君瑞暗暗的說一聲：『慚愧！』我熬了這要多時，纔得進了他

家的門不知何日里得和我那美人兒洞房花燭也。」正想時，祇見一個彎腰屈背的老頭兒，一步一頓的走進房來，向張君瑞打了一個恭，口稱：「大相公。」後面一個相府家裏的總管家人，名叫崔大，懷裏抱着一大細賬簿冊子，搶上一步，請了安，退後去，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說道：「崔大奉老太太吩咐：「以後大相公是俺們的主兒。」叫把府裏的銀錢賬兒家人的花名冊兒，送給大相公過目。這位賬房朱老先生，在府裏管賬二十多年了；相國在世的時候，常伴着相國吃酒下棋，如今求大相公多看承他些。」那朱老先生也接着說道：「大相公是讀書明理的君子，知道敬老憐貧的。」張君瑞聽了，忙叫崔大把賬簿捧回去，說：「朱老先生是老年省事的，斷不會錯；小生託庇府中，還要請老先生耽待一二纔是。」

那賬房說了幾句客氣話，接着那崔大對窗外喊了一聲：「來！」便有二十多個家人小厮，跨進房來，一齊爬在地下。崔大翻開花名冊子，攤在張君瑞眼前；什麼趙大，錢二，李升，余福的點起名來；下面一一答應着。崔大又說道：「府裏自從相國去世以後，哥兒年紀小，老太太不便問事；府裏沒了主兒，你們一窩兒狐媚子霸道，無法無天的都幹出來。如今老太太

吩咐：「這位大相公，是俺們的主兒。」倘有半點不是，便請大相公拿家法辦一辦，打一頓攆出府去。」那家人小厮一齊喊着說：「小的不敢！」崔大喝一聲：「起去！早晚聽候大相公呼喚。」大家一齊啞啞應着，爬起來，倒退着出去了。這裏小厮開上飯來，賬房先生陪着張君瑞吃了飯，退出去；張君瑞一個人在房裏，自言自語的說道：「今番這個崔家女婿，穩穩的在我手掌裏了！」句末了，祇見那歡郎跳進屋子來，喚着：「張家哥哥！」說道：「院子裏好大月色！怎不賞月兒去？」張君瑞正在無聊的時候，聽了他的話，便和歡郎手拉手兒踱出院子去；這書廳蓋造在廳屋的南面，院子東南角裏也有小小一座假山，幾叢翠竹；在南面和張君瑞從前住過的小院子，祇隔得一垛牆。東面牆外，也便是相府內宅花園的西南角上。歡郎和張君瑞兩人踏上假山，向隔院望去；依舊是那座桂花廳，照眼。張君瑞便記起從前月光下看鴛鴦小姐燒香的情形，不覺發怔；這時一片水晶也似的月光，照在桂花廳的臺階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歡郎看了，連連嘆着：「好景兒！」把張君瑞拉下假山來，逼着崔大拿出鑰匙來，開了面面走廊的腰門；要到花園裏賞月去。崔大說

道：「哥兒明天去罷！現在時候不早了；花園裏冷清清的，黑地裏跳出一個蛇兒蟲兒來，咬了人不是玩的呢。」歡郎踩着脚，祇是不依說：「要在月光下看着花兒，纔好玩呢！」張君瑞知道這座花園，接近鶯鶯小姐的繡房；心裏也巴不得到園裏去，可有機緣和小姐見一面兒，看他病得怎麼樣了？當下見歡郎吵嚷個不休，便說道：「去去也不妨事，有我看着他呢。」崔大聽大相公這樣說了，便也不敢攔阻，拿出鑰匙來，開了門。說道：「哥兒去去便來，我們在門口等着，當心老太太喚呢。」歡郎一邊答應着，一邊拉着張君瑞；縱縱跳跳的走進園去，果然好一片夜景。張君瑞便想到，過幾天我和鶯鶯小姐結了夫妻；花前攜手，月下並肩，在這一座花園裏，不知要做出多少風流事體來呢！看看走到那座月洞門口，却是關得緊騰騰地；歡郎指點着說道：「這月洞門裏面，西廂房裏，便是紅娘姐姐的臥房；那正屋裏，是俺姊姊的臥房。」這幾天俺姊姊有病，不會燒得夜香，却是紅娘姐姐替俺姊姊燒的。這小妮子兩隻眼珠子怪招人的，如今快到燒香時候了，我們躲過一邊，待他出來，嚇他一跳，倒好耍呢。」說着，便拉着張君瑞的袖子，躡手躡腳去躲在桂花廳西面捲簾下面，靜悄悄

的好一回，祇聽開的一聲，那扇月洞門兒果然開了。兩個小丫頭，走在前面，手裏捧着香盤風燈；紅娘走在後面，一串兒走到桂花廳臺階上，端出香桌來，紅娘點上香，深深的拜下地去。歡郎趁這個當兒，搶上前去，向那兩個小丫頭搖着手，跟着紅娘並肩兒拜了下去。紅娘啐了一聲，急急站起來，說道：「一個哥兒們，也和俺丫頭胚胡鬧，算什麼樣兒呢？」歡郎笑謎謎的說道：「好樣兒呢！」紅娘抿着嘴說道：「神不知鬼不覺的，不知什麼時候躲在這裏的？那里像一個爺們，竟成了一個鬼靈精！」紅娘說到這裏，忙用袖子按住嘴，也掌不住笑了。歡郎說道：「鬼靈精還有一個呢。」說着，把手向後一招；張君瑞也躲不住，從黑地裏走了出來，兜頭向紅娘一揖。說道：「我那兒，今天害病可好些麼？要姐姐用心服侍，小生便代他賠一個禮兒。」說着，又作下一揖去；慌得紅娘連連倒退，笑着說道：「我們做了頭的，伺候小姐的病，也是應該的，怎麼當得相公的一個謝字。」說着，嗤的一笑，說道：「相公放心罷！金釧兒吊在井裏，有你的總是有你的；老太太吩咐：「明天擺筵席兒請相公。」難道這一夜便捱不得了，巴巴的連夜溜進園子來；相公豈不聞，「晝夜入人家，非：

「紅娘說到這裏，便不好意思說下去了。」張君瑞聽了，忙說道：「冤哉！冤哉！這都是你家哥兒拉我到園裏來的，不信，你去問崔大。」正說着，祇聽得腰門上一片聲叫喚，說：「哥兒快出來！老太太喚呢。」歡郎聽了，忙應着；張君瑞臨走的時候，又回過臉兒去，說道：「姐姐，你往後不用燒第三炷香也！」

張君瑞睡在書院裏，做了一夜好夢，一覺醒來，睜眼看時，見窗衣上略略透出白色來。那一陣一陣的玉蘭花香，度進帳來。他忙忙坐起，自言自語的道：「今天可不是我家阿姨安排酒席，喚我和那冤家見面的日子嗎？怎麼我還懶懶的睡在牀上呢？」他一聳身，跳下牀來，向門外一看，時候還早呢！那家人小厮們，還睡得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兒。看那一輪早晨的太陽，還一半兒躲在山頭下面，好似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兒，在屏風後面露出他半張粉臉兒來，偷看着人呢。張君瑞抬着臉說道：「太陽啊！你好似俺小姐，羞答答不肯把頭抬也。」一句話，驚醒了屋子裏的小厮，忙起來，去端了洗臉水，張君瑞細細的洗着臉，漱着嘴，梳着髻兒，戴上方巾，揀一件新海青穿上。看看天色大明，他心裏想道：「老

太太昨天說：「今天打發紅娘姐來請。」怎麼到這時還不見這僧了頭來也？」他便一個人在走廊下面踱來踱去，心裏十分焦急。他想：「難道是小姐的病，越法重了麼？」唉！小姐小姐，你的病，小生能醫也。怎麼不早些兒來喚我去瞧瞧他的病呢？」他回心一想，「時候還早呢，紅娘怎麼能夠來也？」便又關上書院門兒，倒在榻上，一合眼，一縷魂兒好似飛到繡房裏，見了那心上人兒，和他肩並肩兒，手拉手兒，說說笑笑，快活得手脚跳舞。來忽然聽得窗格兒外面，嬌滴滴一聲咳嗽；他就從榻上跳下來，隔着窗兒，連連問：「外面什麼人？」却沒人作聲。張君瑞便開出門去，祇見紅娘笑吟吟的站在廊下。張君瑞說道：「敢是老太太打發姐姐來喚小生也？真正多謝姐姐！」說着，上前去連連作揖；紅娘忙道着萬福。張君瑞說道：「姐姐，且到屋子裏去坐地；小生還有話呢。」紅娘祇是站在廊下不說話，那兩道眼光儘在張君瑞上上下下亂轉；他心想：「我那小姐和他，是前世裏注定的緣份；自從那天他兩人第一回見面的時候，便種下的這個根苗。後來他兩人隔着牆兒，做着詩；那一縷情，便統統露了出來。後來孫飛虎來搶俺小姐，善救寺裏八九百條性命，



都在那賊人手裏；虧得他寄了信，請了救兵來；把這五千個強盜，一場大禍，化作雲烟。這個恩惠，不但是俺家太太小姐，要感激他，便是我紅娘心裏，也忘不了他呢！」紅娘心裏想着，忍不住臉上露出盈盈一笑來。

張君瑞說道：「姐姐笑什麼來？」紅娘說道：「我笑着相公真正僥倖！我家小姐，住在京裏的時候，有多少王孫公子，前來說親。我家太太，一個也不把他放在眼裏。如今相公，一個孤身窮酸，仗着一張簡帖兒，便輕易把一個美人兒的小姐騙到手裏，豈不是一樁大大的便宜事體呢？」張君瑞聽了，說道：「姐姐的話錯了；小生的有今天這一天，原是用盡心計，吃盡辛苦，受盡悽涼，就盡驚惶得來的。」紅娘說道：「今日裏相公樂也！東閣烟開，繡簾風細，寶鼎香濃，綠窗人靜；再不用冷冷清清，獨自一人，爬在牆頭上痴等了。」

張君瑞說道：「啊唷唷！姐姐好一張利嘴也！」紅娘也掌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張君瑞看他模樣兒千伶百俐，便又忍不住搶上去，連連的向紅娘拜着；慌得紅娘回禮。伏。說道：「相公歇也！」

張君瑞說道：「我如今得了一個千嬌百媚的鶯鶯小姐，又得了一個千伶百俐的紅娘姐姐；怎的不叫我快活得歇也！」紅娘低低啐了一聲，他

兩條眼光斜溜過去；祇見張君瑞穿絮得齊齊整整，唇紅齒白，眉清目秀，那模樣兒又風流又俊俏。他肚子裏暗暗的想道：「倒看他不出，這樣一個聰明臉兒，又是那樣的溫和性格兒，莫怪我家小姐，常常言裏語裏提起他。便是我紅娘從來心硬，今日裏見了他，也不由心裏……」紅娘想到這裏，止不住臉兒一陣一陣紅起來，心頭小鹿兒跳起來。張君瑞見紅娘痴痴的樣子，心裏也覺着了幾分，便延着臉，伸手去拉他的袖子。說道：「姐姐怎麼不說話兒？」紅娘忙奪了手，扳起了臉色，說道：「先生，我是聽了老太太的吩咐……」張君瑞忙搶着說道：「是！是！是！」引得紅娘又把袖口遮着小嘴兒，吃吃的笑起來。他心想：「我話還不曾說出來，他便連聲答應着，世間那有這樣的獸後生？」張君瑞這時一顆心，原早已飛到香閣繡房裏；嘴裏連聲「鶯鶯姐姐」喚着，又好似鶯鶯小姐在那裏「啾啾」連聲的答應着他了。紅娘住了笑，說道：「老太太擺着酒席兒請先生，作速去者。」張君瑞說道：「紅娘姐，我不知道老太太這一席酒，果是什麼意思？酒席面上還有什麼客人？」紅娘說道：「先生問這一席酒麼？一來，是給先生壓驚。」張君瑞說道：「小姐驚也，小生

當給小姐壓驚呢。」紅娘接着說道：「二來是謝你的大恩大惠。」張君瑞說道：「不用謝小生，祇謝那孫飛虎；若沒有他，小生怎得有今天的一天也？」紅娘又說道：「因此上，席面上不請街坊鄰舍，不邀親戚友朋，不收人情禮物，不用吹笙打鑼；避開了許多和尙的眼睛，悄悄的請你一個新貴人去，和我那鶯鶯小姐成親。」張君瑞聽到這裏，忙應道：「是是是，小生去也；請姐姐先走一步。」紅娘聽了，便轉過身去走着；張君瑞在後面跟着。走不到幾步，張君瑞忽然站住，說道：「慢着，我書院門兒不會關上呢。」紅娘跟着他，又回進屋子去；在書桌兒橫頭坐下。祇見張君瑞站在當地，自己渾身上下打量着；又呆呆的好似想起了什麼。一回身走到書桌跟前，拿着鏡子自己照一回自己，說道：「這樣的醜相，怎麼見得小姐？」忙拿着刷子，倒上香油，把自己的頭髮，刷得光滑澤亮，可以照得人臉兒。紅娘在一傍，笑着說道：「你這光油油的頭髮，真要滑倒蒼蠅，耀花人眼睛；你這酸溜溜的樣子，叫人刺得牙疼呢。」張君瑞不答話，忙忙的走到米鑿跟前，把鬚口兒遮蓋起來，又把那七瓶八蓋的鹽菜封鎖起來，祇防給人來偷去吃了。」紅娘看着，肚子裏暗暗的想道：「這人倒是一

事精，百事精的；不比得那一無成，百無成的人呢。這樣一個小後生，又長着那樣漂亮的臉兒；世界上的草木，也算得是一樣沒有情份的東西，却還有碰在一塊兒的時候。怎麼這樣一個聰明人兒，打份得又素淨，却叫他夜夜一個人孤零零的住着呢？」他又想：「我常常聽得說：『才子，是從古以來多情的；』倘然他一見了他心裏歡喜的人，一縷痴情，從心裏飛出來，把那人牢牢縛住；好似發了瘋一般，不能夠自做得主。倘然他那遇到的人，是沒有良心的，不能夠叫他如了心願，成就了好事，弄得那人便垂頭喪氣，一肚子不高興。性急的人，還要鬧出人性命來。」這人，現在也到了這地步；但是我家小姐，却也是一個多情多義的人。你今天夜裏，和他一塊兒在燈前談心的時候，便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好性兒的人呢。祇是一樣，你一天夜裏，和他做那風流事體；他是一個嬌嫩的小姐，不慣這事體時，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的溫存着他。祇怕到那時，在燈光下面，見了這美人兒，越看越有趣；他也要把持不住，忘了這款款輕輕，弄得乾不淨也。」紅娘想到這裏，正要把他心裏的說話說出來；回心一想，自己也是一個女孩兒，羞答答的，怎麼說得出口？止不住粉腮兒上，又一陣一陣紅

暈起來。祇聽得張君瑞喚着：「紅娘姐！」問道：「那屋子裏，今天到底怎麼樣的鋪設，我便是這樣過去，老太太可不要嫌我太冒失嗎？」他說話的時候，又仔仔細細向自己身上打量一番，好似不好意思的樣子，又好似十分得意的樣子。紅娘笑着說道：「先生，你好糊塗也！這個是老太太吩咐我來請你去的，你也不用客氣。若說到席面上，也沒有華麗的鋪設，祇有那正中鋪設着鴛鴦夜月銷金帳，兩邊排列着孔雀春風軟玉屏。下邊，又擺設着一對對鳳簫象板，雁瑟鸞笙。」張君瑞聽了，又說道：「敢問紅娘姐，小生客中，無點點財禮，却是怎生好見夫人？」紅娘說道：「先生怎的忘了前天老太太在殿上高叫的說話嗎？他願倒陪房奩，送與你做妻子；現在先生既有退賊的功勞，俺們全家人都得到再生的恩惠，還要講什麼財禮？今天這件事體，是不過拿俺小姐來酬謝你的功勞罷了。況且你和俺家小姐，是天生成的一對郎才女貌，怕他不一牀兒成就了好事。先生你真僥倖也，不費半絲紅線，已成就了一世姻緣，你也不用推託，快跟着我過去呢。」張君瑞聽了，心裏十分快活，不覺拍着手，跳着脚，呵呵大笑起來。說道：「紅娘姐，可知你那小姐心裏願意也。」

不願意？」紅娘說道：「先生，你有了這殺賊的功勞，召將的本領，俺鴛鴦小姐心裏先十分依順。都因為你胸中有百萬兵，從來才子配佳人，他這珠圍翠繞，伴着你黃卷青燈。我家老太太，祇有娘兒三人；先生也沒有伴兒，一點兒沒有麻煩的事體，真是十分清靜的人家。老太太立等你有恩有義的心中客，迴避他無事無非的廊下僧。老太太吩咐：「你不須推託，立刻同行。」」張君瑞說道：「既然這樣子，紅娘姐請先走一步；小生隨後便來也。」紅娘說道：「先生不用客氣，老太太專意等着；從來說的「恭敬不如從命」。休要使我紅娘再來請。」紅娘說着，站起身來，對張君瑞一笑，轉出廊下去了。張君瑞說道：「紅娘姐去了，小生拽上書院門者；比我到得老太太那里，老太太說道：「張家賢婿，你來了也？與我鴛鴦做一對兒飲兩杯酒，便去臥房內做親者。」哈哈！孫飛虎！孫飛虎！你真是我的恩人也！多虧了他，我改日空閒，只索破費一千貫錢，央法本做好事，超荐他一番呢。」

賴婚

鶯鶯唱：

「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別一個怎退干戈？」

排酒菓，列笙歌，篆烟微花香細，捲起東風簾幕；

他散了嚙全家禍，殷勤呵，正禮！欽敬呵，當合——

恰纔向碧紗當下畫雙蛾；

拂掉了羅衣上粉香浮汚，將指尖兒輕輕的貼了鈿窩；

若不是鶯鶯人呵，猶壓着繡衾臥——

你看沒查沒倒說僕科，道我：「宜梳粧的臉兒，吹彈得破！」

你那里休聒，不當一個信口開合；

知他命福如何？我做夫人，便做得過——

除非說：「我相思爲他，他相思爲我。」今日相思都較可，這詞賀，當酬賀。

鶯鶯

一七七

母親，你好心多！

我雖是賠錢貨，亦不到兩當一弄成合

况他舉將除賊，便消得你家緣過活；你費甚麼？便結絲蘿！

休波！省錢的爛爛，忒慮過，恐怕張羅——

門外簾前未將小脚兒挪，我先目轉秋波，

誰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瞧破，謊得我倒躲倒躲——

只見那荆棘刺怎動？那死騰騰無同互措，支刺不對答軟兀刺難蹲坐！

真是積世老婆婆，甚妹妹拜哥哥？

白茫茫溢起藍橋水，撲騰騰點着杖廟火！

碧澄澄清波撲刺刺，把比目魚分破！急攘攘因何挖搭地，把雙眉鎖納合！

粉頸低垂，烟鬟全墮；芳心無那，還有甚相見話偏多？

星眼朦朧，檀口嗟咨；擷簪不過，這席面真乃烏合——



他其實嚙不下玉液金液他誰道。月底西廂變做夢裏南柯。  
淚眼偷淹他銘子裏，都搵濕衫羅！

他眼倦開，軟癱做一揉！他手難抬，稱不起肩窩！

病染沉疴，他斷難又活！

母親，你送了人呵！還使甚嘍囉？——

一杯悶酒尊前過，你底首無言，只是摧挫；

你不甚醉顏醜！你嫌玻璃盞大，你酒上心來較可！

你而今煩惱猶閒可！你久後思量怎奈何？

我有意訴衷腸，怎奈母親側坐；與你成拋躲，咫尺間天緣濶！

轉關兒雖是你定奪，啞謎兒早已人猜破；

還要把甜話兒將人和，越法叫人不快活！——

女人自然多命薄，秀才又從來惱！

賤 賤

悶煞沒頭鵝，撇下賠錢貨；不知他那答兒發付我？——

你道他笑呵呵，這是肚腸闊落淚珠多！

若不是一封書把賊兵破，俺一家怎得存活？他不想姻緣想甚麼？

難捉摸，你說謊天來大成；也是你母親，敗也是你蕭何！——

從今後，我也玉容寂寞梨花朶，朱唇淺淡櫻桃顆！如何是可？

昏那鄧黑海來深！茫茫陸地來厚！碧悠悠青天來闊！

前日將他太行山般仰望，東洋海般飢渴；如今毒害得怎麼？

把嫩巍巍並頭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縷帶割下，長纜連理瓊枝挫；

只道白雨難負荷，誰料青春有擔擱！將錦片前程已蹉脫！

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我！

「小姐起來也，小姐梳粧也！」一聲聲鸚鵡，在簾前叫喚着。鴛鴦小姐，睡在紅羅帳裏，翡翠被中，微微開眼，祇見一片朝霞，映照在窗紗上。他心想：「時候早呢，待我再睡一回兒罷。」又回心一想，猛可的記起昨天晚上來的，不由他酥胸一陣子跳動，霍地坐起身來，靠着牀欄兒痴痴的發怔。他想：「今天夜裏，我這被兒，須索要遮着兩個人的身體；我這枕兒，須索要枕着兩個人的臉兒。一個女孩兒，從今以後，須索要跟着那男子一屋裏起坐，一牀兒睡臥，羞人答答的，叫我怎麼過得？」原來他母親在昨晚走進他的房來，說道：「我兒，你的病可完全好了麼？」鴛鴦回答他道：「孩兒的病，已完全好了。」他母親說道：「前天孫飛虎的一場大禍，虧得你張家哥哥一張簡帖兒，救了我全家性命。」他母親說到這裏，鴛鴦小姐不禁說了一句：「那人兒救了母親，叫我做女兒的可感也！」他母親又接着說道：「果然可感也！但是他這樣赤膽忠心的，他却圖些什麼來？我兒，你可知道他的心事麼？」鴛鴦假裝着痴呆道：「想我一個女孩兒，怎麼知道男子們的心事呢？」他母親急了，說道：「我兒，你難道不會聽得做娘的那天在殿上高叫的說話麼？」鴛鴦說道：

「母親高叫些什麼話來？」他母親聽了，越法急了，說道：「啊！我兒，你敢是悔了麼？那天你母親在殿上打發法本和尚高叫道：『兩廊下衆人，不問僧俗，但能退得賊兵的，崔老太做主，便把鴛鴦小姐倒賠房奩，送與那人爲妻。』這是你母親出於無奈，雖不門當戶對，還強如陷與賊人。後來天可見憐，來了你張家哥哥，把賊人退去；那張家哥哥，雖不是大富大貴，却也是個官家子弟，又是你的姨表哥，哥哥性格兒，模樣兒，都還不錯。做母親的，意欲將我兒終身許託與他；一來是堂堂相府，怎可失信於人；二來是一家老小，也得了靠傍。你心裏不須氣苦，那天若來了一個化子，或是寺裏的和尙，退了賊兵，做母親也不能反悔。我兒，你須索看破些，還強如嫁給化子嫁給和尚呢。」鴛鴦小姐聽他母親說了這一番話，便低着粉頸，不做聲兒。停了一回，他母親對紅娘說道：「明天吩咐下廚房裏，備一桌酒席；你須要早些去請張家相公來赴席。我兒，你也須打扮一二，出去見那人兒也。」他母親說着，看着鴛鴦小姐，兀自不做聲，便也扶着大丫頭，回房去了。鴛鴦小姐送出院子，回進房來；紅娘埋怨着他說道：「小姐，你怎麼不做聲也？小姐平日却是那人長那人短的，一刻不離嘴的，

如今老太太問話，却反不做聲了。須防老太太變了卦也。」鴛鴦微微一笑，說道：「這卦怎麼變也？」那天廊上廊下，多多人聽得這句話來，難道說堂堂相府，賴了婚事不成？祇是我心裏有兩種過慮。」紅娘說道：「小姐有什麼過慮？」鴛鴦說道：「第一種：我怕的那人已經有了心上的人兒。」紅娘說道：「小姐怎麼見得？」鴛鴦說道：「那天我陪着知府太太，在花園裏游玩，隔籬兒見有一個姑娘們，探出頭來。那地方正在桂花樹邊，不是他的人，是什麼人的人呢？」紅娘說道：「小姐到那時候，故意作難他一二，把那女人的來蹤去跡，盤問出來。小姐再用些手段，威嚇着他，再加小姐這樣美貌，怕他不死心塌地，伏伏貼貼的爬在小姐石榴裙下呢。」鴛鴦小姐聽了，把指兒劃着臉兒羞他，說：「一個女孩兒，說出來的話，好似該過幾個漢子似的，好不害羞！」紅娘紅着臉說道：「啊喲！好沒有良心的小姐，我是爲的你呢……快說那第二種怕的是什麼？」鴛鴦小姐接着說道：「第二種：我怕我母親胡亂拿我嫁了，丟了相國的體面。你想我是一個堂堂相國的千金，雖說現在客地，這個大禮，也少不得請上三媒六證，紮綵懸燈，熱鬧上三天三夜，叫遠近地方，知道俺相府

裏有這一樁大喜事。斷不能夠一桌酒便成了兩家親事；便是那三瓦兩舍養媳婦并親也須索要水酒三杯，請請鄰舍朋友。」鴛鴦小姐說到這裏，紅娘接着說道：「這個小姐忒過慮了；老太太偌大年紀，難道這一點禮節都不明白？小姐白丟了相國的體面，難道說老太太不怕丟了相國的體面麼？」一句話，說得鴛鴦小姐恍然大悟；看看那燈頭上暗吞吞的結了燈花兒。紅娘說道：「小姐喜也！」便服侍小姐睡下；鴛鴦小姐一夜不曾好睡，直到五更時分，纔朦朧睡去；一覺醒來，便想起昨天晚上母親說的說話。他從頭想了一邊，便懶懶的走下牀來；問時，那紅娘已經被老太太喚去了。小丫頭端上洗臉水來，鴛鴦小姐坐在碧紗窗下，對着鏡子，細細的畫了眉兒，輕輕的抹着粉兒；將指尖兒挑些胭脂，微微的貼在那酒窩兒下，頓覺得滿臉春色。照着鏡子，自己撫摩一回自己，也覺得可愛。一回兒老媽子送上燕窩來，小丫頭接了，端進房去；鴛鴦小姐吃了一半碗兒，漱着口。小丫頭送上一雙淡墨繡鞋兒，一件刻絲素袂兒；鴛鴦看了，把眉心微微一縐，說：「攔着罷，等紅娘來拿呢！」

崔老太太昨天晚上，從女兒房裏出來，睡上牀去，也是翻騰了一夜；他想：「我看兒兒的

模樣，竟是不願嫁張家姪兒的神氣。若果是如此，這纔是我的女兒呢；那天事體急了，我一時錯了主意，把女兒的終身，輕輕的許給了別人。如今張家姪兒，救了我全家性命，却還有個商量的地方；我想那張家姪兒，爹娘早死，家道貧寒，孤苦零丁；我女兒嫁了過去，不免不了受盡淒涼。如今幸得我女兒也是不願意嫁他，想那張家姪兒，原是一個酸丁，我拼了百萬家財，分一半兒給他；叫他另娶一房妻子，他見有的是錢，他也願意了，我也算報了他的大恩。明天他來吃酒，我自有一番說話對付他呢。」

崔老太太想到這裏，便朦朦朧朧的睡去；一醒醒來，天色尚早。他想今天請張家姪兒吃酒，湏索要早些起來；那老媽子在房門外伺候着，聽得老太太在牀上咳嗽，忙搶進房去，服侍老太太起來。歎郎睡在後房，聽老太太起來了，他便也起來；一聳一跳的走到前房，嘴裏喚着：「母親！」

說道：「怎起來這樣早呵？」

他母親把歎郎摟在懷裏，說道：「我兒，你却不知道，張家哥哥，救了我全家往命，今天請他吃酒，謝謝他的恩呢。」

歎郎聽說擺酒席，便快活得拍手跳腳；扭股糖兒似的，撲在他母親懷裏，伸手抱着他母親的頸子，臉貼着臉。

說道：「那酒席上的佛手，是姊姊歡喜的；母親快給

他留下罷！」崔老太太一手摸着他的頭髮，嘴裏連連答應着；停了一回，那管家婆進來，說：「廚房裏酒席，已吩咐預備下了。」崔老太太說道：「紅娘去請張生，怎麼還不見來？」歡郎拿手指着窗外，說道：「紅娘姐姐來也！」崔老太太看時，果然見紅娘揭着門簾進來，對老太太說道：「張家相公，着紅娘先行，他隨後便來也。」崔老太太說道：「你快服侍小姐去！吩咐他：「梳洗完畢，早早出來着！」」紅娘應着，轉身走到小姐房裏，祇見他小姐正站起來，拂他羅衣上的粉屑。紅娘說道：「小姐今日起得早也！」鶯鶯說道：「若不是驚覺人呵，我還兀自蓋着繡被兒睡呢。」紅娘抿着嘴，說道：「小姐被什麼人兒驚覺呵？被什麼事兒驚覺呵？」鶯鶯小姐聽了，向紅娘斜溜了一眼，啐了一聲，說道：「好刁滑的丫頭！快替我梳個髻兒呢！」紅娘一邊替小姐梳着頭，一邊笑着，說道：「你們兩口兒倒是同心的；我一清早跑到書院裏去請他，誰知他已經打扮得齊齊整整。哈！真是一個漂亮的小後生呢！戴着烏紗小帽，穿着藍衫角帶，好似凌風一株玉樹，眉清目秀，看得人紅白分明。我紅娘從來也心硬，今日裏見了他，也不覺眼角留情。」鶯鶯小姐聽到這裏，也把靨



忘了，便說道：『他可會說起我來。』紅娘說道：『他沒事也念着小姐兩三聲呢。』鴛鴦說道：『好一個書獃子也！』說着，頭已梳好。紅娘說道：『小姐今天去見那人兒，須得要穿一件吉利的衣服。』便去衣包中取出一件銀花的衫兒來，給小姐穿上；回過身，把花架兒上的一盆蘭草上開着的一朵雙心蘭花綫下來，給小姐戴在髮腳上。說道：『今天夜裏，小姐和那人花開並蒂；先戴上這一朵並頭蘭兒。』拍的一聲，鴛鴦回過身來，伸手在紅娘額子上打了一下；說道：『我打你這個不識羞的丫頭！』紅娘捧着額子，嘻嘻的笑了一陣；忽見一個小丫頭，帶笑帶跑的進來。嘴裏嚷着道：『新姑爺來也！姐姐快看去！』紅娘一邊喝着小丫頭道：『不許胡說！』一邊對鴛鴦說道：『小姐坐着，我去看看呢。』說着，走出院子，繞過前面去；纔走到老太太院子裏，祇見廊下丫頭老媽子一大堆，向門裏窺探着。大家見紅娘來了，忙讓開一條路，讓紅娘進屋子去；一個管家婆，拿手指着紅娘的臉，悄悄的說道：『黃花姑娘做媒，自身難保！』紅娘聽了，伸手在他手背上，拍的打了一下，啐了一口，走進屋子去。祇見老太太和歡郎，陪着張君瑞，坐在廳屋裏；兩個大丫頭，站在當地，正忙着

擺設酒菜。張君瑞見了紅娘，便站起身來，說道：「姐姐來了，你家小姐病可好了嗎？」紅娘  
笑了一笑，說道：「小姐麼？這樣大喜的事，不好也便好了。」老太太接着說道：「前日若不  
是先生，焉有今日？我一家人性命，都是先生救活，聊備酒水，非爲報禮，勿嫌輕意。」張君瑞  
說道：「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賊之破，皆夫人之福。此爲往事，不足掛齒。」說着，酒已  
擺好；老太太請張君瑞坐上席去，說道：「將酒來。」大丫頭滿滿篩上一杯去，老太太接着，  
送到張君瑞跟前，說道：「先生滿飲這一杯者。」張君瑞說道：「長者賜，不敢辭。」便站  
着，吃下酒去；又滿篩一杯，回敬了老太太。老太太吃了，回過頭來，對歡郎說道：「我兒，你也  
敬你哥哥一杯酒者。」歡郎聽了，便在大丫頭手中，接了酒杯，送過去；張君瑞伸手來接，歡  
郎却不肯放手，直送到他嘴邊去。張君瑞便在歡郎手裏吃了。老太太說道：「先生請坐。」  
張君瑞說道：「小子禮當侍立，焉敢與夫人對坐？」老太太說道：「道不得個「恭敬不如  
從命。」」張君瑞便坐下來吃酒；老太太回過臉兒去，對紅娘說道：「小姐梳粧，可曾完了  
麼？」紅娘說道：「梳粧完了。」老太太說道：「快喚他出來。」敬張家哥哥酒者。」紅娘

答應着，回到小姐房裏，祇見鶯鶯拿着一面鏡子，從左面照到右面。紅娘說道：「我看小姐臉兒，吹彈得破；張家姑爺，你好有福也！小姐，你真乃天生就一位夫人。」鶯鶯聽了，拿袖子遮着臉兒，笑着說道：「你看這丫頭痴了，自己看上了那人，卻拿別人來開胃。說什麼「梳粧得好！吹彈得破！」真是信口胡言。若說我做夫人，宰相的女兒做夫人，便做得過；不知道那人的福命怎麼樣呢？這件親事，除非說我相思爲他，他相思爲我，今天兩人的相思債，都可以還了；這場喜事，纔真叫人可賀呢！」原來鶯鶯自從張君瑞退兵以後，歡喜他感激他的一縷愛情，好似火一般的越燒越熱；他想「前天的一場大禍，倘然沒有那人的的一封信，我們母子三人，都要落在強徒手裏，怎麼還有今天的一日呢。況且這件事體，若換了別一個人，沒有才學，沒有勢力，也是不中用的。」他想到這裏，又覺得那人是十分可敬的。一個女孩兒，心裏倘然有了愛敬感激的人，他這一點情份，便越結越緊，自己也把持不住；所以鶯鶯這時，他心裏想的，嘴裏說的，便是「張君瑞」三字。張君瑞那種風流瀟灑的模樣兒，常常印在他眼底裏，便是做夢也忘不了他的；待到聽說他母親今天請張君瑞吃

個，他心裏越法活動起來。祇因為那天他母親在殿上高叫的說話，他原是親耳朵聽得的；今天的這一桌酒，便可以算得合卷的筵席。待到黃昏燈火的時候，他自己便要打扮着新娘娘，嫁給那人去了。大概做一個女人，忽然聽說他要嫁一個心上人兒，他心裏的快活，自然也不必說了；況且鴛鴦是一個相國的千金，又是世界上第一個多情人，所以他心裏的快活，也不是別人可以比得他上的。他快活到十分，那兩面粉腮上，便起了兩朵紅雲；好似帶爾的桃花，越法鮮艷得利害。鴛鴦小姐梳粧過了，祇是怔怔的坐着，細細的想着紅娘在一傍催着他，說道：「小姐快洗手咱！」鴛鴦小姐高高的捲起了羅袖，露出白玉也似的臂膀來，浸在水裏，越法顯得紅潤；洗完了手，紅娘揀出一件水綠色羅衫來，替他披上。一面蹲下身子去，替他繫着帶子。鴛鴦小姐忽然問道：「那邊屋子裏怎樣的打扮？」可請什麼？可曾掛上燈兒，結上綵兒？可有吹打的笙簫鑼鼓？可有贊禮的儂相，攙扶的喜娘……吓！從來說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今天的嫁張郎，雖有父母之命，卻沒有媒妁之言。紅娘，你可知道母親可曾請什麼人做媒妁來……吓！從來說的，「洞房花燭」；我這屋裏新

不像洞房，也沒有花燭，給張郎見了，像什麼樣兒呢……」鴛鴦小姐一句一句的問着，紅娘祇是不開口，鴛鴦急了，說道：「紅娘，你敢是噤了麼？」紅娘嘆了一口氣，說道：「小姐，我對你說了，你可不要氣苦，老太太那邊，一沒有客，二不掛燈結綵，既不用吹打的，也不用贊禮的，並沒有三媒六證，還有什麼花燭洞房？祇有小姐和張郎，吃一桌會親酒兒，一來是壓驚，二來是合巹，兩當一，弄成合……」  
「呀！母親，你好心多也！」鴛鴦祇說得一句，由不得吊下淚珠兒來；接着說道：「我雖是賠錢貨，也不到得兩當一，弄成合……況且他一張簡帖兒請了杜將軍來，救了俺全家的性命，保了俺家緣過活；如今你女兒終生終世第一件大事，便是請上幾個客兒，掛上些燈綵，也費不到你崔家甚麼來；便是費幾個錢，整千整萬化在張郎身上，也是該的。若沒我張郎，你崔家萬般家財，早已到孫飛虎袋子裏去了……罷了罷了！你這省錢的奶奶，忒煞多心，忒怕張羅……」鴛鴦小姐說到這裏，一聲長嘆，軟坐在椅子上。紅娘催着道：「小姐，快去也！老太太等着呢。」鴛鴦一扭頸子，說道：「我不去了，你回母親去。」說着，又止不住滴下眼淚來；忙擎起白羅袖子，搵着淚珠。紅娘慌張起

來，說道：「小姐不出去，怎的對得起張郎也？」正在這個時候，崔老太太打發小丫頭來催，說道：「老太太請小姐快出去呢！」紅娘一邊答應，說：「小姐來也。」一邊忙又喚小丫頭來，打一盆水，服侍小姐洗臉，替他重勻紅粉；一邊說道：「小姐再莫多心，想老太太平日何等痛小姐，我家僮大家勢，又祇養了小姐一個，不把萬般家財，賠給小姐，卻給誰來？」丫頭却知道老太太的意思了……」鶯鶯說道：「你知道些什麼來？」紅娘說道：「想是因爲小姐在服裏，若不早早把小姐的親事定了，一來怕失信了張郎，二來又怕小姐愁苦；若真的掛燈結綵，吹吹打打做起喜事來，又怕給人笑話，因此悄悄的，一桌酒，給小姐和張郎結了親，待滿了服，再行過禮來。」鶯鶯聽紅娘說的話有理，便又歡喜起來，說着，洗好了臉，紅娘扶着鶯鶯，一步一步的走出院子去。鶯鶯心裏，又歡喜，又害羞，看着走到正屋廊下，祇見丫頭老媽子一簇人，悄悄的站在窗檻兒外面，聚着頭向窗縫裏張望着；一眼見他小姐來了，忙讓着路，鶯鶯走過他們跟前，耳中祇聽得三三兩兩，唧唧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漂亮的新姑爺！和我們小姐真是一對兒！」內中一個大丫頭說道：「你看他手兒臉兒，多麼白嫩，怕是

女孩兒喬扮的呢……倘然穿着我們小姐的衣裳，真是一對好姊妹！」鴛鴦小姐聽了他們的閒話，越法不好意思起來；止不住粉臉上罩住一朵一朵的紅雲，胸頭小鹿兒亂跳，看看走到廳堂門口，便站住了，不肯走進去。紅娘在一傍，低低的說道：「小姐，怕什麼來？新夫妻總是要見面的。」鴛鴦低着頭，不做聲兒，誰知這時張君瑞坐在廳屋裏，望見門外貼地站着一隻小腳兒，他常常在心兒裏想着，夢兒裏看着。他認識是鴛鴦小姐來了，忙站起身來迎出去；嚇得鴛鴦回過臉兒去，祇是向紅娘懷裏倒躲。屋子裏老媽子見了，忙搶出來，扶着小姐，走進屋子去，站在崔老太太跟前。鴛鴦低低的喚了一聲「母親」，老太太上去捏着鴛鴦的手，說道：「小姐近前來，拜了哥哥者。」張君瑞發了怔，「呀，這聲息不好也！」他肚子裏這般想着；鴛鴦低了頭，「呀，俺娘變了卦也！」他肚子裏那般想着；紅娘眼睜睜的看着老太太的臉，「呀，這相思今番害也！」他肚子裏又是這般想着；崔老太太却裝做不見，儘拉着鴛鴦過去。鴛鴦儘延挨着，不肯過去。老太太又對張君瑞說道：「官人近前來，見了你妹妹者。」祇見他的怔怔坐在一傍，兩眼直看住了鴛鴦的臉，好似不曾聽得

老太太說話一般；紅娘在一傍乾急着他看張君瑞臉上失了顏色，兩眼發出光來，祇怕他做出不好看的樣子來。忙上去把小姐扶住，走到張君瑞跟前去，說道：「張家相公見禮了，這裏妹妹拜哥哥者。」說着，拉住鴛鴦的袖子，施了一個禮；張君瑞霍地站起身來，轉過背去；嘴裏說道：「不敢當，不敢當，我那裏來這個妹妹也！」他接着心裏想道：「真是積世的老婆婆！什麼妹妹！拜什麼哥哥……真好似大海裏平地起了風波，我和他好似一對兒比目魚，一個浪打來，生生的把我們拆散了……」這時鴛鴦小姐，鎖着眉兒，低着頸兒，心裏飄飄蕩蕩，眼前昏昏沉沉；祇是閉着嘴，不做聲兒。崔老太太說道：「紅娘，你扶小姐入席者；歡郎，你請哥哥入席者。」四個人冷清清的坐上酒席，大丫頭篩上酒來，崔老太太說道：「紅娘看熱酒來，小姐與哥哥把盞者。」紅娘端起張君瑞跟前的酒杯，送在鴛鴦小姐跟前，張君瑞說道：「不勞小姐多禮，小生量窄。」鴛鴦說道：「紅娘，你接了盞盞去者，他其實嚙不下也……」接着想道：「可憐他月下的西廂，化做了夢裏的南柯；你看他眼圈兒紅紅的，怕不是眼淚裝滿了酒杯兒，濕透了衫袖兒。他懶洋洋的軟靡做一堆，他手也抬不起，



酒杯兒也擎不起，這一場相思病，怎的不要把他害煞也……唉，母親！你葬送人了呵！還要囉嗦些什麼來……」張君瑞怔怔的，鶯鶯也是怔怔的，滿屋子靜悄悄的，崔老太太又說道：「小姐，你是必要把哥哥一盞者！」鶯鶯看看張生，實在痴得可憐；他想：「如今我母親坐在一傍，我縱有千言萬語，也難慰勸你；真是「咫尺天涯」，叫我也沒奈何！」他想到這裏，忽然有了主意；他想：「我如今遞一杯酒兒去，算是安慰他的意思。」他也不用紅娘，便親自捧過玉壺，孌孌婷婷的走近張生跟前，滿滿的斟上一杯，送到跟前。張君瑞見了，說道：「小生說過「量窄」，其實嚙不下也！」鶯鶯說道：「張……你……我知道，你依從了我，你接了這盞者！」鶯鶯說着，也不禁眼圈兒紅了，聲音也酸咽起來。正在這時候，祇覺張生的手指兒，在他手背上一捏；他忙縮着手，酒杯兒接在張君瑞手裏。鶯鶯心道：「這一杯悶酒，吃下肚去，你看他低着頭，儘是不說話，可不要攞挫了他；他儘延挨着不吃，莫不是嫌玻璃盞兒大……」鶯鶯嘴唇一動，幾乎要說出來道：「你快吃下了酒！比心裏清醒時候，少愁悶些……你眼前的煩惱，還是過得，你久後的相思，却是怎奈何……」鶯鶯想

到這裏，水盈盈的眼光向他看了一眼；張君瑞看了鶯鶯的眼色，知道他的心事。這時一陣陣粉花香兒，送進他的鼻管來，由不得他一仰頸子，把一杯酒倒下肚去；接着，也斟過一杯酒來，勸着鶯鶯。紅娘伸手過來，接了酒杯，說道：「俺小姐自從那天受了驚嚇，直到如今，心中不快，叫他如何吃得下酒也……婢子替俺小姐吃了。」紅娘說着，一啣啣吃下酒去。崔老太太說道：「紅娘，再斟上酒者。」回過頭來，對張生說道：「先生，滿飲此杯。」張君瑞心想：「這稱呼，越法的不對了。」老太太親自送過酒來，又說道：「先生，滿飲此杯。」張君瑞心想：「你這老虔婆，早已打定了變卦的主意；借這一桌酒轉關兒，你的啞謎兒，早已被我猜破；你還要把這些甜話兒將人來和，越法教人不快活啊！」他想到這裏，一賭氣，便接過酒杯來吃了；接着，一杯一杯的吃個不住。他祇是不說話，鶯鶯看他神情，如醉如痴，心裏又不覺可憐起來；回心想到自己「一個女孩兒，怎麼這樣的命苦，這個秀才，又是那樣不中用。見我母親變了卦，他却一句硬話也不敢說，祇是吃着悶酒；真是悶煞他這個沒頭鵝！」他又想起他死去的父親來，不覺「唉」的嘆了一口氣。老太太忙問：「我兒好好

的吃酒，爲什麼嘆起氣來？」鴛鴦被他母親這一問，不由得索落落吊下淚珠兒來，嗚咽着，說道：「我想起了我爹爹，撇下了我這個賠錢貨；在這荒寺冷廟裏，受盡淒涼，耽盡驚慌……：爹爹，不知你那答兒發付我也？」一席話，說得崔老太太眼圈兒也紅了，滿屋子靜悄悄的，丫頭老媽子站在一旁，不敢做聲；外面一碗一碗菜端進來，大丫頭接着，送與紅娘，紅娘接過來，端上桌去；祇看見碗裏熱騰騰的飛出熱氣來，老太太也忘了讓菜，張君瑞也忘了下箸；四個人八隻眼兒，睜睜的望着半嚮，忽聽得張君瑞「呵呵」一陣冷笑，拿起酒壺來，自斟自飲；鴛鴦想道：「你道他笑呵呵，他肚腸角落裏，淚珠兒多着呢……：若不是他一封書兒，把賊兵退了，俺一家人也不能够像今天的一塊兒團圓聚會；他不想姻緣，却想些甚麼來……：唉！母親，你難捉摸的心腸，你說謊天來大這件事兒，成也是你母親，敗也是你蕭何……：唉！張郎，你也不用氣苦，從今後，我也玉容寂寞，好似梨花兒一般，朱唇淺淡，好似櫻桃顏色一般；可叫我怎麼是好呢？我這個身體，四面沒有着落，昏鄧鄧好似黑海一般的深，白茫茫好似荒地一般的厚，碧悠悠好似青天一般的闊……：到急難的時候，俺家和太行山一般的靠

着他，和東洋海一般的望着他；如今却毒害得他這個樣兒，好似把嫩蕊藕的並頭花蕊兒搗碎，香馥馥的同心縷帶兒割斷；又好似拿着一柄長錢，把連理枝兒挫斷。我只道是我和他白頭難拋却，誰料到青春有耽擱，這一回把錦片也似的前程已蹬脫……唉！一邊枉把妙句兒落空了他！一邊把虛名兒耽誤了我……」鶯鶯小姐痴痴的神氣，祇是不說話；那邊張君瑞，祇是一杯一杯的吃着，也是不說話；崔老太太看了這樣子，心裏也明白，他想他兩人痴得可憐，滿心要把這婚姻的事體，答應下來，一轉念想想，張生是一個窮酸，我家有了這樣一個女婿，豈不惹親戚笑話。便狠了一狠心，到底也不肯答應。他又怕他兩人心裏迷糊了，做出不好看的樣子來，便催着紅娘道：「紅娘，送小姐臥房去者。」紅娘上前來，扶着鶯鶯的袖子；鶯鶯說道：「紅娘留着……他醉了，停一回，紅娘扶他回書房去……喚一個小丫頭，扶孩兒回房去者。」鶯鶯說着，伸過一隻小腳兒來，在紅娘脚尖兒上輕輕的碰一下，又遞過眼色去，向張生看了一眼，誰知張君瑞一點也不理會，祇是低着頭吃酒。鶯鶯一手扶着小丫頭的肩兒站起來，對老太太說道：「母親，孩兒回房去了。」說着，回過頭來，對張生

紙說得一聲「……去了……」不禁粉臉上一陣紅暈，低着頭走出院子去；張君瑞看鴛鴦去遠了，不禁低低的嘆了一口氣。崔老太太對歡郎說道：「歡兒，勸你哥哥再多吃幾杯酒。」張君瑞擱下酒杯，說道：「多謝老夫人的酒，小生醉了，也告退也。」他說着，站起身來；老太太心想：「阿彌陀佛！他去了，這一關過也……」崔家的女兒，到底不曾給張家去做媳婦。他正想着，忽見張生走近身來，兜頭一揖，說道：「小生有一句話，要想在老夫人跟前說明，不知道可不可以……前幾天那賊兵到來，老夫人一家慌慌張張，沒有解救的法子；當時記得老夫人有一句話來說：『有人能退得賊兵的，便把鴛鴦小姐給他做妻子。』」老太太究竟可曾有這句話沒有？」老太太回答道：「有的。」張生又說道：「在這個時候，是什麼人挺身而出擔負這事體的？」老太太說道：「這誰不知先生實有活命之恩；奈先相國在日……」張生不待他說完，又接着說道：「老夫人却請住者……當時小生疾忙作書，請得杜將軍來，難道是祇爲貪今天的一桌吃嗎……今天早晨，紅娘姐傳老夫人的話來說：『老夫人備下酒席，有話吩咐。』小生滿心想老夫人是堂堂相國夫人，決不失信後輩，這一席酒，定

把親事答應下來，從此小生做相國的女婿是做定了。待到見面，却不知道老夫人是什麼意思？忽然把兄妹二字，兜頭一蓋；請問小姐何用小生做他的哥哥？若小生真不用小姐做我的妹妹呢！常言道得好，「算錯不遲」；這件事兒，還要請老夫人三思。」崔老太太聽了張生的話，臉上很不好意思；他祇得咬唔着說道：「先生這一番話，原也怪不得先生；祇是裏面關碍着兩件事體：第一件，先生的母親，是老身的姊妹，先生和我家女兒，是關碍着內親；內親結親，怕的是不當穩便。第二件，這個小女，先相國在日，實已許下別家兒郎，前幾天發書會去喚他，如今老身背了成約，將女兒許配給先生，一女兩配，倘然那兒郎到來，叫老身如何對答……如今老身情願多以金帛相送，請先生別揀豪門貴宅的女兒，結了婚姻，實爲兩便。」張生聽了老太太的話，怔怔的半嚮，說道：「哦！原來老夫人如此，只不知杜將軍倘然不來，孫飛虎竟然無禮，這時候不知道老夫人可還說不說什麼關碍內親什麼一女婿配呢？」張生說着，氣憤憤地轉過臉兒去；崔老夫人忙吩咐：「快拿金帛來，酬謝這相公救命大恩者！」張生聽了，一擡袖子，說道：「小生何用金帛？今日便索告辭！」說着，轉過

身來一揖，拔脚便走；這時張生氣得腿也軟了，走着路東倒西歪。崔老太太說道：「先生住者，你今日有酒了也；紅娘扶哥哥去書房中歇息，到明日嚙別有話說。」老太太說着，一手扶着歡郎，站起身來，趲進房去；這裏丫頭老媽子上來，把張君瑞扶住，他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延挨着走出院子去，看看走到內宅門屏風外面，那丫頭老媽子站住了；張生回過頭去說道：「小生實是走不得，敢煩紅娘姐扶嚙到書房去。」紅娘跟在後面，低着头頓子延挨着，只是不肯走上去；兩三個老媽子推着他上去，有兩個大了頭在一傍取笑他，說道：「可憐見的張秀才，今天不得和俺小姐洞房花燭，姐姐快去替俺小姐做了新娘罷！」紅娘啐了一聲，越法不好意思起來；他飛紅着臉，不肯上去扶。他禁不住張生又是一好姐姐長好姐姐短」的喊着，紅娘祇得走近他身前去；張君瑞一手搭在他肩兒上，走出內宅門去。

一座紫籐花，風擺着花條，疎疎落落，好似掛上燈綵；一個俊俏書生，也斜着眼兒，歪斜着步兒，烏紗帽兒，罩住眉心，白玉帶兒，倒掛腰後。一個俊俏丫頭，扶着他手臂，從垂花門下轉了出來。「姐姐，你到底是紅娘姐姐呢？是鶯鶯姊姊呢？」張生回過臉去，看着紅娘臉兒

說着。『那一絲一絲的，到底是開着的花朵兒呢？是掛上的燈絲兒呢？』張生抬起頭來，看着紫籐花兒說着。『你扶着我，到底是回書房去呢？是進洞房去呢？』張生低着頭，看着地面說着。一陣風來，一絲一絲花條兒，打在他臉上，他的酒醒了，抬頭向四下裏一看，由不得「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說道：『哎喲！今日裏不得和小姐洞房花燭也！何日裏得與小姐洞房花燭也？』紅娘聽了，也撐不住眼圈兒一紅，說道：『張先生少吃一盞，却不是好。』張生說道：『哎呀！紅娘姐，你可糊突，我吃什麼酒來……小生自從瞥見小姐，忘了吃飯，忘了睡覺，直到如今，受了無限苦楚，不可告訴他人，須不敢瞞你。前日的事，小生這一封書，本何足道；這是你家老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口玉言，許以婚姻之約。紅娘姐，這話兒不是你我二人獨聽見的，兩廊下無數僧俗，乃至上有佛天，下有護法，莫不共聞；不料如今忽然變卦，使小生心盡計窮，更無出路。此事幾時是了？』他說着，看看走到小橋上面，碧油油的水，一朵一朵水萍浮着，從隔院牆下環洞裏流出來。張生斜靠定橋欄上，祇見一泓清水，深不見底；他心裏轉了一個念頭，一脚踏出橋欄去。迴過頭來，對紅娘說道：『可憐



我今日拋撇了家鄉，荒廢了學業，祇爲你家小姐，苦苦的守到如今……如今事體壞了，我活在世上，也毫無趣味了！就小娘子跟前，只索跳下水去，尋個自盡；小娘子可憐我，替我傳話給小姐說：「張君瑞爲他死了，望他爲張君瑞吊幾點眼淚……」紅娘到了這時候，也顧不得什麼；不待他說完，撲上前去，緊緊的抱住他，說道：「先生，千萬動不得……還有個商量。」紅娘用力橫拖豎拽，連連氣喘噓噓的說：「還有個商量！」把張生拖下橋來。張君瑞滿臉流着淚，嘆的跪在紅娘脚下；紅娘心裏一軟，也禁不住吊下眼淚來；張君瑞正抬起頭來，眼淚滴在他額角上。紅娘說道：「先生休說！先生和俺小姐的情份，我紅娘在暗地裏，已經看得很明白的了；像前日的樣子，真是素昧平生，突如其來，難怪我得罪你。至於今日，我家老夫人實有成言，況是以德報德，我便盡我的心力，替你想法子。」紅娘說着，把張生扶了起來。張生一邊走着，一邊緊緊的捏住紅娘的手兒；紅娘的手，也不縮回去。看看走到書房裏，張生說道：「叫姐姐這樣費心，小生生死不忘，只是不知姐姐有什麼妙計？」紅娘瞥眼見牆上掛着一張琴，說道：「有了！先生一定是彈琴的妙手，我小姐酷好聽琴，今天黃

昏時候，我和我小姐，少不得花園燒香；我在隔牆咳嗽一聲，先生聽見，便可一彈。看小姐說甚言語？我便好將先生的心事，對他說知；若我家小姐有說話，明日早來回報。這早晚怕老夫人呼喚，我只索回去也。你……」紅娘說到這裏，兩人不覺一齊想起了方纔相抱對哭的情景，看着一笑，臉兒一紅。紅娘急轉身回出去，張生坐在椅子上，招着手，說道：「姐姐回來也！」紅娘隔着窗子，低低的說道：「你須要保重身體。」張生嘆了一口氣，說道：「叫我如何保重也？」正悶坐無聊，那法本和尚一腳踏進房來，說道：「先生今夜洞房花燭，先生喜也！」張君瑞搖搖頭，提起筆來，在玉箋兒上寫着「依舊夜來蕭寺寡，何曾今夕洞房春！」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appearing as faint, illegible scribbles.



許新式  
嘯和點  
天標  
作話  
品的新  
白體  
的說

西廂

下

敘述體的西廂

西廂

嘯天生

琴心

鶯鶯唱：

「雲歛晴空，水輪乍湧，風掃殘紅，香階亂擁，

離恨千端，閒愁萬種！

娘呵！靡不初，鮮有終；他會做影裏情郎，我會做畫中愛寵！

止許心兒空想，口兒閒題，夢兒相逢——

昨日個大開東閣，我只道怎生般炮鳳烹龍？

朦朧，却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鍾；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雁字排連，著他魚水難同。

西廂



366055

人間玉容，深鎖繡幃中，是怕人搬弄；

想嫦娥西沒東生有誰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夢！

勞你羅幃數重，愁他心動，圍住廣寒宮——

是步搖得寶髻玲瓏，是裙拖得環珮玎珰；

是鐵馬兒簷前驟風，是金鈎雙動，吉丁當敲響簾櫳；

是花宮夜撞鐘，是疎竹瀟瀟曲檻中；

是牙尺剪刀聲相送，是漏聲長滴響壺銅。

我潛身再聽在牆角東，元來西廂理舊絲桐；

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

其聲高似清風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兒女語小窗中啁啾。

他思已窮，恨不窮，是爲嬌鸞雛鳳失雌雄；

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

不是他人耳聰，知你自己情衷。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琴曰：

「有美一人兮，見之不忘！」

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四海來風！」

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

張琴代語兮，欲訴衷腸！」

何時見許兮，慰我徬徨！」

願言配德兮，携手相將！」

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

鶯鶯唱：

四 廂

「本宮始終不同，這不是清夜聞鐘，這不是黃鶴醉翁，這不是泣麟悲鳳，一字字是更長漏永，一聲聲是衣寬帶鬆！」

別恨離愁，做這一弄，越教人知重——

那是娘機變，如何妾脫空？他由得俺乞求效鸞鳳；

他無夜無明併女工，無有些兒空，他那管人把妾身咒誦——

外邊疏簾風細，裏邊幽室燈青；

中間一層紅紙，幾眼疏櫺，不是雲山幾萬重，怎得個人來消息通？

便到十二巫峯，也有高唐來夢中——

走將來氣冲冲，不管人恨匆匆，謊得人來怕恐；

我又不曾轉動，女孩兒家恁響喉嚨；

我待緊磨礮將他攔縱，怕他去夫人把人葬送。

只說道：「夫人時下有些啣嚙，好和歹，你不脫空！」



我那口不應的狠毒娘，你定要別離了這志誠種……」

法聰有話和師父說，找來找去，不見了那法本；他心想：「是必和張相公閒談去也。」他問明了相府裏管門的，慢慢的走進院子來，繞過廳屋東面，走進一座垂花門去，祇見滿院子靜悄悄的小橋流水，垂柳迎風，三五隻雀兒，在地上閒啄花苔。「呀！敢是嚙師父不在此也。」法聰自己對自己說着。忽聽得書房裏一聲長嘆，隔着窗兒飛出來，接着張生的聲音說道：「情魔孽緣，都由心造；小生好好的上京趕考，誰在這裏遇到了這風流冤孽，害的小生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飯也不吃，覺也不睡，生又不得，死又不罷；小生滿肚子煩惱，敢求大師看我佛慈悲，超度小生這個。」半晌，祇聽得法本的聲音，呵呵大笑着說道：「善哉！善哉！見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我佛慈悲，接引着才子佳人，在此佛地相遇。相公，你須要耐煩守着，從來說的，「好事多磨。」今日裏磨折越深，他日裏恩情越厚。」張生接着說道：「好一

個「好事多磨」小生領會了。」張生話說完了，屋子裏又靜悄悄的，沒有聲息了；法聰纔敢躡進屋子去。法本見了，問道：「法聰，你來做甚麼？」法聰說道：「惠明來了，他要拜見老師父，特來通報。」法本聽說惠明來了，便滿臉堆下笑來，說道：「他來了，我倒要去看看他。」回過頭來，對張生說道：「相公，隨老僧去，解悶這個。」張生點點頭兒，三個人一齊出了書房，崔大爺在大門口，見張生來了，忙站在一旁，身體立得直直的，肚子挺得高高的。張君瑞走出大門，一眼見琴童和李升余福兩人，在走廊下說笑着；李升和琴童使眼色，琴童回過頭來，見了他相公，忙搶過來，跟在張生後面。張生吩咐他：「快回屋子去，把琴兒理好，燒一爐香，安放在東面關子裏，今夜須不用你伺候，換一個小童兒，在後屋子睡地。」琴童聽了，是是的應着，一轉身走去；低低的說道：「我今夜找顧小姐快活去。」這裏張生跟隨法本，走進客廳；祇見惠明居然武官打扮，搶出屋子來，合着掌兒，說道：「徒弟惠明，參見師父。」法本呵呵的笑着，說道：「如今你還了俗，怎麼還是這般行景？」快去拜見張相公。」惠明又過來，向張生打着恭，一把抓住了張生的袖子，哈哈大笑，說道：「我在營裏，多聽得

說：「相公做了相國的女婿，」今日須索要吃相公的喜酒來！」張生的手被他緊緊捏住，痛得連聲喊着「啊唷！」惠明忙放手時，張生笑說道：「還是這樣莽撞行景，不知你家霞奶奶怎的受得住你呢？」正說着，祇見那霞姑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大脚步從裏屋子搶出來，撲的拜倒在法本跟前，嘴裏稱着「老師父！」法本一邊忙把霞姑拉起來，一邊吩咐：「快預備下素酒。」走進屋裏去，接着寺裏的師弟兄，接連連的進來打問。惠明看看寺裏熱鬧，禁不住吊下眼淚來說道：「我在營裏，孤凄凄的一個人，有時想起了師弟兄們，想得我好苦也！」法本忙用話勸住，一回兒端上素酒來，大家入了席。法聰推惠明和霞姑並肩兒坐着，惠明不覺臉紅了。有幾個體面和尙，上來輪流替他把盞。法本也勸着霞姑吃酒，霞姑到也是大大方方，和惠明有說有笑。張生看了，心裏萬分感觸；他想「我不知何日裏得與小姐這樣並着肩兒歡歡喜喜的吃着酒兒呢？」他想到這裏，由不得站起身來告辭；惠明一把接住，不讓他走，飛過一大杯來敬他，張生接着吃了。這時惠明臉上，有了幾分酒，一時興起，站起來把外面袍兒脫去，露出一身營裝來；一面指着霞姑，笑着對張生說道：「我們

這位霞奶奶，近來學得一手好劍；今日席前無可解悶，俺夫妻對舞一回劍，給相公破悶。」這時門外有許多和尚探着頭兒，聽了惠明的話，便一齊鼓噪起來說「好！」霞姑見他丈夫說了出來，也祇得笑着說了一句「獻醜。」回進右邊屋裏去，脫去了裙襖，一身軟靠，下面紮着褲管；自有跟隨他的人送上兩柄劍來，他兩人每人拿了一枝，搶出院子去，站好了地位，舞動起來；起初各自舞着，後來慢慢的快起來，舞到出神的時候，祇見兩團白光，纏着他兩人的身子；慢慢的兩團白光并做了一團，祇聽得劍鋒迎着風呼呼的響着，又聽得劍口磕碰着叮噠的響着；後來舞到緊時，祇見白光，不見人影兒。大家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颼的一聲，霞姑收着劍，跳出圈子外來站住了。臉也不紅，氣也不喘，惠明哈哈大笑，丟下劍，走進屋子來；兩廊下三五百個僧人看了，一齊鼓掌喝彩；震得耳朵也聾了。張君瑞斟滿兩杯酒，一杯遞在惠明手裏，一杯送在霞姑跟前；接着又是大喝大笑了一回，看看天色已晚，點上燈來，張君瑞記掛着彈琴的事體，先告辭出來。惠明拉住了他說道：「我家住在草橋店，相公過幾天進京去打那裏走過，是必來者！」

一片雪也似的月光，照在花朶兒樹葉兒上，射出光來；風擺着閃閃霎霎，好似萬點螢火。溝園子靜悄悄的，祇有臺階下草葉兒上的蟲聲，吱吱喳喳拚命叫着，他好似說：「涼死涼死！」閉的一聲，角門兒開了；紅娘捧着香盤，走在前面，鶯鶯扶住了紅娘的肩頭，抬起頭來，向天空裏一看，不禁說道：「呀！雲歛晴空，好月色也！」紅娘說道：「蒼苔露滑，小姐須索要仔細者。」他兩人穿花拂柳，慢慢的走到桂花廳裏，紅娘搬出香案，放在庭心，安排下香爐銅瓶；低低說道：「小姐燒香着。」鶯鶯慢慢的走下臺階來，一眼見西面牆外小閣上，紙窗裏射出燈光來；鶯鶯心裏明白，這便是張生住的書院樓上，這時卻不見樓窗裏有什麼動靜。紅娘見他小姐祇是抬頭看着牆外，不禁抿着嘴一笑，故意的問道：「小姐看什麼？」鶯鶯說道：「我麼……你看桂花葉兒上，滿沾着露水，真是『涼露無聲濕桂花。』」紅娘說道：「呀！如今三月天氣，春桂怎的還不開放……怕的是折桂人不會來，他也不願開放也。」鶯鶯聽了，不禁低下頭去，不做聲兒；紅娘抿着嘴，肚子裏暗笑，一邊遞過香去。鶯鶯接過第一炷

香來，低低的說道：「此一炷香，願亡過父親，早生天界；」第二炷香，說道：「此一炷香，願中堂老母，百年長壽。」紅娘遞過第三炷香去，鶯鶯一捧手，轉過身子去；紅娘「嗤」的一笑，說道：「紅娘知道了！」紅娘替小姐禱告了罷！此一炷香，願崔家鶯鶯小姐，早與那風流人物，溫柔性格的姐夫，成了對兒波！」鶯鶯說道：「戇了頭，胡說！」接着咚的一聲，那樓窗上照出一個人影兒來；看他烏紗小帽，俊俏身裁，一聲一聲琴韻，度過牆來。鶯鶯小姐俏俏的說道：「呀！好清幽的琴聲也。」紅娘扶着他，靠西面的六角亭子裏坐下，祇聽得張君瑞在樓頭自言自語的說道：「琴呵！小生與足下湖海相隨，今日這場大功，都只在你身上。天哪！你與我分上，怎生借得一陣輕風，將小生這琴聲，送我那小姐的玉琢成粉捏就知音俊俏耳朵裏去者？」鶯鶯假裝做不會聽得，祇是抬着頭看着月兒，說道：「月兒呵！你出來做甚哪？」紅娘，你看碧空萬里，掛着一個明月，越法照得人冷清清悲切切的；想我崔鶯鶯，離鄉千里，幽棲古寺，見了這月兒，不由我鉤起了離恨千端，閒愁萬種。」紅娘說道：「小姐，這也怪不得你；老太太呵！不是我做了頭的在背地裏說你，你不該慷慨在前頭，反悔在

後頭；到如今害得他兩人，一個做了影裏情郎，一個做了畫中愛寵。可憐見的張秀才，止許他心兒空想，口兒閑題，夢兒相逢！」鶯鶯聽紅娘說着，他自己也忘了形；接下去說道：「白日裏大開筵宴，我只道怎生般炮鳳烹龍？我好糊塗的母親，卻叫我捧着酒杯兒，喚他一聲「哥哥」；噯！他是我那里的哥哥？他也不要我這個妹妹。他原要……」鶯鶯說到這裏，猛記得有紅娘在着，忙縮住嘴不說下去。紅娘假裝做不會聽見，祇是抬着頰子，看月兒說道：「小姐，你看月闌，明日敢有風也？」鶯鶯說道：「呀！果然一個月闌！唉！嫦娥嫦娥，你長着絕世的美貌，卻冷清清的一個人，被那月闌一重一重的圍住在廣寒宮裏，好不寂寞煞人也！」紅娘接着說道：「俺的小姐面貌繚繚，勝似月裏嫦娥；如今冷清清的深鎖在繡房裏，怕不也寂寞煞人也！」他們唧唧噥噥說話的時候，張生在隔窗兒聽着，琴聲便也不響了；紅娘提起了嬌小的喉嚨，咳嗽了一聲；張生在裏面說道：「紅娘姐教我彈琴也。」忙又理起琴絃來，叮叮的彈着；祇是心亂意忙，急切不能成調。鶯鶯說道：「紅娘，這又是什麼響？」紅娘說道：「小姐你猜猜！」鶯鶯說道：「他幽切切的聲音，好似寶髻兒上的玲瓏。」

步搖，好似裙帶兒上的環珮叮咚，好似鐵馬兒在檐前風吹擺動，好似簾櫳上的金鈎丁當敲動；又好似宮花夜撞鐘，又好似風吹疎竹瀟瀟的響着，又好似女孩兒做活的牙尺剪刀的聲音，又好似長夜裏銅壺滴漏的聲音。呀！都不是的，原來在牆角東面，西廂外面，有人彈着琴呢……紅娘，你聽他琴聲雄壯的時候，好似鐵騎刀馬元元；他琴聲幽細的時候，好似落花流水融融；他琴聲清高的時候，好似清風月朗鶴唳空；他琴聲低小的時候，好似小兒女在紙窗裏唧唧私語。」紅娘說道：「小姐，拿他比了這許多，却一句也說不着他的心事，可憐他到這時候，心思也用盡了，怨恨也越深了；他這琴聲，却好似一隻嬌小雛鳳，失了雌雄。他心思也亂了，手也慌了，雖不會彈成一曲，他的心事兒在琴聲裏，却全盤的託了出來。他怕的是和小姐從此伯勞飛燕，各自東西；這一曲琴心，盡在不中言……」鶯鶯聽了紅娘的話，祇是低着頭不做聲；紅娘這道：「小姐，你住這裏聽着，我瞧夫人便來。」鶯鶯說道：「我也回去也。」紅娘不去理會他，一轉身，蹙到假山背後去躲着。

法本和尚送惠明夫妻兩人去後，回進方丈裏，看看已是天晚；法聰進來說：「師父赴齋



去也。」法本走到齋堂裏，用了齋；出來，法聰跟在後面，法本說道：「難得惠明有心，知道我歡喜蘭花，今天他特地從鄉下帶得兩盆玉版蕙來；我吩咐沙彌拿去，供在我房裏，俺們去玩賞玩賞。」說着，法聰跟着法本，走進法本房裏去，便覺得有一陣清香，送進鼻管裏來。法本說道：「好花！」法聰看時，祇見一對青磁花盆，擱在窗口的花架兒上；盆中長着三、五條蘭花葉兒，一朵白玉也似的蘭花，低着頸子，半開着，有一枝竹片扶着它。法本說道：「一個剪兒一朵花兒的，叫做蘭；一個剪兒幾朵花兒的，稱做蕙……啊！誰家的琴聲呢？」法本和法聰正在講究；忽然遠遠的聽得叮咚兩聲琴音，便把他兩人的話頭打斷了。法聰側着耳朵，聽了半響，笑着說道：「這不是張相公在書院東閣子上彈琴嗎？」原來張生住的書房，東面靠着相府的花園，西面隔牆，便逕對着法本的臥房。那臥房在樓上，張生彈着琴，法本在房裏一聲聲聽得十分清楚。法聰是不懂琴理的，便問着法本道：「師父，可知道他彈的什麼調兒？」法本搖搖頭，說道：「你聽他心亂神爽，琴不成操。」法聰去開着東面的窗子，靜靜的聽着；祇聽得歷亂一陣叮咚響，接着聽得張生低聲唱道：「有美一人兮！見之

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法本站在法聰背後，說道：「這琴調，是套的司馬相如的『文鳳求凰曲』，我們再聽他的下一疊。」接着，又聽得張生彈着唱道：『鳳飛翔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又停了一回，唱道：『張琴代語兮！欲訴衷腸！何時見許兮！慰我徬徨！』法本聽了，說道：『可憐！可憐！這一拍，怎麼彈得這樣傷心呢？』法聰說道：『我雖懂不得他，聽他的音晌，也覺得太過哀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絃，接着彈道：『願言配德兮！携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噤的一聲，琴聲住了；祇聽得張君瑞長嘆一聲。那鶯鶯小姐，挨近牆角邊，痴痴的坐在牆外。一聲聲琴韻，一句句曲子，遂進他耳朵裏去；把他一寸芳心，打動得又酸又痛，忍不住低下頸子去，羅袖上滴着幾點眼淚。琴聲住了，接着聽得張君瑞說道：『琴呵！昔日裏司馬相如求卓文君，也曾彈過這一曲，後來他兩人卻到底如了心願；如今小生怎麼敢自稱相如，那卓文君，又怎麼敢比得崔府的小姐；祇是小生的痴想，但求我和那人兒，有一天也如了心願，纔不枉今夜的琴心一曲也！』鶯鶯小姐看看四下裏沒有人，便低低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張家哥哥，你彈得好琴也呵！』

並不是我耳聰，聽得出你琴裏的情衷；祇因為我和你都是知音人兒，這心意都是一樣的。祇是叫我這有心事的人聽了，越法的斷腸悲痛；你聽他彈的韻兒，起頭到結末是不同的。聽這聲音不像是清夜的鐘兒，這聲音也不像是黃鶴樓頭的酒醉老頭兒讀着詩，這聲音也不像是孔子那時的泣麟悲鳳；一字字好似深夜的漏水，一聲聲叫人聽了，立刻憔悴得衣寬帶鬆。你一肚子的別恨離愁，都在這一段曲子裏，越法叫人聽了敬重你呢！鶯鶯正低低的說着，祇聽得張生又在窗子裏說道：「夫人忘恩負義，只是小姐你却不應該說謊啊！」鶯鶯聽了，禁不住抬起頭來，向樓窗說道：「呀！你錯怨了我也！那是我母親臨時變的卦，怎麼倒說是我脫空？他一任俺心兒裏願意不願意，他無夜無明的做着女工，不得空兒和他說話；他那裏管得我被你在這裏這樣的怨恨……唉！張家的啊！我和你倘然沒有母親從中作梗，早已是一雙兩好，做成了夫婦；如今祇落得兩地相思，我在外邊是疎簾風細，你在裏邊是幽室燈青，中間祇隔着一層紅紙，幾眼疎櫺，便好似隔着幾萬重的雲山，不得見一面兒。我想我和他夫妻的名分，早已注定，不單是我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已知道，便是那兩廊

下幾百個僧俗，也都知道；如今怎得一個人來替我們從中通着消息？便和他同衾共枕，暗地裏來去着；便是母親知道了，也沒有什麼說的……呀！一個女孩兒，羞人答答的，說什麼

「同衾共枕」虧得沒有人在跟前，倘然紅娘這丫頭在跟前，給他聽了去，豈不落了話柄？」

鶯鶯說話的時候，紅娘早已悄悄的，暫出來站在他小姐背後；待小姐說完了，他忽然大聲說道：「小姐，說什麼暗地裏來去着？給老太太知道了，却是怎了？」鶯鶯被他嚇了一跳，說

道：「哎！你走來氣沖沖的，爲的是什麼？也不管人心裏着惱，祇嚇得我胸口亂跳；我又

不會說什麼來？」正說時，忽聽得樓窗閉的一聲，開了；水也似的月光，照在張生臉上，烏紗

小帽，藍衫角帶，份外分明。他伸長了頸子，痴痴的望着隔牆兒；鶯鶯急站起來，說道：「夜深

了，紅娘，我們回房去者。」紅娘說道：「小姐慢走着；我恰纔聽得說張先生要去也，小姐却

是怎處？」鶯鶯一邊走着，一邊低低的說道：「紅娘，你便與他說：『再住兩三日兒。』」紅娘

說道：「人家心灰意懶，叫他如何挨得這兩三日兒也？」鶯鶯說道：「你與他說：『老太太

時下雖有些唧噥，好和歹總不叫他……』」鶯鶯聲音越法低了，到末了兒，却聽不出來。

紅娘替他說道：「總不叫他脫空。」可是這句話麼？鶯鶯不說話兒，紅娘說道：「哦！我知道，明天和那人說去，祇說是小姐說的，再住兩三日兒，好和歹，總不叫他脫空。」紅娘故意把話說得很響，鶯鶯拿袖子在紅娘肩頭拂了一下，說道：「痴丫頭！噤聲些！」祇聽樓上接着說道：「呀！多謝小姐！好和歹總不叫小生脫空！」紅娘聽了，祇是看着鶯鶯臉兒，鶯鶯急低着頭，碎步兒走去。紅娘在後面說道：「小姐不必吩咐，我知道了也，明日我看他去。」說着，搶上去扶着小姐。祇聽得樓上又接着說道：「小姐去了也！紅啊！你便遲不得一步兒，今夜便回復小生波？」唉！沒奈何，且只得睡去。」閉的一聲樓窗兒又關上了。

前候

紅娘唱：

西廂

二七

「絨線無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懶去添；

春恨壓眉尖，靈犀一點，醫可病慳慳——

相國行祠，寄居蕭寺，遭橫事，幼女孤兒，將秋槌軍死；

謝張生伸致，一封書到便與師；

真是文章有用，何干天地無私！

若不剪草除根了半萬賊，怕不滅門絕戶了一家兒——

鴛鴦君瑞，許配雄雌，夫人失信，推託別辭；

婚姻打滅，兄妹爲之，而今擱起成親事。

一個糊塗了胸中錦繡，一個淹漬了臉上胭脂；

一個憔悴潘郎鬢有絲，一個杜韋娘不似舊時，帶圍寬過了瘦腰肢

一個睡昏昏不待觀經史，一個意懸懸懶去拈針翳；

一個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個花箋上刪抹成斷腸詩；

筆下的幽情，絃上的心事，一樣是相思。

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紅娘自思，乖性兒何必有情不遂皆似此？

他白恁抹媚，我却沒三思，一納頭只去憔悴死！

\*

\*

\*

\*

\*

\*

\*

\*

「我將這紙窗兒窺破，悄聲兒窺視；

多管是和衣兒睡起，你看白羅衫上前襟，褶裯；

孤眠况味，淒涼情緒，無人服侍！

澹滯氣色，微弱聲息，黃瘦臉兒；

張生呵！你不病死，多應悶死！——

我將金釵敲門扇兒，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

他昨夜風清月朗夜深時，使紅娘來探爾；

他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張殿試——

他若見甚詩？看甚詞？他敢顛倒費神思！

「這妮子，怎敢胡行事！」嗤，扯做了紙條兒——

你個挽弓酸傑沒意思，賣弄你有家私；

我圖謀你東西來到此？把你做先生的錢物，與紅娘爲賞賜！

我果然愛你金費，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賣笑倚門兒！

我雖是女孩兒有志氣，你只合道：「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我還有個尋思。」

\* \* \* \* \*

「我只道拂花箋打稿兒，元來是走霜毫不構思；

先寫下幾句寒溫序，後題着五言八韻詩。

不移時翻來覆去，疊做個同心方勝兒；

你忒聰明！忒煞思！忒風流！忒浪子！



雖是些相意見，小可的難到此：

又顛倒寫「鴛鴦」二字，方信道「在心爲志」——

喜怒其間，我覷意兒，放心波，學士！

我願爲之，並不推辭，內有言辭，我只說：「昨夜彈琴那人教傳示。」  
你儉香手，還準備折桂枝；

休教淫詞污了龍蛇字，藕絲縛定鷗鵬翅，黃鶯奪了鴻鵠志；

休爲翠幃錦帳一佳人，誤你玉堂金馬三學士——

弄得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清減做相思樣子；

若是眉眼傳情未了時，我心目中日夜圖之。

怎因而有美玉於斯，我定教發落這張紙；

我將舌上說辭，傳你簡帖裏心事，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

『好好的，一個女孩兒，祇因想男人想痴了；昨天夜裏，一個在牆外叮叮咚咚，一個在牆裏唧唧噥噥。』

張老媽子這樣說着：『你又是怎麼聽得的？』

徐老婆婆那樣問着；這兩

個老太婆，是派在園子裏管那花木打掃園亭的。『來！我和你，把這座香案抬進屋子去。』

張老媽子聽徐老婆婆喚他，忙丟下了手裏的掃帚，上去幫着他抬着香案；一邊嘴裏說道：

『我怎的不聽得；我睡在桂花廳左側小屋子裏，他們在窗外說着話兒，句句都聽在我耳朵裏。』

徐老婆婆忙擺着手兒，說道：『你聽雖聽了，可是要緊口些；俺們這種相府人家，不是

玩的呢……』

張老媽子點點頭，一邊掃着臺階，一邊說道：『不是我只做老媽子的，在背

地裏批評老太太，這原是我們老太太不該；你想，他家這樣一個白面書生，俺家那樣一個紅粉佳人，天生就一對；便沒有老太太的話，也免不了害起相思來。如今老太太當着兩廊下

僧俗，堂堂皇皇的許他們做了夫妻；前天一席酒，忽然翻悔了；你想可嘔人不嘔人呢……虧

得我家小姐，是一位千金小姐，知道禮節，也祇得在背地裏長吁短嘆唧噥一回罷了；倘然換

了我，便老實不客氣，先爬過牆去，陪着那小後生睡一覺再說。」張老媽子說着，「呵呵」大笑起來。這時徐老婆婆爬在臺階下面拔草，聽張老媽子說出這樣話來，笑罵着說道：「老不要臉的！說出這樣話來，把臉也丟了……可是那張家相公的臉兒，長得實是有趣！倒和我那表弟差不多兒的。」張老媽子問：「什麼表弟？」徐老婆婆見問，便先嘆了一口氣，說道：「說起來話長呢！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長得十分俊的；到十七八歲上，我家那左鄰右舍的小後生，誰不是見着我和饞嘴貓似的。他們千方百計來勾引我，又託人來說媒，我總是不答應；我祇是着中了我家的那個表弟，表弟弟也和我好，他見我在井邊洗衣服，便忙着來幫我吊水，見我上街去買菜回來，便搶着來替我提着籃兒；他也曾和我私地裏訂着終身，我也曾答應願意嫁他。誰知那天殺的閻王！一場傷寒病，把我那可愛的表弟弟，捉到陰世裏去了。我聽說他死了，哭得死去活來，一場大病，幾乎送了我的性命；從此以後，我心也灰了，意也懶了，一任俺爹娘擺佈去。把我嫁給一個種田的，三十二歲上守了寡；現在我……」徐婆婆說到這裏，不說了，祇拉着布裙角兒揩眼淚。張老媽子說道：「我勸

你不用傷心，做人總有這一遭兒的；這是天公在那裏拿人開玩笑呢！如今我們年紀老了，可不再上他的當了；看我們那小姐和那張家相公再去上他的當罷……呀！誰把這笋尖兒踏斷了？」原來假山背後，種着一叢翠竹，如今三月天氣，正是春笋怒發的時候。這兩個老婆婆，管着園場，靠這花果藕笋，得些氣化；如今見被人踏斷了笋尖，便不由得心痛，忙上去扶着笋尖兒，虧得那踏的人脚瘦身輕，笋尖兒不會落下來。張老媽子見泥地上一點點點的小脚印兒，說道：「不知那裏一個丫頭，到這竹樹林子裏來捉迷藏呢……呀！這不是一股金釵麼？」一縷太陽，照在金釵兒上；那金釵兒睡在泥地上，發出光來。張老媽子搶上去，把金釵兒拾在手裏，徐老婆婆也挨近身來看時，說道：「這釵兒你可藏匿不得；昨天夜裏，我家小姐到園裏來過，這一定是小姐的東西，你快去悄悄的還他，說不定小姐還賞你錢呢。」他兩人正說着，祇見紅娘從花棚下走來，說道：「兩位媽媽，可曾見我的金釵兒麼？」張老媽子正要將釵兒揣在懷裏，祇聽得徐婆婆說道：「釵兒在這裏，我們正猜是小姐的呢。」他祇得將釵兒拿出來，還了紅娘；紅娘接過來，隨手插在髮邊，正要說話，忽聽得徐婆婆說道：

「紅娘姐昨夜也會陪伴小姐到花園裏來的麼？」小姐嘴裏唧唧噥噥的，到底說些什麼？紅娘聽了，不禁心裏一跳，說道：「媽媽，你怎麼聽得的？」徐婆婆說道：「我睡在這左側小屋子裏，怎麼不聽得；我還聽得張家相公隔牆兒彈着琴來呢！」紅娘臉上十分詫異，說道：「呀……你問小姐麼？」他左不過禱告着天公，佑老太太福壽康甯，保佑老太爺早生天界罷了……你是什麼時候搬到這小屋兒裏睡的？是誰吩咐你搬來的？」徐婆婆說道：「我原是在堆雜貨的房裏睡的，是老太太見小姐每夜燒香，怕園子裏沒有人照應，纔打發我搬進園子裏來睡；我進來了纔得三天呢。」紅娘說道：「哦……」徐婆婆看看沒人在跟前，便拉着紅娘的袖子，悄悄的說道：「紅娘姐，我斗胆問一句話：我們小姐的事體，怎麼樣？」紅娘滿臉正經的說道：「我們小姐，是相府千金，知書達禮，又是孝順老太太的，祇知道聽老太太的吩咐，老太太吩咐他，和張家相公兄妹稱呼，他便也斷了這婚姻的念頭。這幾天規規矩矩的在繡房裏做着針線，却沒有怎麼樣啊……」徐婆婆看着說道：「姐兒不用瞞我，你認做我不知道呢！我看姐兒這幾天爲了小姐的事體，忙得緊呢！便是我

門那位小姐，也是鎮日價情思昏昏的。」紅娘笑着說道：「你這老糊塗，一味的胡說。」徐婆婆不去理他，接下去說道：「論理呢，這原是怪不得小姐的；這樣一個花朵兒似的美人兒，配着那樣白玉似的郎官兒，天造地設的，便是打着燈籠遍天底下去找尋，也是找尋不到的。人在世上，百樣事體，都是假的；祇有這女孩兒和男孩兒一點痴情，是最真，最可寶貴的。可憐兒的，我家小姐，昨天夜裏唧唧噥噥的說了一番話，我雖聽不真切，什麼……夫妻的名分，早已注定了……」什麼……同衾共枕，暗地裏來去……」他正一肚子心事，抓爬不着癢處。姐兒啊！你若真和小姐好，你便該替他想法子，給他兩人見一面兒；不瞞姐兒說，我也是這裏邊的過來人，你若成就了他們的姻緣，却勝似長齋念佛呢！」紅娘起初還要分辯，後來聽他說得入情入理，便也不覺怔怔的聽着；聽他說完了，便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看我家小姐，實是可憐……可是我家老太太的主意，叫我也是無法。」徐婆婆說道：「我也是一個軟心腸的；我們須得瞞着老太太，替他想法兒出來。」紅娘說道：「這花園西側門，原通着張家相公的書房，到夜裏，我悄悄的開着門兒，放小姐出去；這件事體，除你我兩

人還有誰能知道？」紅娘聽了，忙搖手，說道：「快別胡說！給老太太知道了，你我兩人怕不要活活的打死……再者，這暗地裏的行徑，總有一天闖穿的。」徐婆婆嘆着氣，說道：「紅娘姐，小姐白白痛你一場，這一點風火，你還不肯替他耽待？」他說着，氣憤憤的，自己拍着胸脯，說道：「嗻嗻嗻！有我徐老太婆替他耽待；若老太太知道呵，我拚着這條老命不要，先問他個一言而無信。」紅娘聽了，忙拉着他的手，說道：「是真的麼？媽媽肯幫着我，便是張家相公知道了，也是感激你不盡的。」徐婆婆搖着頭，說道：「我也不要他感激，祇叫他將來得到了我家小姐，不負心是了……講到我自己，原是有情不遂的人，我是立定志願，要幫着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的。」紅娘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兒，男女的事體，他原也有心；祇是他心高氣傲，等閒的人，不在他眼睛裏。平日那歡郎雖和他胡纏着，那個到底是小孩子脾氣，一天好，一天惱的，也猜不出他的心意；再者，一個是公子，一個是丫頭，紅娘肚子裏也不敢而非份的想望。如今見了這張家相公，他一味的在女孩兒身上用着柔情蜜意，又是這樣多情，又是那樣美貌；他滿意想望小姐和他配了夫妻，自己陪嫁過去，說不定也有半個

位份。老太太忽然變了卦，他心裏的焦悶，和他小姐的心裏，也是半斤八兩。紅娘想到這裏，猛然間又想起了那股金釵兒；這釵兒原是他昨天夜裏躲在假山背面偷聽着小姐的說話，被竹枝兒挑下地來的；他當時自己也不會覺得，今天一早起來梳洗，纔知道丟了，便獨自一人趁園裏沒人走動的時候，走來尋覓。誰知道已經被張老媽子拾在手裏了，他原打算回房去，拿一吊錢謝謝他的；誰知徐婆婆一番說話，他便聽住了；後來他又慢慢的勾起了自己的心事，他想起了這一股金釵，便想起老太太給他金釵兒那時候的一件事體：那時候崔相國全家住在家裏，歡郎的年紀，比他小着三歲，天天和他赤緊的厮纏着；歡郎背着人，喚他「好人兒」，又說：「向老太太把你耍了來，做我的二夫人。」這時他兩人年紀小，雖不知道什麼，但是紅娘從此卻一段痴情，向着歡郎。那時崔相國府上，有許多門客養着，崔相國常和他們吃酒下棋，說說笑笑；到晚來，便是睡在書房裏的日子多。歡郎却伴着他母親，自幼兒和他母親睡在一牀的。有一天，適值他姑丈郁御史郁家榮五十歲的生日，崔老太太因為身體不好，懶待得去，便派了兩個老媽子跟着歡郎，和他父親一塊兒去拜壽。去了一天，



看看還不回家來；老太太一面打發人去催，這時候外面打過頭更了，老太太却一面和衣睡在牀上候着；房裏祇有一個紅娘，靜悄悄的坐在窗口，湊着燭臺，手裏繡着花兒。心裏却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那歡郎，想到他兩人背地裏那種親熱的情形，又想到自己將來身體的結果，便覺得虛飄飄的，眼也花了，頭也眩了，手裏拈着的繡花針兒，也不知刺到什麼地方去了。正在出神的時候，門帘兒一動，歡郎趑進房來；祇見他頭上戴着束髮紫金冠，漆黑的排鬚，齊眉掩住了，越顯得他唇紅齒白，眉清目秀。身上穿着棗紅箭衣，腳踏着一雙小小粉底靴兒，站在紅娘跟前；那一雙俊俏眼兒，却斜睨着紅娘，祇是傻笑。紅娘低低的問道：「你回來了嗎？」那跟你的人呢？你敢是酒吃醉了嗎？」歡郎祇是嘻嘻的望着他笑着不說話，紅娘止不住臉上紅暈起來，急低着頸子不去睬他；歡郎原有些醉意兒，見紅娘不睬他，他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搭住了紅娘的肩頭。嘴裏輕輕的喚道：「姐姐，我回來了；你爲什麼不理我呢？」說着，又輕輕的推着紅娘；紅娘回過臉去，見他醉態呢人，便禁不住「嗤」的一聲笑着，急轉過腰兒去，把兩手捧着臉，羞得爬在桌上，抬不起頭來。誰知歡郎是酒吃醉的人，兩

麝原是沒力的，他搭在紅娘肩上的一隻手，滑了一個空，便站不住身體，向前一撲，兩腿一屈，嘖的一聲跪在地下，全身倒在紅娘懷裏；這時歡郎自己也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這一笑，却把老太太驚醒過來。紅娘急把歡郎扶了起來，扶到牀前，服待他睡下；在解衣的時候，歡郎覷他母親不見，從懷裏掏出一粒檳榔來，悄悄的塞在紅娘嘴裏，紅娘也便悄悄的嚙着；紅娘一低頭，歡郎伸手，把他髮兒邊插着的一股銀釵兒拔了去，說：『是要剔着牙兒。』紅娘當着老太太的面，又不好向他要回來，到了第二天，紅娘替老太太梳着頭，歡郎坐在一傍，紅娘便向他要銀釵兒，歡郎說：『丟了。』一覷眼，見他母親的梳頭盤裏，攔着一股金釵兒，他便隨手拿來，替紅娘插在髮邊，說：『拿這個賠你罷。』紅娘拿眼覷着老太太，一邊要伸手去拔下來；崔老太太便攔住，他說道：『你戴着罷，你服待哥兒一輩子，賞你一支金釵兒戴罷。』鶯鶯小姐在一傍打趣他道：『你從此是歡弟弟身跟的人了；這支金釵兒，是老太太給你的見面禮兒，你還不快謝謝老太太嗎？』紅娘見老太太賞他一支金釵兒，原要道謝的；如今聽小姐打趣他，羞得他滿臉統紅，一轉鬚子，逃出房去了。這裏歡郎還追出房來，到拐灣兒上，

鬪着沒有人歡郎從懷裏掏出那股銀釵兒來，向他臉上一揚，說道：「銀釵兒在這裏呢！我天天撲着他睡，好似你陪我睡在一牀兒一般的。」紅娘劈手去搶，歡郎一轉身，早已一溜烟似的逃出去了。從這一回以後，紅娘却處處生着心，有時沒有人在跟前，他故意去逗着歡郎玩笑。誰知歡郎到底是公子哥兒的脾氣，人大心大，慢慢的不把紅娘放在他眼裏；好便好，不好時，便瞪着白眼。紅娘心裏却被他鬧得好似十五個吊桶落在井裏，七上八下的打不定主意；如今遇到了這個張君瑞，真是溫柔細膩，處處體貼着女孩兒的心事。這時他派在小姐房裏，服侍着鶯鶯小姐，小姐又待他好，兩人十分說得投機，好似姊妹一般；現在眼看着他張君瑞和他小姐這樣多情，他也不知不覺把一段痴情，移到張生身上去了。他自已總不過一個侍妾的份兒，歡郎現在雖和他好，過幾年年紀大起來，娶了一房媳婦，還不知道那位奶奶的脾氣怎麼樣呢？看着歡郎現在的情形，也不知道他保不保得住始終不變心呢？若說不給歡郎做侍妾，老太太做主，給了別人，或是配了小厮，那種日子，叫我如何過得？還不如趁早打主意，跟着鶯鶯小姐一塊兒嫁去。張家相公是外面閱歷過的人，

又是家道清貧，可以保得住他不變心的了。紅娘這時站在竹樹跟前，兩眼癡癡的望着地上；那徐婆婆和張老媽子早已到別地方打掃去了。祇見一雙玉片也似的蝴蝶，直向紅娘臉上撲來；紅娘「啊唷」一聲，纔把他的魂靈兒收回腔子裏來。他自己對自己說道：「是小姐起身的時候了，我快服侍他去。」他一邊走着，一邊肚子裏盤算着；看小姐說什麼，我和徐婆婆兩人，是必要成全他兩人這一段姻緣者。」紅娘走進鴛鴦小姐房裏，兀自靜悄悄的，不聽得聲息；紅娘閉着沒事，走到鸚鵡架子跟前，添些食兒。祇聽得鸚鵡拍着翅膀，對他說道：「紅娘姐，快服侍小姐起來者！」紅娘伸手在鸚鵡頭上輕輕的拍了一下，鸚鵡學着他小姐的口聲，罵了一句「賤丫頭！」紅娘忍不住笑起來，聽得鴛鴦小姐在牀上也笑了；紅娘急急走到牀前去說道：「小姐懶也！太陽光兒照着帳門兒，還不起身麼？」鴛鴦在牀上欠伸着，說道：「自昨夜聽琴，今日身子這般不快呵！」紅娘說道：「小姐可要去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小姐的病？」鴛鴦說道：「好好的請什麼大夫？」紅娘說道：「小姐身上的病猶可，心上的病，其實重呢！」鴛鴦接着，「啐！」了一聲，一揭起帳門，跨下牀來；紅娘見他身上

穿着銀色的小襖兒，下身穿着白羅散花褲子。蓬鬆着髮兒，眼兒惺忪着，兩隻小腳兒擱在牀沿上，癡癡的坐着；紅娘捧着他的小腳兒，替他換去睡鞋，扶下牀來，趺到牀背面去。祇聽得外屋裏小丫頭嚷道：『老太太來了！』紅娘忙迎出來，崔老太太一手扶在歡郎肩膀上，走進屋子來。紅娘見了歡郎，不覺想起了方纔的心事；老太太問他：『小姐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起身？可是有些不快嗎？』紅娘怔怔的看着歡郎的臉兒，好似不會聽得。小丫頭在一傍笑着，上去拉着他的袖子，說道：『老太太問你呢！』紅娘纔明白過來，忙說道：『小姐昨夜……』崔老太太接着問道：『小姐昨夜做什麼來？』紅娘忙遮掩着說道：『小姐昨夜在牀上翻騰了大半夜，不曾好生睡得；今天稍稍有些不快，所以起來得晚了，不曾到老太太跟前來請得安。』正說着，鶯鶯小姐從套房裏出來，走到老太太跟前，請了安。崔老太太在靠窗一張椅子上坐下，看紅娘替小姐梳着頭；崔老太太說道：『我的孩兒，你消瘦得多了，到底覺得什麼不快啊？』鶯鶯見問，想起了自己的心事，不覺眼圈兒一紅，忙底下頭去，說道：『孩兒這幾天常常想起俺家裏的事體；想我父親在日，何等風光？如今客居在異

癯門戶蕭條，母親年紀大了，也操不得這許多事，歡弟弟年紀又小，諸事不很明白，孩兒雖說年紀不小，祇因是一個女孩兒，也有許多不便的地方；看着這一家基業，沒有一個烈烈轟轟的男子來支撐着，便是這樣一天一天的男敗下去，終究不是一個事體。孩兒爲這個心裏常常耽着憂，便不知不覺臉兒消瘦起來，近日連粥飯也減了。」崔老太太忙搶着說道：「我的好孩兒，你快不用耽憂！不是你母親說一句老沒正經的話，過幾天你滿了孝，母親替你另外招贅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婿在家裏；把家裏全個兒託了他，怕不是一般轟轟烈烈的支撐起來了？再者你歡弟弟也得一個好好的姐夫教導教導呢！」鶯鶯聽母親說到自己身上來，又聽說另外招贅女婿，心裏又羞又惱，便低着頭不說話了。紅娘却搶着說道：「老太太難道忘了麼？老太太却何用另外招贅女婿呢？那位張相公，我們小姐既已認他做了哥哥，便是老太太的大兒子了；俺們把家裏全個兒託了他，又託他管教着歡哥兒，豈不是好？我看那張相公，是一個有闕歷有才情的人，一定支撐得住這一份基業呢。」崔老太太聽紅娘說出這個話來，忙搖着手說道：「癡丫頭！你知道些什麼？俺小姐認他做哥哥，

原是假的；過幾天俺們回博陵去了，他進京趕考去了，到那時各自西東，還有什麼哥哥妹妹呢？……老實對你說了罷，我肚子裏已打定了主意，你小姐這樣一個美人兒，我怎麼肯給他配這個在外面飄來蕩去的酸秀才？難難說叫你小姐跟着他吃苦去麼？我肚子裏早已有人了！……」紅娘聽了老太太的話，心裏十分焦急，忙說：「老太太看中的，一定是好的；祇不知誰是有造化的呢？」崔老太太得意起來，忙伸着一隻大拇指，說道：「這個人麼，便是借家的內姪呢。」紅娘聽老太太說出這個人來，好似青天裏打下一個霹靂，瞪着眼睛向他小姐臉上看着；鶯鶯小姐也看着紅娘的臉兒，不做聲。冷不傍歡郎伸着指兒直指到紅娘臉上來，說道：「我知道你，現在和那張家的好，不和我好；如今提起便是張相公長，張相公短……」歡郎正要說下去，祇聽得紅娘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說道：「老太太聽聽歡哥兒說的什麼話？我們一個丫頭胚子，也够不上和誰好和誰不好！我便是說張家相公好，他救了俺全家的性命，不單是我們做了頭的，便是老太爺在天上的魂靈，也知道感激他的……」紅娘正說着，鶯鶯忙喝住，說道：「紅娘快住嘴！也不會見一個丫頭和爺們吵嘴

的。」紅娘便住了嘴，歡郎正要說話；崔老太太站起身來，拉着歡郎便走。一邊說道：「做了一個爺們，和丫頭拌嘴，像什麼樣兒？」歡郎聽母親說了，也便低着頭跟着老太太出去。紅娘扶着鶯鶯小姐送出房來，崔老太太回過來，對紅娘說道：「你好好的服侍着小姐，要吃什麼，向我屋裏要去，你心裏的委屈，我知道，你也不用氣苦。」紅娘一手抹着眼淚，不做聲兒，鶯鶯笑着說道：「今天這丫頭爬上頭來了！」崔老太太又問鶯鶯：「可要去請個大夫來瞧瞧？」鶯鶯忙說：「不用，過一回子便好了。」送到那走廊盡頭，自有兩個老媽子扶着老太太出去；這裏鶯鶯和紅娘回進房來，靜悄悄的坐着；半晌，祇聽得鶯鶯小姐長嘆一聲。紅娘接着說道：「老太太打的主意，全不替小姐想想；如今聽老太太的口氣說來，那個張相公全不在他意中，他祇看中那個鄭家表相公。據我紅娘看來，那人兒的品貌學問，全趕不上這個張相公；張相公又是救了俺們全家性命的，小姐配他做夫妻。」這句話，又是那天兩廊下七八百個僧俗人人聽得的；這件事體，老太太悔得小姐，你卻悔不得。從來說的，「女孩兒名節爲重。」如今小姐既已出了這個名兒，不是可以輕容易改變得的……小姐啊！



你倘然真心可憐那人兒啊！你也要早早說一句話，安安他的心。可憐那人兒，吃小姐調弄得飯也無心吃，覺也無心睡，把他一腔才學，萬里功名，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我近日看他臉兒枯瘦，神兒憔悴，他也是好人家的子弟，倘然有什麼岔兒，豈不全是小姐耽誤了？他……」鶯鶯小姐祇是低着頭弄着衣帶兒，半晌，他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好叫我左右做人難！」紅娘接着又說道：「小姐啊！這件事兒，你願意啊，也得早早打主意，你不願意啊，也得早早打主意！我紅娘承小姐一向好心看待，如今爲了小姐這件終身大事，便是叫我去投河覓井，我也不辭的……小姐啊！你若趁現在不打主意，過幾天回去博陵，老太太給你說定了鄭家，到那時看小姐去一兀頭都憔悴死罷！」鶯鶯被他說得「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我的爹爹啊！孩兒好命苦也……」鶯鶯小姐自從昨夜聽琴以後，一夜不曾好睡，他想起自己終身的事體，真是萬分淒涼。如今聽紅娘一句句說着，真是句句打在他心窩兒裏，好似萬箭穿心，便禁不住哭了。這一哭，哭得抽抽咽咽；廊下的鶯哥，也倒掛着鬚子。紅娘上去勸着，祇聽得鶯鶯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紅娘忙拿手絹去接，禁不住手

案案的抖着，心裏怦怦的跳着，嘴裏連聲嚷着：「不好了！不好了！」一邊扶着鴛鴦去睡在牀上，蓋好被兒，放下帳子，還聽他氣喘噓噓的兀是咳嗽不住；紅娘忙去壺兒裏濃濃的倒出一杯參湯來，給鴛鴦吃下去，慢慢的把氣平下去。紅娘一邊替他搭着胸脯，一邊勸着他，說道：「小姐心裏放寬些，打主意要緊，乾急也是沒用的。」停了一回，看他朦朧睡去；紅娘便悄悄的走出房來，叮囑小丫頭：「小心聽着呼喚，我去去便來。」紅娘急急走到老太太房裏，把小姐嘔血的話說了，崔老太太聽了，嚇了一跳，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拉着紅娘便走。趕到他女兒房裏看時，見鴛鴦臉上也失了血色，忙問道：「我的兒，你怎麼樣的？」鴛鴦搖着頭，說道：「不相干，這是孩兒一時咳嗽得急了，錯了氣，鬱出來的，母親請放心罷。」接着老太太又安慰了幾句，吩咐紅娘：「好生看着，我去打發人請大夫去。」說着，又急急的出去了。這裏紅娘伴着坐在牀前，一回兒老太太打發小丫頭拿一包藥來，說：「這是生地先給小姐煎着吃下去。」又說：「叫房裏收拾收拾，俾一回大夫來瞧病呢。」紅娘一面答應着，一面喚老媽子來，吩咐他去煎藥；到吃午飯的時候，紅娘服待小姐吃下藥去，小丫頭

端上一碗燕窩粥來，紅娘端過一張笸几，橫擱在被面上，服侍小姐吃了粥，嗽了口，蓋上被兒，睡了一回；紅娘坐在窗口，繡着花朵兒。停了一回，一個老媽子，揭起門簾來，低低的問道：「小姐睡着嗎？」大夫來了。」紅娘聽了，忙丟下活計，蹣着腳走到牀前去，鶯鶯在牀裏問道：「什麼？」紅娘說，「大夫來了。」鶯鶯說：「請進來罷。」接着老媽子陪着大夫進房來，細細的診了脈，正在看舌苔的時候，歡郎走進屋子來，連聲問道：「姊姊可好些麼？」紅娘不作聲兒，鶯鶯說道：「現在好得多了；要弟弟記掛，你見老太太的時候，請老太太放心，吃『二劑藥便好了。』」說着，那聲音酸楚起來。歡郎說道：「姊姊不要苦壞了；要吃什麼對我說，我替你叫人買去。」鶯鶯搖着頭。接着大夫退出來，對歡郎說道：「哥兒放心。姐兒是急急傷肝，我開一個『平肝潤氣』的方子，吃下去便好了。」歡郎陪着他到西屋裏去，開了方子，送他出去；到靠晚的時候，大丫頭送進藥包兒來，紅娘看着他一包一包的打開來，倒在罐兒裏；便在房門口擱着一個爐子，紅娘親自煎着藥。滿屋子靜悄悄的，祇覺得一陣一陣藥香，透進鼻管來。紅娘想起小姐終身的事體，兩眼看着爐子裏紅紅的炭火發怔；忽然聽得鶯

鸞在牀上低低的喚着「紅娘」紅娘走近去，鸞說道：「紅娘，你左側聞着，你到書院中看那人一遭，看他說什麼，你來回我話者。」紅娘抿着嘴一笑，說道：「我不去，老太太知道啊，不是要！」鸞說道：「我不說，老太太怎得知道？你便去咱！」紅娘說道：「我去便了，單說「張生你害……俺的小姐也不弱！白天不會和你好好的吃着酒，夜裏又因為聽你彈琴，受了寒氣，到如今針線也無心做，脂粉也懶得添，一肚子的怨恨，鎖住了眉心。」張秀才啊！我看我們小姐的病，祇有你能夠醫治得。」紅娘自己唧唧噥噥的說着，鸞祇是不做聲；後來聽他說出這個話來，便笑着說道：「你痴了麼？痴丫頭！還不快去呢！」紅娘笑着出去，纔走到房門口，鸞又把紅娘喚回來，說道：「紅娘，我害病，你不說也罷。」紅娘說道：「理會得。」他走出房來，吩咐小丫頭，「好生聽着，不要給藥煎乾了。」他走出秋葉門兒，轉過正屋的走廊，祇見一堆丫頭老媽子，站在腰門口，交頭結耳的說着話。紅娘躡着脚，走近去偷聽，祇聽得那管家婆老周家說道：「剛纔老師父打發人來關照，說：「那個張家相公，病體沉重；」老太太便吩咐：「大夫瞧過了小姐的病，便去給張相公瞧病；」好好

一個相府，一個在外屋兒，一個在裏屋兒，齊鬧起相思病來，算什麼樣子！唉！這都是我們這位老太太做的糊塗事體！——這老周家，原是老太太的陪房，他倚老賣老，在背地裏說着老太太，也沒有人敢去駁他。——紅娘聽了老周家的話，又看他們都擠在門口，也不便打這門裏走出；他想到：「沒得給他們說：『我在中間給小姐拉馬。』」想着，便悄悄的一轉身，便回進東院子去。心想：「那看花園的徐婆婆，原知道小姐心事的，我不如去和他商量，悄悄的開了花園門兒，打那裏走到張相公書院裏，路也近些，又沒有人看見。」當下他便輕輕的開了月洞門，走進花園去，繞過花廊，一眼見那徐婆婆坐在臺階上，搓麻線兒；紅娘上去，對他說道：「奉小姐言語：『着俺看張生去；』俺怕走正屋裏，給人看見說閒話。」徐婆婆便接着說道：「我教給你，以後小姐打發你看張生，你悄悄的打花園門出去，我替你看着門兒。」他說着，便站起身來，走進小屋子裏去，拿着鑰匙；紅娘跟着他，走過木香棚，一邊走，一邊說道：「俺想來，若非張生，怎還有俺一家兒性命啊？」徐婆婆接着說道：「好好的相國府裏，寄居在這普救寺裏，半天裏吊下禍水來；一個女孩兒，一個男孩兒，快要死在牆

整們手裏。多謝那張家相公，替我家去求着救兵，一封信到，便把救兵請來；真個是文章有用！怎麼說得天和地沒有私心呢？倘然不剪草除根，殺去了這半萬賊兵，怕不要滅門絕戶了我一家兒！那時候，俺家小姐和張家相公，配定了一對兒好夫妻；我家老太太，不該失了他的信，拿別的話推托着，打破了他兩人的婚姻，改稱着哥哥妹妹。到現在，攔起了成親的事體。一個糊塗了胸中的錦繡，一個淹漬了臉上的胭脂；一個變做了憔悴潘郎，愁得人也老了，鬢髮也白了；一個變做了可憐的杜韋娘，帶兒也寬了，腰兒也瘦了；一個昏昏不愛讀着經史，一個是意懸懸懶得去做針線兒；一個在琴絃上彈出相思調兒來，一個在箋帖兒上寫出斷腸詩句來；筆下的痴情，絃上的心事，一樣是相思。這一對才子佳人，叫人看了，真是可憐，又是可愛！」徐婆婆一邊走着，一邊絮絮滔滔的說着；紅娘聽了，接下去說道：「他這兩人，都是古怪脾氣；爲什麼不如了他們的私情，便要鬧到這個樣兒？他兩人大家抹着眼淚。若換了我啊，也不用害着相思；一撞着腦袋，便去尋個死罷了！」紅娘說時，徐婆婆把花園門開了；紅娘趔了出去，穿過走廊，便是書院的後屋。小院子裏，綠苔滿地；靜悄悄暗沉沉

的，不聽得一些聲息，停了半晌，祇聽張生在屋子裏長歎一聲，說道：「害殺小生也！我央長老說將去道：『我病體沉重。』却怎生不着人來看？我因思上來，我睡些兒咱！」紅娘走到後窗口，低低的說道：「俺把唾津兒濕破紙窗，看他在書房裏做甚麼那……啊！你看他白羅衫上前襟攢纒了，多管是和衣兒睡起來；想他孤悽悽的况味，冷清清的情緒，又沒有一個知心着意的人去服侍他……」他想到這裏，不覺臉兒烘的熱了起來，一轉念，心裏一酸，又不覺可憐他起來。低低的說道：「你看他澀滯的氣色，微弱的聲息，黃瘦的臉兒；張生啊！你不病死，多應悶死也！」他躡着腳兒，繞過屋子前面去，見兩扇門兒，緊緊的掩着。他伸手把頭上的金釵兒拔下來，輕輕的去打着門兒；祇聽得屋裏張秀才，氣憤憤地說道：「不曉事的奴才！我近日心裏怪怕煩的，快出去！我會吩咐過你來，『不是我呼喚你，却不用進來。』我見了人怪膩呢！」紅娘在房外聽了他的說話，祇是抿着嘴笑；接着又是輕輕的打了兩下。張生在屋裏問道：「到底是什麼人啊？」紅娘忍着笑，說道：「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呢！」張生開了門，見紅娘背轉臉兒站着；張君瑞忙搶上前來，連連向紅娘

作揖。嘴裏說道：「夜來多謝紅娘姐指教，小生深深記在心裏，不忘姐姐的一片苦心，只是不知小姐可曾有甚言語來？」紅娘拿手帕掩着嘴兒，笑着說道：「你問俺小姐麼？可要俺說與你聽？」說着他兩人走進房來，張君瑞上去關了房門。紅娘不禁臉上一紅，說道：「怎的把人關在房裏？像什麼樣兒呢？」張君瑞不去答他的話，祇是催他：「快說啊！小姐吩咐你傳什麼話來？」紅娘嘆了一口氣，說道：「俺小姐病了！」張生慌張走來，說道：「好好的，怎麼又病了？不知他害的什麼病？又可曾好些？」唉！小姐啊！我害了你也！我現在又苦得不能親自來看你。」他說着，祇是滿屋子裏打着旋兒；紅娘看他急得可憐，心想：「做一個女孩兒，嫁得這樣一個多情多義的……」他正想着，張生走到他跟前來，問道：「姐姐，你可曾聽得小姐病裏，說些什麼話來？」紅娘說道：「你問他麼？他的話多呢！他昨天夜裏，風清月朗的時候，便打發我來看你；他到現在，胭脂也不點，粉兒也不搽；嘴兒裏念到有一千番「張家的……」」紅娘話不會說完，把個張君瑞快活得跳起來；拍着膝蓋頭說道：「妙啊！小姐的病，小生却能够醫得。」紅娘說道：「相公原來是個大夫？」



張生搖着頭說道：「紅娘，你難道不知道「心病須將心藥醫」的這句話麼？」小姐既然嘴兒裏念着我，他心兒裏也一定是可憐着我；他既有見憐的意思，紅娘姐，小生有一張簡帖兒，可敢寄得去意欲煩紅娘姐帶回。」紅娘抬着頭，痴痴的向他臉下看着；看他眉清目秀，滿臉露出可憐的樣子來。從來女兒家心腸最軟，他見了這樣一個標緻後生，站在他跟前，苦苦的哀告着；這時張生越挨越近，靴尖兒碰着他的鞋尖兒。紅娘「嗤」的一笑，說道：「他要看你的什麼簡帖兒？讀你的什麼字兒詩兒？他敢是顛倒費神思？他若看了你的字帖兒，拽扎起面皮來，說道：「紅娘，這是誰的言語？你將來，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惱起來，嗤……扯做了紙條兒。」他一邊說着，一邊拿兩手比着說完了，自己也撐不住吃吃的笑起來。看他豎起兩道彎彎的眉兒，張着小小的嘴兒，露出白玉也似的牙齒來。張生伸手去捉住他的手，說道：「小姐決不是這樣子的，只是紅娘姐不肯與小生將去。嗟嗟！小生多以金帛拜酬紅娘姐便了。」紅娘聽他說出這個話來，忙把捏着的手，劈手奪去；回過臉兒去，攢着嘴，冷笑一聲。說道：「你的話，好容易意思，賣弄你有家私。難道說我是圖謀你的

東西來的麼？把你這酸秀才的錢物，給我紅娘做賞賜；我紅娘看慣的是銀錢，却不稀罕你的……再者，我果然歡喜銀錢，也不要你的銀錢；你看我和桃李花一般標緻的女孩兒，不是說一句丟臉的話，我去倚着門兒賣着笑得來的銀錢，却要比你多些！」紅娘說到這裏，禁不住鼻子一酸，眼圈兒也紅了。慌得張生連連作揖，嘴裏道：「小生話說，一時急了，說錯了話，總求姐姐可憐我孤身在外。姐姐不可憐我，還有誰可憐我呢！」說着，也不禁吊下眼淚來；一間屋子裏靜悄悄的半晌，紅娘纔說道：「我雖是女孩兒，却是有志氣的，你只合道：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我還有個商量的地方。」張生忙應着道：「是是是！我依着姐姐，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這便好了麼？」紅娘看他急得滿頭是汗，一臉傻氣，又不禁笑了起來，說道：「兀的不是也！你寫波！」張生急急走到書桌跟前，坐下來；紅娘替他磨着墨，張生兩眼注在他一隻玲瓏潔白的小手上，發怔；伸過手來，要去捏他。紅娘急縮着手，張生說道：「好人兒！我總忘不了你！」紅娘臉上紅了，急轉過頸子去，看着別處，嘴裏說道：「快寫波！不用和我婆婆媽媽的了。」張生提起筆來，簌簌寫着；紅娘說道：「寫得好快也！」

接着想道：「我只道他先拿着一張紙打稿兒，誰知他拿起筆來，肚子裏思索，也不用思索，先訴說着自己的心事，又寫上一首五字句的八韻詩。」張相公啊！你忒聰明！忒煞思忒風流！忒浪子！莫不是你信上這些話，都是假意兒麼？便是假意兒，我家小姐也吃你哄了，便是我紅娘也願吃你哄呢！」紅娘一邊想着，又想到他無人服侍，便去替他倒一杯茶來。這時張生信已寫好，正要疊個同心方勝兒；紅娘假推做不認得字，說道：「你念與我聽。」張生忙又把信打開來，解說給他聽道：「雙文小姐，昨天你的母親，拿壞心來報答我的好心，小生滿肚子心灰意懶，雖說還活在世上，却好似死去一般的了！筵席散了，回到房裏以後，不能够再睡得熟了。也曾借彈着琴，自己說說自己的心事，也可以料得定從今以後，我人和我琴要一塊兒離開小姐去了。現在趁紅娘來看我的便，又寫幾個字寄給小姐，我痴心妄想，你這隔着牆的美人兒，可憐着我，我好似在淺水裏的魚，快要乾死了，祇望你小姐拿西江的水來救我這一條命。人命原是要緊的，也許能夠得着你的可憐，來救我；我張珙天天心裏十分害怕，又是十分盼望着小姐呢！一塊兒寫着五字句的詩一首，還要求你賞賜我看一

看……」張生說到這地方，不說下去了；紅娘却不依，一定要他把詩裏的意思解說出來。張生靠近他的肩兒，解說道：「我和你的相思病，越害越重了，我胡亂把琴彈着，說說我的心事。」我們這婚姻事體，又遇到在這個春天，看着這萬紫千紅，想來小姐心裏也要鈎起心事來的。我和你這一段深情，原是不能夠埋沒的，那些哥哥妹妹的空名兒，我們爲什麼要依他呢？這幾天夜夜照着很大的月亮光兒，小姐你不要錯過了，我和你賞着月兒，在花前見一見面兒罷。」紅娘聽他說到這裏，劈手把那張帖兒奪過來，假裝着生氣，說道：「呸！虧你是一個知書達禮的男子，卻寫着這種話，引誘好人家的小姐；我拿給老太太出首去，不啊，我當面扯毀了。」說着，他假裝做要扯的樣子；張生急了，忙搶上前去，把紅娘攔腰抱住。紅娘祇是嘻嘻的笑，張生嘴裏連連喚着「好姐姐！」紅娘祇是向房門走去，張生原是有病的，腳跟站不住，嘆的跪下地來；紅娘回過頭來，張生又做出可憐的樣子來，紅娘笑了，說道：「快起來罷！我們是丫頭坯，當不起相公的跪；你留着，過幾天向俺小姐跪去！」張生聽了，哈哈一笑，站了起來，說道：「小姐果然要跪，姐姐也得向你一跪；沒有姐姐幫着，我們將來

怎得有美滿的一天呢？」紅娘說道：「我把相公的信拿去，我留心着小姐的神意兒，我把相公的話，對他說了，覷着他，若是喜啊，便把相公的簡帖兒拿出來，若是惱啊，便不拿出來。相公，你放心波；這件事體，我願意做的，並不推辭。小姐問時，我只說：「是昨夜彈琴那人教，我送這簡帖兒來的。」」紅娘說着，轉身正要走；忽見張生書桌兒上，書本零亂，便回過臉兒來，說道：「相公，這簡帖兒，我與你將去；只是先生當以功名爲念，休墮了志氣者。你偷香手，還準備折桂枝，休教淫詞污了你龍蛇一般的字，藕絲兒縛定了你鷓鴣一般的志氣；休得要爲了翠幃錦帳裏的一個美人兒，却耽誤了你金馬玉堂的狀元郎。到現在，弄得腰兒消瘦，心上耽憂，臉上掛着害相思病的幌子。」張生說道：「紅娘姐好話，小生終身記着；只是……」張生正要說下去，祇聽得外面院子裏燈光一閃；原來琴僮上燈來了。張生忙拉着紅娘，轉身向牀後面小門兒裏出去；低低的對他說道：「只是方纔簡帖，我的紅娘姐，是必在意者。」紅娘聽了，點點頭；低低的說道：「先生放心，我定要發落這張紙；我將舌上說辭，傳你簡帖兒上的心事，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他兩人站在小院子裏，張生緊緊的握住

紅娘的手，祇聽得琴，僅在屋子裏喚着「相公」！  
祇聽得閨的一聲，小門兒關上了。

紅娘忙一奪手，轉身走出那扇小門兒去。

鬧簡

紅娘唱：

「風靜簾開，透窗紗麝蘭香散，啓朱扉搖響雙環；  
絳臺高，金荷小，銀缸猶燦。

我將他暖帳輕彈，揭起海紅羅，軟簾偷看——

只見他釵簪玉斜橫，髻偏雲亂挽！

日高猶自不明眸，你好懶懶！

半晌抬身，幾回搔耳，一聲長嘆；

晚妝殘，烏雲髻，輕勻了粉臉，亂挽起雲鬟——

將簡帖兒拈，把妝盒兒接；

拆開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心煩。

只見他：厭的捻皺了黛眉，忽的低垂了粉頸，氣的改變了朱顏；

分明是你過狠，沒來由把我摧殘！

教別人顛倒惡心煩！你不慣，誰曾慣？——

近門面顏瘦得實難看，不思量茶飯，怕動彈；

我是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餐，黃昏清旦，望東牆，掩淚眼。

我這病患要好，只除是出點風流汗！——

怕人家調犯，早晚怕夫人行破綻，只是你我何安？

又問其他危難？你只攛掇上竿，拔了梯兒看；

小孩兒口沒遮攔，一味的將言語摧殘；

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

我爲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餐，羅衣不奈五更寒；

愁無限，寂寞淚闌干！

似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將角門兒更不攔牢，願你做夫妻，無危難；

你向筵席頭上整扮，我做個縫了口的撮合山——

你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

那一夜聽琴時，露重月明間，爲甚向晚不怕春寒，幾乎險被先生饑！

那其間豈風魔漢？隔窗兒險化做望夫山——

你既用心兒撥雨撩雲，我便好意兒傳書遞簡；

不肯搜自己狂爲，只待覓別人破綻。

受艾焙，我權時忍這番暢好時奸，對別人巧語花言，背地裏愁眉淚眼——

這是先生命慳，不是紅娘違慢；



那的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的公案；

若不覷面顏，厮顧盼，擔饒輕慢，爭些兒把奴拖犯；

從今後，我相會少，你見面難；

月暗西廂，便如鳳去秦樓，雲歛巫山；

你也越，我也越，請先生休訕，早尋個酒闌人散——

你休呆裏撒奸，你待恩情美滿，苦我骨肉摧殘；

他只少手豬棍兒摩娑看，我粗麻線怎過針關？

定要我拉着拐幫閒鑽懶，縫合口送暖偷寒，前已是踏着犯；

我又禁不起你甜語兒熱纏，好教我左右做人難——

幾曾見寄書的，顛倒瞞着魚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教你跳東牆女字邊干；

原來五言包得三更棗，四句埋將九重山，你赤緊將人慢；

你要會雲雨，鬧中取靜；却教我寄音書，忙裏偷閑；

紙光明玉版，字香漬麝蘭；

行兒邊漚透非嬌汗，是他一絨情淚紅猶濕，滿紙春愁墨未乾。

我休疑難，放著個玉堂學士，任從你金雀鷓環；

將他來別樣親，把俺來取次看，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

將他來甜言媚你三冬暖，把俺來惡語傷人六月寒；

今日回頭看，看你個離魂倩女，怎生的擲果潘安——

拂簷花又低，迎風戶半攏，偷香手段今番按；

你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攀！

疾忙去，休辭憚；他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損了淡淡春山。

難是去兩遭，敢不如這番；

你當初隔牆翻和都胡侃，證果是他今朝這一簡！

一叢竹樹下面，兩扇小門兒開着；這時天色一陣一陣黑暗下來，樹頭的雀兒，吱吱喳喳的搶着窠，闌成一片。徐婆婆站在門裏，不住的向門外探頭兒，嘴裏囁咕着說道：「這痴丫頭，見了小後生，便捨不得走開了；這也怪他不得，那張家相公，原長得俊呢！」正說着，祇覺得後腦頸子上，拍的一下，把個徐婆婆嚇了一跳，急回頭看時，原來紅娘早已站在他身後，嘻嘻的笑着。徐婆婆笑罵道：「鬼靈精！什麼時候進來的？」紅娘說道：「你莫問我，快關上門兒！」徐婆婆轉身去關上門，加上鎖，紅娘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笑說：「可憐見的，那個相公，他見我去時，一回兒說着，一回兒笑着，一回兒哭着，一回兒拜着，一回兒跪着，一回兒喊着我……」紅娘說到這裏，掩住了嘴，不說下去，停了一回，又說道：「真好似索奶的孩兒，將人纏個不休；我生成心軟，又禁不住他甜話兒熱禮。」徐媽呵呵笑着，說道：「紅娘，你可要小心些；從來說的『黃花姑娘做媒，自身難保。』」紅娘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嘴唇一動，要想說什麼，又熬住不說了。怔怔的看着徐婆婆的臉兒，半晌，說道：「小姐

等着我呢；天晚了，我要去了。媽媽，你等一回，人靜了，却悄悄的到我房裏來，我有話和你商量呢。」徐婆婆點着頭兒；紅娘一眼見張老媽子走來，他嘴裏說道：「你倆在暗地裏鬼鬼祟祟的商量些什麼？仔細我告訴老太太去呢！」紅娘不去睬他，轉身去了。祇聽徐婆要對他笑說道：「我和紅娘姐背地裏在這裏罵你呢。」這裏紅娘走進了東院子，祇見屋子裏都上了火，他躡着腳，走進小姐房裏；祇見小丫頭坐在燭臺前面，手裏做着活呢。紅娘低低的問道：「小姐睡熱了麼？」小丫頭點頭兒，說道：「正吃下藥呢。」他兩人正說着，忽聽得鶯鶯小姐在牀上問道：「誰說話呢？」紅娘接着應道：「我呢。」一邊走近牀前去，替他掛起了半邊帳子，坐在牀沿上。紅娘道：「小姐，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鶯鶯說道：「覺得比方纔氣順呢；你怎麼去了這半天纔來？」紅娘悄悄拿手摀着小丫頭，遞過眼色去，搖着頭兒；接着又想起了張生抱着他腰兒，連聲喚着「好姐姐」。不覺低下頭去，臉兒紅暈起來；鶯鶯看了他這神情，却犯了疑，問又不好問得。正靜悄悄的時候，老媽子端上夜飯來，站在跟前；紅娘向他盤裏看時，祇見四隻碟子，中間大盆子蓋着一大碗春筍湯兒；兩個

白磁鉢兒裝着一鉢子香稻米粥一鉢子白粳米飯。紅娘問：「小姐可要吃些兒粥飯？」鶯鶯問：「什麼菜兒？」紅娘報着道：「一碟子南腿，一碟子魚鬆，一碟子彩蛋，一碟子雞片兒。」鶯鶯說道：「怪膩人的，你盛半碗香米粥，拿一碟子魚鬆來。俺們有京裏帶來的冬菜，拿一撮兒。」紅娘應着，一面吩咐老媽子端菜盛粥，一面去開那櫥門，在一個藍罐子裏，拿了一撮冬菜，找一個白磁碟子盛着。鶯鶯坐在被窩兒裏，被面上擱着匠兒，紅娘服侍小姐吃過了粥，端出來，在一張百靈檯上吃完了飯；小丫頭服侍洗臉漱嘴，撤去了碗盞。紅娘靦着屋子裏沒有人，正要把張生的簡帖兒拿出來，祇聽得小丫頭在外面嚷道：「老太太來了！」紅娘忙接出去，老太太扶着一個大丫頭，走進牀前來；鶯鶯見了，忙要坐起來；崔老太太忙接住，不讓他動。自己坐在牀沿上，嘴裏問他：「病怎麼樣了？」藥吃下去可覺得好些？夜裏吃了多少粥飯？」紅娘在一傍，一一代答了。崔老太太又說道：「我的兒，自小兒便是多病多痛的；那時虧得我們家鄉地方一位柳大夫看好的。說起那位大夫的脈理，正不錯。便是我，常常也發着肝胃病兒，一定要請這位大夫來瞧一瞧纔好；後來我們到京裏去，臨動身

的時候，還是請柳大夫開一個長方兒吃着。如今我們快要回博陵去了，聽說那位柳大夫還在，我兒又得他好好的瞧一瞧呢。」鶯鶯聽他母親又提起回博陵去的話，滿肚子不高興；便轉過臉兒去，向裏牀睡着。崔老太太又向紅娘說了許多家鄉地方如何有趣，如何熱鬧；那鄭家的內姪相公，又如何親熱，如何叫人歡喜，絮絮滔滔的說個不了。紅娘問道：「老太太打算什麼時候回博陵去呢？」崔老太太說道：「我已經吩咐賬房裏寄信回家去，叫把家裏打掃乾淨；下月初八，是你先相公的忌日，我打算過了忌日，便動身回家去。」紅娘聽了，心裏由不得一跳；暗想：「今天是二十，到下月初八，還有十八天，他兩人的親事，怕不得成功呢！」崔老太太說着，見鶯鶯臉兒朝裏牀睡着，動也不動；認做他女兒睡熟了，便悄悄的說道：「我們去罷。」說着，一手扶在大丫頭肩上，輕輕的走着，走出房去；紅娘送出院子，回進房來，走到牀前，低低的喚了幾聲：「小姐。」鶯鶯只是不做聲，便替他放下了帳門，把燈臺移到牀前擱几上；又把牀前的綢幔放下了，輕輕的走出了套房。吩咐小丫頭：「搬鋪蓋進去守夜。」他自己急急回進房去；祇見那徐婆婆顛危危的坐在他房裏，見紅娘來了，他

便問：「小姐好些麼？」紅娘嘆了一口氣，說道：「也沒有什麼好壞！總要他兩人配上了對兒，纔得好呢！那個也是害相思病，害得很利害呢！」徐婆婆笑笑說道：「不是我丟了臊的話，做一個男孩兒，不論做一個女孩兒，這夫妻的事體，總得要害過相思病，纔有味兒。如今做男孩兒做女孩兒的，他爹娘好似養着豬狗雞子一般；聽憑他爹娘亂配着雌雄。那孩兒的性格兒模樣兒，自己願意不願意，他都不問；女孩兒糊裏糊塗的說給婆家，第一天便伴着一個陌生男人睡覺，這不是和強姦女孩兒一樣麼？三天之喜，嫁得了一個如心如意的郎君，也不過給男人做一個玩耍的東西看待！兩夫妻同心合意，厮抬厮敬的，真是一百裏得不到一個；如今俺家小姐，既然肯爲那個人害着相思，自然是如他的心意兒的了；將來他們做了夫妻，真可以算得美滿婚姻呢！」徐婆婆說到這裏，紅娘伸手在他胸前推了一下，笑說道：「老沒正經的！我祇說得一句，招惹你絮絮滔滔的說了一大串。」徐婆婆接着說道：「這是正經話呢！不要說俺們的小姐，要嫁一個如他心意兒的郎君；便是你們做姐兒的，服侍了小姐一輩子，也得要找一個合自己心意兒的官人嫁給他。若聽你老太太做主，

左不過配給一個小厮，再不是過幾年給歡哥兒收了房，還是跳不出一個奴才命呢！紅娘聽徐婆婆說到自己身上來，不覺怔怔的聽着；到這時，他嘆了一口氣，說道：「媽媽的說話，真是不錯；我正爲了這個，要和媽媽商量呢。」徐婆婆說道：「好孩子！我和你還不是和娘兒一樣的嗎？你有話，儘管對我說；我教給你呢。」紅娘祇是拿手掩着嘴，笑說道：「說來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徐婆婆正色的說道：「這是你終身的大事，有什麼不好意思呢？」紅娘低低的說道：「前幾年歡哥兒和我好，是媽媽也知道的。」徐婆婆聽了，點點頭，說道：「是，你也曾和我說過來，如今你們怎麼樣了？」紅娘說道：「如今我冷眼看着他，人大心大，也不把我們做了頭的放在心裏；去年俺們在京裏的時候，家鄉地方來了一個方大相公，向俺過去的老太爺給歡哥兒提起親事來。說博陵地方，一家鄉紳姓陶的小姐，長得模樣兒又好，又是知書識字；老太爺滿口說「好」！進來和俺老太太商量。俺老太太說：「你相公說好，想來是不會錯的，俺們便放了定罷。」後來老太爺故世了，這頭親事也使暫時攔起；據我看來，俺們快回家鄉去了，歡哥兒的親事，將來還是逃不了這個陶家小姐的。我想



那陶家小姐，面長面短，俺們也不會見過面兒；聽說他是獨養女兒，爹娘十分寵愛，性格兒一定是驕傲的。俺們這個小爺，這幾天常常和我尋事兒；將來這一對夫妻，鬧起脾氣來，不是容易伺候的。」徐婆婆假裝不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歡哥兒的親事，要你替他耽憂，是什麼意思？」紅娘紅着臉，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徐婆婆呵呵的笑着，說道：「哦！我知道了，敢是你也看上了那個張家相公麼？你的眼光真不錯！我替你打個主意罷：俺們歡哥兒，原是一個純袴子弟，祇知道鬧公子的脾氣；從出娘胎不會出過家門一步，外面的人情世故，他也不知道，做人的艱難困苦，他也不明白。便是將來年紀大了，成了家，也不過守着家勢吃飯；在他的前路，是沒有什麼想望的。比不得那張相公，是一個多情，多義，有才學，有閱歷的人！」徐婆婆說到這裏，紅娘假裝不明白他的話，反問他道：「你說張家相公，怎的多情呢？」徐婆婆說道：「他肯爲我家小姐害着相思，豈不是多情麼？靠他這樣的嘴臉，那樣的才情，誰不肯把女兒配給他呢？」紅娘說道：「怎的多義呢？」徐婆婆說道：「他一封書，救了俺全家的性命，這不是多義麼？不然，崔相國家的災難，和他陌路人有什麼相

千呢？」紅娘又問道：「怎見得他有才學呢？」徐婆婆說道：「你看他隔牆兒做着詩，書樓上彈着琴，又唱着曲子；今天你去，他又寄一張簡帖兒，上面寫着詩。這不是他的才學麼？」紅娘又問道：「你又怎麼知道他是有閱歷的人呢？」徐婆婆說道：「聽說他原是西洛地方禮部尙書的兒子，他卻不肯安住在家里享福；曾經跟着朋友東南西北的四處地方去游玩，結識下天下許多才人學士。此番進京趕考，便可以見得他是有大志向的人。前幾天，俺家做法事，他也來拜祭；我在一傍，看他和老太太對答，又和官員們談論，多麼有規矩多麼懂禮節！不是有閱歷的人，怎麼有這個樣兒？」徐婆婆句句稱贊着張生，却句句打在紅娘心窩兒裏；他聽到這時候，自己也忘了形。便說道：「這相公，原是人歡喜啊！」他說了，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忙把兩手遮住了臉。徐婆婆笑道：「年紀輕輕的女孩兒，也怪不得你的。如今他孤悽悽的一個人，住在客邊，又害着病，你不去可憐他，還有什麼人去可憐他呢？你須要赤膽忠心，幫着他們成功了好事，便是你小姐也是不忘記你的。再者，你小姐也是一個好性格兒呢。」紅娘說道：「原是如此！我祇因丟不下這個小姐，我和他做着

伴兒四五年了，他也和親妹妹一般的看待我。」徐婆婆說道：「我教給你罷，你也不用三心兩意了，你好好的替你小姐做着事體，過幾天你小姐嫁了那人，少不得你也是有份的。」紅娘抿着嘴，伸手在徐婆婆肩上打了一下；徐婆婆嘻嘻的笑着，站起來，說道：「時候不早了，睡罷；你睡下了去細細的想罷！」

碧幽幽的燈光，照着綠沉沉的羅帳；配着銀鈎兒，牀上嵌着的牙塊兒，放出光彩來。一陣一陣的蘭麝香味，從那粧臺上香盒兒裏一縷一縷的飛出來。屋子裏靜悄悄的，祇聽得牀上悉索的聲音，帳額微微的動着。原來鶯鶯小姐在牀上翻騰着，一夜不曾好睡；他想起「母親回博陵的說話；聽他口氣，是打定心思要把他的終身落在博陵地方的了。那個人，他竟是丟在腦後的了。」他想到這地方，不由得心煩意亂起來；又想到「住在這普救寺裏，不多日子了；他和張生的事體，是沒望的了！這樣一個多情多義，模樣兒又好，才學又好的小後生；我和他已經定了終身的事體，如今翻悔過來，叫我如何做人呢？」鶯鶯小姐不

由得哭一陣，想一回，直到天色微明，祇聽得遠遠的雞兒啼着，屋脊上貓兒吼着，停一回，地上睡着的小丫頭也起來了，窗兒外面的鸚鵡，也叫着：「起來啊！起來啊！」鶯鶯想起了昨夜打發紅娘去看望那人來：「不知他說些什麼？可有什麼簡帖兒帶回來？祇因昨夜老太太來，我也不會問得。」他想到這裏，由不得坐起身來，心想打發小丫頭去，把紅娘喚來，問他一個仔細，回心一想，我這樣子性急，豈不要給紅娘笑話？鶯鶯正坐在牀上打主意，那小丫頭聽得他小姐醒了，忙走近牀前來，說道：「時候早呢！小姐再睡一回罷。」鶯鶯說道：「睡着怪悶的！我起來罷。」小丫頭說道：「可要去喚紅娘姐姐？」鶯鶯搖着頭，小丫頭回出去，把老媽子喚了進來，服侍小姐起身。鶯鶯穿好了衣服，洗過了臉，顛巍巍的坐在梳粧臺一傍；老媽子替他疊着被，小丫頭捧着鋪蓋出去；大丫頭進來，打開窗戶。一縷太陽光兒照在鏡臺上面，掛着的一幅「弄玉跨鳳」的畫兒上；鶯鶯心想：「這弄玉生長在深宮裏面，到後來却也嫁得一個如意郎君，雙雙騎着鳳凰，自由自在的四處游玩去；我崔鶯鶯，却不知如何結局呢？」他正怔怔的想着，老媽子進來問：「可要吃一碗粥？」鶯鶯點點頭兒，老媽子出

去，捧進一碗燕窩粥來，就在茶几上吃了。大丫頭撒了碗盞去，鶯鶯坐着，覺得有些頭眩，便吩咐大丫頭：「仍舊把窗戶簾兒放下。」大丫頭退出去，鶯鶯自己對自己說道：「紅娘這早晚敢待來也？」起得早了些兒，俺如今再睡些。」說着，他又走到牀前去，放下帳子和衣睡下。誰知紅娘那邊，也一夜不得好睡；他自從昨夜裏，聽徐婆婆說了這一番說話，勾起了一腔心事。他想起那天歡郎在小姐房裏，當着老太太的面，說他和張生好，直問到他臉上去的樣子，全沒有一點溫存體貼的意思。又想起有一天，他一個人坐在房裏做活兒，恰巧歡郎吃他媽教訓了幾句，便擻着嘴走進房來找尋紅娘；嘴裏連連的喚了幾聲「姐姐」。紅娘見歡郎來了，便有心試試瞧，嚷着他玩；祇是低着頭不做聲，後來歡郎喚得急了，紅娘纔淡淡的說道：「誰是你的姐姐呀？」想我們是丫頭坯子，服侍你們哥兒姐兒幾年，到將來攆出去便罷了；你那時成了親，終日有標緻的奶奶陪伴着，再也不記得我們的了。何苦來，紅口白舌的叫我姐姐！哄我一時高興，一則來沒有這個福份，二則來也沒這個禮，三則來你也不是真心，我也不來上你的當。」那時紅娘說到這裏，便啞了一聲，不說下去了；歡郎斜瞪着眼聽着，

聽到這裏，便把靴底輕輕的一頓，嘆了一口氣，說道：「今天倒霉，撞來撞去，都沒有好話聽；你不肯做我的姐姐，也沒有什麼希奇，倒惹你絮絮拉拉的說了一大套！」歡郎說着，一轉身，頭也不回的去。了。可憐紅娘，那時原想說幾句話試試他的情份，受他一番溫存，趁這時把自己的終身事體去試探他，誰知歡郎到底是小孩兒性格，一時煩惱，把從前溫柔的模樣都改了。他也不明白紅娘話裏的意思，祇撇得紅娘心灰意懶，自從那天整整的哭了一夜，他兩人的心裏也各自淡淡的了。在當時紅娘心裏，原要結識一個有情郎，早早了卻他一段心事；祇因那時在京裏來來去去的，都是一班絃袴子弟，他們也不留意到紅娘，紅娘眼裏也瞧不起他們。如今見了這張生，他第一回見面，還當他一般浮滑公子看待；後來看他和鶯鶯小姐這一段痴情，待他又是一番溫柔，早把他的一寸芳心打動了。經不得昨天夜裏聽了徐婆婆的那番說辭，他在枕上翻來覆去的一夜，想想張生，越發叫人歡喜，想想那歡郎，越發叫人討厭；他便從這一夜打定主意，先幫着小姐做成功事體，自己也跟着他走上一條道兒去。他左思右想，不覺夜深，待他醒來看時，紙窗上照着一片太陽光兒，不覺叫了一

聲：『啊！』急急忙忙起來，挽了一個髻兒，走到小姐房裏去，祇見靜悄悄的，房門口的繡花簾子，兀是不曾掛起。紅娘不禁「嗤」的笑了一聲，自己低低的說道：『呀！不聽得小姐聲音，敢又睡呢？』小姐啊！你和俺犯了一樣的毛病也。』他輕輕的揭起門簾，走進房去，祇見一帶綠紗窗兒，斜照着一抹太陽光；那一對一對的紫燕，卻在一扇半開的窗棧兒裏飛進飛出，一颯一嘶的叫着。微微的風，一陣一陣吹着；那一幅淡綠色的窗幃，跟着風勢，微微的盪漾着。祇覺一段甜膩膩香馥馥的氣息，從套房裏偷渡出來；紅娘躡着腳蹣兒，走近套房門口，伸手輕輕的扣住門環，一腳踏進房去。祇見高高的燈臺，金荷葉瓣兒裏，還射出紅燄燄的燈光來。紅娘由不得輕輕的罵了一句：『好懶的小丫頭！』走上前去，吹熄了火，回過身去，伸手揭起了那幅羅帳。偷眼看時，祇見鶯鶯小姐側着身體，那粉腮兒軟靠繡花枕上，玉釵兒落在半邊，一縷黑漆也似的髮兒，披在白色領圈兒上。紅娘看了，禁不住喝彩；心想：『這樣一個天仙玉人兒，怎的不迷煞了那張……』他想到這裏，又想起自己，『將來和他共事一人，姊妹相呼，何等親熱……』他想到這裏，不覺放蕩起來，使大着膽子，伸手上

去輕輕的拍着鶯鶯的肩膀，嘴裏說道：「小姐快醒醒！太陽照得高高兒的，還自不睜眼。你好懶啊！你好懶啊！」鶯鶯被他一聲叫喚，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看了紅娘一眼，坐起身來，伸着腰兒，打了一個欠身。紅娘在一旁，說道：「小姐好細的腰兒！」鶯鶯不睬，半晌，他站起身體來，癡癡的立着；幾回搔着耳朵，長嘆了一聲。紅娘看了這神情，却一時裏摸不着頭路；先去替他重把被兒疊好，看看鶯鶯小姐，兀自癡癡的站着。紅娘忍不住說道：「小姐，梳頭去呢。」鶯鶯點點頭兒，紅娘先走出外房去，把梳頭盤兒拿出來；自己低低的說道：「看我這小姐，滿臉不快活的樣子，莫不是他在那裏記罪昨天夜裏張相公的回信嗎？信便有一封在這裏，祇是小姐肚子裏不快活，我却不敢冒冒失失的拿出來……也罷，俺不如將這簡帖兒放在妝盒兒裏，等他自己看去；小姐啊！你如今心裏不快，你看了這簡帖兒，管教你心兒裏快活也！」說着，他便掏出那張簡帖兒來，悄悄的去塞在妝盒兒下面；又故意露出一點紙角兒來，回頭看時，正鶯鶯小姐揭着軟簾出來。低着头，慢慢的走到妝臺前坐下；紅娘替他打開結兒，那頭髮便和靈蛇似的索落落披下地來。紅娘拿着牙梳，替他輕輕的



梳了幾下；又拿篦篦了幾篦，那篦篦上也找不出一星泥屑來。紅娘問：「可要擦些油麼？」鴛鴦搖着頭，紅娘便替他刷上些香膠，拿扞子挑着前後把，盤起高高的髻兒，梳着鬆鬆的髮兒，打總兒在後腦額子上用銀線兒紮住，一排兒三股髮梢兒，披在背心上。鴛鴦一邊洗着手，輕勻了粉兒，搽上臉去，又淡淡的點着嘴唇；紅娘在盆子裏剪下一朶花兒來，替他斜插在雲髻下面，罩住了額角，越發顯得花光人面，轉側動人。紅娘這時站在鴛鴦背後，偷偷的從鏡子裏望過去，祇見鴛鴦低着頭，一面插着釵兒，一眼見妝盒兒下面壓着一張紙角兒，他禁不住伸手去把妝盒兒挪開，拿着那張簡帖兒，打開同心結兒，孜孜的看看。看了又看，足足看了四五遍，紅娘在後面，抿着嘴笑。心想：「今番喜也！你看他拿着這張簡帖兒，顛來倒去的不害心煩。」誰知鴛鴦小姐却慢慢的把兩道眉兒倒豎起來，那一條粉頸，直垂到胸脯前去；忽然把兩面粉腮兒，漲得通紅。紅娘在鏡子裏，看見鴛鴦小姐，滿臉惱怒的神色；自己心裏也慌張起來，想道：「呀！決撒了也！祇聽得鴛鴦氣沖沖的說道：『紅娘，過來！』紅娘低着頭，走上前去，說道：『有。』」鴛鴦說道：『紅娘，這東西那裏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

敢將這簡帖兒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樣東西來？我告過夫人，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鴛鴦一邊惡狠狠的說着，一邊伸着一個指兒，直截到紅娘臉上去。紅娘起初低着頭，不敢作聲，後來聽他小姐說話，又鋒利，又尖刻，由不得他臉兒一紅，心裏一股怨氣，直冲上頂門。他心想：「我這幾天，為你耽驚受怕，暗去明來，一個女孩兒家，羞答答的去和那相公們胡纏着，是爲的誰來？你如今不說感謝我，反裝着假惺惺一派胡言，拿我摧殘麼？」他想到這裏，心頭按捺不住，便也顧不得什麼，把眉頭一皺，對小姐冷笑一聲，說道：「這是小姐使我去，他着我將來；小姐不使我去，我敢問他討來？我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些什麼？」紅娘說到這裏，不由得撲歎數聲，吊下眼淚來；一邊抹着淚珠兒，一邊說道：「這件事，分明是小姐的錯，沒來由把我摧殘，教別人顛倒惡心煩！」小姐說：「幾曾慣看這樣東西？」却是誰曾慣看這樣東西來？」一句話，把個鴛鴦小姐氣得站了起來，向房門外走去。嘴裏說道：「好一張利嘴丫頭！我回老太太去，你依舊去伺候老太太罷，我可不敢使喚你呢！」紅娘聽了這話，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只索要把小姐收服下來。」一眼見妝臺半邊，還擱着

那張簡帖兒，他忙上去搶在手裏，急匆匆搶上前去，嘴裏說道：「小姐休鬧，比及小姐對夫人說啊，我將這簡帖兒先夫人行出首去！」鴛鴦滿臉怒氣，回過頭來，說道：「你到夫人行，却出首誰來？」紅娘說道：「我出首張相公去。」鴛鴦說道：「你說些什麼來？」紅娘說道：「我見了老太太，便說道：『張家相公不該和俺小姐隔牆兒和着詩來，不該引誘俺小姐夜深時去聽着琴來；俺小姐打發我到書院去探望他，他不該寫着這一張……』」紅娘說着，鴛鴦慢慢的把頭低下來，聽他說到這裏，忙攔住說道：「紅娘，也罷，且饒他這一遭兒。」紅娘氣憤憤地向前走，一邊嘴裏說道：「俺小姐是相國千金，什麼張生？敢將這簡帖兒來戲弄……俺小姐幾曾慣着這樣東西來？」俺小姐……」紅娘正要說下去，祇見鴛鴦小姐緊鎖着眉頭，擡起了嘴，露出十分可憐的樣子來，他不禁「噢嗤」一笑，站住了腳。說道：「小姐怕不打他下截來！」說着，把小姐扶進套房去；鴛鴦抬起頭來，看着紅娘的臉兒一笑，說道：「紅娘，我正要問你，張家哥哥病體如何？」紅娘轉過頸子去，看着窗外，說道：「我只不說，我說了，怕打下下截來！」鴛鴦說道：「好妹妹，你便說咱！我的心事，祇有你知

道：「從今以後，我便和你姊妹一般看待。」你說波！紅娘抿着嘴笑了一笑，說道：「小姐好性急也！我說與小姐聽罷。」他近日來，臉兒瘦得實是難看，他茶飯也不思量，儘日裏昏昏的睡，祇是懶得動彈。」鶯鶯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憐兒的！須索要請一位好太醫看他症候咱。」紅娘說道：「他無甚症候，他自家說來：『我是早早夜夜望着和你家小姐洞房花燭，想得我覺也睡不熟，飯也吃不下，從黃昏望起，直望到清早。』」看着隔牆兒，眼淚也不會乾。」他又說道：「若要我病好，只除是和你小姐同衾共枕也！」小姐，你想這人兒癡也不癡？」鶯鶯說道：「紅娘，早是你口穩來，若給別人知道啊，成了什麼家法？今後他這般言語，你再也休提！我和他只是兄妹之情，有何別事？」紅娘聽了，由不得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憐！」鶯鶯忙問：「什麼可憐？」紅娘說道：「小姐原是一句好話，小姐，你怕吃人家調犯，不怕早晚吃老太太覺得了破綻？祇是小姐，你欠早也！到如今，既許了他的婚姻，又勾上了他的相思，只是你我於心何安？早知小姐這樣的心腸啊，又打發我去問什麼病？可憐他孤凄凄的一個人，住在客地裏，有心事也沒處說，有病也沒人照看。好好的一個

小後生，吃小姐害得他成了一個黃瘦人兒！如今小姐攬掇他上了竿兒，却又拔去了梯兒，在一傍看着冷眼。」紅娘說着，忍不住氣憤憤的。鴛鴦祇是低着頭不做聲兒，半晌，說道：「雖是我家虧他，他也豈得如此？你將紙筆過來，我寫將去回他，著他下次休得這般。」紅娘說道：「小姐，你寫甚的？那你何苦如此？」他嘴裏說着，祇是延挨着不動。鴛鴦說道：「你不知道，快去將紙筆過來！」紅娘撮着嘴，一轉身到西屋兒裏去了。鴛鴦在背地裏，攢着嘴笑；不一回，紅娘捧着筆硯盤兒來，放在小姐跟前；在一傍怔怔的站着。鴛鴦提起筆兒，思索了一回，便寫下紙兒上去；不一回，寫成了，疊起來，找一個封套兒藏着。對紅娘說道：「紅娘，你把這簡帖兒將去對他說：『小姐遣着先生，乃兄妹之禮，非有他意；再一遭兒是這般啊，必告俺夫人知道。』」紅娘和你小賤人都有話說也！」紅娘兩眼睜睜的看着他小姐，只不接那簡帖兒。鴛鴦又催道：「快將去！」紅娘縐着眉心，說道：「人家好好的，小姐，你又來！這帖兒我不將去，你何苦如此？」鴛鴦說道：「這妮子好沒分曉；我與他簡帖兒，干你甚事？」說着，把這簡帖兒丟在地下，氣憤憤的走向牀上去倒下。紅娘嘆了一口氣。

撇着嘴拾起那簡帖兒來，嘴裏囁咕着說道：「咳，小姐你將這個性兒那裏使也。」他一邊說着，一邊走出房去，又自言自語的道：「小孩兒般的嘴，一些沒有遮攔，一味的使性子，將言語來嘔人。像你這樣子，便是嫁給那個秀才，也須做多少好人家的風範。我這樣遮遮掩掩，去明來的替你傳着話兒，遞着簡兒；我貪圖些什麼來？我祇看你可憐，爲那人兒，在夢兒裏成雙作對，醒過來依舊是一個人，唉聲嘆氣。覺也睡不熱，飯也吃不下，常常穿着一件單薄的羅衣，也不知道冷，到五更時候，兀是不睡，冷清清的一個人，靠在闌干邊，吊眼淚嘆氣……我看你可憐，兩眼巴巴的等着好日子好時辰；小姐啊！你是一輩子盼不到的了！還不如我替你悄悄的把角門兒打開，放你出去，和他成雙作對，做了夫妻，一輩子無災無難。也不用你在簾席頭上空盼着，我打算替你做个縫了口的撮合山……我可憐你嬌怯怯的身軀，那一天，你身子不快，在牀上直睡到天晚，纔起來梳妝。這時候三月天氣，十分和暖，那罩在樓頭的一株杏花樹，已經花謝了，你還是囁着身上冷，說「衣服穿得太薄了。」誰知那一夜聽琴的時候，露水又重，月兒又明，這其間爲什麼卻不怕春冷逼人。怔怔的聽着，幾乎險

被那人兒勾引了去。那其間，一個在屋子裏自言自語的變做了風魔漢；一個在牆外痴痴的站着，撿些兒花做了望夫山。唉，小姐吓！你既用心兒攢雨擦雲，我便好意兒傳書遞簡；你不肯說自己不該去聽琴，却只待冤別人的破綻。如今我看在那人兒面上，受你的氣惱，我權時忍耐着這番，你這個好好刁的小姐，你在別人跟前，却裝着花言巧語，你在背地裏，却愁眉淚眼。你瞞得別人，却瞞不得我呢。」紅娘一邊嘆咕着，看看已經走到花園裏；那徐婆婆正狂東軒上洗抹着，見紅娘手裏拿着簡帖兒，低着頸子走來。忙迎上前去說道：「小姐小心些，這簡帖兒怎麼不藏起來？給人看見了，豈不是害了小姐？」紅娘見說，忙把簡帖兒揣在懷裏；伸着頸子，向四面一看。誰知這時張老媽子，正駕着一隻小船兒，在魚池裏撈浮萍；他們不曾看見他，他却看見他們的了。祇見徐婆婆領着紅娘，走到角門兒邊，拿鑰匙開着門，放紅娘出去了。

「俺若不去來，道俺違拘他，那人兒又等俺回話，只得再到書房去走遭。」紅娘一邊

走着一邊囁咕着，從走廊繞過書房後面的小院子來。這時張君瑞正站在後廊下發怔，眼見紅娘走來，忙搶上前去，說道：「姐姐來了，那簡帖兒怎麼樣了？」說着，伸過手去；紅娘一揮手，說道：「不濟事了！相公休僂。」張生說道：「小生的簡帖兒，是一道會親的符籙，只是紅娘姐不肯用心，所以弄到這個樣子。」紅娘聽了這個話，忽的改變了臉色，斜過眼珠來，瞪着他一眼。半晌，說道：「是我不用心哦。相公，頭上有天哩！」說着，不禁眼圈兒一紅；慌得張生連連打恭，說道：「姐姐休惱，小生說錯了，在這裏陪着禮兒；可憐小生孤零零的一個人，好容易盼得姐姐來了，心裏便說不出的歡喜。心裏一亂，便把話兒說錯了；姐姐若惱，叫小生還找誰說話去呢？」紅娘走進書房，張生一邊作揖，一邊說着話，跟進書房來；紅娘坐下來，說道：「你那個簡帖兒裏面好聽也！這是相公的命苦，不是我紅娘不肯用心；你那簡帖兒，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的公案。我小姐若不看我素日情份，擔饒你的輕慢，爭些兒把我也拖犯在裏面。」張生聽到這裏，搶着說道：「姐姐，這叫我怎麼得了？」紅娘搖着手，說道：「從今以後，我和你見面的日子也少了，你要會我也不容易了；你也不理，



我也不睬，叫我紅娘一個人着急，也是無用。唉，相公呀！天底下好的小姐也儘多着，你早早打主意別尋門戶，圖個快活；我看這一位勢利的老太太，那一位忘恩的小姐，早把你丟在半邊的了。」說着，他便站起身來，說道：「話便說到這裏，勸相公早丟開念頭，再不必和我胡纏；怕夫人尋我，我回去也。」張生見了，急得臉兒變了顏色，忙搶上前去，一把拖住紅娘的衣袖兒，聲音抖着說道：「紅娘姐，你稍站一回咱！」他說到這裏，一股酸氣，直沖上來，塞住了嗓子，說不出話來；掙了半天，看他臉上索落落掛下淚珠兒來，嗚咽着說道：「姐姐，你這一去啊！便望誰與小生分割？」他說着，撲的跪下地來，向紅娘懷裏撲去。紅娘疾忙倒退一躡身，軟坐在椅兒上；怔怔的看着張生的臉兒，止不住粉腮兒上一陣一陣的紅暈起來。半晌，他嘆了一口氣，說道：「相公的心事，全在我紅娘肚裏；祇是叫我一個做丫頭的，有什麼力量？」張生直挺挺的跪着，說道：「紅娘姐，你是必做個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紅娘被他逼得不好意思，回過頭去，看着窗紙，說道：「相公你是讀書才子，怎麼連這個意思也不明白呢？你休得要呆裏撒奸，你圖個恩情美滿，却苦我骨肉摧殘；他今番只少得手搽着棍

鬼打下來，叫我粗麻線怎過針關？好不曉事的相公，你定要我在裏邊幫閒鑽懶，送暖偷寒；從前已是踏着我犯了。」他正說着，張生跪着，走近身來，祇是抽抽咽咽的哭得十分悽慘。紅娘正要避過身去，却被張生抱住了膝蓋頭，一邊被書桌攔住了；紅娘伸手去推開張生的手，却被張生緊緊的捏住，祇覺得熱灼灼的眼淚，一點一滴的落在他手臂上。又聽得張生斷斷續續的說道：「小生更無別路，一條性命，都只在紅娘姐身上。我的紅娘姐啊……」張生說到這裏，止不住嚔啕大哭起來；紅娘聽了這個說話，看着這個樣兒，由不得心裏一酸，兩串熱淚，撲落下來。他怕吃琴僮聽得了，撞將進來，算什麼樣兒？心裏又急，喉嚨口又咽住了，祇把手推着張生的肩兒。好容易勸住了他的哭，紅娘抹着眼淚，說道：「我吃相公哭得心也酸了，意也亂了；我又禁不起你甜話兒熱纏，好教我左右做人難。」張生却祇是不住嘴的說道：「姐姐救我！姐姐救我！」紅娘說道：「崔家母女，負了相公的恩德，叫我一個人女孩兒，也是沒奈何他相公救了俺全家性命，我紅娘却是剜剜不忘相公的大恩，那時若不是相公一封救急文書，裏邊寫着俺小姐，便是我紅娘，怕也要落在那強人手裏。如今

看着相公這樣可憐，我紅娘祇有這一個身體，可以報答相公……」紅娘響亮亮的說着，說到這裏，忽然不好意思起來，忙掩住了嘴，正要站起來，張生霍地立起身來，向他深深作了一個揖，說道：「多謝姐姐，我張君瑞在客地裏，也得到一個知己。」他說着，正要搶上簾去，捧他的臉兒；紅娘忙轉過頸子去，伸過一隻手去推開他。忽然他想起了小姐的一封信，忙伸手到懷裏去，掏出來，說道：「我沒來由只管分說，小姐回你的書，你且看者。」說着，把那張簡帖兒遞過去；張生接着看時，滿臉堆下笑來。他看完了，不禁拍着手，滿屋子打着旋兒，哈哈大笑起來。紅娘滿臉詫異，忙追着問他：「怎麼了？」張生站定了，笑着說道：「呀！紅娘姐……」他又拿起那張簡帖兒來讀着，讀完了，說道：「紅娘姐，今日有這場喜事，好叫小生喜也……」他說着，又拿起那張簡帖兒來讀着，讀完了，他恭恭敬敬的拿着這張簡帖兒去擱在書桌兒上，對他作了三個揖，說道：「早知小姐書到，理合應接，接待不周，切勿見罪。」他拜過了，回過身來，對紅娘說道：「紅娘姐，和你也歡喜！」紅娘看他這樣傻氣，一時裏摸不着頭路，祇是掩着嘴吃吃的笑着問道：「相公，却是怎麼？」張生笑着說道：「小

姐惱我都是假，這簡帖兒上的意思，你哩也波，哩也囉哩！張生說着，伸手過去，在紅娘下領兒上一摸，哈哈大笑起來。紅娘慍的放下臉來，一轉身，要回去了；張生忙搶上前去，攔住了。嘴裏連連喚着：「好姐姐！莫惱！」紅娘笑罵道：「傻小子！怪不得我家小姐吩咐我，莫惹你」呢！說着，又回進身去，坐下了，說道：「信上到底寫些什麼？快念給我聽！」張生笑道：「書中約我今夜花園裏去。」紅娘說道：「約你花園裏去怎麼？」張生說道：「約我在花園去相會。」紅娘說道：「相會怎麼？」張生笑着說道：「紅娘姐，你道相會怎麼哩？」紅娘搖着頭，說道：「我只不信。」張生說道：「不信由你。」紅娘說道：「你試讀給我聽。」張生捧着這張簡帖兒，走近身去，說道：「這上面是五言詩四句哩，妙也！——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他念完了，拿着這張簡帖兒，在紅娘臉上一揚，說道：「紅娘姐，你不信，這簡帖兒現在。」紅娘說道：「這首詩是怎麼解呢？」張生笑嘻嘻的說道：「有什麼解？」紅娘說道：「我真個不解。」張生和他並肩兒坐了下來，拿手指着簡帖兒，說道：「我便解波！你聽着：『待月西廂下』，是說着我待月上了來；『迎風

戶半開。」是說他開門等着我；「拂牆花影動。」是說着我跳過牆去；「疑是玉人來。」這句沒有什麼解的，祇是說我去了。」紅娘聽着，怔怔的半天，說道：「真個這般解？」張生說道：「不是這般解；紅娘姐，你來解。」不敢欺紅娘姐，小生乃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不是這般解，怎解？」紅娘說道：「真是這般寫？」張生擊着簡帖兒，說道：「現在。」紅娘伸手去拿過那張簡帖兒來看看，看過了，把簡帖兒一丟，怔怔的半天，說道：「哦！你看我小姐，原來在我跟前行使乖道兒；我可撒手了，不來管你們的閒事！」紅娘說着，滿臉怒容，霍地站起身來，往外便走；張生急了，忙搶上前去，連連作揖，嘴裏喚着：「好姐姐！」說道：「姐姐休惱；小姐雖是不該瞞你，我可不會瞞你。我的心，全個兒擱在姐姐身上，姐姐不管小姐的閒事，也得看在小生面上，替小生管着閒事；再者，小生的閒事，也是姐姐的事呢！」紅娘原是一腔子怒氣，撒手回去；怎禁得住張君瑞一片聲喚着姐姐，看他又長得俊，又做得可憐。天底下憑你一等一的鐵硬心腸，也逃不了這一個情字，何況紅娘在張生身上，原是有心的。聽了這一番話，早吃他迷住了；當下他假裝作發惱，說道：「你說，我有什麼事呢？」張生笑

著說道：『你休呆裏撒奸，我娶了鶯鶯小姐做夫人，我第一先看中了姐姐好模樣兒，姐姐，我對你說了罷：我有一朝和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我怎捨得你疊被鋪牀！』紅娘聽了，羞得擊着兩隻袖子遮住臉；一轉身，依舊逃到書房裏去。張生跟着進去，看他擄着嘴坐着；張生說道：『姐姐還惱麼？』紅娘說道：『我惱的是，我家小姐，幾曾見寄信的，顛倒瞞住了送信的。他小則小，心腸兒却是轉灣，教你跳着東牆去做那女字邊干字的勾當。原來他這五言詩裏包得三更棗，四句詩裏埋將九重山，你亦緊的將我瞞住，你要會雲雨在鬧中取靜，却教我寄書信忙裏偷閒。你看他這張簡帖兒，紙兒光得好似玉版一般，字兒香得好似蘭麝一般；他一行一行字兒上，點點滴滴的濕透了，原不是他的嬌汗，是他一副多情眼淚，又紅又濕，滿張紙兒訴說着春愁，墨漬還不曾乾。我也休疑難，你要得着這玉堂學士，你却逃不過我這個金雀鴉環！』紅娘對着這張簡帖兒，咬牙切齒的說着，他說到這裏，劈手拿起那張簡帖兒來，說道：『我懊悔不該替他拿這撈什子來的，我如今撕了他；小姐知道啊！他既瞞着我，我也裝作不知道。』張生見了，忙上去奪住；這時他兩人，一個坐着，一個立着，一個抬着頭。

一個低着頸子，圓道眼光，痴痴的看着，兩隻手緊緊的捏住，好似鵝鷹扣了環兒。」紅娘「嚙」一笑，說道：「他將你來看得別樣的親着，把俺來取次的看着；你兩人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將他來甜言媚你三冬暖，把俺來惡語傷人六月寒。今日裏，試回頭看看他個難魂的情女，怎生你這個擲果的潘安？」紅娘說着，伸一個指兒，在張生額角上戳了一下，張生趁勢摟住他；紅娘身體嬌小，他一轉側，從張生的脇下溜出來。一手掠着鬢兒，合着笑，遠遠的站着，說道：「你休得和我胡纏，你且顧着你跳牆的事兒。」張生繞着眉頭，說道：「只是小生讀書人，怎能跳得花園牆過？好姐姐，你行一個方便，今夜悄悄的把角門兒開了，讓小生進來這個。」紅娘撮一撮嘴，說道：「這可不能答應你；他原是瞞着我的，我若開了角門，小姐知道了，不謝我，反要怪我呢！那時間拂牆花又低，迎風戶半開；你偷香的手段，今番便可以試試。你怕牆高，將來怎把龍門跳？你嫌樹高，將來也難將仙桂攀。你須要疾忙去，休得害怕；莫害他望穿了盈盈的秋水，盛損了淡淡的春山。」張生說道：「小生曾見花園，已經兩遭。」紅娘接着說道：「你雖是見過兩遭，却不如今番的親切；你當初隔牆兒

酬和，都是胡侃，你要證果，須在今朝這一番了。」紅娘一張小嘴，吱吱喳喳的說着；張生看  
在眼裏，由不得上去要握住他的嘴。紅娘避到門口去，張生說道：「你不用絮絮滔滔的氣  
他不過，我今日裏須索先要謝你這個傳書遞柬的人……好姐姐，快進來聽我謝你者！」  
紅娘搖着手，說道：「我不希罕，我可不像俺小姐，這樣急急的謝你的恩來；再者，你縱然和我  
好，也越不過俺小姐的份兒去。」這幾句話，說得張生心裏甜甜的，忙上去低低的說道：「姐  
姐，我心裏有一句話，俺們先說定了；」將來我娶了你家小姐過來，必得也要姐姐過來做着  
伴兒。」俺們三人一心，同偕到老。」紅娘笑着，說道：「你們的事，可不要拉我到混水裏去。」  
張生又連連喚着「好姐姐！」紅娘怕他又過來胡纏，便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把個張生快  
活得什麼似的。紅娘回頭過來說：「時候不早了，我要去了。」張生說道：「待小生送你。」  
他兩人一前一後的走出小院子，轉過走廊，走到角門邊；紅娘回過頭來，看着張生一笑，張生  
搶上一步，捏住他的手，紅娘一捧手，走進門去了。張生回到了書房裏，自己對自己說道：  
「萬事自有分定；適在紅娘姐來，千不歡喜，萬不歡喜。誰想小姐有這一場好事，小生實



半不也而在半日  
半日  
半日

是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小姐那四句詩，不是這般解，又怎解——「待月西廂下，是必須待得月上，迎風戶半開。」門方開了，「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牆上有花影，小生方好去得。——今天這月刁鑽古怪的天，偏百般的難得晚天哪！你有萬物於人，何苦爭此一日的疾下去波！張生說到這裏，去坐在書案傍，提起筆來，寫道：「快書快友快談論，不覺西窗日又昏；今是碧桃花有約，繆膠粘了又生根。」他寫完，丟下筆兒，抬起頭來，看着窗子外面，說道：「呀！纔向午也。再等一等，又看咱！」忽然有人輕輕的打門，張生說一聲：「進來。」門開時，原來琴僮領着一個小廝，搬上飯來；琴僮說道：「相公昨夜害病，不會吃些；今天奴才吩咐燉下香米粥，相公可要吃一碗兒？」張生說道：「哇！好不懂事的奴才！誰害病與快搬上飯來！」琴僮看着相公的臉兒，滿臉露着詭異的神氣；服侍張生吃飯，看他吃了一碗，又是一碗。琴僮站在背地裏，和那小廝裝着鬼臉；張生吃完了飯，琴僮搬着碗盞出去，走到廊下，說道：「我家相公害得好奇怪的病，不吃時，滴水也不進，吃時，三碗也不休。」張生聽了，不去理他；去坐在書桌傍，提起筆來，在那張紙上接下去寫道：「空青萬里無雲，悠然

厥作微熏，何處縮天有術？便教逐日西沉。」他寫完，擲下了筆，嘆一口氣，說道：「太陽光兒，你今日百般的難得下去啊！啊！困上來了，我睡去。」他走近牀前，和衣睡倒，不一回，做起夢來，夢見了鶯鶯小姐。兩人正手拉着手兒談心，忽聽得有剝啄的聲音，張生從夢裏驚醒過來，忙去開着門兒看時，祇見那法本和尚，領着一個年老的跛子，法本和尚說道：「崔老太太聽說相公害病，特打發人去請這位周太醫來，給相公瞧病。相公害病可好些麼？」張生正要說沒有病時，心想，我如今胡亂叫他瞧一瞧，也叫老太太知道我心中不快。他想着，一邊讓胡太醫坐，一邊對法本說道：「小生今日病勢輕些。」法本坐下來，一眼見那硯臺下壓着一方紙，法本問：「相公寫些什麼？」張生忙去搶來，揣在懷裏，說道：「不相干的，是一張藥方。」那周太醫忙問：「什麼藥方？」拿出來叨教叨教。張生不禁漲紅了臉，忙搖着頭，說道：「是我昨天頭痛，胡亂寫幾味藥，打發琴童去買藥煎着吃下，今日便覺好些。」這時琴童站在背後，聽了他相公的話，只是撐大了眼睛發怔。一回，太醫診過了脈，開下方兒，出去了；張生送到院子裏，抬起頭來看着天，說道：「呵！日躔西也！謝天謝

地日光菩薩，你也有下去之日……呀！却上燈也……呀！却早發播也……呀！却早撞鐘也！我掩上書房門，到得那裏，手挽着垂楊，滴溜撲碌，跳過牆去。唉！小姐！我只替你愁呢……」

賴簡

紅娘唱：

「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繡簾不掛；

門闌凝暮靄，樓閣抹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妝罷。

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明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

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茶蘼架；草苔徑滑，露珠兒透濕凌波襪——

自從那日初時，想月華，推一刻，似一夏；

見柳梢斜日遲遲下，好教聖賢打。

打扮得身子兒乍，准備來雲雨會巫峽；

爲那燕侶鶯儂，扯殺心猿意馬。

他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閉月羞花；

真假，這其間信兒難按捺，我一地胡拿——

「是槐影風搖暮鴉，是玉人帽側烏紗；

你且潛身曲檻邊，他今背立湖山下，那裏敘寒溫打話——

便做道摟得慌也，索覷嚙！多管是餓得窮神眼花！

你看淡雲籠月華，便是紅紙護銀蟻；

柳絲花朵，便是垂簾下綠莎，便是寬繡榻；

良夜又迢遙，閒庭又寂靜，花枝又低亞——

只是他女孩兒家，你索意兒溫存，話兒摩弄，性兒淡洽；休猜做路柳牆花！

他嬌滴滴美玉無瑕，莫單看彩臉生春，雲鬢堆鴉——

我也不去受怕擔驚，我也不圖浪酒閒茶；

是你夾被兒時當奮發，指頭兒告了消乏；

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掛，收拾過憂愁，准備着撻邊。

「爲甚媒人心無驚怕？赤緊夫妻意不爭差！

我躡足潛踪去悄地聽，他一個羞慚，一個怒發；

一個無一言，一個變了卦；一個悄悄冥冥，一個絮絮答答。

爲甚迭定隨何，禁住陸賈叉手躬身，似驛似陸？

你無人處且會閒磕牙，就裏空奸詐；怎想湖山邊，不是西廂下，香美娘處分花木瓜——

不是一家兒喬坐衙，要說一句兒衷腸話；

只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你色膽天來大。

你夤夜入人家，我非姦做盜拿。

你折桂客做了偷花漢，不去跳龍門，來學驅馬。

謝小姐賢達，看我面做情罷；若到官司詳察，先生整備精皮膚一頓打；

再休題春宵一刻千金價，準備去寒窗重守十年寡。

猜詩謎的杜家，雨拍了迎風戶半開，山障了隔牆花影動，雲卷了待月西廂下。

一任你將何郎粉去搽，他自己把張敞眉來畫。

羞風情措大，晴乾了尤雲滯雨心，懺悔了竊玉偷香膽，塗抹了倚翠偎紅話；

裡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猶自個參不透風流調法；

小姐你息怒，張生你游學去波，渴司馬休波卓文君……

張老媽子肩上擡了一架短梯，斜靠在一株玉蘭花下面，正要爬上去採花兒，祇見他外孫女兒阿喜，一個手指伸在嘴裏，笑嘻嘻的走上前來，喚了一聲：「婆婆。」張老媽子喝着他說道：「小蹄子！你不在屋子裏看着，瞎撞到園裏來做什麼？」那阿喜說道：「上屋裏來了許多太太們，我小姐到上屋裏陪客去了，我得空兒便來看你老人家呢。」張老媽子手裏正採了一枝花兒，遞給他，外孫女兒阿喜接在手裏，連說：「好花兒！」一轉身便走去，嘴裏說道：「我拿去養在屋子裏，看着玩呢。」張老媽子急了，忙從梯子上爬下來，一面追着，一面嚷道：「小蹄子！你還不快拿來，當心你的皮呢……這花兒是採去供在老太爺靈前的，老太太吩咐過來：「園裏的花兒，不會供過老太爺來，誰也不許採；」我還要喝着傍人呢，你是我的外孫兒，却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嗎？」阿喜不去聽他，祇是向前走去。張老媽子在後面一搖一擺的趕着，看看趕到月洞門口，一把揪住了，阿喜一時惱了，便一陣子亂扯，把花兒撒落一地。張老媽子性起，揚手便是一掌，打得阿喜悻悻鬼叫，兩個人扭做一堆，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祇見上房裏一個大丫頭，名叫霞姑的，匆匆忙忙走來。

說道：「老太太吩咐：『快把園子裏打掃乾淨！』」停一回有太太們來遊玩呢。」說着回過頭去看看阿喜，說道：「喜妹妹怎麼了？」張老媽子聽了，忙上前去分說，嘴裏夾七夾八的一時也說不清楚；霞姑不去睬他，一把拉着阿喜便走。嘴裏冷笑着說道：「也不看看這裏是什麼地方？管教起外孫女兒來了。他縱有不好，還有老太太小姐；不啊，還有我們呢！你年紀縱老，也爬不過我們上面去。」這幾句話，張老媽子聽了，祇是咬着牙，一肚子冤屈，說又不好說什麼的，祇得在背地裏嘮叨着說道：「嚼不斷舌根的賤丫頭！多早晚攆出去配一個殺豬屠？朝朝晚晚打着他和殺豬一般叫喊呢！」——原來相府的規矩，丫頭分做三等：頭等的大丫頭，祇有兩個；一個名叫綠兒，一個名叫紅娘。綠兒的年紀，比紅娘大四歲；崔相公在世的時候，把他送給京裏一位做御史官的，做了侍妾。紅娘年紀小，又因為鴛鴦小姐和他好，崔太太便撥他在鴛鴦房裏，每月領着二兩銀子的月規，鴛鴦小姐原有六兩銀子的月規，他便疊已每月在月規裏面分出一兩銀子來，貼給紅娘。這霞姑，原是在小姐跟前的二等丫頭；他們原也有兩個，一個名叫彩姑，和老太太房裏的蘭兒，雲兒，秋兒，梅兒，每人每月



都領着一兩銀子的月規錢；祇因鴛鴦小姐向他母親把紅娘要了過來，便打發霞姑去服侍老太太，補了紅娘的缺。老太太看霞姑長得端正玲瓏，便吩咐帳房每月也給他二兩銀子月規。這阿喜原是三等丫頭，他和霞姑一塊兒在小姐房裏的時候，兩人說得十分投機；紅娘也和霞姑好，後來他到了小姐房裏，看阿喜臉兒長得十分俊，一天到晚總是笑嘻嘻的，趕着人叫「姊姊」。他們三人便在夜裏瞞着人到花園裏對着月兒結拜了姊妹，從此以後，他三人便處處留心着，痛癢相關，背着人沒有話兒不說。祇有這鴛鴦小姐和張生的事體，紅娘却瞞得鐵桶相似，一個字兒也不露出來；一則來：關碍着小姐的體面，二則來：紅娘也懷着鬼胎，他原也看中了張生的人才；說出來，倘然不成，反給姊妹們笑話。誰知那霞姑却處處在那裏替紅娘關心，自從那夜聽琴以後，紅娘忙着替他兩人傳書遞簡，送寒問暖，也不得空兒到老太太房裏去，有時老太太到鴛鴦小姐房裏去，暗地裏看他主僕兩人的神氣，恍恍惚惚，好似各有心事。有時想起了一句話，打發人去喚紅娘，總是不在屋子裏的時候多。因此崔老太太越發起了疑心，便常常對房裏的老媽子說起，說：「紅娘這小妮子，孩子氣越

重了；不在跟前伺候小姐，常常一個人到花園裏去玩。這裏面還有一個歡郎，也覺得不自在；他是公子哥兒的脾氣，一時惱了，一時好了，好的時候，要找紅娘說笑，紅娘心裏有了別人，對着他的神情總是淡淡的。有一天，歡郎在老和尚這裏得了幾個海棠菜，鮮紅得可愛，他想起了紅娘，便興抖抖的跑到他姊姊房裏去找他；小丫頭說：「在他自己房裏呢。」他又趕到下屋兒裏，向紅娘房裏一看，靜悄悄的不見人；他聽他母親說：「紅娘常常一個人到花園裏去玩。」便又趕到花園裏，一見紅娘和徐婆婆兩人靠着池子邊的石檻，在那裏說什麼呢。歡郎一邊走着，一邊嚷道：「姐姐！我留着好東西給你呢。」徐婆婆見哥兒來了，忙喚了一聲，避開去了；這裏紅娘淡淡的問道：「什麼吓？」歡郎忙把袖子裏的海棠果拿出來，說道：「你看，紅得多麼可愛！我不捨得吃，特意替你留着呢。」紅娘聽了，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多謝哥兒，你留着自己吃罷，我有呢。」可憐歡郎滿肚子的高興，被他兜頭一桶冷水，忽的變了臉色；拿起那幾個海棠果，向池心裏一撩，說道：「甚麼撈什子？你也不希罕，我也不要！」轉身，攏着嘴去了。紅娘在背地裏冷笑了一聲；歡郎聽了，肚子裏越

發生氣。這時聽老太太說起紅娘，他便在一傍攛掇着說：「紅娘這丫頭越發爬上頭來了！老太太，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常常在背地裏欺負我呢……老太太還不下他的下截來！」  
崔老太太聽了，點點頭兒。霞姑在一傍聽着，等老太太睡下了，他巴巴的親自跑到紅娘房裏，把這個話告訴了紅娘聽了，淒淒涼涼的一個人睡在牀上哭了一夜，從此以後，他越發把歡郎恨入骨髓。這一天，恰巧鶯鶯小姐打發紅娘送信給張生去，崔老太太打發一個丫頭來，說：「上屋裏來了幾位太太，老太太說：『小姐病好了啊，快陪客去。』」鶯鶯小姐聽着，一面忙站起來答應着，一面喚兩個丫頭進來，忙着替他穿戴，看看還不見紅娘回來，他又不好說得，祇得吩咐阿喜：「好好的看着屋子。」自己帶了一個丫頭，走到上屋一看，原來是河中府衙門裏的幾位太太，聽說崔老太太受了驚嚇，又聽說鶯鶯小姐配給了張生，他們一來是壓驚，二來是道喜。崔老太太見鶯鶯小姐不會帶得紅娘，便問：「紅娘呢？」鶯鶯小姐回道：「孩兒不知道母親呼喚，原先打發他到園子裏採花朵兒去了；吩咐：『他回來叫他看着屋子，不用到上屋兒來了。』」母親有什麼事，打發人去喚他來便了。」  
崔老

太太聽了，搖搖頭，又因爲鶯鶯小姐提起園子，他便想起，停一回知府太太到花園中去游玩，須得要打發人去吩咐看園的，把園子打掃乾淨纔好呢；他覷着知府太太和鶯鶯說笑的時候，看看霞姑姑在跟前，向他微微點了一點頭，霞姑便湊過耳朵去，崔老太太低低的把打掃園子的話說了。霞姑巴不得借着這公事去找紅娘說話，阿喜原也到園裏來找紅娘說話的，却不知道和他的外婆找了一場氣惱；霞姑拉着他回到房裏，勸住了哭，便問：「紅姐姐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阿喜搖搖頭，也說：「不知道。」又說：「他這幾天在房裏和小姐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今天一早，是小姐打發他到園裏去的，却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我想找他也找不到。他和小姐這幾天常常到花園裏去，前天到二更打過，纔回房來呢；那時祇有我一個人看着屋子，他們都睡了，小姐回得房來，看他緊鎖着眉頭，臉兒上也變了顏色，到第二天便病了。這一天下午，小姐也打發紅姐姐到花園裏去，直到晚，纔回來；他們不知鬧的什麼鬼把戲呢？」霞姑聽了，抿着嘴一笑，說道：「你知道什麼呢？我却猜得着，小姐是打發紅姐姐去看那張家相公的呢！」阿喜聽了，忙搖着手，說道：「不對，打花

園裏怎麼走到書房裏去呢？」霞姑正要說着，祇見一個大丫頭秋兒，急匆匆的走來，說道：「快快把房間收拾乾淨！有客人太太來了。」阿喜聽了，忙跑出去喚老媽子打掃院子；這裏霞姑看看房裏原收拾得十分乾淨，彩姑走進屋子來，忙把梳粧臺上的筆硯拿走。霞姑笑着說道：「你看，我們這個彩妹妹，也爬上高枝兒去了；紅姐姐不在屋子裏，他便也可以替得手脚。」彩姑聽了，一邊走出房去，一邊說道：「啊唷唷！不用取笑了，誰不知道你爬上高枝兒去，伺候着老太太呢！」霞姑跟在他後面走出門去，說道：「你聽，他這張嘴學得多麼伶俐？這都是紅姐姐調教的！」正說着，從窗格子裏望出去，祇見花園錦簇似的一堆人，從走廊下走來；霞姑忙搶出門去，揭起了門簾，一邊站着。打頭兒蘭兒梅兒兩個丫頭扶着崔老太太，後面跟着知府太太和督郵太太，那知府太太有一位小姐，條幹兒長得和鴛鴦小姐差不多，祇是臉兒略瘦削些；今天跟着他母親來，見了鴛鴦小姐，兩人十分投契，這時手摺手兒跟在後面。彩姑看一個一個走進了屋子去，忙着送上茶去，崔老太太陪着兩位太太坐在窗口閒談着；鴛鴦小姐悄悄的把那位客人小姐的袖子一拉，一塊兒走進了他的臥

房。彩姑送茶上來，却不見了兩位小姐，忙走到套房裏去找尋，祇見他兩人肩並肩兒的坐在牀沿上，各把自己的繡鞋兒脫下來替換穿着。彩姑送茶上去，那客人小姐忙把裙幅兒遮住了他的脚，祇是「嚙嚙」的笑，鶯鶯小姐看他嬌痴可憐，便去拉住他的手，說道：「請教姊姊的芳名？」那小姐祇是搖着頭看着彩姑，鶯鶯小姐知道他的意思，忙回過頭來，吩咐：「快把果盤拿出去！」彩姑打開櫥門，捧出果盤來，走到鶯鶯小姐跟前，鶯鶯隨手抓了些乾果糖兒遞給那客人小姐吃，彩姑一轉身，又捧着果盤出去了。這裏他姊兒倆又唧唧囔囔的說起話來，——原來這小姐的閨名，喚做繡雲；他父親魯知府，在河中任上已有五個年頭，膝下祇有一個女兒，衙門裏請了一位姓吳的老夫子，天天教着他讀書做詩，居然也懂得七言八韻；祇是他一個人住在衙門裏，又沒有一個親戚姊妹做伴兒，過的日子，十分冷靜。自從那天他母親到相府來弔孝，見了鶯鶯小姐，回家去以後，說他長得怎樣標緻，又是怎樣有才學，把個繡雲小姐聽得心癢癢的，祇是向他母親纏個不休，說：「要跟他母親到普救寺去見見那位姊姊。」他母親是寵愛女兒的，第二天原打算帶着他女兒到相府去，祇因為魯知

府不願意後來孫飛虎造反圍住普救寺，這崔老太太險遭大劫。便是這周知府躲在城裏，也嚇得心驚胆戰。河中府城裏，原有一位鎮臺官，他手下祇有八百多名兵丁，如何敵得過這半萬賊兵？那時連這位鎮臺官也縮着頸子，躲在家裏。後來杜元帥打退了賊兵，解了普救寺的圍，救了河中合城百姓的性命，杜元帥一面把主將丁文雅拿下，送到京城裏去問罪；一面上一封奏本，說河中鎮臺官放棄職守，請皇帝派人查辦。這個風聲傳到魯知府耳朵裏，他想：「自己也是守城的官員，那鎮臺有了罪，自己也逃不了是有罪的；祇把他急得走頭無路，心想親自去求杜元帥，又苦得和元帥沒有一面的交情，又聽得杜元帥是個鐵面無私的，越發不容易說話。後來打聽得張君瑞和杜元帥有八拜之交，這一番又是張君瑞寫了一張救急文書，把這位元帥請來，立了大功，倘然沒有張生告急，杜元帥的兵馬遲到一天，那相國家裏和河中城裏，早已被賊兵鬧得桐落花流水，到那時杜元帥不但沒有功勞，反要得罪。這樣說來，杜元帥的功名，還是張君瑞替他保全的；如今若得張君瑞替他去說話，那杜元帥看張君瑞的私交公義上，一定可以免去了我河中知府的罪名。但是這張君瑞，雖和他有

一面之交，可是冒冒失失親自去求他，又怕他不答應，豈不是白丟這個臉？」他又打聽得崔老夫人已把小姐鶯鶯許配給了張生，那張生已搬進相府去住着，早晚和那位小姐見面兒；如今我何妨借着壓鶯鶯這喜的名兒，打發太太和女兒纈雲去走這一條內綫，覷便求着崔老太太，轉求着張君瑞去替他在杜元帥跟前說一句好話兒。一面又叮囑他女兒和鶯鶯小姐拉攏，求着他在張君瑞跟前說句好話；從來男子漢沒有不聽老婆的說話的，何況這鶯鶯小姐，又是一個絕世美人兒，又是一個不會過門的妻子，他說的話，包管你立發立應的了。當下魯知府打定這個主意，以為是千準萬準的了，他從前不願意他太太小姐到崔相國府裏去的，如今却反催着他們去。這一天，却好督郵官沈直臣的太太來說，要去崔相府問候；大家便結着伴兒來看望崔老太太。當時鶯鶯小姐和纈雲小姐，正說得密切，這魯家太太，也便對崔老太太說起求張君瑞轉求杜元帥的話；又說：「張家相公如今是府上的女婿了，你老太太的話，他總沒有不聽的。」崔老太太一時也不便把張君瑞和他女兒做兄妹的話說出來，祇得說道：「那張家相公，原是老身的姨表姪子，得便我把你的話對他



說便是了；祇是聽說他近日在書房裏害病，怕不得出門去呢。」崔老太太說着，站起來，領着他們到西屋子去游玩一回；祇見桌上文房，架上圖書，魯太太說道：「這那裏像一個小姐的閨房，簡直是一間相公的書房；過幾天他們一對才子佳人，并在一塊兒，不知要做出多少好文章來呢？」那沈太太聽了，笑道：「魯太太把話也說顛倒了，才子佳人等在一塊兒，不知要生出多少好兒子來呢！」魯太太也笑着說道：「沈太太真可以稱得『善願善禱』的了。」他兩位太太說笑着，崔老夫人聽在耳朵裏，十分難受；也祇得裝着笑臉，說道：「我們去看兩位小姐，他們在房裏做什麼呢？」說着，三位夫人，重復回到東屋子裏，走進套屋去；崔老太太纔走到牀橫頭，祇聽得織雲小姐低低的說了一句：「姊姊將來怕不是一個狀元夫人呢？」我聽俺爹爹說起張相公的才學……」崔老太太心裏想道：「什麼窮措大？你也張相公，他也張相公，任憑你們如何說法，老身總不拿女兒許配給他。」這時織雲小姐見崔老太太走進房來，便把話頭打斷了；崔老太太看看他女兒，粉腮兒紅紅的，低着头不做聲兒。接着魯太太沈太太走進房來，鶯鶯起身讓坐；沈太太一眼見牀頭擱着一個繡花枕

兒，上面繡着一枝牡丹，一對粉蝶兒，鮮明得可愛。禁不住走近牀去，伸手捧起枕兒看着，不住嘴的讚着『好手段！』祇把個鴛鴦小姐急得珠唇失色，忙搶上前去，坐在牀沿上，把身體遮住了帳門，嘴裏連說『獻醜！』可憐他胸頭小鹿兒，却跳個不住。虧得彩姑進來，回說『花園裏已經擺下席了！』沈太太便丟下枕兒，大家不會理會得。崔老太太把客人讓出房去，祇有鴛鴦小姐，走在後面；他覷人不見，伸手到枕兒下面去，把那張簡帖兒掏出來，揣在懷裏。——這便是張着瑞寫給他的簡帖兒，他歪在牀上看着，隨手去塞在枕兒下面，忘了收藏起來；再者他屋子裏丫頭，除了紅娘識得幾個字以外，都是不認識字的，他藏在枕兒下面，丫頭疊被鋪牀的時候，看見了也沒有什麼妨礙。——他萬想不到這位沈太太來翻他的牀頭，倘然當場把這張簡帖兒搜了出來，當着他母親的面，叫他這張臉攔到什麼地方去呢？那時却把鴛鴦小姐嚇了一大跳，後來雖然不會破露，他跟在崔老太太身後走進園去，那胸頭兀是跳個不住；織雲小姐一路找着他說話，他還是呆呆的答不出話來。一回兒走到花廳上，那花廳蓋造得四面玲瓏，一色明瓦窗兒，短短的硃紅叉兒，挑起了窗子的上欄；窗外面

日光花氣，送進屋子來，鳥鳴風暖，更顯得有十分的春色。一張圓桌兒上，擺着六副杯筷兒；崔老太太讓魯太太坐了第一位，沈太太坐了第二位，織雲小姐坐在沈太太下面，崔老太太便跟着魯太太坐下，織雲小姐拉着鶯鶯小姐並肩兒坐下，歡郎跟着他母親坐在下橫頭，各人背後站着丫頭，四五個老媽子，有幾個站在門裏送酒送菜，有幾個站在門外聽呼喚；屋子裏靜悄悄的，吃着酒兒。鶯鶯看看不見紅娘回來，手裏捏着一把汗，停一回，霞姑上來篩酒，崔老太太擎起酒杯來，敬魯太太的酒。歡郎在一傍說：「俺們吃着悶酒，冷清清的好沒味兒，老太太，我們還不如行一個令兒罷。」沈太太聽了，滿嘴的說「好」。魯太太說道：「倒看不出，小小的哥兒，有這樣風雅的心思，真是詩禮之家，芝蘭玉樹了！老身倒要請教請教。」崔老太太說道：「小孩子說嘴呢，他懂什麼酒令兒！若說起行令，紅娘肚子裏却很多；這小妮子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敢是吊下魚池裏去了嗎？」崔老太太說着，兩眼看他女兒，鶯鶯不覺臉兒上一陣火熱，忙轉過頸子去，對彩姑說道：「快到園子裏尋去，這幾丫頭，貪着玩，便忘了回屋子來了。」彩姑聽了，一轉身出去；這時候不單是鶯鶯小姐

肚子裏焦急，便是那徐婆婆也耽着干係。鶯鶯小姐原不會知這紅娘是打這花園裏出去的，祇把這個徐婆婆急得祇在這小門兒口探頭兒；紅娘去了有一個多時辰，還不見他回來，他遠遠的見張老媽子走來，他也顧不得了，祇得把那扇小門兒鎖上，一轉身蹲在地下，假裝做拔草。張老媽子走到跟前，先對那扇小門兒瞟了一眼，接着便把他外孫女兒如何不爭氣，霞姑如何拿說話頂撞他；又說：「我在外孫女兒跟前丟臉，以後我可不用做人了！」張老媽子越說越氣，越氣說話越多；一回兒又罵那丫頭，說：「都是紅娘這賤丫頭，護在頭裏，調唆他成了這個樣子。」絮絮滔滔說個不了，徐婆婆心裏祇是乾急；張老媽子說完了，又說：「上屋裏來了幾位太太們，吩咐下來，叫：『把園子打掃乾淨些，』快到園子裏來玩着呢。」徐婆婆聽了，心裏越發是沒了主意；張老媽子足足又說了一個時辰的話，好不容易，他回房睡去了。祇把個紅娘關出在門外，聽得門裏張老媽子和徐婆婆說着話兒，他又不敢打門，祇得靜悄悄的站着；可憐他站得腳跟兒酸痛，那門兒還不會開，心想回到書房裏去坐，又怕張生和他胡纏，祇得耐性候着。又聽得張老媽子在門裏罵他，他又不好聲張出來，祇得咬

一咬牙根，聽他罵着罷了。又聽得說：『有女客要到花園裏來。』他想：『小姐一定到上屋裏去了，他心裏不知道怎麼樣焦急呢！』正呆呆的站着，忽見眼前一亮，門兒開了；紅娘一脚跨進了門，一蹲身便在湖山石上坐下來，伸手握了一握腳尖兒，繃着眉心，說道：『阿彌陀佛！幾乎站斷我的腳筋呢！』徐婆婆笑着，說道：『這是好身體呢！怕那張相公不給你點好處麼？你去了這半天，怕已經得到好處了啊！』接着紅娘啐了一聲，說道：『俺們却是規規矩矩說着話兒呢。』徐婆婆聽了，伸着一個指兒，劃着臉羞他，說道：『啊唷！啊唷！小姐還說不上俺們，你倒稱上俺們來了。』紅娘站起身來，說道：『我現在不得空和你對嘴兒，我要看我小姐去呢。』說着，走了三四步，一眼見花架上薔薇花開得熱鬧，便伸手揀那大紅的採了幾朵；徐婆婆在一傍說道：『你採幾朵花兒去，老太太問時，祇說：『小姐發你到園裏來採着花兒，』便把這事體也掩飾過去了。』紅娘一邊仰着鬢子採着花兒，一邊笑着，說道：『倒看你不出，你倒是一個老滑嘴兒呢！』正說着，祇見彩姑氣喘喘的跑來，說道：『什麼地方不找到，你倒在這裏尋樂兒，快去快去！老太太喚着呢。』紅娘聽了，忙撒

下了徐婆婆，跟着彩姑走到花廳裏；鶯鶯見了，便假意兒埋怨了他幾句。紅娘開時，老太太便把行酒令的話說了；紅娘回過頭去，見小丫頭阿喜跟在後面，說道：「好妹妹！你去小姐書房裏，在第二隔書架子上，把一盒子令籤兒和那玉籤筒兒拿來。」說着，又把手裏的蓋戳花兒交給他，說：「拿到屋子裏去養着。」阿喜接着花兒，一轉身去了。這裏老媽子上了一碗鴿蛋，崔老太太讓着菜，又吃了一巡酒，說說閒話兒；一回兒那阿喜捧着一個檀木盒子進來，紅娘接過來，把籤筒兒擺在桌面中央，打開盒子，先拿二十根牙籤兒，插在籤筒裏。說道：「請那一位太太抽一枝籤出來，看是行什麼令。」崔老太太便讓魯太太，魯太太又讓沈太太，兩位太太推遜了一回，到底魯太太伸手去抽出一枝籤來；看時，見上面刻着「花風令」三字。沈太太說道：「如今正是春暖百花開的時候，行這令兒，倒是應景兒的。」接着紅娘把牙籤收了，另外又拿一把牙籤，插在玉筒裏。魯太太笑說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有理。」回頭吩咐自己的丫頭，叫：「端一張椅子過來給姐姐坐。」纓雲小姐一把拉了紅娘過來，紅娘看着老太太，崔老太太也點着頭兒，紅娘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吃了

一杯門酒。說道：「如今請從魯太太起，到歡哥兒爲止，挨次抽着籤兒，看籤上怎麼說？便怎麼行。」魯太太便伸手去抽出一枝籤來，一看，上面刻着「水仙」兩字，下面一行小字，寫着道：「衣冠淡雅者飲。」魯太太拍着手，說道：「這纔合着我的心意兒呢！我原想敬老太太一杯酒，又怕老太太不賞臉，如今可拘不過這令兒去，他說衣冠淡雅者飲。」如今你府上一家人都帶着孝，可不是衣冠淡雅麼？如今沒得說的，從老太太起，姐兒哥兒，紅娘姐姐，都得吃一杯。」霞姑上來也篩了酒，崔老太太，鶯鶯，歡郎，和紅娘，一齊吃着酒；魯太太也吃過門酒，繳了令。紅娘把這枝籤兒擲開，接着沈太太去抽出一枝籤兒來，上面刻着「望春」二字，下面注着道：「向東者飲。」崔老太太笑說道：「這便叫做『自搬石頭自壓脚』。」原來沈太太這時，正向東面坐着；紅娘上來篩了酒，沈太太說道：「該吃該吃！」一頓嚼吃下肚去，正要繳令，紅娘又篩上一杯酒，說道：「還要吃門杯呢。」沈太太笑着，對鶯鶯說道：「你看，小姐調理出來的姐姐，多麼刁！別人都吃着，一杯，獨欺我，要吃兩杯。」鶯鶯笑說道：「誰叫太太酒吃得這麼快？他見太太量大，便借着名兒，多敬一杯呢。」沈太太拍着手，

說道：「阿彌陀佛！天爹爹在上面，誰說我酒量大？我是最怕吃酒的，你們行令兒，我早已捏着一把汗，如今見輪到了我，知道躲着也無用，便閉一閉眼睛，硬一硬頭皮，直着喉管，吞下肚去……可憐我急得一身汗呢！」說得滿屋了人都笑起來了。魯太太說道：「你看，我們這位沈太太，多麼會放刁？他自己有酒吃，故意做出許多張智來形容人，一杯酒攔在跟前，却不吃，那裏來的這許多話？引得我酒癆蟲也爬出來了！」大家正住了笑，聽了魯太太的話，又哄堂大笑起來。在這笑聲裏，沈太太便吃下酒去，繳了令，接着織雲小姐去抽了一枝刻着「棠棣」兩字的籤兒，下面小字刻着道：「有兄弟者，照數飲；雙名者，飲。」織雲拿手指着鶯鶯，鶯鶯搶過籤子來，一看，說道：「今番坑死我也！」紅娘說道：「姐兒哥兒各吃兩杯，姐兒還須多吃一杯呢。」歡郎先嘆起來，說道：「我可不會吃酒，紅娘姐替我吃一杯罷。」紅娘聽了，搖搖頭，說道：「我不能替哥兒吃酒，你叫蘭姐姐替你吃一杯罷；我還要替小姐吃酒呢。」織雲背後站着的丫頭，名叫蘋蘋的，上前來，在鶯鶯跟前，排着三隻酒杯兒，歡郎跟前，排着兩隻酒杯兒，斟滿了酒；蘭兒走上前來，真的替歡郎吃了一杯酒，紅娘替鶯



爲吃了兩杯酒，鶯鶯歡郎各自吃了一杯酒，織雲小姐也陪着吃了一杯酒，繳下令去。崔老太太接着抽出去一根牙籤，遞給紅娘看時，見上面刻着「梅花」兩字，下面小字說道：「笑着飲首座飲，江南人飲。」崔老太太聽了，笑說道：「這令兒倒有趣，方纔這屋子裏，什麼人不笑過來？如今丫頭老媽子們，也得叫他們大家吃一杯。」大家看老太太高興，屋子裏丫頭老媽子們，齊聲道了謝，霞姑捧着酒壺，門外老媽子送進十多隻酒杯兒來，一字兒排在一張半圓桌上，一杯一杯的篩滿了酒，大家團團圍住，一人一杯吃下去。崔老太太吩咐：「拿些殘菜水菓去，大家下酒。」這裏崔老太太又催着合桌的人吃了一杯。魯太太纔吃過一杯，紅娘又斟上一杯去，說道：「魯太太坐着首座，請吃一個連杯。」魯太太笑說道：「你們的姐姐真利害，一點兒也不饒人的。」說着，吃下酒去。崔老太太纔着眉兒，說道：「倒是一個江南人難找。」魯太太聽了，把手指着沈太太，說道：「江南人現在。」沈太太聽了，怔了一怔，說道：「誰是江南人？」魯太太說道：「你家老爺，不是江南人麼？」沈太太搖着頭，說道：「老爺的事，怎的上在我眼上。」魯太太說道：「你家老爺的事，不上在

你眼上，却在誰的眼上呢？快吃酒罷！不要惹我說出不要聽的話來了。」沈太太說道：「罷罷！我吃吃！你不過便捉狹兒，知道我是不会吃酒的，故意想法子叫我多吃一杯罷了……我吃便吃，吃醉了，却要你背我回家去呢。」說得滿桌子的人又笑起來，崔老太太吃過門杯，繳了令。接着鶯鶯小姐伸手去抽籤兒，沈太太笑說道：「小姐大喜在身，一定抽出一枝好的來了。」鶯鶯拿着一枝籤兒一看，不禁把臉兒紅了；說了一句「該死！」忙把籤兒撇下了。大家搶着看時，祇見上面刻着「桃花」二字；下面注着「多子者飲，新娶者飲。」八個字。魯太太笑着說道：「這真可稱得善頌善禱了；新娶原是和新婚一樣的，過幾天小姐出閣以後，一定是多子多孫。」說得鶯鶯小姐低着头，兀是抬不起來；沈太太走出席來，親自去替他篩着酒，敬着酒。鶯鶯小姐祇是站着不肯吃，崔老太太在一旁看了，說道：「紅娘把酒拿過來我吃罷，我有一兒一女也，可以算得多子了。」紅娘把沈太太手裏的酒杯接過去，崔老太太吃了；鶯鶯小姐也陪着吃了一杯，繳過了令。催着歡郎，歡郎臂兒短，抽不着；鶯鶯替他抽籤筒拿過來，抽出一枝來，看時，見上面刻着「醜醜」兩字；下面注着「量

大者飲。」大家聽了，一齊指着魯太太；崔老太太一疊連聲的喚：「拿大碗來！」鶯鶯小姐吩咐彩姑，「去把那一套金杯兒拿來。」魯太太說道：「我吃我吃！我吃一大杯罷，不用拿金杯兒了。」崔老太太那里肯依，不一回，彩姑把金杯兒拿來；魯太太看時，見一套八隻大的有鉢兒一般大，小的也有平常酒盃一般大。魯太太把一隻頂大的拿在手裏細細的把玩，祇見上面細紋雕刻着「西施游五湖」的故事；那范蠡靠在船梢上，五綰長鬚，十分生動。魯太太連聲讚「好！」崔老太太說道：「你既然說好，便吃這大海罷。」慌得魯太太忙放了手，說：「老太太做令官的，饒了我罷。」崔老太太一歪賴子，說道：「不相干，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後來織雲小姐和沈太太兩人，橫說豎說，拿中號的金杯兒，滿篩兩杯；一杯魯太太吃了，一杯織雲小姐替他母親吃了。祇見織雲小姐兩隻白玉也似的手，捧着金杯兒，嚙嚙嚙的吃着；鶯鶯小姐在一旁，說道：「姊妹慢慢的吃着。」一回兒又拿篸兒夾着菜，給織雲小姐吃着；下酒；織雲小姐說道：「好姊妹！再夾些我吃。」鶯鶯又夾了一片雞肉片兒，織雲小姐張開了一張小小的嘴，湊上前來；鶯鶯便笑着，送進他嘴

裏去。魯太太看了，笑道：「雲兒，你敢是醉了麼？却和你姊姊撒着嬌。」崔老太太說道：「他姊兒倆倒是十分親熱，我敢和魯太太留下你家小姐來，讓他們做着伴兒，可不是好？」魯太太笑說道：「你老太太要時，我便拿雲兒送給老太太做個丫頭罷。」崔老太太忙說道：「罪過罪過！要折死老身了。」魯太太若放心，今夜便留他住下了；和我們姐兒一牀兒睡。」鶯鶯聽了，也接着說道：「可不是麼？你看繡雲姊姊，已經醉得動不得了；回去怕吹着風，不當穩便呢。」衆人看時，祇見繡雲小姐，兩面粉腮兒上紅得和火一般；兩道水盈盈的眼光斜瞇着人，眼皮兒垂着，祇剩了一條縫。一隻手兒搭在鶯鶯肩膀上，嘴裏兀是「姊姊長，姊姊短，」唧唧噥噥的說個不休；崔老太太吩咐彩姑和阿喜兩個丫頭，扶着繡雲小姐，到東院子裏睡去。祇有紅娘心裏乾急，痴痴的望着他小姐，鶯鶯臉上裝做沒事人兒，那繡雲小姐，兀是抓住了鶯鶯小姐的手不放，鶯鶯祇得向兩位太太告了別，送他到自己房去。這裏歡郎吃了門杯，繳了令。崔老太太又和兩位太太講些閒話，接着，外面又上了幾樣菜；魯太太說：「酒菜都夠了，請老太太賞飯罷。」老媽子裝上飯來，大家吃了，散了座；走出花

廳去，讓丫頭老媽子們吃飯收拾屋子。崔老太太讓兩位太太在外面翻軒下隨意散坐，那翻軒四面圍着硃紅欄杆，簷口掛着各色鸚鵡，歇郎爬在欄杆裏面，衣兜裏兜着一衣兜的櫻桃，一粒一粒去打著鸚鵡；說也奇怪，這櫻桃打過去，不論遠近快慢，那鸚鵡總拿嘴去接住吃着。欄杆裏面，散放着楊兒椅兒，也有樹根雕成的櫬兒；魯太太坐在椅兒上，抬着頭看院子裏的花兒；沈太太却和崔老太太並肩兒坐在榻上，講江南地方的景子，小丫頭上來裝着烟，停了一回，祇見管家婆進來，手裏拿着一張帖兒，走到崔老太太跟前說：「外面知府衙門裏送禮物來呢，請老太太去過目。」崔老太太聽了，臉上十分詫異；兩眼祇是望着魯太太。魯太太站起來，笑說道：「這一點點不成意思的，不然早已送來了，祇是今天我們老爺一早上轎門去了，飯後纔回來，便打發人送來了；你老太太若看得我起，務必求賞臉收下了。」崔老太太看帖兒上寫着：玉如意一對，太夫人衣料兩件，哥兒衣料兩件，姐兒衣料兩件，湖羊四頭，花豬四頭，雞十隻，鴨十隻，鵝十隻，野雞十隻，鴛鴦兩對，竹雞兩對；此外還有雞蛋，鴿蛋，水菓，糖餅，許多東西，寫滿了一張帖兒，下面具着魯守仁的名兒。崔老太太看了，連說道：「這算

什麼的呢？」紅娘在一傍，說道：「老太太不管他，且去看看東西再說。」

老太太點點頭，站起身來走着；一簇人，一齊擁到上屋裏，祇見抬箱櫃，擠滿了一院子。

老太太合魯太太兩人，再三推讓着；魯太太說道：「老太太在客，到河中地方來，原是應該我們老爺供應

的。」說了半天，崔老太太纔收下了；吩咐：「賞送禮的二爺們，四百兩銀子。」一面分派着，

收拾東西。鴛鴦，竹雞，養在園裏；豬，羊，雞，鴨，養在廚下。分派停當，看看已是日落西山，兩位

太太便告辭回去；崔老太太再三留着，留不住。魯太太要把他女兒喚出來，一壺兒回去，崔

老太太硬把他留下了；說：「正在好睡的人，怕起來吹了風。」魯太太又再三拜託了，走出

相府大門，上車回去。

\* \* \* \* \*

紅娘在花廳裏幫着收拾碗盞，把那八隻金套杯兒，和酒令斝兒，揀齊了；回過頭來，見彩

姑和阿喜兩人，走進屋子來。紅娘一邊催着他們快吃飯，一邊站在他們背後，看大家吃着

飯；紅娘見桌兒上有一碗糟魚片兒，便對彩姑說道：「這魚片兒，是我歡喜吃的；祇因方纔老

太太在跟前，我不敢吃得。好妹妹！你快夾些我吃吃。」彩姑一邊吃着飯，頓子一歪，說道：「我自己吃飯也不得閒兒，誰有工夫喂你的呢？你又不打折了手，有筷兒現成，自己夾不得麼？」紅娘聽了，正要說話，祇聽得那邊霞姑接着說道：「好姊妹，你走過來，我夾給你吃呢。」紅娘賭氣一轉身，走開去，說道：「我不吃了！」一回兒霞姑飯吃完了，走出屋子去，在迴廊上找着紅娘，兩人唧唧囔囔的不知說些什麼？好半天，紅娘走進屋子去，見大家飯都吃完了，便叫阿喜捧着那金杯兒，和令籤兒，走在頭裏；自己散着手，跟在後面，和霞姑兒說着話，並肩兒走着。看看走到鶯鶯小姐院子裏，霞姑說了一句「再見。」到上屋裏去了；這裏紅娘躡着腳，走進西屋子裏。一脚跨進外屋子，祇聽得裏屋子嬌滴滴的聲音，唱着曲子；紅娘走進屋子去，祇看見那織雲小姐，斜靠在牀上，擁着被兒唱着，鶯鶯小姐坐在牀沿上，笑盈盈的聽着。紅娘倒過兩杯參湯去，織雲小姐原是口渴了，見了，忙接過杯兒去，嘴裏喚着：「好姐姐！」一啣啣吃下肚去。鶯鶯看他粉腮兒上紅得可憐，伸手去摸摸他，熱得燙手，說道：「姊姊閉着眼養養神兒罷。」織雲小姐一倒頭，擱在枕兒上，嘴裏兀是啾啾唔唔的。

唱個不休呢。鶯鶯小姐看着紅娘一笑，停了一回，織雲小姐睡熟了。鶯鶯和紅娘悄悄的退出屋子去，祇見那秋兒笑嘻嘻的捧着一對竹雞來，說：「是魯知府送的，一共兩對，老太太吩咐：『養一對在小姐院子裏呢。』」鶯鶯看了也歡喜，吩咐：「放在院子裏。」那院子西南牆角，原有一簇天竹子，那一對雞，便去躲在竹蔭子下面啄蟲兒吃呢。鶯鶯小姐呆呆的看着，停了一回，老太太又打發梅兒來說：「魯太太回去了，老太太把他家小姐留下了，叫『小姐好好的照看着他呢。』」鶯鶯一面答應着，走進屋子去，閒着沒事，想起織雲小姐酒醉的樣子，便把「美人醉」做了題兒，想了一首五言詩，走到東屋裏去，打開筆硯，寫出來，吟哦着：「一回兒小丫頭點上燈來，聽得織雲小姐在牀上喚着『姊姊。』」鶯鶯便走進套房去，扶他起來，又把「魯太太回家去，老太太把他留下了」的話說了；織雲小姐不覺怔了一怔，也不說什麼。紅娘進來，說：「老太太喚到上屋裏吃夜飯去呢。」鶯鶯答應了一聲，便和織雲小姐手拉手兒，走到上屋裏，見碗筷已擺好，崔老太太把織雲小姐讓在客位裏，四個人坐下吃飯。一回兒吃完了，散坐，崔老太太問些織雲小姐家裏的情形，家鄉的景子，談着約摸有



一個時辰，崔老太太辛苦了一天，鶯鶯小姐看他母親有些疲倦的樣子，便拉着鸞雲小姐回房去了。鶯鶯小姐拿出那題首「美人醉」的詩來給他看，鸞雲小姐也拿起筆來，在燈光下面寫着一首和詩，接着兩人又談論着做詩的道理。紅娘站在一旁，看看時候快更了，外面院子裏照着月光滿院子，和浸在水裏一般。紅娘故意抬頭向窗外望了一望，說道：「啊！今天是十五的日子，好月色也！」觀着鶯鶯的神色，好似不曾聽得一般；紅娘肚子裏暗暗的詫異，心裏疑心：「張生把小姐的詩意兒解錯了嗎？但是小姐的詩，不是這樣解，却是怎麼解？」停了一回，鶯鶯小姐便吩咐紅娘道：「你今天辛苦了，早些去睡罷；祇留阿喜伺候着便了。」紅娘嘴裏雖答應着，心裏想道：「啊！小姐，你忘了麼？今夜那人在隔牆兒候着你呢！」他身體祇是延挨着不去，禁不住鶯鶯小姐再三催着，紅娘眼看阿喜捧着燈臺照着兩位小姐走進套房去，他便也悶悶的回到下屋裏，向牀上一倒，自言自語的說道：「小姐啊！我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停了一回，聽寺裏打起二更來；紅娘忽然把手一拍，說道：「紅娘！紅娘！你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小姐這時一定悄悄的睡着

我去會那人去了，待我也悄悄的走去看他。」他想到這裏，便霍地立起身來，吹熄了燈火，趁着月亮光兒，悄悄的偷開了月洞門，溜到園裏去。一走到園裏，一片月光，照着花木葉兒上，都射出光來；耳朶裏靜悄悄的，真是「鴉鵲無聲」；他沿着石子甬道走去，繞過六角亭子，聽得荷花池裏的魚兒，叮咚叮咚的跳着響；一輪潔白的月亮，倒映在水底裏盪漾着。紅娘不覺住了脚步，靠著石檻，向池心裏望了一回；池的東面，樹葉深密的地方，隱隱約約的露出一帶短牆來；短牆盡頭開着一扇月洞門兒，走進門去，便是「桂花廳」的北院。紅娘走進院來，知道靠西一帶圍牆，是緊貼着張生的書院；牆根矗起了一座假山，是天生成一架爬牆的梯兒。紅娘心想：「那人兒一定打從這裏下來的，我且在這地方候着他。」正想着，一眼見南院子裏一個人影兒，在月光下一閃；定睛看時，原來是阿喜，捧着一個香盤，走在前面，鶯鶯小姐跟在後面。——這南院子和北院子祇隔一重鵝蛋門兒——紅娘急縮回身子去，躲在一株梧桐樹背後，遠遠的望着；祇見阿喜把香盤擱在香案上，鶯鶯小姐低低的對他說了幾句話，阿喜便一轉身去了。這裏鶯鶯小姐上着第一炷香，第二炷香；上到第三炷香，便禁不

佳盈盈一笑，紅娘在樹背後也抿着嘴笑了一笑，上完了香，深深拜下地去，站起來，他一手搭在香案角兒上，抬着頭看着月，停了一回，背過身去，低頭看着地面上。紅娘伸着一個手指，遠遠的指着鶯鶯的背影兒，低低的說道：「小姐，你何苦來，你看一陣陣晚風寒峭，吹透了窗紗；他金蓮兒蹴損了牡丹芽，玉簪兒抓住了茶蘼架。青苔又濕，露珠又滑，怕不把他羅襪兒濕透了嗎？……俺看我小姐和張生，巴不得到晚呢！自從那太陽光兒初出來的時候，便想月亮光兒接着出來。挨了一刻工夫，好似過了一夏，看那柳梢葉兒上斜照着太陽光兒，慢慢的下去，他恨不得教那神仙來打他下去呢！……你着他打扮得身兒乍乍的，准備來做這巫山雲雨的勾當；他白天陪着客，看他說，笑，吃，喝，都沒有心意兒，都因為這燕侶鶯儂，拉住了他這心猿意馬！……他前幾天害病，水米不沾牙，越越的長得閉月羞花！小姐啊！你的病兒是真的呢，是假的呢？你如今來會這人兒，是真的呢，是假的呢？你如今事到其間，你的心兒也難按捺得住啊！祇把我一地胡拿，你如今也落在我的眼裏了，我看你停一回那人來了，怎麼發付那人呢？……」一句話不會說完，祇聽得腦頸子後面嘆的一聲：紅娘急

回頭看時，早已被張生搶上前一來一把攔住，嘴裏低低的喚道：「我的小姐！」紅娘羞得，祇是低低的喊着：「啊唷！」連連的說道：「是俺也！是俺也！早是差了俺，差到夫人怎了也？」他一邊說着，一邊把張生推開。張生低低的說道：「便是姐姐，俺須索也親熱親熱。」紅娘忙躲着到假山洞裏去，張生在後面跟着；紅娘說道：「我便做道攔得慌也索覷嚙！多管是餓得窮神眼花。」他說着，嗤的笑了一聲，月光從石洞外斜照進來，射在紅娘臉上，嬌滴滴越顯紅白。張生撲上前去，紅娘推住他胸脯，說道：「俺們規規矩矩的說着話兒——我且問你，他真個着你來麼？」張生拍着胸脯說道：「小生是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定挖挖幫便倒埋！」紅娘說道：「那人兒等着你呢！你快過去！」張生一扭頸子，說道：「我却要多伴姐姐一刻兒！」紅娘搖着手道：「俺不用你陪伴着，俺們有心不在此，祇教你日後不要忘了我便是了！你快去罷！」張生拉住了紅娘的手，說道：「既這樣，姐姐領着小生去。」紅娘搖着頭，說道：「你却休拉我去，只道「我接你來」，你獨自個兒去。」紅娘說着，推着張生出來，說道：「你見麼？今夜一弄兒風景，分明助你

兩個成親。」張生回過頭來說道：「姐姐也成親。」紅娘把嘴一撇，溜了張生一眼，說道：

「你看天上淡淡的雲朵兒，照着月光，好似新房裏紅紙兒遮着銀蠟臺。柳絲兒倒掛着，花朵兒低罩着，好似新房裏的垂簾兒繡帳兒。綠油油的一片草地，好似你倆寬大的繡榻。」

——張生聽了，笑着伸過手來，要搯他的嘴；紅娘低着頭躲去，張生說道：「你這好話兒，倒聽你不起，却是一個偷情兒的杜家。」紅娘笑着接下去說道：「你看良夜又迢遙，閉庭又寂

靜，花枝又低亞……祇是他女孩兒家，你須索意兒溫存，將話兒摩弄，教他性兒浹洽；休得似餓虎吞狼，休猜做「路柳牆花」……他是嬌滴滴好似沒有癩點的白玉，莫單看着他「嫩臉

生春，雲鬢堆鴉」……小姐把這事兒瞞着我，我也不去「耽驚受怕」，我也不圖「浪酒閒茶」；你如今收拾起長吁短嘆，畢罷了掛肚牽腸，免去了千憂萬慮，准備着千歡萬愛——你兀自放着膽兒闖上去罷。」

這時張生正悄悄的走近鴉蛋式的門邊，紅娘閃過一邊，伸手在張生背脊上一推；張生站脚不住，身體向前一探，一脚跨出門去。鶯鶯小姐聲音發着顫，

問道：「是什麼人？」張生答道：「是小生。」鶯鶯見了，禁不住把身體倒退幾步；嘴裏連

連嚷着「哎喲！」張生嘴裏連連喚着「小姐！」不住脚的一步一步走上前去。看看鶯鶯蹙緊了眉心，轉過臉兒去說道：「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無故至此，你有什麼說的？」張生看看這樣子，變了卦呢。便說道：「哎喲！小姐，你爲甚的這樣害怕？我和小姐夫妻份定，還有什麼說的？」說着，又挨近身去。鶯鶯急了，便嚷道：「有賊！」張生忙作着揖，說道：「小姐，這一聲張啊！小生原不足惜，祇是小姐的顏面何在？」鶯鶯轉過背去，靠定了香案，祇是不作聲。紅娘蹣着腳，蹙出鵝蛋門兒來，在背地裏看着；看他一個羞慚，一個發怒，一個無一言，一個變了卦，一個悄悄冥冥，一個絮絮答答。紅娘遠遠的站着，低低的發笑，說道：「張生，你背地裏硬嘴那里去了？你向前啊！告到官司怕羞了你嗎？……爲什麼迷住了你這個隨何，寔住了你這個陸賈？你看他又着手兒，彎着腰兒，一個好似雙子，一個好似啞子……張相公啊！你無人處且會閒磕牙，誰知你如今也中了俺小姐的計也……你須知道，這裏是湖山石邊，却不是在花燭洞房裏，你須要放穩重些。」鶯鶯聽得紅娘說話的聲音，便說道：「紅娘，有賊！」紅娘應聲出來，說道：「小姐是誰？」張生說道：

「紅姐姐，是小生。」紅娘說道：「張生，這是誰着你來的？你到這地方來，却有什麼勾當？」張生聽了，祇是低着頭不做聲兒。紅娘說道：「快去！」張生做出可憐的樣子來，說道：「紅姐姐，替我在小姐跟前說一句好話兒。」鶯鶯說道：「理他做甚！快扯去夫人那裏去！」張生說道：「小姐你莫這樣忍心也。」紅娘說道：「扯去夫人那裏，便壞了他行止；我與小姐離分罷。」張家相公！你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你過來，跪着；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理。你深夜跳着牆，到這裏來，幹的是什麼？」張生說道：「依姐姐的話，祇求小姐莫惱。」說着，便走上前來，對着鶯鶯小姐，運作了幾個揖。紅娘說道：「不是我和小姐一家兒喬坐衙審問着相公，祇要相公說一句衷腸話兒；俺祇道你的文章學問和海一般深，誰知你色膽和天一般大？從來說的：『蚤夜入人家，非奸即盜。』你不去做折桂客，却來做偷花漢，不去跳龍門，却來騙馬……我且問你：『今夜到底是誰喚你來的？』」紅娘說到這裏，鶯鶯禁不住向紅娘臉兒上看了一眼，張生也禁不住向鶯鶯臉上一看；紅娘假裝做不知道，說道：「快說！是誰喚你到這裏來的？……你不說啊，我扯去夫人那裏，看你說也不說！」紅娘說

着，假裝做要扯的樣子；張生忙說道：「我說！我說……祇是我說了，姐姐莫惱……：姐姐不是問我『是什麼人喚我到這裏來的麼？』這不是姐姐喚我來，却是誰喚我來的呢？」鶯鶯忙問道：「紅娘，你這賤丫頭！喚張家相公到這裏來做什麼？」紅娘說道：「小姐慢着罵人，待我問來。」說着，使回過頭來，對張生說道：「你說『是我喚你到這裏來』有什麼憑據？」張生不慌不忙，從靴統兒裏掏出那張簡帖兒來，說道：「憑據現在。」紅娘說道：「這是什麼？」張生說道：「這是小姐的簡帖兒，是紅娘娘將來的。」紅娘說道：「小姐簡帖兒上，敢是喚你到這裏來的麼？」張生說道：「好聰明的姐姐！」紅娘說道：「我却不信。」張生說道：「姐姐不信麼？待我念給姐姐聽……待月……：」紅娘忙搶着說道：「相公且慢念。」回過頭去，對他小姐說道：「小姐，且看紅娘面，饒過這生者。」鶯鶯轉過臉兒來，氣憤憤地對張生說道：「哥哥的恩德，救活了我一家人的性命，原是我心裏十分感激你的；因為這個意思，我的母親便把小兒弱女奉託了哥哥。怎麼可以通同了這個不規矩的丫頭，便教他送這種不規矩的詩句子來給我？起初借着這救人災難的名兒做一個好人，如今



却到底做出這種不規矩的事體來逼着我；好似去了一個強盜，又換了一個強盜，這裏的好壞差得有多少呢？——我很想拿你的詩遮瞞起來，祇好似幫着你做着壞事體，照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倘然拿你的信去告訴母親，便是對不起你從前的恩德，是變了沒有良心的人了；想把這一點心事託丫頭用人代我對你說出來，又怕不能夠把我心裏的真意思說出來；所以借着這一首短詩，把哥哥請過來，願意自己當面和你說說。還怕哥哥心裏害怕，不敢來，所以寫着這種粗淺引動人的句子，要望你一定走來。我這樣不規矩的詩，引動了哥哥，叫我怎麼能夠不心裏不好意思呢！祇望我拿規矩的心思來自己立定主意，我很想你和哥哥知道我是「一個十分薄命的女子」；既做了兄妹，祇有憐惜的，怎麼可以存這個苟且的念頭？萬一夫人知道了，哥哥何以自安？現在看在紅娘面上，便饒過這次；倘然下次再犯，扯去夫人那裏，決無干休。」紅娘在一傍接着說道：「多謝小姐寬度大量，看我紅娘薄面，做個情兒罷；倘然送到官司詳察，相公啊，你便整備精皮膚一頓打……便是我紅娘啊，也就個「傳書遞簡」的不是。」紅娘說着，把兩眼看着鶯鶯，祇做不會聽見。這時張

生痴痴的立着在月光下，看他臉兒由紅轉白，由白轉青；兩肩索落，抖着，祇是淚汪汪的望着紅娘；紅娘也滿臉露着可憐的樣子。擰了半天，張生纔顛巍巍的掙出一句：「姐姐替我求着小姐，可憐小生爲人在……」張生一句話不曾說完，祇見鶯鶯小姐一轉身，走上臺階去；說道：「紅娘，收了香奩兒，你進來波。」紅娘嘴裏答應着，祇是怔怔的看小姐去遠了，纔嘆了一口氣道：「唉……」嘆的一聲，祇見張生直挺挺的跪在紅娘跟前，祇說得一聲：「姐姐救我……」那眼淚便和斷了線的珍珠似的。紅娘伸手去拉他，手背上熱灼灼的，滴着淚兒；祇聽他說道：「天哪！這張簡帖兒，分明是小姐喚我來的……小姐啊！你怎麼變卦兒變得這樣快也？」紅娘一邊把張生扶起來，說道：「相公你羞也波！羞也波！却不道猜詩謎杜家，風流隨何，浪子陸賈，今日便早死心塌地也……再休說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痴話，你準備去寒窗重守着十年的孤零……你猜詩謎的杜家，可憐雨拍了，迎風戶半開，」山障了「隔牆花影動，」雲罩住了「待月西廂下，」——任你將何郎粉去搽，他自己把張敞眉來畫……強做風情的窮措大，你早晴乾了「尤雲殢雨」心，懺悔了「竊玉

偷香」胆，塗抹了「倚翠偎紅」話……你淫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你枉自說風流，也  
麥不透風流調法……」紅娘說着，捧着香盤，轉身便走去；張生急了，便拉住了紅娘的衣  
角兒，說道：「小姐雖說惱了小生，姐姐，你是知道我的，怎的也這樣忍心丟了我呢？」紅  
娘嘆了一口氣，說道：「唉！看了也可憐！祇是叫我也沒有法兒想——你拉住我不放  
走，也是枉然。」正說着，祇聽得那壁廂屋簷下暗地裏有人說着話道：「紅娘姐姐，這是你  
錯了……你破了他倆今夜的好事，卻站在乾岸兒上看火燒……你不看傍的，你聽他的話  
說得多麼可憐！我看這張相公，他日一定是一位「狀元公子」！他又是天生成的，一個  
痴情郎君，姐姐，你如今帮着相公，將來相公一定是不虧負你的。」徐婆婆一邊說着，一邊  
從屋角裏望了出來。月光照在他頭髮上，白得和銀絲一般。張生這時正無可拉把，聽這  
老婆婆句句說話，打在他心窩兒裏，他也不問是什麼人，忙搶上前去，連連對徐婆婆作着揖，  
嘴裏說道：「媽媽快幫着我勸過紅娘姐姐來！」徐婆婆便轉過身來，對紅娘說道：「紅娘  
姐，你是女孩兒，不知道這相思的苦——如今這位相公相思病已害到透骨了！姐姐，你不

救他，還有誰救他呢？」紅娘說道：「我先問你什麼？是我破了他倆今夜的好事？」徐婆婆點點頭，說道：「你還不知道嗎？小姐今夜的變卦，全都害在你一個人身上。」這句話，說得紅娘越法急了，一把拉住了徐婆婆，連連問道：「你說！你說！怎麼？害在我一個人身上？」徐婆婆笑一笑，說道：「這很容易明白的：你不是說『他看了相公的簡帖兒，做出惱恨的樣子來嗎？』紅娘點點頭兒。徐婆婆接着說道：『他一邊惱恨着相公，一邊又寫簡帖兒喚相公來月下相見；這是何等秘密的事體？他怎麼肯落在姐姐眼裏？他見了相公的簡帖兒着惱，是假的；他說：『寫簡帖兒回他，着他下次休得這般，』也是假的；他今夜見了相公，做出這許多『嬌嗔薄怒』來，越法是假的了……他原要瞞着姐姐，背地和這相公廝會。如今被姐姐一脚闖進來撞破，叫他怎的不惱……紅娘呆呆的聽了半天，纔說道：『哦！怪道今夜小姐早早的催我去睡，他却叫小丫頭阿喜伺候着……』小姐啊！你有心兒使乖弄巧，你原來要瞞着我做出這許多張智來……小姐啊！你主意打錯了；你這事兒，瞞得別人，却瞞不得我……』徐婆婆在一旁聽了，拍着手笑說道：『姐姐這話對下

小姐和姐姐是一鼻孔出氣的人，如何瞞得？過幾天啊！姐姐怕不是一位二……」徐婆婆說到這裏，紅娘忙搶上前來，攥他的嘴，笑罵道：「老妖精！我家小姐，還是你教導壞的呢！」說着，便回過頭來，對張生說道：「相公你放心罷，俺小姐既有心在相公身上，包在我紅娘身上，過幾天把小姐送到書院裏來，和相會這個。」張生聽了，忙作揖道謝。徐婆婆也說道：「相公請早些安置罷，」金釧兒落在井裏，「這位小姐遲早總是相公的。」說着，他兩人把張生領着，徐婆婆拿出鑰匙來，開着小門，把張生送出門去，祇聽得張生嘆着氣說道：「唉！這冷清清的良宵，教小生如何睡也！」

紅娘和徐婆婆各自走去，園子裏依舊靜悄悄的，忽見假山跟前一個人影兒一閃，走出一個張老媽子來。低低的冷笑一聲，說道：「哼哼！你們這班騷狐做得好事呢！」

後候

再 臨

紅娘唱：

「先是你彩筆題迴文織錦，引得臥枕着牀，忘餐廢寢；  
到如今，羞似愁潘，腰如病沈！

恨已深，病已沉，多謝你熱劫兒對面搶白，冷句兒將人厮侵。

你依着權門兒待月，依着韻腳兒聯詩，側着耳朵兒聽琴：

忽把個書生來跌躐，又將我侍妾來逼凌——

難禁，倒教俺似線腳兒般殷勤，不離了針；

從今後，由你一任甚麼義山恩海，無非遠水遙岑——

你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只去「竊玉偷香」上用心！

又不曾有甚，我見你海棠開想到如今。

你自審這邪淫，看尸骨崑崙是鬼病侵；

便道「秀才們從來恁」，似這般單相思，好教撒吞！

功名早則不遂心，婚姻又反吟伏吟——

桂花搖影夜深沉，酸醋「當歸」浸，緊靠湖山背陰裏，最難尋；

一服，兩服，令人倦怠的是「知母」來侵，怕的是紅娘撒沁！

這其間「使君子」一星兒參——

只是你其實嘛，休妝啞，真是風魔翰林；

無投處問佳音，向簡帖上計稟。

得了個紙條兒，恁般縣裏針；若見了玉天仙，怎生軟斷禁？

俺小姐正合忘恩，僕人負心——

你身臥一條布衾，頭枕三尺瑤琴；

他來，怎生一處寢？凍得他戰兢兢。

知音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宵纏轆院宇夜深沉？

花有陰，月有陰，使該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須又詩對會家吟？

我有鴛鴦枕，翡翠衾，便遂殺人心，只是如何貧？  
你便不脫和衣更待甚？不強如指頭兒恁！——

你成親，已大福蔭；

他眉是遠山浮翠，眼是秋水無塵；

膚是凝酥，腰是弱柳，俊是龐兒，俏是心；

體態是溫柔，性格是沉——

他不用「法灸神鍼」，他是一尊「救苦觀世音」

我漫沉吟，你再思尋；

你往事已沉，我只言目今，今夜三更他來恁。

我是不會不用心，怎說白璧黃金，滿頭花拋地錦；

夫人若是將門禁，早共晚，我能教稱心；

來時節肯不肯恁由他？見時節親不親盡在恁！



冷清清的一個月亮，斜照在一座小小的院落粉牆兒上；——這是張生住的院書的後院，他前院子隔着花園裏桂花廳的北院。——那東西角牆裏，也堆着一座小小的假山。方纔張生是打這座假山上爬過牆去的，如今徐婆婆恰開着後院子的小門，放他回來。張生低着头，把他的頭直掛到胸口，一頂方巾壓住了眉心，在黑暗地迴廊下面一步拖一步的走着。祇見眼前燈火兒一閃，張生急攔頭看時，祇見遠遠的一個上夜的老頭兒，一手提着紗燈，肩上掛着更鼓，從那邊迴廊下走來。張生心下一怔，弄得他走頭無路。他想：「若給他瞧見我夜深時分在黑地裏這花園小門口打着旋兒，沒得給他錯看了認做賊；如今我覷他不見，悄悄的繞過前院子去，便是給他看見了，也祇認做我在前院裏望着月兒罷了。」

看着這老頭兒快走到跟前，他便從對面迴廊上一溜煙似的走到前院子去。書房門開在那一邊，還是要繞過對面迴廊下去的。張生祇怕給那上夜的瞧見，急匆匆穿過院子，迎面

上拿石板架成小橋，張生走在橋上，祇聽那老頭兒琴琴兩聲打起鼓來，張生回頭看時，踏了一脚空，撲通一聲，落水去了。張生早嚇得魂不附體，撐大了嘴，正要叫喊，心想：這一聲張出來，豈不是笑話！虧得池水很淺，肩膀以上，都露在水面上。張生站在池心裏，見那老頭兒也向院子裏走來，急得他無處躲閃，祇得低着頭向橋洞下面一攢。聽那老頭兒脚步聲從橋面上走過，他見池水盪動，便站住了脚，露着詫異的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池裏怎麼呀？這樣搵動着，把好好的一個月影兒，攪得七零八碎，怎不可惜！』張生站在水裏，聽了這個話，早嚇得心頭亂跳。一陣一陣夜風，吹在身上，凍得打戰。又聽得那老頭兒說道：『哦！原來魚兒見了這大月色，跳動得水面盪漾——魚兒樂也！』說着，琴琴兩聲，打着鼓，翼出院子去了。張生聽他去遠了，纔慢慢的爬上岸來，好似一隻落湯雞，水淋淋的滿身黏住了浮萍草。他便三脚兩步搶進書房去，一陣子亂拉亂扯，把渾身上下的衣衫鞋襪脫去了；打開衣箱，一邊打戰，一邊把裏裏外外的衣服換上；又把一堆濕衣服一團兒塞在一隻空箱子裏——這時候雖說是三月天氣，但是春風料峭，吹在人身上，好似剪子絞着皮肉。

一般。張生濕淋淋的身體，又是吹着半夜尖風，忙了一陣，攢進被窩去。他是一個文綉綉的書生，這幾天想着鶯鶯小姐，耽驚受怕，廢寢忘餐，早把他的身子淘得虛怯怯的了。這一夜爬過牆去，不想鶯鶯小姐變了卦，他嘔着一肚子氣，心裏便說不出的煩悶；又受着驚嚇，在水裏浸了這些時候，早已寒氣入骨。他這一睡，內憂外感，便一齊發洩出來，頓時頭痛，鼻塞，眼前金星亂迸，耳中萬馬奔騰……這身體虛飄飄的，好似落在雲端裏。第二天，琴僮起來，祇見他相公倒在牀上，撐大了兩隻眼珠，祇是大口的喘着氣；琴僮連聲喚着「相公！」他相公兀自直着眼光，不理人；伸手摸摸他的額角，熱得燙手。琴僮慌了，忙出去通報總管崔大——這崔大原是相國在日最信用的家人，平日瞧人，眼睛長在額角上；當初祇因為張生做了相府的女婿，便不得不把這個琴童另眼相看，平日稱兄弟，十分親熱。後來聽說和他家小姐兄妹相稱，知道不過一門子乾親，並不是他家的正主子，便又把琴僮看低下來。——這時聽說「張相公害病」，他便愛理不理的咕哝着。余福站在他身傍，他便吩咐「到大街上去招呼一個大夫來，替他家相公瞧着病兒。」余福看崔大懶懶的神情，便也懶懶

的走出廟，先到那顧小姐的下處調笑了一回，再進城去。這裏琴僮伺候着他相公，從早晨直睡到下午，看看也不說一句話，也不喝一口水；祇是縮在被窩裏不住嘴的哼。琴僮看着院子裏池邊一路水跡，淋淋漓漓，直到相公牀前；一汪大水，水裏夾着一簇一簇的小葉兒的浮萍草。琴僮祇看着這一大灘水跡發怔。正在出神的時候，祇見那二門口的錢二，到書房裏來探頭兒；琴僮迎出去，兩人站在迴廊上，琴僮便說起「相公牀前的水跡，又是有青萍兒夾在裏面，很像是池裏跳出來的什麼東西，攢到相公牀上去了！」錢二聽了，拍着手說道：「啊！我們這池裏，原有一個水獺精的，你還不會知道嗎……哎！說起來怕死人呢！」我們初來的時候，這書房原是空的；崔大爺分派我們那個李升哥睡在這屋裏，夜誰知他睡到三更時分，便赤着一雙腳，挾着被窩，飛也似的逃出來，嘴裏嚷着「有鬼！」後來崔大爺細細的問他，纔知道水獺精呢！你不信，我和你一塊兒問他去。」說着，便不由分說，一把拉住了琴僮的袖子，走到二門口去；却巧李升和趙大兩人，蹲在門檻上說什麼呢。錢二便搶着問他那水獺精的事體；李升聽了，便拍手劃腳的說起來。又說：「那東西黑黢

聽的身體亮晶晶的眼珠子爬在身上，壓住了氣也喘不過來。」那班二爺小廝們，聽李升講得出神，便擠滿了二門口，七張八嘴的附和着；一霎時你也說「遇到過的」，他也說「看見過的」。正說着，那打更的胡老老也擠進人堆裏來，說道：「李升哥是不打狂語的，我可以做得見證：——原來我昨天夜裏也遇到的呢！」這句話一說出來，頓時鴉鵲無聲，人人把兩道眼光望着他；胡老老越法得了勁兒，便咳嗽了一聲，說道：「哈！我老頭兒卻是威光很大呢！——昨夜三更時分，我打着鼓，走進書院的後院子去；祇見對面迴廊上，黑黢黢的一個人影兒一搵一搵的。我錯認做是張相公在後院子望着月兒呢。後來我回心一想：「時候不早了；再者，望月兒爲什麼不到前院子月光明亮的地方去？卻在這黑地裏縮着呢。」我心裏正想着，誰知那人影兒好似一縷烟的溜過前院子去……那時我大着膽，在後面追趕；看看趕上，祇聽得撲咚一聲，水面上起了一個大漩子，那人影兒却不看見。祇見冷清清的月光，照着池水動盪着；我站在小橋兒上看了半天，看得我寒毛根根豎起，忙很響的打着鼓逃出來呢。」這一席話，說得人人膽寒；把個琴僮嚇得祇是喊着「天神菩薩！」

大家亂哄哄的便說：「張家相公被水獺精迷住了！」正說得熱鬧，祇見余福領着一個鬍鬚花白的大夫，踱進大廳來；崔大吹喝着大家讓過一邊。琴僮接着讓進書院去；大夫診了脈，看了舌苔。便問：「這幾天可受過風寒沒有？」琴僮回說：「我家相公自從搬進寺來，輕易不出山門；這幾天終日躲在書房裏唸呀呀的讀文章，這風寒却從什麼地方受起呢？」那大夫見說，也便不說什麼，退出來，開了方子。琴僮夾及一個小廝去撮了藥來，在書房裏煎着藥。錢二和他原很投機的，便在書房裏陪伴着他；不一回，藥煎成了，琴僮扶起他相公來，灌下肚去。張生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天。不吃藥時，倒也罷了；一吃下藥去，誰知越法鬧得利害。他起初祇在牀上哼着，後來越哼越響；看到傍晚時分，祇聽得張生在牀上大罵一聲，跳下牀來，兩眼放出紅光來，三脚兩步走向衣架上，把一柄寶劍搶在手裏，見人使砍。嚇得琴僮和錢二兩人躲到門角裏，祇是喊着「天爺爺！」張生丟下他兩人，搶出門去；那崔大正帶着一班小廝們，在相國靈座前上燈。一眼見張生和煞神一般，直殺將來；小廝們發一聲喊，四面逃散。有幾個趕到老和尚法本那裏，說：「張家相公被妖精迷住了，」

殺人呢——老師父是有法力的，快去鑊壓鎮壓罷！」法本聽了，也摸不着頭路；忙跟去看時，祇見那張生仗着劍，站在門口，豎起了兩隻眼光；崔大這班人却遠遠的站着，不敢走近身去。法本走到張生跟前，伸手搭住他肩頭，說道：「相公，你怎麼了？」說也奇怪，這張生一見了法本，便嚙嚙嚙丟去了寶劍，裏喊一聲「師父」，撲在他肩頭，大哭起來。法本攥住他的手，扶着他回進書房去，倒在牀上，又昏昏沉沉的睡熟了。法本原懂得些醫理的，替他診着脈，說道：「不妨不妨！相公是一時邪熱迷了心竅。——老僧有一甯神丸，」拿一丸來，用隔年積下的雪水，煎着吃下去，散了邪熱，便好了。」琴僮在一傍，說道：「可是這隔年的雪水，到什麼地方去找？」法本點着頭，說道：「我那邊也有。」琴僮跟着去拿了來，依法煎了，給張生吃下肚去；夜裏淌出一身汗，到了第二天便清醒了些。——從此以後，琴僮便不敢一個人坐在書房裏；他和錢二兩人，好似連了腿的，一塊兒進，一塊兒出。便是那打更的胡老老，也不敢再到書院裏來打更了。

法本看了張生的病出來，便走進內宅門去；那老媽子去回了老太太，出來，便說了一個「請」字。法本便笑吟吟的走進了內堂。門帘兒一動，歡郎跳了出來。法本上去拉住他的手，問長問短。歡郎撲在法本懷裏，替他擄着長鬚。接着老太太走出房來，笑說道：「老師父歡喜你，我拿你捨給老師父做了小和尚罷。」歡郎一扭鬚子，搶到老太太跟前來倚着。老太太一面吃着煙，說些閒話；又說：「我們快回博陵去了；等我家姪子一到，俺們便動身。」法本便說起「張生病重」。又說：「他在府上做客，終究不是個了局；老太太既沒有意思，也得早早打發他去纔是。」崔老太太聽了法本的話，便把手一拍，說道：「老師父的話對了！不瞞老師父說：我爲這件事兒，天天操着心呢——若說把我女兒的終身定給他啊！一來我女兒也不願嫁這飄泊無依的窮酸；二來我女兒的終身早已定了，不能够再許第二個女婿……若說不把我女兒的終身許給啊！俺門堂堂相府，怎可失信於他？再者，受恩不報，也不是俺們這種人家做的事體。——老身却有一個主意。」法本忙說：「老太太的主意總是不錯的——不知可說與貧僧知道嗎？」崔老太太沉吟了一回，說道：「老身想，俺



的身家性命，都是張家相公救過來的；如今我願分給一半家財，打發人到西洛地方去給他置下田產，待他考罷回去，有了家產，也落得一世享受。——再者，他偌大年紀，妻室的事體，也是少不得的了；昨天魯太太帶他小姐到俺這裏來，我看他小姐也長得美人胎子似的！倒和張家相公是一對兒。老身意思，要替他們做媒；眼看他做成了夫妻，也叫老身了却一筆心願。」

崔老太太說到這裏，法本和尚說道：「老太太一片慈悲心，那張相公也該感激。」

——祇是老太太這番好意，總得有一個人傳着話兒纔是。」

崔老太太說道：「便奉託老師父，替老身去說這個話。」

法本忙打着恭說道：「阿彌陀佛！貧僧是方外人，怎配說這個話？」

——我們還是另外想一個人罷。」

崔老太太低着頭想了一回。法本說道：「貧僧想起一個人來了！——我們去把杜元帥請來，老太太看好麼？」

正說着，鶯鶯小姐伴着織雲小姐走進屋子來；崔老太太上去按住他的手，問道：「小姐昨夜好睡麼？可嫌冷靜麼？要什麼吃的，用的？」

對我說，不要外道纔是。」

那織雲小姐站在老太太跟前，祇是低着頭笑。

鶯鶯小姐說道：「織雲妹妹一早醒來，睡在被窩裏，便說：『要和我結拜姊妹呢！』怎麼見了

老太太反不做聲兒了？」崔老太太聽了，連聲說「好！」法本笑吟吟的站在一傍聽他們說話，知道自己站着不便，便告辭出來；又回到張生房裏問時，琴童說：「甯神丸」吃下了，正好睡呢。」法本便不敢做聲，退了出來。

到了第二天，張生略略清醒了些，靠在枕上，琴童端進粥來，吃了半碗。正收拾着，祇見余福在窗外探頭兒；張生問「是什麼？」余福領着兩個家人進來，直走到榻前，一齊請下安去；張生忙問時，一個瘦長的家人回道：「小的是家太爺知府家裏打發來的，小的名叫吳祿，我家太爺叫「給相公請安。」」說着再請下安去。接着第二個黑胖的家人回道：「小的是家老爺督郵家裏打發來的，小的名叫于三，我家老爺吩咐「給相公請安。」」說着，又請了一個安。兩人一齊把禮單兒送上來，琴童接着，送給他相公。張生見上面一張寫着「侍教弟魯守仁」的名字，一張寫着「沈直臣」的名字；上面又寫着「玉帽，珠鞋，紫袍，繡帶；又是什麼紙，筆，寶劍。」沈直臣還另外送了四尾文魚，拿一個大玻璃缸用清水養着。張生怔怔的半天，說道：「這是什麼意思？」那吳祿又請了一個安，說道：「家太爺和沈老爺

吩咐回相公話：「相公遠客到此，家太爺和沈老爺原該早來教敬，祇因素昧平生，不敢冒昧求見。」自從那天做道場，得和相公相見以後，便滿肚子說不出的敬重佩服；第二天便打算來拜訪相公，祇因孫飛虎一陣胡鬧，便耽擱下了。講到孫飛虎的這件事，自從家太爺起，直到滿城的百姓，都該感謝相公；便是杜元帥前幾天和家太爺說起，也稱贊相公一封信的功勞不小。」張生聽到這裏，便問道：「杜元帥是幾時和你們太爺見面的？」于三接着說道：「是初九這一天呢。小的也跟着家老爺在知府衙門裏。那天來勢真兇呢！」杜元帥是帶了公事來的，先到鎮臺衙門裏，一走進門，那位鎮臺官胡將軍上去伺候，杜元帥喝一聲「拿下了！」那兩傍的人，一擁上前，把胡將軍捉住，直送到知府衙門裏。魯太爺嚇得祇站在一傍打恭。外面謠言，還說：「連府太爺和家老爺都有不是呢！後來我們打聽得兩位太爺陪着杜元帥在裏面吃酒，我們纔放了心。」張生問道：「那位鎮臺官胡剛，到底怎麼樣發落他呢？」那吳祿搶着說道：「現在還看管在家太爺衙門裏，須得待京城裏回文到來，纔可以知道有罪無罪呢。」張生說道：「哦！俺杜家哥哥既到了城裏，爲什麼不來看

俺？」于三接着說道：「想是杜元帥有公事在身，一時也不便來看望相公。」吳祿說道：「說起杜元帥，我家太爺和沈老爺吩咐：『求相公倘見了杜元帥，務必替家太爺和沈老爺說一句好話兒。』家太爺停一回還親自要來拜見相公呢。」張生聽了，心裏明白，祇是嘴裏不好說什麼的。這時琴僮帶領着府裏的小么兒，把送來的禮物，一盤一盤的捧進書房來；後面余福、錢二、崔大……這班管家跟着，在廊下張望。大紅硃漆的長盤，一共十八隻，擺滿了一屋子。張生連正眼也不覷，吩咐琴僮：「封二十兩銀子賞了吳祿和于三。」吩咐他「原盤帶回，俺這裏一概不收。」那兩個家人聽說「不收」，慌得忙抓下了帽子，爬在地上磕頭，嘴裏連連說道：「相公祇算痛小的們，賞臉收下了！家太爺們吩咐：『只着落在小的們身上，倘張相公不肯收禮，定是小的們不會說話。』小的們回去還要命不要呢？」說着，又連連磕頭。張生笑說道：「你們既這樣說，我便收下魯太爺的寶劍，收下沈老爺的文魚罷。」這兩個家人還要說時，張生忙搖着手說道：「你們回去上覆你家太爺，說：『我張某一向是非禮不取的，你們如今要強逼我收下，是小覷我了。要我在杜元帥跟前說句好

話兒，也不在這個禮不禮上面講的。你家太爺若做官清正，朝廷不能夠無故加罪，也不在這個好話不好話上面講的。」張生說着，吩咐：「放下帳門。」那兩個家人討了一個沒趣，也祇得訥訥的退了去。

第三天，崔老太太傳出話來說：「是今天魯家小姐和鶯鶯小姐結拜姊妹，叫去請魯家太爺，太太，和沈家太太來吃酒兒。」頓時把個崔大忙得走頭無路；一面打發人拉了車兒，分頭去接客；一面指派小廝收拾客堂，屋面又要吩咐大廚房裏預備酒菜。——相府裏原有兩個廚房：一個大廚房，一個小廚房；大廚房專管請客的酒菜，和平日家人小廝們的飯食；如今張生吃的飯菜，也歸大廚房裏伺候。小廚房是專管太太小姐們的飯菜，和平日的小兒；賬房裏給了錢，歸崔大家的承領。每日備了菜單，請太太，姐兒，哥兒，們點菜。有時崔老太太高興，弄些麪食兒；什麼雞絲麪兒，荷葉餃兒，葛粉圓兒……都是老太太愛吃的東西。——今天大廚房做下酒席，小廚房沒有事兒了，崔大家的便走出內宅門來，找崔大開鑿牙兒。

那班管家見了崔大家的忙，倒着茶，端着椅兒，你也一聲「大嫂」，我也一聲「大嫂」，奉承他。把個崔大家的撥弄得，祇是笑罵着「小猴兒」。 崔大便問起：「我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要收魯家小姐做乾女兒呢？」 崔大家的點點頭，說道：「我知道這裏面老太太有意思，你們却不知道。」 大家聽他說話裏面有文章，便連連催問着道：「什麼意思？好姨子，快說給我們聽聽呢！」 那崔大家的回過頭去，向四下裏一看，說道：「如今這琴哥兒不在眼前，我說說也不妨；你們聽了，可不許去說給他聽呢。」 大家一齊說：「知道了。」 崔大家便接着說道：「你道我們老太太收魯家小姐做乾女兒，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要賴張相公的一頭親呢！」 崔大聽了，說道：「這又奇怪了！我老太太收乾女兒，却和張相公的親事有什麼相干呢？」 崔大家的把手一拍，說道：「你看我說：「你們不知道哪！」祇因老太太不願把我家小姐嫁給張家相公，可是那天兩廊下僧俗都聽得老太太嚷着：「倒陪房奩，願把女兒許給退賊之人。」 堂堂相國夫人，如何可以白賴得？如今見這魯家小姐模樣兒長得不錯，老太太便打了一條「李代桃僵」的計策，先把魯小姐收做了乾女兒，再

替他做媒配給了張家相公。這一來，魯小姐也算是相國的女兒，我家小姐的婚事，又賴成了老太太的話，也應了。」崔大家的話說到這裏，大家說道：「原來是有這樣一個拐彎兒在裏面！到底是老太太好計策。」有的說：「張家相公原是一個窮書獃子，怎麼配得上我家小姐？」有的說：「張家相公怪可憐兒的！」有的說：「不知道我們小姐心裏是怎麼樣一個意思？」七張八嘴，正說得熱鬧；祇聽外面一陣子嚷着說：「杜元帥來了！」崔大忙搶出去看時，祇見一隊一隊兵士們，旗幟鮮明，刀槍雪亮；從山門口分着兩排，直挺挺的站在甬道兩傍，直接到臺階上。杜元帥頭戴冲天冠，一身金繡軟甲，白面長鬚，跨着一頭白馬，越法顯得威武。這時法本和尙早已站在山門外打恭候着，杜元帥跳下馬來，上前去一把攙住，一陣子呵呵大笑，兩人手拉手兒走上殿來。法本讓他客廳裏坐，杜元帥說道：「張家弟弟有病，我須得先去看看他。」法本便領在頭裏，走進相府大門，兩傍站着許多管家，一齊請下安去。那歡郎從二門裏蹣出來，後面跟着一個小廝。杜元帥上去拉住他的手，問了老太太的好，兩人對打了恭，說些閒話，一塊兒向書院裏走去。早有琴僮進去通報。張

生頭上紮了一條汗巾，扶着門框子候着。杜元帥一見張生面黃肌瘦，便說道：「弟弟你怎麼憔悴到這個模樣？」張生嘆了一口氣，說道：「哀莫大於心死！我的心裏不是心裏，還講什麼面貌！哥哥啊！我怕是不久於人世的了！」杜元帥上去拍着張生肩頭，說道：「弟弟你心裏有什麼難說的？對俺說了，俺便赴湯蹈火替你做去。」法本在一傍說道：「相公的心事，祇有老僧知道。張相公，你寬心罷！今天杜元帥來了，總給相公做主，叫相公的心有一個着落便了。」杜元帥聽了，便一陣子呵呵大笑，接着杜元帥拉着張生的手，一個坐在牀沿上，一個坐在牀前椅子上，密密切切的談起心來。法本和歡郎便退了出來。外面大廳上擺着酒席。接着魯家太太和沈家太太來了，崔老太太帶着鶯鶯、蕩雲兩位小姐，從內宅門口接進去。不一刻，魯知府也來了，轎馬，扇傘，擠滿了一院子。崔大上來招呼外面坐地。魯知府打聽得杜元帥在這裏，嚇得他躡手躡腳，走到書房門口，候了半天，聽杜元帥談完了天，忙搶進去請了安，又向張生請安。滿嘴的「大人長大人短，」斜簽着身子坐在櫃角裏。張生看他不上眼，一翻身向裏牀睡去。接着法本進來請杜元帥魯太爺外面去坐。



席。杜元帥便走在頭裏，魯守仁和法本在後面跟着，讓到大廳上。歡郎候着，崔大捧了酒壺，上去篩了酒，讓了位；杜元帥向南居中坐了，法本和魯知府打橫坐着，歡郎坐在下橫頭陪着。四個人靜悄悄的舉起杯子來，廊下四五个管家，鴉鵲無聲的伺候着。崔大在屋子裏看着上菜。正靜悄悄的伺候，忽見魯知府的家人吳祿走進屋子來，搶到魯知府跟前，低下頭，向魯知府耳朵邊低低的說了幾句。魯知府聽了，忙站起來，朝上請了一個安，說：「回大人的話：『那督郵知縣，守備和本地的三四个紳士，打聽得大人在這裏，都趕來伺候。現在外面，可要傳他們進來？』」杜元帥聽了，微微的纒了一縷眉頭，說道：「這也何必呢……也罷，既來了，請他們進來，俺們一塊兒吃着酒談談也好。」魯知府聽了，忙轉身搶出屋子去。可憐那班官員們，聽得杜元帥在這裏，嚇得他們籬也不敢打，道也不敢喝，冷清清的跑到這普救寺裏來，一字兒站在相府大門外候着。見魯知府從門裏面走出來，一齊上前去請着安，魯知府裝模做樣的，打了許多官話。又說：「列位怎麼來得這樣遲？元帥心裏不舒服呢！他原說『不願意見』，是本府替列位說了許多好話，纔賞下臉來傳見呢。」那班

官員聽忙，又一齊請下安去；嘴裏連說：「大人費心！大人栽培！」魯知府說了「隨我來」三個字，一轉身走進門去，後面跟着一大串，個個低着頭屏着氣，規行矩步的走進大廳，一齊向上請下安去。祇聽得滿屋子嚷着「卑職……請大人安……卑職來遲了……卑職該死……」這些話頭；歡郎倒底年紀小，他父親在世的時候，進出的都是大官大府，雍雍穆穆，幾曾見過這猴兒樣子？由不得他握着嘴暗笑。杜元帥說一聲「請坐。」看他們斜坐着身子，橈角兒墊着屁股；眼對鼻，鼻對心，坐下來。杜元帥一開口，祇聽得一串兒連聲「是！是！」的應着。杜元帥到底是爽快人，見他們這樣子，便不睬他們；回過頭去祇找法本和尚談天。兩人大說大笑的，大杯子吃着酒。杜元帥說些吐蕃國打仗的情形……「有一天出關去，繫住營盤，在一個村坊上，那時敵兵已經到了村坊外面，下官便假裝了一個平常兵士，悄悄的到村坊左近親自去打探敵情。走到一片高粱田裏，祇見一個鄉下女孩兒，在田裏做活；一眼瞧見了我，便嚷道：「前面去不得！」下官問他「爲什麼去不得？」他說：「前面外國兵昨天夜裏掘下陷馬坑了。」下官跑了大半天的路，腿也痛了，嘴也乾了；正

要找一家人家坐一回，喝一口水。當時下官便問他：「你可領我家裏去坐一回，喝一口水麼？」他便點點頭，在前面走，下官在後面跟着，走到一間屋子裏，土炕板桌，炕上睡着一個老頭兒，說：「是他的父親，正害病呢。」下官問他：「這地方有打仗的事體，你爲什麼不逃去？」他說：「我家裏人和鄰舍都逃了，我因捨不下父親，便願意伴着。」那時下官悚然起敬，停了一回，他端着一碗熱騰騰的水來，站在下官跟前，看他雖是粗手大腳，倒也白淨些微。下官便掏出幾兩碎銀子來，送在他手裏，說：「給你父親買藥吃罷。」那女孩兒却很有志氣，說：「你們當兵的，得來銀錢很不容易，你既有錢，你家裏媳婦兒天天巴望着你寄錢去呢！」下官聽他說的話，竟是一個明白大道理的女孩兒，倒也不好相強。便告辭出來，他送下官到門口，下官便回過頭去，問他：「姑娘要我拿什麼謝你？你說了，大概我力量做得到的事體，總可以替姑娘做去。」那女孩兒聽了我的話，忽的低下頭去，紅着臉兒，笑了一笑，說道：「你營裏可有一個李三寶嗎？」下官問他：「李三寶怎麼？」他說道：「我希望你多照看他些。要是他打仗受了傷啊，或是……」他說到這裏，下官便接下去說道：「姑娘

放心，我總盡我的力量照看他，要是他出了什麼事體，我總趕快來給你信兒。」說着，這女孩兒便盈盈一笑，碎的關上門進去了。下官回到營裏，便吊上兵士們的花名冊子來看，見那鄉導兵裏面，果然有一個李三寶——後來下官便想了一個計策，連夜帶了兵偷偷的抄過敵兵後營去；一聲砲響，殺進營去。那敵兵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黑地裏向前逃去，一個個都落在他自己掘的陷馬坑裏面。我們大大的打了勝仗，下官便帶了那李三寶走到那女孩兒家裏；他父親的病也好了。他父親對下官說：「這李三寶，原是他不會成親的女婿呢。」第二年打平了吐蕃回來，下官便把他夫妻兩人帶進京去，官陞到守備，如今還在下官營裏呢。」杜元帥說着，滿屋子靜悄悄的聽着；杜元帥說完了這故事，祇聽得滿屋子「萬家生佛」。「多情英雄」的稱贊着。話說到這裏，酒也吃到七八分了，祇見一個相府的管家，走到杜元帥跟前，下了一個半跪，說：「老太太請大人裏屋子去說話。」杜元帥點了一點頭，站起身來；家人遞過手巾，漱盂；法本也洗過了手，漱過了口，陪着杜元帥走進裏屋子去。這裏琴懂得了這個消息，喜得他忙去對他相公說道：「相公喜也！」杜家相公替相公說親

去了。」張生聽了，也不禁笑了一笑，說道：「放低聲些，給人聽見了笑話呢。」

琴僮祇在內宅門口跑來跑去，打聽消息；停了一回，見法本陪着杜元帥出來，又轉到書房裏去，琴僮急急跟在後面。誰知杜元帥一走進書房，吩咐：「不許放人進來。」他祇得直挺挺的站在院子裏，不知道他兩人在房裏說些什麼？一回兒，祇見杜元帥打書房裏出來，滿臉不高興的樣子，吩咐：「打道回營」去了。那班官員們送出了杜元帥，也各各回衙。這相府裏頓時靜悄悄的，琴僮一個人陪着相公在書房裏；他相公原是高高興興的了，霎時間又是垂頭傷氣的模樣，睡在牀上，祇是嘆氣。琴僮去問着他，他總是老不開口。看看天色晚了，張生病勢又沉重起來，粥飯也不想吃，話也不說，祇是昏昏沉沉的睡着。過了一夜，又是一日；琴僮伸手去摸摸他相公的額角，熱得燙手；琴僮急了，祇得去告訴老師父。法本到書房裏去看了，也沒得說什麼，祇是嘆着氣，回出來，又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吩咐：「快去請大夫。」到了靠晚的時候，大夫來了，診了脈，詫異起來，說道：「這脈變得好快啊！前

幾天慢慢的「平實」起來，如今却變子「浮數」了。敢是有什麼事體急怒傷了肝嗎？法本陪在一傍，說道：「大夫且莫說脈理，快下藥平下肝來再說。」那大夫搖着頭，說道：「這病勢，下藥却是第二步，和心却是第一步；相公有什麼不遂心的事？你們快依了他！怕不下藥也得好呢？」琴僮聽了，便淌下眼淚來道：「可憐我這相公有什麼不遂心的事體？他也不說，我也不知道；眼見得他病勢是有增無減的了！天啊！」大夫去了以後，琴僮便走到牀前去，低低的問道：「相公有什麼不遂心的事體？對奴才說了，奴方便死也替相公做去！」一任他千呼萬喚，張生總是不肯開口。這樣子一連三天，到後來，竟是閉上眼，水米也不沾唇了。吃下藥去，好似石沉大海，把個琴僮急得走頭無路；後來他想「還不如求老太太去。」他便哭着，求着，說：「要見老太太。」崔大看他可憐，便把崔大家的喚了出來，對他說了，領他進去見了崔老太太。老太太問：「你家相公病得怎麼樣了？」琴僮爬在地下，把他相公的病情一一說了；——又說：「求老太太救我家相公的命！大夫說的，「給相公遂了心，病便好了。」」奴才不知道相公有什麼不遂心的？奴才問時，相公也不說；奴才想，

我家相公如今做了老太太的義子了，老太太也有點心疼。祇求老太太去問問，怕我家相公還肯說呢。老太太是神仙菩薩，我相公心裏的事體，老太太一定能夠做得到依他的。」說着，他又連連磕着頭。一屋子的丫頭老嫗子，見他十分默氣，便忍不住掩着嘴笑。崔老太太看他磕頭不住，便回過頭來，對霞姑說道：「俺們打發紅娘去看看，再喚崔大去問問老師父：『可有**好本領的大夫**？』請他來瞧瞧張家相公的病。」說着，回過頭去，對琴懂說道：「你好好的去伺候着，停一回俺打發紅娘去看便。」琴懂磕了頭，爬起來，轉身出去。這丫頭老嫗子們，聽了琴懂說「給相公遂了心病便好了」的話，大家在背地裏唧唧噥噥的說着。秋兒急急跑到後院子去，對阿喜說了；阿喜悄悄的去對紅娘說了。鴛鴦在裏屋子繡着花兒消遣，祇想得說「張家相公害病」這句話，他心裏虛飄飄的，那針頭兒不知道刺到什麼地方去了。祇聽得「啊啞！」一聲，紅娘急急走進房去，祇見小姐指尖兒上刺出一點鮮紅的血來，忙着上去，拿綢帕兒裹住。鴛鴦小姐問：「你和誰在那裏說話？」紅娘說：「和阿喜閒磕牙兒。」鴛鴦小姐問：「說誰害病了？」紅娘回說：「沒有說誰害病啊。」

原來鶯鶯小姐自從那夜花園裏回房來，到如今四五天工夫，他嘴裏也從不曾提「張生」兩個字；便是紅娘看看那夜鶯鶯小姐惱了張生，也便不敢提起。祇是冷眼觀他情思昏昏的樣子，好似滿肚子的心事，沒有說處。便是那天魯家小姐來了，他待他也沒有和從前那般親熱。織雲小姐玩了半天，便去了！紅娘祇是服侍着小姐。如今聽了阿喜的話，他怕鶯鶯小姐聽了要着惱，便也忍住了不說。鶯鶯喚他倒茶去，紅娘便走進套房去。祇見一個丫頭微微的揭起門簾來探頭兒，鶯鶯小姐問「什麼人？」門帘兒一動，老太太屋子裏的丫頭霞姑，走進房來，說道：「紅娘姐姐在屋子裏嗎？」紅娘正端着一杯茶出來，霞姑說道：「老太太喚你呢。」紅娘放下茶杯，便喚彩姑進來伺候着，對鶯鶯小姐說道：「老太太喚我去便來。」鶯鶯小姐點着頭兒，紅娘一轉身跟着霞姑出去，纔走到房門口，鶯鶯小姐便喚着紅娘。紅娘回進去房，鶯鶯說道：「老太太對你說什麼？你須先來對我說一聲兒；」紅娘說一聲：「知道。」轉身出去，偶然打發你到什麼地方去啊，也須先來回我一聲兒。」紅娘說一聲：「知道。」轉身出去了。這裏彩姑陪在房裏，他心中不知道避忌，便把張家相公病重，三天三夜水米不沾唇了；



大夫診着脈，說：「下藥不中用了！」鴛鴦小姐聽了「不中用」三字，也不及細想，心裏一急，眼前一陣漆黑，祇聽得「啊哨！」一聲，他便坐不住身了，軟靠在粧臺上。彩姑看鴛鴦小姐兩眼瞪住了，嘴唇兒失了血，白得和紙一般；他急了，忙走上前來，抱住了連連喚着「小姐！」鴛鴦小姐慢慢的清醒過來，止不住粉腮兒上淌下眼淚來。彩姑一時裏摸不着頭路，祇得靜悄悄的站在一旁。這時阿喜正在廊下晾手帕兒，祇聽得彩姑在屋子裏連聲喚着「小姐！」忙丟下了手帕，搶進裏屋子去；祇見鴛鴦小姐伏在粧臺上，一陣子咳嗽，吐出一口血來。阿喜過去倒了一杯參湯，給小姐漱着口；兩人扶着小姐走進套房去睡下。鴛鴦向裏牀睡着，祇是淌眼淚。彩姑和阿喜站在牀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祇是發怔。後來阿喜招招手，喚彩姑到外房去；低低的說道：「小姐怎麼了？病來得這樣快。」彩姑說道：「我也不知道，我祇說了一句……」彩姑說到這裏，門簾一動，紅娘走進房來；看見他兩人鬼鬼祟祟的，忙問：「你們在這裏說什麼？小姐到什麼地方去了？」彩姑向裏面努嘴兒，阿喜說道：「不知彩姐姐說了一句什麼？急得小姐嘔出血來呢。」紅娘聽了，嚇了一

跳忙拉住彩姑問時，彩姑也急得哭了，說：「我祇說得一句張家相公害病，大夫說『下藥是不中用了！』一句話不會說完，小姐便暈過去了。」紅娘聽他這樣說，忙丟下他兩人，搶進房去；見鴛鴦小姐向裏牀睡着，紅娘爬在牀沿上，低低的說道：「小姐放心，大夫說張家相公害的是心病，須遂了他的心願，病纔得好；全靠下藥是不中用的。」不是說張家相公這個人不中用呢。小姐須保重自己身體，替張家相公打個主義纔是。乾急是沒用的。如今老太太打發我去看望張家相公，小姐有什麼說的？寫在簡帖兒上，待我拿去，給張家相公看着；怕張家相公的病也好得快呢？小姐，你養一回神兒，我到房裏去去便來。」紅娘說着，轉身出去；見彩姑和阿喜兩人站在廊下說話。紅娘上去悄悄的对他們說道：「小姐嘔血的事，好妹妹，快不要說出去！給老太太知道了，叫小姐還有什麼臉見人呢？」阿喜說道：「停一回大夫給張家相公瞧了病，我們悄悄的把他接進園來，給小姐瞧一瞧。」紅娘聽了，點點頭兒；一面吩咐彩姑去看燕窩粥，他自己回房去，略略打扮一回。鴛鴦小姐靜悄悄的一個人睡在牀上，半晌，他支撐着坐起身來；嘆了一口氣說道：「張家哥哥是我害了

你呢！俺如今寫一張簡兒去勸着他，只說道：「藥方」着紅娘將去與他做個道理。」他說着，走下牀來，坐在窗下，鋪一張玉版箋，握一管翡翠筆兒。正要寫着，忽然攔住筆，自言自語說道：「我如今答應他那事兒，羞答答的叫我如何下筆……也罷！我寫一首律詩在上，他是聰明人，自然能够會意的。」他說着，略一思量，便寫下紙去，一回寫成了，自己又低低的讀了一遍。說道：「哥哥，這是俺可憐你，你休錯認做女孩兒不守閨教。」他把簡帖兒疊成一個方勝兒，一回頭，見紅娘端着燕窩粥進來，說道：「小姐簡帖兒寫成了麼？」鶯鶯說道：「現在，你將去悄悄的給他，你對他說：『須照着簡帖兒上面的話，好好的調養自己身體。』」紅娘說道：「小姐這簡帖兒上說的什麼話？」鶯鶯說道：「我和他只是兄妹，沒有什麼話兒可說；這簡帖兒上寫的是一個好藥方兒！」紅娘聽了，不覺怔了一怔，說道：「小姐啊！你又來也。小姐害得人一病郎當，如今又着俺送什麼藥方兒？俺去則去，只恐越着他病勢沉重也。小姐啊！你可知知道有兩句詩？說：『異鄉最有離愁病，妙藥難意腸斷人。』」鶯鶯聽了，蹙着眉兒，說道：「小姐了！你知道什麼？你只是把這藥方兒送去，我專

「等你回話者。」紅娘沒得說的，把簡帖兒揣在懷裏，轉身出去了。

張生昏昏沉沉病了三天，直到五更時分，纔漸漸的清醒過來；他在牀上嘆着氣，說道：「唉！小姐啊！那夜花園中，我吃這場氣；回來時候，慌慌張張落在池子裏，被冷水浸了半天。可憐凍得我渾身冰淋透濕，投着舊證候，眼見得休了也。老夫人着長老請太醫來看我，我這惡症候，不是太醫可以治得；除非小姐有甚好藥方兒，這病便可了。」這時錢二伴着琴僮睡在牀前，伺候張生的病。聽他這樣說了，錢二悄悄的推着琴僮，說道：「你聽見麼？那天我們說的鬼怪，如今有着落了；却原來是你家相公落了水，這一陣冷氣也虧他受呢。」琴僮說道：「我們且不要把這個話說破，叫他們疑神疑鬼，這書院裏少走，免得撞破了俺相公的好事。」相公病到這個樣子，俺們也該可憐他些。」錢二聽了，點點頭兒；看看天明，大家起來。一清早法本又伴了太醫進來診脈，琴僮問：「俺相公的病怎樣？」那太醫說道：「如今便清和些，好好的服藥，不妨事了。」琴僮聽了，連連念着佛。一回兒煎好

了藥，琴僮服待相公吃下，便退出來，讓他相公安睡一刻兒。他自己捧着一本心書兒，去在芭蕉樹下坐着看書。一轉眼見紅娘走進院子來，琴僮急向樹背面躲去。紅娘在迴廊上走着，祇聽得他嘴裏囁咕着說道：「小姐啊！先是你和什麼詩兒？送什麼簡兒？引得那人兒臥枕着牀，忘餐廢寢。到如今，這場相思病，害得他鬢兒也花白了，腰兒也瘦損了；可憐他恨又深，病又深！多謝你熱劫兒對面搶白，冷句兒將人廝侵——你既是不願啊！你爲什麼倚着纜門兒待月？你爲什麼依着韻腳兒聯詩？你爲什麼側着耳朵兒聽琴——你既是願意啊！爲什麼前半夜裏忽然假撇清？倒說：「張生，我和你兄妹之禮，甚麼勾當？」忽把個書生來跌響。——今日又是什麼？說：「紅娘，我有個好藥方兒，你將去與了他者。」你把我這個苦命了的頭來逼凌，倒教我難禁；我脚根兒和線脚兒一的，忙忙碌碌的離不了針——唉！從今後只索罷休！一任你去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獨是那人兒被你撥弄得可憐。」紅娘說着，那脚踪兒走近了書房門口，便站住了；祇在門外探頭兒。琴僮看他模樣兒長得妖嬈，聽他說話又伶俐；想道：「相公啊！你看這位姐姐，長得多麼俊？他說話又

是十分多情，你爲什麼一定要想那小姐？便是這位姐姐，也能治得你的想思病。」  
 正想着，看他腰兒一擺，蹣跚進房裏去了。

張生睡在牀上，昏昏沉沉的，好似走進了鶯鶯小姐房裏，又好似在夜靜更深的時候，房裏靜悄悄的。張生躡着腳，走近牀前去，那燈光照在羅帳上面，射出綠悠悠的光彩來。又覺得一陣一陣的蘭麝香味，從帳縫裏攢出來——張生心癢癢的，忍不住伸手去揭着帳門。祇見一個青面獠牙的鬼怪，從牀裏直撲出來；張生由不得「哎喲！」一聲，從牀上直跳起來。這時紅娘站在牀前，張生直撲進懷去，緊緊的抱住了紅娘的腰兒，嘴裏祇嚷着：「嚇死我也！嚇死我也！」把個紅娘羞得祇是轉過臉去，嘴裏說道：「相公放穩重些！」翠儻在院子裏，聽得他相公叫喊的聲音，急從樹下面轉出來，要闖進房去，回心一想：「我這一進去，豈不把紅娘姐趕走，打破了我相公的好事？」他這一想，便站住了腳，爬在窗戶外面向裏面張望着，祇見他想公坐在牀上，兩手緊緊的抱住了紅娘了腰兒，兩道眼光，直挺挺的注定在紅娘臉上；紅娘避過臉兒去，嘴裏低低的說道：「相公快放手！」張生慢慢的把手

鬆了下來。紅娘說道：「相公可憐啊！你直病到這個樣子！相公，你到底怎麼了？」張生這纔清醒過來，看了紅娘一眼，便在枕頭邊嘆的跪倒，吊下眼淚來。說道：「姐姐這番害死小生也！我若是死啊！紅娘姐，闔羅王殿前，少不得你是干連人。」紅娘說道：「相公，普天下害相思，不比你害得忒煞也！小姐，你那里知道啊？相公，你是個才子，你是個念書人；你心不在書本兒上，文章兒上，你做夢也離不了柳兒花兒，只在繡玉偷香上用心。——到頭來，又不曾有甚？我見你海棠開想到如今……」紅娘說着，張生一陣咳嗽，哇的一聲，爬在牀沿上，翻江倒海的嘔吐起來。紅娘替他輕輕的捶着。可憐張生這幾天又不曾吃什麼，祇把那湯藥嘔個乾淨。紅娘忙着倒茶給他漱口，拿手巾給他抹嘴；張生喘息了一回，嗚咽着說道：「紅娘姐，看來我是活不成的了！可憐我死了啊！祇有姐姐知道我的心！」紅娘扶他睡下，說道：「你因甚便害到這般了？」張生嘆着氣，說道：「你行我敢說謊。我只因小姐來，前夜回書房，一氣一個死。——我救了人，反被人害；古人說道：『痴心女子負心漢』，如今是要反過來說了。」紅娘搖着頭說道：「這個與他無干，是你自己着了邪道兒，瘦得

尸骨崑崙，的是鬼病侵。便是說「秀才們從來愛這風流調法」似這般的單相思，好教你撲一個空。你功名早則不在你心上了，婚姻的事兒又變了卦。相公啊！我看你一表人才，前程遠大；你須要早早自打主意呢！」張生睡在牀上，祇是不做聲兒。停了一回，紅娘說道：「夫人着俺來看相公，吃什麼湯藥？」這裏另是一個甚麼好藥方兒？送來與相公……」張生聽了，從牀上直跳起來；說道：「藥方在那里？」紅娘從懷裏掏出一張簡帖兒來，說道：「在這里。」張生接去讀着，讀了兩句，霍的從牀上跳下地來，走到窗口，湊着光兒，接下去又讀，讀完了，拍着手笑道：「我好喜也！」說着，一舉手，把頭上包着的汗巾，擡下地來，笑着在屋子裏繞着圈兒，說道：「小生喜也！這是一首詩。」紅娘說道：「小姐明明說：『這是好藥方兒！』怎麼說是一首詩？敢是相公差也？」張生不答話，祇是對簡帖兒作着揖，說道：「早知小姐詩來，禮合跪拜。」回過頭來，對紅娘說道：「紅娘姐，小生賤體，不覺頓好也。」紅娘抿着嘴，笑道：「相公又來也；不要又差了一些兒。」張生一扭頸子，說道：「我那有差的事？前日原不得差。」說着，他伸一個指兒，抹着鼻子，說道：「得失亦事



之偶然耳。」紅娘說道：「我不信，你念與我聽啊。」張生說道：「要聽好話兒啊！一定要起個至誠心，對他拜上三拜，走上前來，恭恭敬敬的聽着。」張生說着，便把帽兒整一整，帶兒緊一緊，捲起了袖子，雙手捧着簡帖兒。紅娘在一傍，掩着嘴，祇是笑得前仰後合。說道：「相公瘋也！」張生不去理會他，祇高聲念着詩道：「休將閒事苦縈懷，取次摧殘天賦才；不意當時完妾行，豈防今日作君災。仰酬厚德難從禮，謹奉新詩可當媒；寄語高唐休詠賦，今宵端的雨雲來。」哈哈！小生喜也！」紅娘搖着手，說道：「說些什麼？俺不解也！」張生說道：「姐姐不解麼？待俺解給你聽。」紅娘道：「這首詩又不是前日可比呢。他詩裏第一句道：『休將閒事苦縈懷。』哈哈！小姐不打工招也。閒事，是沒緊要的事體，是關着玩兒的事體；原來前天夜裏，小姐是和小生鬧着玩兒的。他如今便勸着小生：『莫要把這沒緊要的事體，苦苦的記在肚子裏。』第二句道：『取次摧殘天賦才。』啊！小姐自己樣認着錯，教小生如何耽當得起來？也祇求小姐有心，莫說教小生害了天病，便是教小生爲小姐死，也是願意的。他如今說『幾回失了小生的約，教小生爲他受了許多磨折。』

「天賦才」喃喃，太言重了；教小生如何當得？第三第四句說道：「不意當時寒妾行，豈因今日作君災。」這兩句意思，是說：「想不到祇因為當時要保全了小姐的名節，卻怎麼料得到現在小生被他害得苦也！」第五句說道：「仰酬厚德難從禮。」小生那天解了孫飛虎的災害，也是適逢其會。一張簡帖兒，費不了什麼大事；小生和小姐啊！原是天上注定的緣份。小生在南，小姐在北，恰巧在此地相會，這莫不是緣份嗎？在此地相會了，又恰巧遇到孫飛虎造反；小生靠這個機會，也得在小姐跟前獻幾分殷勤。小姐和小生既有這一段緣份啊！也講不到「禮」字上面去呢。小生啊！也講不到「德」字上面去呢。哈哈！小姐第六句詩說得明白也。「謹奉新詩可當媒。」小姐說：「這一首詩兒，算是俺和小姐團圓好事的媒人。」從來說的「三媒六證。」小姐啊！你也曾遣發過三位媒人。」紅娘笑着說道：「相公誑也；祇有俺線腳兒不離針般的殷勤着，幾曾看見有一個媒人來着？」張生說道：「姐姐忘了也；小姐那一夜隔牆兒酬韻，是第一個媒人；後來姐姐送詩來，約小生半夜裏跳過牆去，這是第二個媒人；如今小姐又有詩來，便是第三個媒人；我的姐姐！這媒

人也替姐姐說親事來也。」紅娘道：「呸！相公莫得意忘了形，這媒人哄着相公也。」媒人打了滑兒，又害相公一場大病也。莫對我油嘴，快說第七句第八句是怎麼說？」張生說道：「第七句第八句啊！纔是我這多情軟心腸的小姐說的呢。」紅娘說道：「他說些什麼？」張生說道：「姐姐快眼對着鼻，鼻對着心，恭恭敬敬的坐着聽。他第七句是說道：『寄語高唐休詠賦。』第八句是說道：『今宵端的雨雲來。』哈哈！好個『雨雲來！』紅娘問道：『相公，什麼叫做『雨雲來？』』張生說道：『雨雲來麼？你看天上，先起了雲，纔得下雨；雨和雲是連在一塊兒的。小生和小姐啊！從海棠開時起了雲，直到現在還不曾下過雨。今天夜裏，小姐却要把雨和雲一齊下來了。』紅娘說道：『相公說的什麼話？什麼雲啊雨啊？俺不懂得，相公敢是和俺講的是天文？』張生笑着搖搖頭。紅娘說道：『又是什麼？』今夜小姐把雨和雲一齊下來。」僮小姐不是電母娘娘，怎麼起得雲下得雨呢？」張生道：「老實說了罷。小姐詩裏說：『教小生不用空想着這風流事務了，今天夜裏小姐真的來和小生幹風流事務也。』」紅娘聽了，怔怔的半晌，說道：「有了！有了！

俺知道了。小姐，你真個好藥方兒也！——不是俺比方得好；今夜桂花搖影夜深沉，酸醋須用當歸「浸」；緊靠着湖山背陰，這脩合的好地方最難尋；這種好藥味啊！吃着一服兩服便醫得好病症。可是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沁；這其間，全仗着一味「使君子」再加上一星兒「參」！」張生聽了，啊啊的笑着道：「我的姐姐，好一張利嘴！好副聰明肚腸！比得好藥方兒！小生得小姐做了夫人，那時也少不得一個姐姐陪襯陪襯；便是小姐也少不得一個姐姐陪伴陪伴。那時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一個千伶百俐的姐姐，從早到夜，從夜到天明，一窩兒厮守着；小生樂也！」紅娘聽了，把嘴抿一抿，說道：「只是你其實是淋休妝吞！真是風魔了你這個酸秀才，無投處，問佳音，祇是向簡帖兒上用心計。得了個紙條兒，便這般繇裏針，若見了玉天仙，怎生軟厮禁？——俺小姐正合忘恩，冤屈着人做出這負心事體來！」紅娘這時站在牀前，一手揭起帳門來，向牀裏瞧着，說道：「看你身臥着一條布被兒，頭枕着三尺瑤琴；俺小姐若來時，教他怎生一牀兒睡？怕不要凍得他戰兢兢？」張生說道：「小姐若來啊！小生另有一副鋪陳：湘綢被兒，合歡枕兒，裹着小姐這粉搥玉琢

的人兒。姐姐啊！你放心，管教他四肢溫暖，怎捨他凍得戰兢兢呢？」紅娘說道：「說雖如此，俺可不信；果若你有心，他有心，前霄繡襦院宇夜深沉那時候；花有陰，月有陰，便該春宵一刻抵千金，成就了好事。又爲什麼要再吟詩，再守候到夜靜更深？好痴心的相公！你今夜不脫和衣，等待些什麼？你不強如抱着被兒，還睡得安耽些。」相公啊！不是俺說；你今生今世得和俺小姐成親，已是大大的福份。相公，不瞞你說，講起俺的小姐來啊！你道是怎生一個模樣？他的眉兒，好似遠山浮翠；他的眼兒，好似秋水無塵；他的皮膚，好似凝酥一般；他的腰兒，好似弱柳。俊的是龐兒，俏的是心；溫柔的體態，深沉的性格。他若是替相公治着病啊！他不用法灸神針，他是一尊下凡的救苦觀世音。相公一見了也銷魂。祇怕是小姐簡帖兒上面的話，作不得準。相公，你苦一回，樂一回；俺看了也可憐你。與其有日後的苦惱，還不如省了現在的空歡喜；俺是熱心人，你須再思尋。」張生說道：「紅娘話雖是一句好話，只是今日不比得往日……」紅娘說道：「呀！相公，不是這樣說法；相公可記得往事成畫餅，我只說目今——俺却不信，小姐今夜真的能來。今夜三更，他

來作甚？」張生說道：「紅娘姐，小生吩咐你，寒與不寒，你不要管；總之，其間望姐姐用心。」紅娘說道：「呀！相公冤俺也。俺是不會不用心，說什麼白璧黃金；俺都不在眼，俺祇爲的是可憐相公……老夫人倘是不將門兒鎖禁，早晚我能教你稱心……相公，俺紅娘也有一句話：總之，其間相公須自己用心；小姐來與不來，我都不管。來時節，肯不肯由他；見時節，親不親在你……我來得時候久了，須防老太太呼喚，小姐掛念俺去也。相公有造化啊！今夜再和你相見。」張生要上前去拉住他，他一溜烟的去了。張生到底是病了多日的了，走路虛飄飄的，站不穩脚步。祇是一手扶着門框子，怔怔的，看着紅娘孌孌的走去。——停了一回，琴僮端着一個盤兒，送着燕窩粥進來。說道：「相公說了許多話兒，嘴也乾了，快吃些下去，養養神兒。相公今夜要會神仙也！」張生喝道：「狗才！胡說！快滾出去！」琴僮笑道：「相公又來也；相公病了三天，教奴才提心吊膽，淌眼抹淚的。好容易盼得相公病好些，又是狗才……滾蛋……的罵人。相公，你爲人在客，奴才也是爲人在客，原該相公可憐些奴才。相公還不知道呢，紅娘姐來看望相公，原是奴才去求着老太太的呢。」

張生說道：「我却不信，紅娘姐是小姐打發他來的怎麼說？」是老太太打發來的。」琴僮說道：「原是小姐打發他來的，沒有老太太的吩咐啊。」紅娘姐怎得明光正氣的來看相公？」張生說道：「琴僮，你的好心，我也知道；俺若得在相府成親，便替你求着老太太，賞一個丫頭給你做家小；你今夜須好好的替我留心着人闖進院子來。」琴僮說道：「奴才想得一個計策，能夠禁得府裏的人，到曉來不敢再進相公的院子。」張生詫異着，問道：「你有什么計策？」琴僮說道：「相公不知道嗎？如今外面人人說：「相公院子裏出了鬼怪。」張生問道：「什麼鬼怪？」琴童笑着說道：「奴才原不知道；後來聽相公說，纔知道這鬼怪原來便是相公。說着，便把那打更胡老老說的話告訴出來。」張生不禁好笑。琴僮說道：「奴才如今便吵嚷起來，說「親眼看見了鬼怪」，叫他們聽得了，不敢再走進相公院子來。」那時相公在院子裏會神仙，誰也不知道……」張生聽了，便低着頭，不做聲兒。琴僮伺候相公吃完了粥，便收拾碗筷，退了出去，找錢三說笑去。看看天色昏昏吞吞的晚下來，琴僮故意回進書院去；一回兒帶着跳的逃了出來。這一聲嚷，把合府裏的家人，都驚動

起來。那李升余福趙大崔大錢二……還有許多小厮們，和那胡老老，都趕攏來追着問他：「怎麼了？怎麼了？」琴僮見人多了，他故意做出許多張智來，拿手比着說着：「怎麼樣？一個青面獠牙的鬼怪追着他。」說得大家打着寒顫。內中祇有錢二知道他的巴戲，便說道：「琴哥兒，我勸你不如搬出院子來，跟我們睡在門房裏罷。人多熱鬧，俺們陽氣重，鬼怪也便不敢出來了。」接着崔大也是這樣說；又說：「俺弟兄們在一塊兒說說笑笑，你也不落單了。」琴僮聽了，故意纒着眉心，說道：「撇下了相公一個人住在書院裏，怕吃相公埋怨呢。」錢二說道：「這不妨事；相公原是福氣大的，不怕鬼；鬼也不去惹他。」琴僮說道：「俺怕給相公罵好哥哥，誰肯陪着我一塊兒見相公去？」一句話未了，那余福趙大……一齊說道：「俺伴着你見相公去……」從這一夜起，琴僮果然把鋪陳搬出書院來；跟着崔大一塊兒睡。張生還吩咐：「掩上院門，」從此祇有張生一個人睡在書院裏。



翻簡

紅娘唱：

「因小姐玉精神，花模樣，無倒斷曉夜思量；  
今夜出個至誠心，改抹嚙嘴天謊。」

出畫閣，向書房，離楚岫，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  
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陽臺上？」

張生唱：

「竚立閒階，夜深香霧橫金界；

灑洒書齋，悶煞讀書客！

彩雲何在？月明如水浸樓臺——

僧居禪榻，鶉噪庭槐；

風弄竹聲，只道金佩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

西廂

七三

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

身心一片無處安排，呆打孩，倚定門兒待；

越趨的青鸞信香，黃犬音乖——

我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幾入楚陽臺。

早知愁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

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

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兜的上心來？

我倚定門兒手托腮，好著我難猜；來也那不來？

夫人行，料應難離側；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

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他若是肯來，早身離貴宅；

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散齋；

他若是不來，似石沉大海；

寄語多才：

「怎的般惡搶白，並不曾記心懷；」

博得個意轉心回，許我夜去明來——

瞞眼色已經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

安排著害，準備著擡；

想著這異鄉身，強把茶湯捱；

只爲你可惜才，熬定心腸耐；

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試教司天臺，打算半年愁；端的太平車，敢有十餘載——

猛見了可憎模樣，早醫可九分不快。

先前見責，誰承望今宵相待；

教小姐這般用心，不才琪合跪拜！

小生無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

小姐，你只可憐我爲人在客——

繡鞋兒剛半折，柳腰兒恰一擗；

羞答答不肯把頭擡，只將鴛枕掩；

雲鬢彷彿墜金釵，偏宜鬆髮兒歪——

我將你鈕扣兒鬆，我將你羅帶兒解，蘭麝散幽齋！

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回過臉兒來？——

軟玉溫香抱滿懷，呀！劉阮到天臺！

春至人間花弄色。

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滿牡丹開！

賺著些兒麻上來——

魚水得和諧，

嫩蕊嬌香蝶恣採，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

檀口搵香腮，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點污了小姐清白——

他終日廢寢舒心害；若不真心耐，至心捶，怎能勾這相思苦盡甘來？

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雲外！

投至得見你多情小姊妹，你看憔悴形骸，瘦似麻穉——

今夜和諧，猶是疑猜；

露滴香堦，風靜閒堦，月射書齋，雲鎖陽臺；

我審是明日，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愁無奈，多半韻，忒稔色；

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時得見教人愛；

今宵得會碧紗櫥，何時重解香羅帶？——

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賤却那人間玉帛！

杏臉桃腮，乘月色嬌滴滴越顯紅白；

下香堦懶步蒼苔，非關弓鞋鳳頭窄；

歎鰥生不才，謝多嬌錯愛！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 \* \* \* \*

「奇怪啊，魯小姐一個美人胎子似的，怎麼張家相公不願意？」我家老太太願意分一半

家財給他，他也不要呢！「他原長得俊，一副臉兒吹彈得破的，多麼白嫩……」他原

是有志氣的，他看得這銀錢和泥土一般呢！「不知要怎麼一個美人兒，纔合他的心意

兒？」這句話是蘭兒說的。霞姑便接着笑說道：「張家相公左也不中意，右也不中意；必得和蘭姐兒一般標緻的美人兒，纔合他的心意兒呢！」蘭兒正含着一口飯，嘆道：「一笑，噴了滿桌的飯粒。他丟下筷子，站起來按着霞姑呵脇骨。霞姑滿嘴的討着饒，說：『好姐姐！我不敢了！妹子不懂得，饒了我罷！』秋兒梅兒上前來拉着勸着，蘭兒纔放了手；依舊捧着飯盤吃飯。霞姑掠着鬢坐下來，說道：『張家相公模樣兒，家世什麼配不上你。你也不犯着和我這個樣子；越是外面假正經，心裏越是急……』蘭兒接着說道：『原來你心裏急，想着張家相公，把自己的心事也說出來了。』霞姑正要上去抓他，祇見彩姑走來，說道：『你們笑什麼呢？』一個管家婆在一傍笑着說道：『這班痴丫頭，都在這裏想張相公，吃乾醋呢！』那班丫頭聽了，一齊「啐」了一口。雲兒說道：『老沒正經！』彩姑冷笑一聲，說道：『你們頭想扁呢！』正經俺小姐天天想着張相公，還想不到手，便是小姐想到了手，還有那拉馬的紅娘姐呢！』彩姑說到這裏，聲音也放低了；大家聽他說：『小姐想張相公』又說：『紅娘拉馬。』個個都詫異起來。便把彩姑圍住了問他：『怎麼一回

事？」彩姑回頭向四面看了一眼，悄悄的說道：「這件事體老太太還睡在鼓裏呢；俺乾媽告訴我聽：紅娘姐每夜打花園偏門裏，替小姐看望張家相公說話去。」蘭兒說道：「你乾媽可是陸老媽子嗎？」彩姑顛着頭，接下去說道：「這偏門原是鎖着的，鑰匙藏在徐婆婆身邊；如今紅娘姐買通了徐婆婆，替他開着門；紅娘出去，便替他守着門。紅娘一去，總得兩個更次纔回來。」霞姑冷笑着說道：「紅娘這個壞蹄子！他仗着主子勢兒，平日處處欺侮我們；我們那一點不如他？獨有他裝狐媚子哄着歡哥兒——他服侍老太太的時候，祇哄得歡哥兒全個兒心迷在他身上；有一天清早，歡哥兒睡在牀上喚人是俺在房門外聽得了，進去服侍歡哥兒穿着衣服。正穿鞋子，他進來看見了，在我手裏奪去鞋子，親自去替歡哥兒穿着；背地他還罵我，說「不打鏡子照照嘴臉，爬上高枝兒去了！」我氣得暗地哭了一場。——我認是他一輩子捧着歡哥兒，將來是穩穩一位姨娘了；誰知他如今見張家相公臉兒長得標緻，並又把歡哥兒丟在腦額子後面了？」彩姑接着說道：「提起紅娘這小娼婦！俺乾媽也恨得牙癢癢地。」梅兒秋兒一齊說道：「誰不是恨得他牙癢癢地？」雲



兒說道：「他平日多麼託大，幾曾眼睛裏有俺姐妹們？好便好，不好時，便翻過臉來和烏眼雞似的不認人了。」蘭兒說道：「他天黑夜裏到書院裏去伴着張家相公一兩個更次，他替小姐拉馬不會拉成，却拔了一頭籌去也……這如何容得？」霞姑說道：「我如今想得一個報讎的妙計……」大家問他：「什麼妙計？」霞姑說話聲音越法低了，拿手指着彩姑說道：「俺們悄悄的去喚他乾媽來……」一句話不會說完，祇聽得上屋裏崔太太的在那裏喚：「梅兒，霞姑，老太太有事呢。」他兩人聽了，一面應着，忙丟下了衆人跑進上房去——這時魯知府太太被崔老太太留下了做伴兒，住着三五天了；這時鶯鶯小姐伴着他母親吃一盃粥兒。崔老太太說：「孩子身體弱，纔吃下夜飯，回房去睡；怕要睡出病來；俺們和魯太太鬪幾副牌玩罷。」紅娘在一傍聽了，祇把兩隻眼睛看着他小姐；鶯鶯也不理會。霞姑和梅兒進來，調開了桌子，派齊了籌碼——一個是崔老太太的陪房倪嫵嫵——四個人都定了位，打起紙牌來。梅兒和霞姑站在崔老太太身後伺候着，遞茶遞烟；紅娘服侍他小姐，魯太太自有他丫頭蘋蘋裝烟——一屋子靜悄悄的打了一個時辰。一局完了點

一點籌碼，原來是鶯鶯小姐和倪嫵嫵兩人贏的。崔太太把一抵籌碼都輸了，不服氣他說道：「我却不信？俺們再接一局罷。」魯太太原有些倦了，却不敢駁回；紅娘看看窗外一片月色，把花影兒照上簾子來。說道：「外面好月色也！啊喲！月兒西了。」他說着暗暗的推着他小姐。鶯鶯會意，站起來欠伸着，說道：「好困人也！」魯太太說道：「小姐病纔好，我們息了罷；老太太高興，明天再合局罷。」崔老太太聽了，忙說道：「啊喲！我糊塗了！怎麼忘了他的身體？——快息了罷！」說着，回過頭來，見歡郎笑嘻嘻的伏在他肩頭。崔老太太伸手摸着他的頸子，說道：「好孩子！怎還不睡去？」一句話提醒了他，忙告了安置；回過身來拉着霞姑走進裏房去，祇聽得他兩人說笑的声音。——原來歡郎自那天總不睬紅娘了，紅娘也沒有心了；天天總是霞姑服侍着。這霞姑原是一個壞女孩子，早打了一個主意；平時想盡法兒勾引着哥兒，歡郎也一盆火似的向着——歡郎平日和丫頭玩慣了，崔老太太祇求他兒子快樂，也看着不以為意。——如今霞姑服侍歡郎睡下，說笑了一陣；平日霞姑總坐在歡郎牀沿上，看他睡熟了纔走開。這時他推說「有事」，便退出房來。見

屋子裏客人散了，崔大家的正拿了水牌請老太太點明天的菜兒；雲兒、秋兒正忙着疊被鋪牀，梅兒放着幔子，蘭兒裝着香；一回兒服侍老太太睡下。地下自有婆子守夜。蘭兒領頭兒退出房去，在下屋子裏把彩姑的乾媽悄悄的喚了來。霞姑出主意商量擺佈紅娘的法子。不一回，彩姑也來了。霞姑問：「小姐可睡了不曾？」彩姑搖着頭說道：「我看他們今夜臉上各有心事似的。小姐一進房，也不解衣，也不卸粧，一坐下便嘆氣。紅娘也不疊被，也不鋪牀，急急的把我趕出房來。」

外面上夜的打過了二更，接着寺裏的鐘聲又響起來；院子裏的月光悄悄的走上臺階來，屋子裏一縷燈光也從門帘縫裏偷着出來，迎接月光。鶯鶯和紅娘兩人靜悄悄的坐着，外屋裏兩個小丫頭子縮在壁角裏打盹兒。半晌，鶯鶯說道：「紅娘疊被兒，我去睡。」紅娘長嘆一聲說道：「不爭你睡呵！那裏發付那人？」鶯鶯說道：「什麼那人？」紅娘滿臉露着詫異的神色，說道：「小姐，你又來也！可憐張相公病得鬼也似的，看了小姐的簡帖兒，喜得他直跳起來，病也好了。——小姐你如今又哄他送了人性命，不是要？」鶯鶯說道：「俺好好

的着你送藥方去，什麼簡帖兒？是那兒一肚子沒正經，不與俺相干！紅娘說道：「今宵端的雨雲來。」不知是誰寫給他的？——小姐，你若又翻悔，我出首與夫人說。」小姐着我將簡帖兒約下張生來。」紅娘說着，移步向房門走去。鶯鶯說道：「痴丫頭急了！你

得着他些什麼？」紅娘站住了，說道：「不是這樣說：他救了小姐性命，小姐也得救他的性命；老太太已經負了他，經不得小姐又負他。」鶯鶯說道：「這小兒子倒會放刁。」紅娘說道：「不是紅娘放刁；其實小姐切不可又如此！」鶯鶯臉兒一紅，低下頭去。半晌，說道：「只是羞人答答的，算什麼呢？」紅娘說道：「誰見來？除却紅娘，並無第三個人——便是兄妹，哥哥有病，做妹妹的也得去看看。」鶯鶯說道：「這早晚前前後後門戶都關上了；俺們打門撞戶的給人知道了，有什麼臉兒人？」紅娘說道：「這不妨事。紅娘自有去處。小姐祇跟着我，包你人不知鬼不覺的。」鶯鶯祇是低着頭不作聲，紅娘催着說道：「去來！去來！」鶯鶯低着頭，站起身來，拈着衣襟；紅娘催着說道：「小姐沒奈何去來！去來！」鶯鶯慢吞吞的走了兩步，又站住了；紅娘又催着說道：「小姐又立住怎麼？去來去來！」鶯

鶯低着頭走出房門去了，紅娘說道：『你看我小姐言語雖自強，脚步兒早已行也！』說着他回過身去，把燈吹熄了；出來輕輕的扣上房門。走出院子來扶着他小姐，悄悄的開了月洞門兒走出去，又跟手扣上了。——走進園來，一片雪也似的月色，鶯鶯祇是低頭走着，看看走到牡丹亭跟前，紅娘把小姐扶進亭子去坐下，低低的說道：『小姐坐一坐，我去拿花園偏門的鑰匙來。』說着，急急穿花拂柳的向桂花廳走去，打開了西偏小屋子的門，找徐蕊蕊商量去。——這裏鶯鶯小姐一個人坐在亭子裏，亭子四面種着牡丹花；左面豎着一座玲瓏剔透的假山，右面靠牆根黑黢黢的一叢竹樹。微微的一陣涼風，吹得竹葉兒簌簌的響，接着好似有人低低說話的聲音，從風聲裏裹着。鶯鶯小姐禁不住胸頭小鹿兒一陣子跳動，忙站起身來，走出亭子去；在月光地下遠遠的看見紅娘走來。走到跟前，鶯鶯伸手搭在他肩上，跟着一條小路走去。祇見滿地蒼苔，照着樹影兒，一閃一閃的動着；他兩人走到牆根大假山背面，露出一兩扇小門兒來。紅娘從懷裏掏出鑰匙來，上去輕輕的開了門。門外一座小小的院落，月光靜悄悄的斜照着半院子，鶯鶯住了腳，不敢走出去。紅娘低低的說

道：「小姐莫怕！快去快去！」

張生這一天，自日落時，便打扮着，祇在屋子裏打旋兒。停一回，月光照在院子裏；他便走出房來，在臺階上跳來跳去。忽見琴僮端上飯菜來，張生自己也覺好笑，說道：「時候早呢！夜飯也不會吃，小姐怎麼得來？」吃罷了飯，琴僮伺候洗臉，漱口，收拾碗筷出去；跟手扣上了通大廳的門，找同伴們說笑去了。這裏張生就燭臺下看了幾頁書，心裏又兜的想起了心上人兒；滿臉上堆下笑來，又踱出院子去候着。他臉兒上雖是兩頰瘦削，却把前幾天憔悴的樣子，統統收起了。祇是在他擡起臉兒來看月亮的時候，月光照着，便露出慘白的顏色來；這時候張生兩手反背着，站在池邊。擡頭看着天上一朵一朵的白雲，向月兒邊飛過去。心裏想道：「這早晚已是初更過了，」小姐簡帖兒上明明寫着「今宵端的雨雲來，」怎麼到這時還不見這妙人兒的影蹤。難道真的應了紅娘的話？又叫小生落空了麼？回心一想：前一回是小生自己太莽撞了，把一天喜事鬧糟了！如今小姐既已回心，再

沒有差池的了。」他在滿院子踱着；一抬頭，祇見隔院兒普救寺的屋頂，月光照着，好似鋪着一片白玉；白茫茫的一重薄霧，罩住了一座塔影。一陣風過，隔牆的竹樹，吹得簌簌的響。張生嘆一口氣，說道：「人間良夜靜復靜，天上美人來不來——你聽風弄竹聲，我錯聽做小姐的裙帶兒響；你看月移花影，我錯做小姐的身影兒來了。小姐呵！這樣的好夜景，怎不早來？和小生肩並肩兒，手拉手兒，一塊兒賞識也。」張生說着，又在走廊下閒踱一回，在柱脚上閒靠一回；猛聽得外面咚咚幾聲響，早打二更了。張生「噫」了一聲，說道：「小姐！小姐！你怎麼的了？小生在這裏等你，你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了——我情思昏昏，我且睡去。」他說着，便走進書房去，向牀上一倒。正要朦朦朧朧睡去，忽然心頭一跳，睜開眼來，依然是青燈在案，明月入戶，兀的小姐還是不會來。張生微微一嘆，閉上眼兒……忽見鶯鶯小姐低着頭，嬌嬌娜娜走進房來。張生跳起來，搶上去一把拉住；誰知撲了一個空，一瞥眼鶯鶯柳腰兒一側，躲出廊下去。張生嘴裏喚着「小姐」，跟出門去，看着追到跟前，張生抱去，祇見鶯鶯小姐啾的凌空飛起，飄飄蕩蕩。那白羅裙兒，被風吹着，被月

色照着，好似玉色蝴蝶兒一般。看看飛過他頭頂，張生急了，急縱身一跳，拉住了裙角兒；嘆的一聲，落下一隻繡鞋兒來，張生急低頭拾鞋子，那鶯鶯已經高高的飛出院子，飛上天去。漸漸的越高越小，飛進月宮去，不看見了。張生看了，心頭一酸，喊了一聲「小姐」，大哭起來。自己驚醒過來，原來一場惡夢。看着依舊是青燈冷月，張生嘆了一口氣，跳下牀來，說道：「早知怎無明無夜因他害，悔當初不如不遇這冤家！——到如今丟了親友，拋了功名，孤淒淒，冷清清的住在這裏守着！從來說的「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張君瑞你從今改了罷！——小生這場惡夢，怕是失意的多，得意的少。」張生自己說着，走到窗口，抬頭看着月兒，好似鶯鶯小姐的臉兒，對着他盈盈笑着。張生便想起鶯鶯小姐彎彎的眉兒，水盈盈的眼兒，紅粉的腮兒，櫻桃似的嘴兒，不禁抹着鼻子，說道：「妙啊！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兜的上心來！——我在這裏倚定門兒待着他；你看滿院子靜悄悄的，好着我難猜。小姐啊！你到月底來也不來？哦！我猜着了；敢是陪在老太太身傍，一時不得離身？好叫我望得眼欲穿，叫我想得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偌早晚不來，莫不又是謊他？」



若是肯來啊！早該身離了宅院；他若是到來，便滿屋生春；他若是不來，便好似石沉大海！——若是小姐真個來啊！這時已離了他老太太屋子，回到自己屋子；紅娘姐說：「小姐睡休！」小姐說：「我們去看那人兒來。」紅娘姐便扶着小姐離了他自己屋子，走出他自己院子，開了花園門兒，走進園來。兩人靜悄悄的在月光花影下走着，那月兒見了小姐這般美貌，早羞得躲進雲端裏去；樹上的雀兒，見了小姐這般美貌，早羞得忒楞楞的飛去；池裏的魚兒，正游在水面上吞着月兒，見了小姐這般美貌，早羞得躲下水底去。小姐便慢慢移玉步，走向角門來；喚紅娘開了門。……張生想到這裏，那兩道眼光，望着迴廊盡頭的兩扇角門，聽聽兀自靜悄悄的，張生嘆着氣說道：「小姐呵！我如今數着你的脚步兒行，靠着這窗檻兒待你呢！——小姐啊！你恁的般惡搶白？你約下人家來，並不會記在心懷？我好不容易，博得個意轉心回，許我夜去明來。——我和你調眼色已經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小姐啊！你今晚若又打滑兒，這真是害煞小生也！小生若再害病啊！這真要安排着害；准備着抬想我這異鄉身，強把茶湯搵；只爲你可惜才，煞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我這

半年的愁苦，怕也裝得十來車也！」說着，他一兀頭又睡去。

徐婆婆拿了鑰匙，跟着紅娘走來，見鶯鶯小姐站在牡丹亭外面，月亮照在他臉上，越法顯得千嬌百媚。一陣風來，吹得裙帶兒上的小鈴兒微微的響。這時暮春天氣，半夜風吹在臉上，覺得冷冷的；徐婆婆說道：「這冷冷的天氣，書院裏冷清清的，怎不怕把小姐凍壞了？」紅娘聽了，忽然想起來，說道：「啊！我倒忘懷了！昨日俺到書院裏去看張家相公，見他身臥一條布衾，頭枕三尺瑤琴；那時俺還說來，「小姐來怎生一處寢？凍得俺小姐戰兢兢。」說着，他回過頭來，對小姐說道：「小姐，你只在這裏，俺回房去拿了衾枕來。」徐婆婆說道：「小姐不嫌腌臢，到下屋裏去坐一回，這風地裏如何站得？」鶯鶯小姐這時，低着头，不作聲兒；一任他兩人擺佈。跟着徐婆婆到下屋裏去坐着，滿鼻子薰着臭氣；徐婆婆顫巍巍的在烘缸裏倒過一杯茶來，滿杯子浮着油珠兒，黑沉沉的不像是茶，竟是一杯墨水兒。板桌上擱着一座油盞，綠荳似的一點鬼火；破紙窗上月光照着，越顯得屋子裏黑黢黢的了。

徐婆婆再三說道：「小姐莫害怕。才子佳人，原是世界第一件好事；像小姐這般美貌，像張相公那般才情，也是一千年來難得的！如今既遇在一塊兒，又有救俺全家性命的恩典，又得老太太當着大衆答應下了婚事，又難得張相公想着小姐，這是天造地設的一段好姻緣。這是天公的好意，小姐莫辜負了他。小姐啊！你若錯過了這樣一個多情多義的相公，一生一世便懊悔也來不及了！——小姐，你可知道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這麼一遭兒，祇怨我命苦……」徐婆婆說到這裏，忍不住拉起衣角兒來拭眼淚。鴛鴦小姐聽他說得動情，便也忘了地方臉腫，他想：「看不出這樣一個無知無識的老太婆，倒也有一段情義；我如今若負了張家哥哥，越法連他也不如了！」想到這裏，他這心裏虛飄飄的，不知怎麼好。布簾子一動，紅娘捧了衾枕進來，說道：「小姐，俺去去來。」鴛鴦一眼見紅娘挾了一對和合枕兒，不禁臉兒一紅，低下頭去，祇是延捱着不動。紅娘說道：「小姐，我過去，你只在這裏。」說着，叫徐婆婆去開了那角門，「閉」的一聲，張生飛也似的搶了過來，兜頭一揖，說道：「小姐來也！」徐婆婆唬得倒躲，連連說道：「阿彌陀佛！抗死俺也！」接着紅娘走出角門去，對

張生抿着嘴一笑，說道：「相公，你心上的女兒來也！」張生見了，趕着叫「姐姐！」連連作揖道：「紅娘姐，小生此時一言難盡，惟天可表！」紅娘說道：「相公且慢作揖，你接了衾枕。」張生接過衾枕來，祇覺得一股甜膩膩的香味，說道：「妙啊！」他便急急捧進書房去，在牀上鋪了；回身出來，祇見紅娘一個人站在角門口。張生低低的問道：「小姐在那里？」紅娘說道：「在園裏害羞呢。」張生說道：「待小生請去。」說着，他便腳踏進門去；紅娘忙搶上來攔住了，說道：「你放穩重者，休嚇了他。」——你在這裏站着，我迎他去。」紅娘說着，轉身進門去，把小姐扶了出來，說道：「相公俺小姐在這里，快來接者。」張生在月光下面，看見一個美人兒，冉冉的走出來；疑心是天仙下凡，把他看怔了。聽紅娘喚他，忙搶上前來，連連作揖，說道：「張珙有多少福，敢勞小姐下降！」他作罷了揖，便挨近身來，伸手去拉小姐的手，嘴裏低低說道：「小姐莫怕，小生伺候着小姐呢。」鶯鶯祇是低着頭，不做聲兒。見他伸過手來，忙側轉臉兒，向紅娘懷裏躲去。紅娘說道：「小姐莫怕。小姐，你進去和相公說說話兒，我在窗兒外等你。」紅娘說着，捧住他小姐的手，送在張生手裏。張

生緊緊的捏住了，低低的喚着「小姐！」向前走去。鶯鶯小姐也由不得跟着他，低着头走進書房去。紅娘在背後月光下面，看着他一對兒影子，由不得低低的說道：「好一對玉人兒！可憐他倆有今天的一夜，也不枉我紅娘半年的苦心。」

這裏張生把鶯鶯小姐扶進房裏，扶到燈前，端相了一回；由不得嘆的跪倒，說道：「小生今夜猛見了這可憎模樣，早醫可了九分不快！小姐先前相責，誰承望今宵相待？教小姐這般用心，我不才張琪禮合跪拜——小生無宋玉般的情，潘安般的貌，子建般的才——小姐，你可憐我祇爲人在客……」張生祇是跪着，拉着裙角兒說着；把個鶯鶯羞得背過臉兒去，兀自抬不起頭來。張生站起來，攙着他，並肩兒走到牀前，伸手輕輕一搗；這時鶯鶯小姐緊貼在張生胸前，張生祇是低低的喚着「小姐！」又說：「莫害怕，怎不抬起頭來？」鶯鶯小姐這時，祇覺得一陣陣心頭跳動，臉上發燒，直紅到粉頸子上。他覺得頭有千斤般重——直把臉兒貼住了胸脯。張生越越的喚他，他越越的抬不起頭來。那雲鬢兒卻貼着張生的肩頭。張生抱着他，靜悄悄的，祇覺得一陣陣香息，送進鼻管來。兩人的肺葉兒，在胸

頭倉倉的跳動着，好似聽得出聲音來。半晌，張生看鶯鶯小姐略略有些笑容，便扶他坐在牀沿上；一面隔着袖了揲他的手兒，祇覺得溫柔縝細。張生忍不住彎下身子去看他的臉兒，鶯鶯小姐把臉兒轉過去，看着帳門。張生伸手過去，意欲捧住他臉兒，心裏一陣子怦怦跳動，却也不敢。忙縮過手來，心想：「我若魯莽了，小姐便惱了。」便也祇得挨着他坐下，一低下頭，祇見裙下面露出瘦瘦的鞋尖兒來；——鞋幫兒上繡着折枝的梅花——張生說道：「好花兒！可是小姐自己繡上的？」張生問上臉去，鶯鶯側着柳腰兒避去；那一捏細腰兒扭着。張生說道：「柳腰兒却一擗也！」鶯鶯祇是緊緊的推着繡枕兒，一任他千呼萬喚，祇是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張生想了半天，便想出一句話來，說道：「嗒！小姐，金釵兒溜也！」鶯鶯聽了，兀自不動。張生又說道：「嗒！小姐，雲髻兒歪也！」鶯鶯聽了，還是不動，張生急了，便又接近身去，說道：「小姐，你聽外面早打三鼓，時候不早了，小姐睡也——我將你鈕扣兒鬆了也！我將你羅帶兒解了也！」說着，便伸過手去，鶯鶯小姐便忍不住「嗤」的笑了一聲，回過臉兒來，伸着纖指，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又低下臉兒去。張

生趁此，撲住了鶯鶯的橫腰，把他鈕扣兒鬆，羅帶兒解。鶯鶯轉過臉兒去，臉上越法紅得標，臉頭一陣一陣跳着。張生看他蛾眉一縷，珠唇微微一動，好似要說什麼？一面伸出手來，握住了張生的臂兒。張生一面低低說着：「小姐，莫怕！」一面服侍他睡下。——鶯鶯睡在枕兒上，回過臉兒去，一任張生輕薄着。——這時紅娘在窗外廊下站着，祇聽得張生低低的說道：「呀！劉阮到天台……」停了一回，又聽得說道：「我把小姐做心肝般看待，今夜玷污了小姐的清白。小姐，你須念小生半年來廢寢忘餐。若不是我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這相思苦盡甘來……成就了今宵的歡愛，小生的魂靈兒，早已飛在九霄雲外。投至得見你個多情小姊妹，你看我這憔悴的形骸，瘦似麻穉！我和你今夜得和諧，還是叫小生滿肚的疑猜。——小姐，俺和你走下牀來，看看到底是真啊是夢啊？」紅娘在窗外，低低的說道：「謝天謝地！俺小姐得隨心願也！」——聽他兩人已走下牀來，接着又聽得裏面張生說道：「小姐，你看那露滴在香階，風吹在窗檻，月照在書齋，人會在陽臺；小生好喜也，原來俺和小姐是真的在一塊兒，却不是昨夜夢中來！」張生絮絮滔滔的說着，鶯鶯小姐

祇是低着頭不作聲兒；紅娘在窗外說道：「俺小姐怎麼不說話兒也？敢是羞也？敢是惱也？」張生扶鶯鶯坐在書桌邊，由不得又嘆的跪倒，說道：「張珙今夜得待小姐，終身犬馬之報……」正說着，祇聽得門外剝啄幾聲；張生站起來去開着門兒，說道：「姐姐來也！」紅娘走進房去，向張生一笑。張生連連作揖，說道：「多謝姐姐！成就了俺好事。姐姐站了半天，腿兒酸也。」說着，拉過椅子來，扶他坐下。紅娘「嗤」的一笑，說道：「俺服侍小姐去。」鶯鶯小姐見紅娘來了，忙站起身來，挨近身去。紅娘扶着，向小姐臉上細細打量一回，笑說道：「小姐喜也！」鶯鶯低着頸子，羞得粉腮兒通紅。紅娘說道：「小姐回去波！怕夫人覺來。」鶯鶯腳兒移動着，張生上來扶着，送出門去。說道：「小姐保重些，好生回房去睡着；小生承小姐這般看待，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小姐的好處！小姐莫愁俺薄情，俺張君瑞生平不愛着女娘們的。祇爲天下真正標緻的女娘們，一萬個中也選不到一個；如今小姐是人間少天上無的「國色天香」，這也怪不得小生神魂顛倒。今夜小生得了小姐以後，越法把天下的女娘們看得和泥土一般；小姐可以放心，將來小生決決不肯



丟了小姐去愛上別的女娘們……」張生話不曾說完，紅娘接着說道：「俺小姐今天來看望相公，須不是『文君私奔』一則來，是酬謝相公救命之恩；二則來，是也救了相公的性命。相公須索要把俺小姐的好處，牢記在心頭。」張生聽了，接着說道：「小生記着，姐姐的話。莫說是小姐，便是姐姐的好處，小生也怎得忘記。」說着，他三人走在廊下，月光斜照在鶯鶯臉上，越法顯得嬌嫩。張生忍不住，低低的說了一聲『妙啊！』便拉住鶯鶯的手說道：「小姐請站住，待小生再端詳一回。」鶯鶯站住了，轉過臉兒去，扶着紅娘的肩頭。張生一面端詳着，說道：「小姐教是月裏嫦娥。你看他多豐韻，忒稔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時得見教人愛。今宵俺和小姐在碧紗櫺中這一會，不知什麼時候再得親解小姐的香羅帶呢？唉！這樣一個玉天仙，不知今生可能修得到和他伴着，早看到夜夜看到明呢……」紅娘接着說道：「祇教相公不負心，怕修不到這個福嗎？」張生不答話兒，祇是滴溜溜的兩粒眼珠在鶯鶯粉臉兒上轉着；他兩隻手和鶯鶯的一雙纖手扣了環兒，端相了半天，說道：「妙啊！你看他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這嬌模樣，今夜纔有也。你

看他杏臉桃腮，襯着月色，嬌滴滴越顯紅白！鴛鴦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急側身走下階去；繡幅兒下面露出鳳頭鞋尖來。張生扶着鴛鴦臂兒說道：「小姐慢慢行。蒼苔露重，弓鞋兒又窄……」紅娘說道：「相公保重，快回房去罷！仔細着了涼。」說着，看看走到角門邊；張生向鴛鴦作一個揖，轉身來向紅娘又是一個揖。說道：「嘆飯生不才，謝多嬌錯愛……」正說着，聽得隔牆兒啞啞一聲雞啼着。紅娘催道：「相公莫囑囉了！小姐快回去波！怕夫人覺來。」張生說道：「小姐去也！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接着「閉」的一聲門開了，鴛鴦轉過門裏去，紅娘隨手扣上門兒。張生痴痴的站在門外，低着头看着地下的月光。半晌，抬起臉來，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是我昨夜夢中來？」

鴛鴦小姐這夜私會張生，却苦了霞姑、蘭兒、陸老媽子……這一班丫頭婆娘，他們祇因恨着紅娘，霞姑又私心想勾上了歡郎，祇因紅娘碍事；蘭兒却私心想勾上了張生，祇因紅娘碍眼；陸老媽子又恨着紅娘拿大，又妬忌徐婆婆爬上高枝兒去；他們齊心要拿着紅娘的錯，回老太太去，把他攆了，大家眼中清淨。聽說：「紅娘每夜偷出園去，私會張生；這夜便大

家約着，悄悄的先躲在園裏竹林裏守着。滿心打算捉住了紅娘，出他的醜；祇說紅娘勾引上了張家相公，却不提起鴛鴦小姐的話。他們從起更時守起，守到二更過，還不見紅娘的影子，竹林裏露水點點滴滴的，濕透了衣襟，風吹着不住的打戰兒。正在耐不住的時候，祇見那邊牡丹停前見光下一個人影兒一見，陸老媽子正要嚷出來，撲出去；到底是霞姑的眼尖，忙拉住他悄悄的道：『這是小姐呢！』陸老媽子忙站住看時，紅娘和徐婆婆打桂花廳那邊過來，扶着小姐進去了。陸老媽子氣得悄悄的罵：『老賤貨！』又說：『怪道呢，他不拿我放在眼裏，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蘭兒忙說：『禁聲些！他們又出來了。』祇見紅娘扶着小姐，開了角門出去；這一去，直待到四更向盡，紅娘又扶着小姐悄悄的進來。徐婆婆上來鎖了門，祇把這班丫頭婆子累得又凍又倦；第二夜，霞姑還不死心，又拉了他的同伴，悄悄的去窺探着。一連三五夜……紅娘和鴛鴦小姐夜夜出角門去，徐婆婆守着門，竟不脫空兒。把個蘭兒氣得祇要回老太太去。第二天一早，他們覷着老太太不會起來，便一窩蜂似的在下屋裏商量着回老太太的話。到底陸老媽子有幾歲年紀，有見識，他說：

「這事體關碍着小姐的臉面，你們千萬莫鬧。若鬧出來，小姐一時羞了，怕性命也鬧出來呢？」大家聽了，恍然大悟，嚇得悄悄的散了。裏面祇有蘭兒心憤不過——他原看上了張生的——鴛鴦小姐原是該的，他原也不氣；祇氣的是紅娘，一輩兒都是奴才，獨有他爬上去了。」蘭兒心裏不甘，他覷沒人看見的時候，沒事也到書院裏去繞一個彎兒；見了張生，便滿臉堆着笑，喚一聲「相公！」風裏言，風裏語的，賣弄着——祇是張生和鴛鴦小姐私會以後，每夜吃過晚飯，閉上兩面角門守候着；見了鴛鴦小姐便千言萬語，親熱一回，說笑一回。鴛鴦慢慢的也不怕羞了，祇催着張生「早早挽人向老太太求婚！這樣耽驚受怕，暗去明來的，總不是長久道理。」他兩人唧唧噥噥的，紅娘在一旁，總得催上幾遍，纔回房去。張生自鴛鴦進園去以後，便把鴛鴦小姐的好處，細細想着；直到雞聲喔喔啼着，他纔上牀去睡。直睡到日上三竿，他還不起身。張生這樣子，真合着「晝夜相思盡日眠」的一句話了！——有一天，繡雲小姐又來崔相府玩着；蘭兒哄着繡雲小姐出去逛廟，直從觀音殿，羅漢堂，塔院，鐘樓，逛進來；走到書院門口，繡雲見裏面小橋流水，靜悄悄的說道：「好一所幽雅的

所在！蘭兒哄着他道：「小姐玩玩去。」織雲小姐不知道裏面有人住着，便走進院去，沿着廊走，走過張生書房門口。祇見裏面圖書滿架，窗明几淨；織雲小姐原也愛書本兒的，見了這書房，心裏愛也愛不過來。嘴裏問道：「這敢是你家哥兒的書房麼？」蘭兒站在後面，祇是抿着嘴不做聲。織雲說道：「好一個清靜的所在！」說着，不由得一腳踏進房去。祇是低着頭看書桌兒上的書本兒，祇見一本冊子，面兒上寫着「會真吟草」四字；織雲心裏詫異，「這十三四歲的小孩子，怎有這般筆墨？哦！敢是他家那姓張的秀才的書房呢？」他想到這裏，急欲退步出去；耳中祇聽得「悉索」一聲，接着喚了一聲「姐姐」；那張生教着鞋兒，穿着睡衣，走下牀來，把個織雲小姐羞得粉臉兒一陣紅暈；張生睡眼朦朧被院子裏太陽光兒逼着，錯認做是紅娘。便走上前來，嘴裏喚着「姐姐」，伸手過去；急得織雲小姐忙避過臉兒去躲着。這時逃又不好逃得，那張生的手已經搭在他肩膀上，祇聽得「啊喲」一聲，纔認出來，忙縮回手去。蘭兒搶上來笑說道：「相公錯認了。這是魯家小姐呢。不是紅娘姐，相公須要放穩重些。」張生忙忙作揖，連說：「該死！」織

琴小姐低着头，一聲兒不言語；急急拉了蘭兒的手，退出屋子去。蘭兒回過頭來，落張生一眼笑說道：「相公這幾天和紅娘娛樂也！」張生說道：「痴了頭！你得胡說。」看看魯小姐走近角門邊，張生在背後遠遠的說道：「蘭姐兒勸着魯小姐，「莫慌！」小生總不告訴人去的。」說着，呆呆的看他兩人出角門去。半晌，自己不禁一笑，說道：「這是那裏說起？」這裏琴童見他相公起來了，便端着洗臉水進來，說道：「相公好懶也！」張生問：「多早晚了？」琴童說道：相公「看院子裏太陽光了，直照進屋子來了；快午牌時候呢。」相公你和崔小姐有什麼可說的？唧唧噥噥的直到四更向盡，還是說笑不休。相公快安靜些，給人知道了，不是玩呢。」張生說道：「敢是你聽得來？」琴童說道：「怎麼不聽得？那崔總管睡在隔房，也聽得了。」張生忍不住驚慌起來，說道：「這怎麼好呢？」琴童說道：「相公放心，他們認做是妖精出現呢。如今鬧得二門外人人都知道，他們越是怕，越是不敢進來查看——但是相公總得檢點些，過關很了，總不是好事呢。」張生點點頭兒，不禁好笑起來，說道：「崔家小姐長得這般標緻，在月光下面看着，和天仙似的！怕不是妖精呢！」

這裏繡雲小姐從書房裏逃出來，直逃進內宅門，兀自臉頰氣促，他理懇着蘭兒：「怎麼不告訴一聲兒？」如今鬧出這笑話來，有什麼臉回家去？」蘭兒忙勸說：「小姐放心。這一來，小姐的親事，怕他不答應下來？他若不答應，便告他調戲小姐，魯太太便和他不依。那時俺來做個見證，大家臊一回子，看他可攔得住這個臉？」繡雲小姐聽了，「啐」了一聲，說道：「小妮子！越說出好聽的話兒來了！」說着，他丫頭蘋蘋找了來，說道：「小姐什麼地方去了？害我好找。」繡雲小姐說道：「你還說呢？我喚你時，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回子說現成話兒。」蘋蘋笑了一笑說：「我望姊妹去呢。」說着，一塊兒到崔老太太房裏，崔老太太問：「你姊妹怎麼還不出房來？這孩子這幾天好懶，總得飯擺上桌他纔出來。」說着，一手扶着秋兒站起來，說：「俺們鬧他去！」繡雲一手搭在蘋蘋的肩頭，跟在老太太後面，崔老太太回過頭來，見霞姑站在房門口，便說：「你好生在屋子裏看着。」霞姑忙應着。 獻郎也要跟了去，霞姑悄悄的把他袖子一拉，又和他擠着眼一笑。 獻郎使縮了脚，看人去了，他便拉着霞姑說道：「姐姐，我們做什麼玩兒呢？」 霞姑說道：「昨晚打

線花兒不曾打完，俺們還是再玩這個罷。」歡郎連說「好好」拉着霞姑的手，一跳一跳的走進裏房去；霞姑一蹲身坐在牀沿上，歡郎便和扭股糖似的扭在他膝前。起頭兒一來一去的，卻還容易；後來線兒愈網愈密，歡郎迷住了。霞姑嗤嗤的笑着，擲着嘴指點着。後來歡郎鬧糊塗了，把個霞姑笑得滾到在牀上；歡郎祇叫「姐姐！快教給我！」說着爬在霞姑的身上，數他的肋兒；把個霞姑笑得喘不過氣來。祇是喚「好哥兒！快放我起來！」梅兒在外屋子，說道：「青天白日，浪聲浪氣的，像什麼樣兒？」霞姑聽了，纔爬起來；一邊擄着髮兒出來，說道：「你的媽纔浪呢！」梅兒把霞姑一拉，湊近耳邊去，唧唧囁囁說了幾句。歡郎從裏屋出來，說道：「霞姐姐，俺和你到姊姊那裏去，看他們做什麼呢？」說着，兩人手拉手兒走出院子來。雲兒在廊下，低着頭子揀燕窩呢；抬起頭來，見了他們，把嘴一撇，說道：「啊！倒是好一對兒！」霞姑聽了，把臉一紅，「啐」了一聲，摔開手。一回兒他們到了鶯鶯小姐房裏，原來鶯鶯小姐病了，斜靠在牀欄上，和織雲閒談着。歡郎上去問了「好」又問：「姊姊怎麼了？」鶯鶯說道：「沒什麼。昨夜貪看月兒，受了寒氣，今天早晨，便覺得



頭腦重沉沉的，懶得起來。」說到這裏，蘭兒和霞姑使一個眼色，霞姑微微一笑，忙轉過臉兒去。崔老太太說道：「快去藥舖裏買一服『蘇梗湯』來吃下，淌一點汗，發散發散便好了。」歡郎忙去找了筆硯，寫下字條兒，叫人傳給二門上，打發小子快買去。這裏崔老太太又說了幾句話兒，便對織雲小姐說道：「俺們逛逛花園去，讓你姊妹息息兒。」說着，一齊站了起來；鶯鶯還留「再坐一回兒。」又說：「織雲妹妹在這裏住幾天，和我做做伴兒。」崔老太太接着說道：「可不是嗎？如今你妹妹說：『他家老公身上不舒服，趕天黑要回家的呢。』」說着，走出院子來，一塊兒到了花園裏。崔老太太多日不來了，祇見園裏柳葉迎風，榴花映日；另有一種初夏的景象。他娘兒兩個，信步游玩了一回，走過荷花池邊，那小荷葉兒攢出在水面上，半舒半捲；一條一條魚兒在荷梗傍和織布似的穿來穿去，映着碧油的池水，把個織雲小姐看住了。在這當兒，蘭兒拉着蘋蘋走到柳蔭子下面，悄悄問：「你家小姐和這裏張相公的親事怎麼樣了？」蘋蘋說道：「俺老公還沒有死這條心呢。」前兒又趕到關上去求杜將軍。」

蘭兒說道：「你在暗地裏看，你家小姐心裏可願意不願

「慚」蘋蘋一笑說道：「放着這樣的人品，怎麼不願意呢？——俺小姐沒事的時候，常提起說：『張家秀才是一個才子義士』呢……」說到這裏，聽他小姐在那邊喚他，蘋蘋忙答應着走去，蘭兒跟在他身後，悄悄的說道：「你回去對老夫人說：『快託人來說媒，俺這裏幫着他呢。』」繡雲打圍裏出來，在崔老太太房裏吃了飯告辭回去了。回到家裏，在夜裏沒人的時候，便和他母親說：「今生今世，若不是張家秀才，是不出嫁的了。」魯太太說他「什麼意思！」繡雲便把在崔相國家如何到書房裏去玩，張家秀才又如何喚他「姐姐」如何伸手搭在他肩兒上，又說：「一個女孩兒家，怎可以輕易和男人見面？何況是這樣呢？」魯太太聽了，氣得只是罵：「混賬秀才！前回好好的託人去說媒，他卻不願；如今他見了你，却又是動手動腳。待明天俺親自問他去。」唬得繡雲小姐忙悄悄的說：「母親這一吵嚷出來，叫孩兒這張臉攔到什麼地方去？」魯太太說：「依你便怎麼樣？」繡雲把臉一紅，說道：「事體鬧到這樣了，孩兒也顧不得了！待爺爺病好了，再求杜元帥去……」說着，一個老媽子進來，說：「老爺喚呢。」魯太太聽了，忙站起來，一邊悄悄的說道：「好孩子

放心罷！這親事，做娘的一定替你成全了。他這一回倘不答應，我便鬧去，逼着他，怕他不答應呢。」說着去了。這裏蘋蘋走進房來，悄悄的說道：「小姐，俺告訴你一句笑話兒：崔家蘭姐姐對我說的，叫我對小姐說：『今天他帶着小姐到張家相公書房裏去，原是他有意』」他說：「仗着小姐這樣標緻臉兒，張家相公見了，怕他不愛？」那時俺家再託人說媒，一拍便合。果然他見了小姐，歡喜得撲上前來；小姐這樁親事，包可以成功了！——祇是一樣，他求小姐；這件事體成功了，莫忘記了他。原來蘭姐姐早看上了那張相公了。起初道是他家鶯鶯小姐嫁給張相公，這二夫人的位置，一定逃不了是紅姐姐的了；如今崔老太太不願把鶯鶯小姐給張相公，却替俺小姐做着媒；蘭姐姐替小姐在裏面出力，他原是想做二夫人呢。小姐你想，這個話好笑不好笑？」起初纖雲小姐怔怔的聽着，後他便紅了臉「啐」了一聲，說道：「不害臊的丫頭！這個話也說得的？也有你這個不要臉的傳給我聽呢？」

拷紅

紅娘唱：

「止若是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

不爭你握雨携雲，常使我提心在口；

你止合帶月披星，誰許你停眠整宿？——

夫人，他心數多，性情儻；還要巧語花言，將沒作有。

猜他窮酸做了新婿，猜你小姐做了嬌妻，猜我紅娘做的牽頭；

况你這春山低翠，秋水凝眸。

都休！只把你裙帶兒拴，鈕門兒扣，比舊時肥瘦！

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

「我著你但去處行監坐守，誰叫你迤逗他胡行亂走！」

這般問，如何訴休？便與他個知情的犯由。

他並頭效綢繆，倒鳳頭鸞百事有；

我獨在窗兒外，幾曾敢輕咳嗽；立蒼苔，祇把繡鞋兒水透。

如今嫩皮膚去受粗棍兒抽，我這通殷勤的著甚來由？

夜坐時，停了針繡，和小姐閒窮究；

說：「哥哥病久，嚙兩個背著夫人，向書房問候。」

他說：「夫人近來恩做謎，教小生半途喜變憂！」

他說：「紅娘你且先行，」他說：「小姐權時落後。」

定然是神針法灸，難道是燕侶鶯儔？

他兩個經今月餘，只是一處宿，何須你一一搜緣由？

他們不識愛，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

夫人，你得休，其間何必聽追求？

常言「女大不中留，」又是一個文章魁首，一個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

驚刺繡。

世有，便休罷手！

大恩人怎做敵頭？啓白馬將軍故友，斬飛虎么麼草寇；

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

到底干連着自己皮肉，夫人，你休究。

你個月明纔上柳梢頭，恰早人約黃昏後；

羞得我腦背後將牙兒襯着衫兒袖！

怎疑眸，只見你鞋底尖兒瘦。

一個恁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斷續；那時不會害半星兒羞？

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先投首！

他如今賠酒賠茶倒攬就，你反擔憂；

何須定約通媒媾？我擔着個「部署不周」。

像元來苗而不秀，吓！一個「銀樣鐵鎗頭」！

相思事，一筆勾；早期展放從前眉兒纒，密約幽歡卻動頭！——

難能覓兀的般可喜娘龐兒，也要人消受。

直要到歸來時畫堂簾鼓鳴春晝，方是一對兒「鸞交鳳友」！

如今還不受你說媒紅，吃你謝親酒。

\* \* \* \* \*

如今霞姑勾引得歡郎十分親熱，常常拿話兒去打探，又裝出許多嬌嗔薄怒。又說：

「紅娘和張家相公好上了，心裏卻早忘了你了——」又說了許多紅娘不好的地方。歡

郎是一個執袴哥兒，他歡喜時，在丫頭淘裏渾鬧一回；不高興的時候，便拿出公子的款兒來

不睬人。把個霞姑弄得心裏恍恍惚惚。他一心要奪了紅娘的席，便時時去逗着他——

這時初夏天氣，相府中上上下下個個都起來得早，歡郎小孩子心性，一清早起來，丫頭伏

待他梳洗，吃過龍眼湯兒，便一跳一跳的走出大門到山門口大殿上玩去了。後面趙大跟着。這裏霞姑替他收拾屋子，空下來便坐在歡郎屋子裏做活兒。——老太太叫喚，橫豎有雲兒秋兒四個丫頭答應着。——他一邊做着活兒，一邊心裏想着：「守一輩子，總是丫頭命呢！我們那個，好似一塊肥羊肉，個個人眼睛烏溜溜的看着，想坐這把姨太太的交椅呢！照這幾天樣子看來，他算和我好了，但不知到底怎麼樣呢？」正胡想着，蘭兒進來說道：「呀！好一位奶奶！老太太找兩疋碧羅呢，快找去！別裝千金小姐了！沒得叫我替你肉麻！」霞姑啐了一聲，放下活兒，伸手在他肩膀上抹了一下。站起來走到老太太房裏，找了碧羅。翟老太太命梅兒雲兒捧着說：「送給小姐看去；給他做裙兒可好麼？」秋兒服侍老太太梳了頭，攙着也看鶯鶯小姐去。這裏蘭兒霞姑兩人在屋子裏。霞姑問道：「你前天夜裏和我說的，你打算什麼時候去看他？紅娘這丫頭，他已經趕上了！我怕你趕不上呢！」蘭兒一扭頭說道：「不相干！他是私的，俺是官的。俺有魯家小姐幫着，魯家小姐有俺老太太幫着。——俺打算今天黃昏時候去看他；「天上貓兒愛魚腥，」他又不默，這個



就口饅頭，他豈有不吃的？他沾着點兒，我可不容易放手；必得他明公正氣的封我做二夫人，放在屋裏纔罷。不啊！我便拉下臉來一嚷：他是念書人，怕丟臉，說不得也依了。」  
霞姑把嘴一撇，說道：「好不害臊的丫頭！——你倒是穩穩的一位狀元夫人呢！」蘭兒笑說道：「罷罷！不要叫我替你臊了！——你怕不是穩穩的一位相國奶奶嗎？」說着伸手握着臉兒，一轉身出去了。這裏霞姑低頭坐在歡郎房裏做活兒，心裏說不出的喜氣洋洋。門帘兒一動，歡郎走進房來，嘴裏喚着「姐姐」，他撈起了衣襟，捧了一兜的枇杷，說道：「姐姐快替我收起這枇杷來！這是老師父纔在他園裏現採的，給了我這一衣兜。」好姐姐！你替我藏着，今夜你伴我，俺倆悄悄的吃呢！好姐姐……」歡郎連連的喚了幾聲，霞姑祇是低着頭不答應，歡郎趕上前來推他，霞姑冷笑一聲，說道：「什麼姐姐？誰是你姐姐？我也沒這個福，你也不容哄我……現在哄得我伏侍這樣伏侍那樣，再過上三年啊！奶奶一進門兒，那時把我們撇在腦後，早忘記得影兒也沒了！啐！何苦來，白哄我們！」霞姑說着，把腰兒一扭，轉過臉兒去，依舊做着活兒。歡郎聽了他的話，慍的變了臉色，睜着眼，直

直的看了半晌。揮手把枇杷散了一地，一頓腳說道：「不理我也罷了！什麼希奇——那  
 年紅娘姐姐我這麼着還不惱呢！下流東西！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  
 上來了！」說着一陣子脚步聲，走出房去了。霞姑滿心想裝孤媚子哄得獻郎來親熱他，  
 他便趁機會把終身的事體定了；他們相國家的規矩，哥兒不曾娶媳婦先揀一個丫頭收在  
 屋子裏；過幾天娶了媳婦來，把丫頭一塊兒梳上頭，算二夫人。獻郎怎麼知道他的心事？  
 把個霞姑祇氣得在房裏嗚嗚咽咽的哭。他聽獻郎稱讚紅娘，心想：「這丫頭這樣的迷人，  
 我趁如今，不坑他一坑；過幾天他又爬上來，我這一番苦心，豈不白用了？」想着便站起身  
 來，出房去找陸老媽子商量去了。這裏小丫頭兒見滿地滾着枇杷，便悄悄的進來拾去吃了。

蘭兒悄悄的打發余福拿出體己的錢來，賣了兩樣水菓；推說「是老太太吃，」到靠晚  
 時候，覷人不見，偷偷的暫進了書院。向屋子裏探頭兒，祇見屋子裏暗吞吞靜悄悄的。原  
 來琴懂知道他相公和鶯鶯小姐背地裏來往，一到靠晚，他便避出外。張生祇因夜裏失眠，

白天便在書房裏痴睡。蘭兒偷進房來，見他和衣橫在牀上睡熟了，蘭兒心中一喜，放輕了脚步，走上前去；一轉念不覺心裏一陣跳動，臉上一熱，又倒退了幾步。故意把脚尖兒頓了兩下，張生還自不醒。蘭兒「嗤」的笑了一聲，低低的說道：「你看，這書獃子！夜裏不知怎麼的……」接着又說道：「吓！吓！不差人！」他站了一回，便在懷裏揀了一個海棠果兒，遠遠的丟過去，祇聽得「啊唷！」一聲，張生從牀上直跳起來。蘭兒把菓子放在桌上，身子一閃，躲在壁角裏。張生連連的問道：「是誰？是誰？」一個人祇在暗地裏打旋兒。蘭兒看他好似吊了頭的蒼蠅是的，忍不住吃吃笑着。張生聽了，直向壁角裏摸過來，嘴裏喚着「姐姐！」蘭兒一任他拉了手，兩人肩並肩兒坐在牀沿上。——張生把他認做紅娘——祇是姐姐長姐姐短的說着，蘭兒祇是不做聲。張生急了，伸手去捧過他臉兒來，蘭兒劈手推開說道：「你要留神些！我可不是紅姐姐！」一任相公鬼鬼祟祟的，俺們須要明公正氣的……」張生聽了說道：「啊唷！敢是又錯了？」忙去點上蠟燭，擎着，一手遮着燈光，走近去一照，祇見他細挑身子，圓圓的臉兒，穿着湖絲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褶裙。

兒倒也白淨些微！祇是鼻尖兒低些，眼膛下略略有幾點雀痣。那丫頭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忙轉過臉兒去。張生放下燭臺，問道：「你是那裏的姐姐？」到小生房裏來做什麼？」蘭兒一笑，說道：「俺替魯小姐送菓子來的。」說着把手在桌上一指。張生說道：「誰是魯小姐？」蘭兒笑說道：「你還問呢。那日相公調戲了他，害他回家去哭着尋死覓活，說「女孩兒給男人拉拉扯扯的，沒臉活在世上了！」後來魯太太走來，和俺老太太商量，俺老太太便出了主意，說「相公和俺小姐認了兄妹，便是老太太的兒子了。」俺老太太做了相公的母親，便可做得主替兒子定了媳婦；相公既調戲魯家小姐，心裏必是看上了他。如今俺老太太做主，便替相公定下了魯家小姐——還把我給了魯小姐做陪房呢！」說着，瞅了張生一眼。張生聽了，急得嘴裏連連說道：「壞了！壞了！俺找老太太說去……」說着，轉身要走；蘭兒忙搶上來拉住衣角兒，說道：「相公這一去，豈不羞了魯家小姐？」魯家小姐長得天仙似的模樣兒，俺老太太願分一半家產給他做賠嫁，也不辱沒了相公。」張生說道：「一任他是天仙神女，俺小生和他無緣，也是枉然！——再者，小生心窩兒裏祇有你家

鴛鴦小姐；我若勉強娶了魯小姐，不但是對不起你鴛鴦小姐，還也白糟塌了魯小姐的終身……待我和老太太說去。」他說着，又摔脫了衣角兒要出去。蘭兒急了，忙上來拉住張生的手；張生原要摔脫手，又怕丟了蘭兒的臉，便也任他捏住了。蘭兒心上又有了一個主意，忙說道：「僧好意來告訴你，你這一聲張出來，不但辜負了僧一番好意，又壞了魯家小姐和魯小姐的名氣；相公倘真不願意娶魯家小姐，待俺悄悄的回老太太去。」——只是魯家小姐也太可憐了！他知道母親替他說給了相公，相公便是他丈夫了；他可憐你一個人爲人在客，巴巴的買了些水菓，打發僧送來看看你。」說着，揀了一個海棠果，放在嘴裏咬了半個吃着，說道：「甜呢！相公也吃一口。」他說着，拿半個菓兒送過張生嘴邊來。張生忙避着，說道：「女孩兒家，羞也不羞。」一邊說着，一邊縮回身去。誰知蘭兒竟挺着臉，拉住了張生不放；一邊挨着張生，一邊說道：「這有什麼羞的？橫豎老太太說了，把我做賠房，過幾天，怕不是一位二夫人？」張生看他兩面腮兒上通紅，兩條眼睛放出光來；不覺害怕起來，忙一擗手避去了。蘭兒嘆了一口氣，一蹲身坐在牀沿上，吊下眼淚來；一邊哽咽着，一邊

說道：「老太太封我做相公的二夫人，闔府裏的人，誰不知道？大家還當面喚着取笑兒，誰知相公看着沒事人一大堆？嚙好好的，一個女孩兒的名氣，都被相公害了！叫我有什麼臉出去見人？」說着拉起羅帳兒來抹眼淚。張生頓着腳說道：「嗨氣！嗨氣！」蘭兒問上臉來，說道：「什麼嗨氣？誰嗨氣了？敢真是俺嗨氣呢？——俺也知道，相公看上了那狐狸精似的紅娘，不把我放在眼裏了。如今沒得什麼說的，老太太把俺封上了，還得相公替俺去說開了。——沒得糟塌了俺的終身。」張生聽了他的話，由不得肉麻，又是可氣，便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倒莫提紅娘姐，紅娘姐原比你懂規矩；又是好性情兒……」一句話，把個話不曾說完，忽聽得院子裏琴僮高聲說道：「相公，老太太來探望相公也！」一句話，把個蘭兒嚇得忙站起來，向後院子溜出去；琴僮在暗地裏把蘭兒抱住了，蘭兒祇不敢叫喊，掙紮了半天，纔脫身逃去。

蘭兒吃了這個虧，他如何肯罷休？悄悄的找了霞姑商量去。霞姑正被歡郎搶白了

幾句，一口氣都噴在紅娘身上。霞姑冷笑着說道：「好一個迷千人的爛娼婦！他一個人要霸佔幾個男人？事到如今，俺們也顧不得小姐的臉面了，索興鬧一下子，大家沒份。小姐來！放大了膽子，俺和你告他去；祇說他『浪上了張相公，又拉下了小姐。』」說着他二人手拉手兒，走出房來；頂頭撞着陸老媽子打外面進來。陸老媽子說道：「老太太和倪嬷嬷打牌兒，還有兩副呢；有雲兒姐姐和梅兒姐姐伺候着呢，你姊妹倆在屋子裏多說笑一回也不妨呢。」蘭兒聽了，看着霞姑說道：「俺們纔商量的話，何妨再和老媽媽商量商量？」霞姑聽了，點點頭兒；三個人重覆縮回房去，蘭兒把方纔的話說了。陸老媽子把手一拍，說道：「可了不得！虧得姐姐們先告訴我！不然，姐姐們反得吃虧呢！」霞姑忙問道：「怎麼說？」陸老媽子說道：「姐姐們也得想想：這是什麼事體？無憑無據，老太太怎麼肯信姐姐的話？那時紅娘仗着小姐的勢力，反咬住了姐姐，姐姐吃不了兜着走呢！」一席話，說得霞姑兩人恍然大悟，忙拉住了陸老媽子，求他想個計策。陸老媽子低着頭，沉思了一回；忽然拍着手說道：「這件事體，除非這樣子給他一個『真賊現獲。』」說着，三人唧唧

囁囁的又商量了一回。霞姑忽然想起來說道：「可是有一樁；這深夜時候，歡哥兒早已睡了。他房在老太太牀後，如何能瞞得住老太太呢？」蘭兒想了一回，說道：「我有了法兒了！……」

……姐姐可記得那時候，俺們在京裏？有一天一清早，俺正坐在牀頭換小襖兒，歡哥兒偷偷的爬上牀來。那時俺赤着膊，慌得俺攪進被窩去；歡哥兒還爬着，扳住被窩，嘴裏說道：「好姐姐！給我看看胸脯兒……」

蘭兒說到這裏，霞姑接着說道：「可不是嗎？哥兒這一個脾氣兒，老不肯改。那天老太太逛花園去了，俺一個人看着屋子做活兒，歡哥兒走了進來，一縱身扭股糖兒似的扭在俺懷裏，解着俺的鈕扣兒，滿嘴裏嚷着：「好姐姐！說「給我看看胸脯。後來俺惱了纔罷呢。」

陸老媽子聽到這裏，又催着蘭兒道：「你說，底下怎麼呢？」

蘭兒道：「可不是俺也惱了，他纔規規矩矩的坐在牀沿上看俺換了小襖兒；俺一轉眼見他穿着葱綠夾短衫，下面裹紅的褲子——散着褲腳兒——並沒外衣——這時二月天氣正是春寒料峭的時候——怎麼凍得？俺慌把他拉進被窩來渥着；又把我的銀紅襖兒給他披上。誰知他穿上女孩兒的衣裳，真俊呢！我一時高興，便替他擦着粉，點着胭



脂打扮起來。前面老太太喚着人，俺推歡哥兒去答應；站在牀前遞茶遞烟。老太太祇喚着我的名兒，一些也認不出來。後來還是我上去說破了，老太太捧着歡哥兒細看了一回。還說：「打扮女孩兒倒比男孩兒俊呢！」——我想那時候把歡哥兒打扮着偕們模樣溜出房去可不……」說到這裏，祇聽得上屋裏秋兒的聲音傳飯；他們忙停住話頭，急急走出屋子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蘭兒服侍歡郎起身的時候，悄悄的把紅娘引誘小姐去私會張生的事體告訴出來。把個歡郎氣得祇要去告訴母親。他小孩兒家，原不知什麼名節？祇是聽說「紅娘和張生好」不由他心裏酸溜溜的半响說道：「怪道呢！他近來眼角兒也不覷着我原來他和那書獃子好上了！我不告訴母親打斷他的腿我也不算什麼好漢子！」說着，氣憤憤地向前房走去；蘭兒攔住了，又把如何改扮如何躲到花園裏去如何捉住他們的法子一一悄悄的教給他。歡郎喜得拍手跳腳，連說：「好計策！」又說：「好玩呢！」蘭兒忙擺着手說：「悄悄的！當心給老太太聽得呢。」這一天，他們暗暗的遣兵調將到了二

更時分，問候老太太睡下——老太太規矩每日臨睡時候解着紐兒坐在被窩裏——梅兒裝着烟吃着；兩三個丫頭站在牀前說閒話兒。崔老太太催着霞姑：『服侍歡郎睡去！』這裏老太太說着閒話。約摸半個時辰，祇見霞姑拉着一個丫頭打裏屋出來；崔老太太問：『哥兒睡下了麼？』霞姑站住了，說：『睡下了。』那丫頭站在霞姑身後，祇是抿着嘴笑。崔老太太說：『留下梅兒坐夜，你們快睡去！』那班丫頭聽了，一齊答一聲：『窩蜂似的出去了。』這時歡郎打扮了女孩也夾在裏面——大家悄悄的走到園裏，依舊找着竹園裏躲着……誰知直守了一個更次，祇聽得風吹竹梢，蟲鳴階階，越等越不得消息。把個歡郎急得祇是抱怨說：他們哄他！霞姑急得賭神罰咒。到了第二天，又去守了一個更次，依舊是不得影踪。歡郎賭氣不肯去了。——原來這幾天鶯鶯小姐戴星披月的去會着張生；鶯鶯原是生得嬌怯怯的，一連十來天，不免受了些風寒。繡雲小姐來看他的時候，正是他病着。一連三四天，不得和張生相會；把個張生急得在書院裏好似「熱鍋上的螞蟻」。後來紅娘悄悄的去告訴他，張生也早晚掛念着。鶯鶯小姐吃了俞大夫的藥，出了汗病便好。

了。紅娘怕小姐再冒了風寒；便和徐婆婆說妥了，開着角門，悄悄的放張生進來。這一夜，張生第一次和鶯鶯小姐在銷金帳裏海誓山盟；誰知他們儘顧着說話，難捨難分，直到天明，朦朧睡去。阿喜進來收拾屋子，幾乎被他撞破了。紅娘急急進去，把張生喚醒了，悄悄的送出園去。這裏紅娘出了一個主意——原來紅娘睡的房，在西廂房裏，等閒沒有人到他房裏去的。他便到起更時分，悄悄的去把張生接進來；藏在西廂房裏。待到彩姑阿喜睡去，便又悄悄的把鶯鶯小姐扶進了西廂房，把門兒反扣上了，自己却去睡在小姐牀上。他兩人在西廂房裏，良辰樂事，鴛鴦穩渡；夜夜恩情，也不知度了多少良宵。誰知「好事多磨」，「良緣天妬」！這消息傳在陸老媽子耳朵裏，又去悄悄的告訴了霞姑；霞姑又哄着歡郎，到起更時候，三四個丫頭擁着歡郎到園裏候着。果然看見徐婆婆悄悄的上來開了角門，張生夏進門來，紅娘過去接着；張生見了紅娘趕着叫「姐姐」！又站在月光地裏拉着手，唧唧噥噥的說笑着。歡郎看了，忍不住一股酸氣，直冲上頂門來，氣憤憤地要搶出竹林子去。霞姑一把攔住了，悄悄的說道：「哥兒且耐着；你打扮着女孩子，給他們看見，豈不笑話？」

歡郎住了脚，眼睜睜的看張生和紅娘肩並肩兒走進去了。歡郎回進房去，睡在牀上，直氣了一夜。巴巴的到了天亮，他便從被窩裏跳了起來，也不披衣，趕到前屋子去。這時崔老太太正睡着，忽見歡郎直攢進被窩來，慌得忙喚：「我的兒！」歡郎爬在枕上，把紅娘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又說了許多紅娘怎樣欺負他，怎樣懶。把個崔老太太氣得在被窩裏坐起身來，便要打發人去把紅娘喚來；回心一想：這一聲張起來，豈不羞了鶯鶯？再者小孩兒的嘴，也不能十分信他，非得親自看見，再問時，紅娘纔沒得說嘴。他想着，一面悄悄的叮囑歡郎：「不許聲張出去，好好的回房去睡着，俺自有道理。」歡郎聽了，也使悄悄的回到自己牀上睡去。這裏那班丫頭，一早起來，在自己屋子裏，已是議論紛紛，說着昨夜的事；大家悄悄的走到上房裏來，打聽消息。誰知崔老太太依舊沒事人兒的，便是歡郎也安安靜靜的跟着他母親。大家看了詫異。到吃飯時候，紅娘陪着鶯鶯小姐到老太太屋子裏來，一塊兒吃飯；崔老太太一般的和鶯鶯說笑着。却暗暗的留神看着他女兒的眼角眉頭，卻另有一種春色；腰肢體態，別又不同。再鶯鶯小姐說着話兒，也是有說有笑，不如從前愁眉不

展的樣子一般了。吃罷了飯，老太太吩咐管家婆：「把西屋子收拾收拾。」說：「收拾出一間屋子來，打算去接魯太太母女來住幾天玩玩。」管家婆答應着，領着大小丫頭收拾去了。這裏老太太依舊拉着倪嬌嬌、鶯兒打牌消遣。霞姑覷沒人，便悄悄的問歡郎：「怎麼樣了？」歡郎說：「老太太叮囑：『莫作聲』呢。」霞姑滿肚子疑團，也沒有法子。歡郎一眼見小丫頭子捧着一個長頸瓶子，從西屋子出來，那瓶耳上也裝着兩個管子。趕着霞姑問：「是什麼？」霞姑說：「不知道。」他叫小丫頭子捧着去問老太太——老太太正散着手坐醒——見了問：「什麼地方找出這個東西來？」小丫頭子說：「收拾西屋子，在牀下面找出來的。」老太太說：「是一樣玩意兒。」歡郎聽了，纏着他母親耍玩。老太太被他纏不過，便叫停了打牌，吩咐：「到外書房去，把一袋箭拿來。」老太太抽了三枝箭，叫：「把壺兒離三步擺着。」老太太站起來，拿着箭稍兒，向地下一摔；那枝箭從地下跳起來，翻一個跟斗，不偏不倚的插在瓶口裏去了。一連三枝，都是這樣。鶯兒和歡郎齊說：「母親好眼法！」說着，鶯兒心裏一動，便接過箭來，肚子裏默默的禱告着：「若我與張家哥

哥有夫妻之分，這三箭都中。」一面擰着，連擰了三枝，都是不中，便去坐在窗下，心裏十分煩惱。接着歡郎也投了三枝，有一枝中在耳上。老太太說：「這玩兒是男孩兒學的；俺們小的時候，在家裏，也跟着哥哥弟弟學着。到如今，你父親在日，有客人來，也常玩這個。你們如今不好好的習練，怎麼能？」老太太說着，看了歡郎一眼，不禁眼圈兒紅了起來。歡郎見了，忙縱身倒在母親懷裏，一個身子和扭股糖兒似的扭着，嘴裏連連喚着「媽！」又說：「這個喚着什麼玩兒？媽教給孩兒呢！」崔老太太一面摸着歡郎的額子，說道：「這叫做「投燈」；客人吃酒時候，常常玩的。正經玩時，有許多規矩呢——我也懶得說，外面朱相公很懂得這玩意兒，你問他去。」歡郎聽了，叫小丫頭子捧着燈兒，跟着到外面去了。

一回兒天色晚了，鶯鶯小姐陪他母親吃過夜飯，告辭回房；紅娘坐在燈下做活兒，鶯鶯看着書，一邊說道：「有這個工夫，你還不如劃些蓮子裹着——昨天睡到半夜裏，他喚起，吐

子餓」來我一時裏沒有法子——叫又不好叫得。你如今裏些蓮子羹預備着罷。」紅娘聽了，便收拾活計，拿出蓮子來，在燈光下剝着。紅娘說道：「如今考期近了，小姐也得勸他不用功，進京趕考去；小姐如今身體給了他，也望他飛皇騰達，也塞了老太太的嘴。」——將來小姐也得個封誥。沒得食着眼前快樂，却忘了錦繡前程。」鶯鶯聽了，點點頭兒。一回兒蓮子剝完，便在爐子上燉上。彩姑和阿喜吃罷了飯，進來替小姐疊着被兒，薰着香兒；又說一回閒話，紅娘催他們去睡。彩姑和阿喜瞅了一眼，大家心裏明白，便手拉手兒出房去了。鶯鶯小姐看屋子裏沒有傍人，忙從枕箱裏拿出一個淡綠綾子的兜肚來，上面繡着鴛鴦戲蓮——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已經繡成了八九，祇剩了一個鴛鴦翅膀兒。紅娘說道：「小姐天天在燈光下繡着花兒，怕不要把眼睛遭壞了？」鶯鶯抿着嘴一笑，說道：「怎麼呢？祇有這個時候兒偷着繡幾針。這活兒做上十日來了，他天天問着我，要我做這活兒，早做成了早一天給他帶上，也是我一點心。」說着，聽外面鐘樓上撞着鐘，鶯鶯輕輕伸過腳去，踢着紅娘的裙子，紅娘會意，笑着站起來，走出院子去。這裏鶯鶯丟下活計，拿

瓢兒向缸兒裏兜了一瓢糖，去爐子上調着蓮子羹，嘗着味兒，回過身來，又拿起活計來做着。心裏又想起了自己的終身：「現在雖暫時如了心願，不知將來到底是如何一個結局？」想到這裏，那手裏的針不知刺到什麼地方去了？正想着，祇聽得頸子後面「悉索」一聲響，接着伸過兩隻手來，遮住鶯鶯的臉兒。鶯鶯小姐伸手摸他，小指上養着一根長指爪，認得是張生的手，便「嗤」的一聲笑了。紅娘在後面趕來，忙把張生帶扯帶推的送出房去；嘴裏說道：「這地方是你來得的麼？」悄悄的送進他西廂房去，回進來再把鶯鶯小姐扶進房去，又送着一碗蓮子羹進去，服侍他兩人睡下了，纔回出來。

這裏崔老太太看到了三更時分，便從牀上悄悄的下來，看看秋兒斜靠在薰籠上，正好睡呢。他也不喚人，蹣着脚走出院子去……一天涼月，照着空落落的迴廊，摸索着繞過後院去。西廂房裏淡淡的燈光，照射在紙窗上，上屋裏三間房，暗吞吞的不見動靜。崔老太太心想：「我到他房裏看他怎麼樣？」便又摸索着，走進上屋裏套房去；祇見牀上羅帳低垂，香烟微漾。崔老太太走近牀去，揭起帳門來一看，祇把個崔老太太氣得把紅娘亂推；



紅娘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見了老太太嚇得祇坐在被窩裏，低着頸子，再也抬不起頭來。老太太連連問着他：『小姐睡在什麼地方？』紅娘總是不做聲兒。崖老太太氣憤憤地把帳門兒一摔手，說道：『明天好好的問你！』說着，一轉身去了。這裏紅娘呆呆的坐在牀上，半晌，要下牀去喚起鶯鶯小姐來。回心一想：『他和張家相公正在酣頭上，我這一去喚，小姐受了驚嚇，怕不要壞了身子？再者老太太既然知道了，從此以後，他兩人怕不容易見面兒了。可憐祇有今天這一夜！我還忍得去打散他嗎？拚了我明天受老太太的打罵！』這一夜，可憐紅娘眼睜睜的坐着，看天色微明，他依舊悄悄的走進西廂房去，催着張生起來。張生睡眼朦朧的走下牀來，三轉四回的揭着帳門，看着鶯鶯小姐，捨不得走開。紅娘滿心要把老太太的事說出來，看了他們這個樣子，怪可憐的，便又忍住了。催着張生出去。這裏鶯鶯小姐也悄悄的回到自己房裏，重覆睡下，這一睡直睡到日上三竿，纔起來梳洗。紅娘正服侍小姐梳頭，祇見門簾一動，歡郎望屋子來，見了他姊姊也，不問好，冷冷的對紅娘說道：『母親喚你去！』紅娘見歡郎進來，已嚇得心頭亂跳，聽得說：『老太太

喚他。」便顛着聲兒問道：「哥兒，你知道老太太喚我怎麼？」  
 一聲，說道：「你問我麼？我怎得知道？你和俺姊妹做的好事！俺母親知道了，如今要問你哩！」  
 紅娘聽了，臉上慍的變了顏色，說道：「呀！小姐你連累我也！」  
 鴛鴦把臉紅得直到頸子上，低着头去，忍不住撲簌簌的吊下眼淚來。  
 紅娘說道：「哥兒，你先去，我便來也。」  
 這真是小姐常念着的詩：「金塘水滿鴛鴦戲，繡戶風開鸚鵡知。」了！——小姐，你當初若依着我夜去明來，倒圖得個天長地久。一邊你兩人同衾共枕，却叫我一個提心在口。  
 小姐：你命裏生成，止合帶月披星，誰許你停眠整宿？俺那老夫人啊！他心數多，性情儻，便是俺們沒有這事，他還要巧語花言，將沒作有，怕張相公窮酸做了新婿，怕你小姐做了他的嬌妻，怕我紅娘做了你兩人的牽頭！他祇把你這春山般的眉兒，秋水般的眼兒，深深的藏起來，只把你裙帶兒拴住，扭門兒扣住，出落得別樣風流，一輩子老死在這繡房裏罷了！  
 ……我算來：我到老夫人那里，夫人必問道：「兀那小賤人！我着你行坐守着小姐，誰教你恁這他胡行亂走？」  
 老夫人這般問，却教我如何說着？我便祇說道：「老夫人在上，我紅娘

自小兒不敢欺瞞老夫人……我使把小姐的事和盤兒托出，只是我圖着什麼來？張家相公和小姐夜夜並頭，曲盡綢繆，倒鳳顛鸞百事有，可憐我獨自在窗兒外，幾曾敢輕輕咳嗽。我每夜到花園裏去，站在曲苔上，祇把繡鞋兒冰透，如今却害我嫩皮膚去受粗棍兒抽！我這樣耽驚受怕，小心着意的，着甚來由？」紅娘祇是說着，小姐祇是哭着，半晌，鶯鶯拉着紅娘的手，說道：「好妹妹！俺的心事怎瞞得你？我的身子，已經給他糟蹋了；今生今世也不嫁別人的了！好妹妹！替我對老夫人說去。若得老夫人回心轉意，我和妹妹好似一個身體一般，將來總忘不了妹妹呢！」鶯鶯小姐說着，又抹眼淚。忽見秋兒又走進房來，說：「老太太喚你「快去」！」紅娘一邊答應着，一邊對小姐說道：「咳！小姐，我過去呵！說得過你休歡喜，說不過你休煩惱；你只在這裏打聽波！」說着，跟了秋兒出來，走到上屋裏，祇見五六個丫頭老媽子，一字兒站在廊下。見紅娘過去，大家便鼻管裏冷笑着，低低的說道：「牽頭兒的來了！」紅娘也不去理他，祇低着頭走進屋子去。見老太太放下臉兒，坐在大椅子上，霞姑和蘭兒站在身後。紅娘上去喚了一聲，站着；老太太回過頭來，看着丫

頭說一聲：『出去』。那蘭兒和霞姑低着頭退出房來，隨手把房門關上了。裏外靜悄悄的，半天；老太太開口說道：『小賤人！怎麼不跪下？你知罪麼？』紅娘說道：『紅娘不知罪。』崔老太太說道：『你還是口張哩！若實說呵，饒你；若不實說呵，我只打死你個小賤人！』紅娘說道：『老太太叫我說些什麼來？』崔老太太說道：『我親眼見呢！你昨夜睡在小姐牀上做什麼？你把小姐送到什麼地方去了？——再則，你和小姐半夜裏到花園裏去做什麼來？』紅娘說道：『不會去，誰見來？』崔老太太氣得向紅娘臉上下死勁一「啐」！說道：『小賤人！你還賴麼？——來！』崔老太太向窗外喚了一聲——那霞姑早已照呼下了——歡郎領頭兒，帶着蘭兒，霞姑，雲兒，梅兒；還有陸老媽子，鶯鶯小姐房裏的彩姑……一串兒走進房來站着。崔老太太問：『你們怎麼見他花園裏去來？』說給這小賤人聽！霞姑巴不得一聲兒把那夜如何聽陸老媽子來說，如何徐婆婆開着門，每夜放鶯鶯小姐和紅娘出去私會張生；他們起初不信，後來邀了姐姐們，每夜躲在花園裏竹樹林子裏看着，果然不錯……霞姑說到這裏，歡郎也搶着說道：『母親，這話真呢！孩兒也

親眼見來——那夜，孩兒跟着他們躲在竹樹林子裏，見紅娘這丫頭引着那張家的走進園來；一邊走着，一邊說笑着，還勾肩搭背的做出那種浪人的樣兒來呢！」崔老太太忙喝住道：「胡說！什麼浪人不浪人！」又回過頭來對霞姑說道：「都是你們這班下作胚教的！」——這是哥兒幾時到花園裏去來？怎麼我不知道？」歡郎聽說，又把霞姑如何把他扮作女孩兒，混出房去說了。崔老太太聽了，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都是好人！」大家不敢做聲，靜悄悄的一回。崔老太太又回頭對紅娘說道：「你聽見了麼？難道他們大家都是冤枉你的不成？他們都親自見來，尙兀自推呢！」這時紅娘跪在跟前，崔老太太說了，揚手一巴掌打去；紅娘哭着說道：「老太太不要閃了貴手！且請息怒，聽紅娘說來」……那班丫頭在旁邊，看他粉臉上打得一塊通紅，半邊髮兒也散下來；個個心理稱願，一齊說道：「快說呢！還裝嬌樣兒！」紅娘抹着眼淚，說道：「那夜奴才陪着小姐坐在屋子裏，小姐停了針繡，沒有事兒閒磕牙兒；小姐說：『哥哥病久，嚙兩個背背；親偷偷到書房裏問候去來。』」崔老太太說：「可問候了不會？」紅娘說：「問候了。」崔老太太說：「怎

「去來？」紅娘說：「打花園西角門兒去來。」崔老太太說：「誰替你們開門來？」紅娘說道：「徐婆婆。」崔老太太說：「徐婆婆怎麼肯？你給他多少錢來？」紅娘說：「沒給錢。」徐婆婆原也說：「他救了俺全家的性命，如今小姐去望他的病兒，原也該的。」他又說：「天下難得的是多情，如今小姐和張相公好一對兒，小姐做主願嫁他，也該的。」他又說：「便給老太太知道了，送了這條老性命，也是願的。」他便夜夜給俺看着門兒。」

崔老太太聽了紅娘的話，低下頭去半晌，說道：「你們去問候啊！他說些什麼？」紅娘說道：「張相公病得利害呢！他睡在牀上，說：『老太太近來恩做懺！教小生半途喜變憂！』他又說：『紅娘，你且先行。』他說：『小姐權時落後……』」崔老太太聽了，慌張起來，說道：「哎喲！小賤人！他是個女孩兒家，着他落後怎麼？」紅娘冷笑一聲，說道：「小姐這一落後啊！定然是神針法灸，難道燕侶鸞儷？老太太你還不知道呢！自從那日老太太許把俺小姐給張相公來，他兩個在西廂房裏，到今天已經有一個多月在一處宿了……」

紅娘說了這句話，大家不防他直說出來，倒把大家嚇得呆了一呆。崔老太太臉上一陣紅

暈，說道：「咳……」紅娘不等老太太說話，便搶着說道：「老太太何須你一一搜緣由……」老太太接着說道：「我怎的不應查問？誰許他做夫妻來？好不識羞……我今天和那酸秀才拚了！」紅娘說道：「他們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兒兩相投。老太太啊！你得休時，這其間何必苦追來？」崔老太太一邊吊下淚來，說道：「堂堂相國千金，祇落得淫奔苟合！我有什麼臉兒見俺死去的相國——這事都是你個小賤人……」說着回過手來，又是一巴掌。打得紅娘一腔怒氣，按捺不住，拿手捧着臉兒冷笑一聲，說道：「老太太！也得細心兒想想：這非干張相公小姐紅娘之事，乃是老太太自己錯了！」老太太聽了，越法生氣，說道：「這小賤人倒拖下我來！怎麼是我的錯？你倒說說！」紅娘說道：「俺常聽相國在日說着：『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大不可也。』想當日孫飛虎打兵圍住普救寺，老太太也曾許下：『有能退得賊兵的，把小姐給他做妻小。』張相公若不是愛上了小姐，怎麼肯來管這閒事？俺們待到敵兵退了，性命保了，便反悔了從前的說話，豈不是失了信嗎？——既不肯答應他的親事，便當酬謝他些金帛，打發他早早離了這裏，却不該留他

住在書院裏——和俺小姐祇隔得一梁牆兒——一個是仕女班頭，一個是文章魁首；住在一塊兒，也怨不得他們做出這事來——老太太若不遮蓋了這件事，一來辱沒了相國的家譜；二來張相公救了俺全家性命，却叫他吃了虧，俺們心裏也忍不過；三來告到官司，老太太先有「治家不嚴」的罪名兒——紅娘却沒有什麼罪！老太太便是打死了我，也遮不過這醜名兒來！」紅娘這一席話，說得大家面面相覷；歡郎到底是孩子脾氣，懂得說話裏的意思，便嚷道：「母親再打着問這賤人！」崔老夫人低着頭，半晌，不說話兒；停了一回，抬起頭來，對霞姑說道：「你們且出去。」霞姑聽了，帶着衆丫頭出去；剛到門口，老太太說一聲：「站住！」大家便立住了。老太太說道：「出去多說一聲，仔細你們的皮！」大家聽了，齊答應一聲「是」，出去了。歡郎站在他母親背後，崔老太太說道：「好孩子！出去找趙大玩兒去罷。」歡郎雖不願意，也祇得趑趄着出去了。這裏崔老太太和紅娘兩人在屋子裏靜悄悄的，半晌，老夫人說道：「賤人！站起來罷！」紅娘磕了一個頭，站起來；崔老太太說道：「這事依你便怎麼樣呢？」紅娘說道：「依紅娘愚見，莫若恕其小過，完其大事，



實爲長便。常言道得好，「女大不中留」，他兩人真可稱得才子佳人。一個是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是曉盡描鸞刺繡；這原是世界上第一好事。老太太你得休時便休，得罷手時便罷手。大恩人怎做得敵頭？老太太若一聲張啊，不是和張相公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怪弄醜。小姐是老夫人自己親生女兒，到底干連着自己皮肉；老太太，你休得再追究。」老夫  
人聽了，想了一回，說道：「這小賤人到也說得是！我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經官啊，其實辱沒了家門——罷！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便與了這禽獸罷！」說着，又淌下眼淚來。停了一回，又說道：「紅娘，你與我喚那賤人過來。」紅娘答應着，轉身出去，纔走到門口，崔老太太說道：「好好的說，莫嚇着他！」

鴛鴦小姐一個人坐在房裏，心裏亂跳；正沒處拉把，一回兒小丫頭阿喜走來，說：「不好了！老太太打着紅姐姐呢。」鴛鴦聽了，一陣心酸，淌下眼淚來。阿喜在一傍陪着，靜悄悄的，不說話兒。鴛鴦小姐心想：「這事既鬧破了，任憑母親打着罵着，我是打定主意，要嫁的了。不啊！還有一個死呢！」正想着，門帘兒一動，紅娘走進屋子來。鴛鴦忙去拉着

他，連連問道：「妹妹！怎麼了？」看他眼圈兒紅着，便伸手替他抹淚。紅娘說道：「小姐那棍子兒只是滴溜溜在我身上轉！吃我直說過了，如今老太太請你過去。」鶯鶯小姐說道：「羞人答答的！怎麼見我母親？」紅娘說道：「哎喲！小姐你又來了！娘跟前有怎麼羞？羞時休做！小姐可記得那時候啊？那月兒纔掛上柳梢頭，恰又是早人約在黃昏後。那時候羞得我在腦背後拿牙兒襯着衫兒袖。我一覷眼啊！羞也！祇見小姐瘦的鞋尖兒；一個不住聲兒把「小姐」喚着，一個啞聲兒一任他厮擗。那時兒小姐卻不會害羞半星兒羞來？」鶯鶯小姐被紅娘說急了，祇把衫袖兒遮着臉兒；紅娘催着說道：「小姐快去來！」「醜媳婦終須見公婆面——」再則，小姐和那人偷偷摸摸，終究不是事；也得給老太太知道小姐的心事，把這事兒說結了。過了明路兒，也圖個天長地久。」鶯鶯聽了，忍不住尿下淚來；把腳兒輕輕一頓，說道：「這冤家！害得俺苦也！」說着轉身慢慢的走出房去。紅娘上去扶着，走到上屋裏；許多丫頭老媽子，在走廊上遠遠的站着看着，又鬼鬼祟祟的咬着耳朵。鶯鶯也不理他，祇是低着頭走進屋子去。崔老夫人見了女兒，

忙站起來；搶上前去，一把摟住了，撲簌簌掛下淚珠來。說道：「我的孩兒……」說着，喉嚨裏梗住了，說不下去。鶯鶯也伏在他母親肩頭，嗚嗚咽咽的哭了。紅娘也在一傍抹着眼淚。半晌，崔老太太說道：「我的孩兒……你今日被人欺負了！做下這等丟臉的事……咳！都是我的業障！待怨誰來？我待經官啊，辱沒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做出來的。」崔老夫人說着，鶯鶯小姐伏在桌上，大哭起來；崔老太太看了，心裏又是不忍，忙上去抱着，連連喚着：「我的孩兒！」又說道：「罷了！都是俺養女兒不長進，你去書房裏喚那禽獸來！」紅娘聽說，便丟下小姐，轉身出去。在這個當兒，雲兒進來，說道：「魯家太太和小姐來也！」崔老太太和魯太太正在好頭裏，如今一肚子氣，正苦沒說處；聽說：「魯太太來了！」便忙說：「請！」一時魯太太走進屋子來；他女兒構雲小姐，跟在後面，一眼見鶯鶯哭得眼皮兒紅腫，忙上前去拉着手兒，摩着：「姊妹！」問時，鶯鶯祇是低着头不做聲兒。崔老太太說道：「你姊妹傷心呢，你好好的勸他；我和你母親到那邊屋裏坐坐去。」崔老太太說着，一手挽着魯太太，走過西面屋子來，坐下；蘭兒送上茶來，崔老太太見魯太太

的丫頭蘋蘋站在身後，便說道：「你姊妹到外面息息說話兒去。」蘭兒聽了，便拉着蘋蘋退出來。這裏崔老太太在屋子裏，和魯太太把他女兒的事體，從頭至尾說出來。魯太太聽了，心裏也不覺詫異，怔怔的半晌，說道：「如今老太太的意思怎麼樣？」崔老太太說道：「我的意思麼？已經打發紅娘去把那禽獸喚來，叫他把女兒帶去；從此離了我這裏，落得眼前清淨！非中得狀元，做得尙書，莫來見我！」魯太太聽了，怔了一怔，說道：「主意原是好主意；祇是可憐一個千金小姐，從此飄泊天涯——再者，也太便宜了那小子。」崔老太太聽了，便說道：「依魯太太主意，便怎麼樣？」魯太太便走到跟前，去，咬着耳朵，唧唧囔囔的說了半天，崔老太太祇是點着頭兒。

紅娘走到張生房裏，張生正和衣睡着，紅娘上去推着他，張生驚醒過來，見是紅娘，喜得忙撲上來。紅娘推着他，說道：「莫得意！喚你呢！」張生說道：「誰喚小生？」紅娘說道：「你的事發了也！老太太喚着你呢！」張生急了，連連作着揖，說道：「紅娘姐，沒奈何，你與我遮蓋些，不知誰在老夫人行說來？」小生心裏忙亂，不得主兒，怎好過去呢？」紅

娘揸着嘴兒一笑，說道：「你休伴小心，老着臉兒快些過去。事體既已泄漏，怎干休得？」老太太聽了那起毛丫頭的話，來喚着我；我看看事兒瞞不過去，祇得先投首了。」張生說道：「這又奇了！干他們什麼事？」紅娘「嗤」的一笑，說道：「他們麼，個個看上了相公，打破醋罇子呢？——如今他那邊賠酒賠茶，倒來攔就了你，你怎麼反耽起憂來？」張生說道：「姐姐，俺慌得緊呢！」紅娘伸指兒在張生額上一戳，說道：「你元來「苗兒不秀」！一個「銀樣的鐵鎗頭」！」張生怔怔的祇是站着，紅娘催着道：「相公快去來！老太太和俺小姐等着呢！」說着伸着兩手推着張生背兒，走出書房來；張生沒奈何，走進內宅去。紅娘領着，走進廳屋去坐着；轉身走進東屋去通報。見鶯鶯小姐正和纖雲小姐說着話兒，鶯鶯小姐見他進來，祇向那邊努着嘴兒。紅娘知道，覓到西屋子裏去。張生在廳屋裏怔怔的坐着；祇見門檻兒外面人影子一晃一晃的，有許多丫頭探頭兒。停了一回，紅娘站在房門口點頭兒；張生站起來，跟他走進西屋子去。一眼見崔老太太，鐵板了臉兒坐着；張生上前去施禮。老太太說道：「好個秀才！豈不聞「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便待送

你到官府去，祇辱沒了我家門，我沒奈何，把鸞鴛配與你爲妻——只是老身有一句話：俺家三輩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俺與你養着這婦兒，得官啊，來見我，劍落啊，休來見我！」

張生聽了，半晌說不得話兒，正怔着，那魯太太從牀後轉將出來，說道：「張相公，你此去若是嫌疑，俺的小姐，早已催老太太做主，說與相公做妻子；如今讓了崔家小姐，俺小姐給你做二夫人，老身也願意。」

張生聽了，忙站起來說道：「小生才疏德薄，已是負了崔家小姐！萬萬再不敢拖累別人！夫人好意，小生是萬萬不敢領受的！——再者，小生運

岳母大人吩咐，明日便上朝取應去，在路上也帶不得眷口。」

魯太太說道：「相公路上帶着女眷不便，俺也與你養着這婦兒。」

張生忙說道：「小生頭可斷，這事兒萬不能違命！」

紅娘正在房外偷聽着，聽了這話，喜得忙趕進來說道：「相公怎的不拜謝俺老夫人也？」

一句話提醒了張生，忙拜着跪下去。

崔老太太忙站起來，說道：「紅娘快扶着你相公。」

紅娘上去扶起。

張生轉過身來，向紅娘作了一個揖；紅娘扭過腰兒去，說道：「這算什麼？你該謝天謝地謝我夫人。」

崔老太太說道：「紅娘，你吩咐他收拾行裝，安排酒肴果盒，明日

送相公到十里長亭饒行去者。」紅娘應着，崔老夫人便站起來，拉着魯太太的手到東屋裏看他兩個女兒去了。這裏張生搶上來，又拜着紅娘，紅娘碰着嘴一笑，說道：「你莫開心，相思事兒一筆勾銷，早則要鎖緊了眉頭，密約幽歡，恰纔動頭兒！原來這般一個美人兒，誰能教消受得可喜娘膽兒？也得要相公耽受些相思滋味呢！」說着，送張生走出屋子來。走到內宅門外，紅娘看着四面沒人，便說道：「相公，你心裏還是喜也？還是悶也？」張生過來，拉着紅娘的手兒，說道：「悶也能！喜也能！只是俺今日夫妻成就，教小生如何謝俺姐姐？」紅娘抿嘴兒一笑，說道：「相公慢道你這夫妻啊！直要到歸來時，畫堂簫鼓度着春朝，方算得是一對兒鸞交鳳友。——如今還不得你說媒紅，吃你謝親酒！」

哭宴

鶯鶯唱：

詞 滿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

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淚！

恨成就得遲，怨分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

猜疎林你與我掛住斜暉——

馬兒慢慢行，車兒快快隨；

恰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

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

此恨誰知？——見安排車兒馬兒，不由不熬熬煎煎的氣；

甚心情花兒鬢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

眼看着衾兒枕兒，只索要昏昏沉沉的睡；

誰管他衫兒袖兒，濕透了重重疊疊的淚！

兀的不悶煞人也麼哥！悶煞人也麼哥！



誰思量書兒信兒，還望他悽悽惶惶的寄？

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烟衰草淒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

我見他蹙愁眉，死臨侵地；

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

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雖然久後成佳偶，這時節怎不悲啼？

意似痴，心如醉；只是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我只爲合歡未已，離愁相繼；

前暮私情，昨夜分明，今日別離！

我恰知那幾日相思滋味，誰想那別離情更增十倍？

你輕遠別便相擲，全不想腿兒相壓，臉兒相偎，手兒相持？

你與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這般並頭蓮，不強如狀元及第；

供食太急，你眼見須臾對面，頃刻別離！

若不是席間子母當迴避，有心待舉案齊眉——

雖是厮守得一是一剎，合教俺夫妻每共桌而食，

眼底空留意，等思就裏，險化做望夫石——

將來的酒共食，書着這土和泥——

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緩緩溶溶至結，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淚！

面前茶飯不待吃，恨塞滿愁腸胃！——

只爲鴛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坐兩下裏；

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霎時間杯盤狼籍，還要車兒投東，馬兒向西——

兩處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橫翠；

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淋漓細袖掩清淚，知你的青衫更濕；

怕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

分明眼底入千里，已過尊前第一杯！

我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肉成灰！

到京城，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千金體；

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

鞍馬秋風裏，無人調護，自去扶持！

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

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嶽低；

到曉西樓倚，看那夕陽古道，衰柳長堤！

芳魂隨是一拋來，如今竟自獨自歸！

歸家怕看羅幃裏；昨宵是繡衾奇煖留春住；今日是翠被生寒有夢知；  
留戀應無計！一個據鞍上馬，兩個淚眼愁眉！——

不憂文齊福不齊，只憂停妻再娶妻！

河魚天雁多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

君須記：若見些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青山隔送行，疎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

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尙馬嘶！——

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

將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般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崔老太太送魯太太母女回去以後，回進房來，見了他女兒，滿心想說他幾句，又怕他受不起委屈。紅娘送了張生回來，崔老太太見了，眼睛裏冒火，便說道：「紅娘過來跪下！」紅娘便上去跪着。崔老太太說道：「俺好好相府門楣，都被你小賤人一個人壞了！我如今許便許了那禽獸，祇是我這一肚子氣不增出得，我祇是打你，快去取家法來！」紅娘也不哭，也不求饒，站起來，轉到牀後去。取了一條家法，送與老夫人，自己仍是跪下。老夫人問一句打一下，一連打下七八下；紅娘祇是不做聲。鶯鶯小姐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嘆的跪在地下，替紅娘求着饒，又站起來，扶着他母親牀上去躺下。崔老太太氣得喘噓噓的，自己也掌不住哭了。鶯鶯小姐再三勸慰着，崔老太太想起：「丈夫去世，沒人做主。」越哭得淒涼。後來還是歡郎進來，纔把母親勸住了，哭了一盞連聲喚：「倪嬤嬤！」倪嬤嬤進來，崔老太太說：「去吩咐崔大，把那管園子的老妖精徐老賤人，和那頭門上的小子，母子二人一齊攆出去，永遠不許進府！」倪嬤嬤答應着，出去傳話。這裏秋兒、霞姑兩人進來，替老太太捶着腿兒。老夫人纔朦朧睡去。屋子裏靜悄悄的，鶯鶯小姐也不敢回房看。

着紅娘兀自直挺挺的跪着，上前去扶着他起來。紅娘滿臉淌下淚來，鶯鶯拉着他，拿羅袖兒替他抹着眼淚，悄悄的安慰着他。紅娘說道：「小姐你放心！俺紅娘一身做事一身當，莫說老夫人打甚下，便是打死，祇求成全了小姐的事體，也是甘心的！俺祇爲小姐傷心呢！」鶯鶯聽了，也忍不住抹着眼淚，正淒涼時候，忽聽老夫人醒來，在牀上吩咐：「今晚派蘭兒去替小姐看着屋子，小姐睡在這西屋裏伴着我。」鶯鶯聽了，祇得「是是」應着，看着天色已晚，一家人冷清清的老夫人，鶯鶯小姐，紅娘，三個人飯也不吃。聽聽外面起更，老夫人吩咐：「睡去！」鶯鶯告辭出來，崔老太太在枕上淌着眼淚，直到天亮，便下牀來，覘姑進來，伏侍梳洗。梅兒和秋兒疊被掃地，崔夫人問：「小姐起來不曾？」梅兒說道：「正梳洗着呢。」停了一回，紅娘走進房來，老夫人問道：「你小姐可裝扮齊全？」紅娘說道：「纔服侍吃下燕窩了。」崔老太太說道：「今日送張相公赴京，快催小姐同去十里長亭，我已吩咐人『安排下筵席』。一面去請張相公，想也一定已收拾了也。」紅娘答應着，回到西屋去催着小姐。鶯鶯正收拾齊全，見了紅娘，說道：「今日送行，早則離人多感，况

值這困人天氣，好煩惱人也啊！」紅娘說道：「小姐今日深受別離滋味，終有團圓快樂的一天；我紅娘啊，耽了一輩子驚嚇，昨晚還吃一頓打，這是何苦來！」說着，眼圈兒一紅，淌下眼淚來；鶯鶯上去拉住，勸說道：「妹妹莫惱！老太太打你，俺這裏賠罪也。」說着，兩人對道了萬福。紅娘說道：「俺府裏姐姐們，個個都刁纏古怪的；老天白目的，給他們背地裏取笑着，如何過得？」鶯鶯小姐低頭正想着，秋兒進來說：「老太太說：『請小姐快去也！』」鶯鶯扶着，走過母親屋子去。崔老太太說道：「外面車兒套上了，快去來！」一面吩咐管家婆出去吩咐崔大：「多派家丁，護着車輛，催小姐早早轉身！」管家婆答應着，傳話出去了。張生一早起來，吩咐琴童：「快收拾行李琴書！」琴童怔了一怔，說道：「這是爲什麼？」張生說道：「老夫人夜來逼我上朝取應，得官回來，方把小姐配我；沒奈何只得去走一遭兒！」我今先往十里長亭等候小姐，與他作別啊！」琴童一兀頭，嘴裏囁咕着，去收拾行李。門帘兒一動，法本和尚趲了進來；劈頭說道：「相公喜也！才子佳人，在這佛地上成就了姻緣，真是我佛多情……」張生接着說道：「師父啊！小生此番去啊！相思事，一筆勾，離愁

萬丈，卻纔動頭。有什麼可喜之處？」法本說道：「相公才高北斗，袖裏功名，垂手可得。」轉

眼看畫堂簫鼓，一對兒鸞交鳳友。——如今閒話少說，相公收拾停當，隨老僧去別了老夫人。

張生說道：「小生滿腹愁腸，別什麼來？」法本說道：「相公既是他家的女婿，禮當

一別。——再者有機會和小姐多見一面，也是緣法。」張生聽了，便低着頭跟法本走進內

宅門去；那家人小廝和丫頭老嫗子，見了他站在一傍，讓過去了。便在背地裏唧唧噥噥的

說着。張生來到廳屋裏坐下，小丫頭進去通報；老夫人走出房來，張生上前去拜了老夫人。

說道：「賢婿，莫忘了老身的言語！此去必得了功名來見我。」張生「是是」應着。法

本看張生垂頭傷氣，知道他心裏難受，便解說道：「相府小姐，是天下第一位小姐；也得相公

這般天下第一位才子匹配。相公此去，中了狀元，真是天下第一位人了。那時不但老夫

人喜，小姐也喜！相公在小姐面上，也得去辛苦一遭。」一席話，說得裏外的人聽了，心裏

歡喜起來。原來這時鸞駕小姐坐在裏屋，正自愁眉淚眼；聽了法本這句話，紅娘悄悄的推

着鸞駕說道：「小姐聽得師父的話麼？正該大家歡喜。——相公肚子裏正氣苦，他看了小



姐這般模樣，叫他如何捨得？  
小姐快別哭了！  
鶯鶯聽了紅娘的話，忙收了眼淚，羅袖攏着，外面張生坐了一回，便站起來告辭。老夫人回過頭來，問：「小姐梳洗完了麼？」秋兒忙答道：「小姐梳洗完了，在屋子裏候着呢。」老夫人便對張生說道：「賢婿，山門外稍待一回，俺母女送你一程者。」張生嘴裏連稱：「不敢！」跟着法本告別出來。外面琴童已收拾了書囊，琴，劍，一擔挑着。自有許多相府管家，和他拉着手說分別話兒，見他相公出來，忙挑着担兒前面走着。看看走出了山門，滿地裏都是光頭站着——原來普救寺裏僧衆，聽說張生去了，想起他救命之恩，大家便約着到山門外來送他。——見張生和老和尚從裏面出頭，四五百和尚站成一個大圈子，齊齊合掌打了一個躬。轟雷一般說：「送張相公！」張生忙拱手彎腰，打了一個旋兒還禮。正說話時，崔大飛也似的跑到甬道上喊一聲：「迴避！」法本把手一舉，那許多僧人連串兒走進山門去避開了。張相公看時，見樹陰下面停着四輛車兒，裏面有一輛車兒，掛着葱綠簾子，素色圍鬚，油碧光華，知道是鶯鶯小姐坐的了。那壁廂大樹下面，套着一匹銀鬃細馬，是張生騎的。

鴛鴦小姐一手扶在紅娘肩頭，跟定他母親，一步一步從甬道上走來。見兩傍樹木參天，太陽光照着樹梢頭，碧油油的青天，樹根下滿地開着黃花。鴛鴦不禁嘆了一口氣，悄悄的對紅娘說道：「紅娘，你看樹頭上紅紅的照着太陽光兒，好似人要離別了，哭得臉兒紅腫。」——我恨只恨這姻緣成就得太遲！怨只怨分離得太快！紅娘，你看山門外柳絲兒雖長，也吊不住他的馬兒。樹兒啊！樹兒啊！你與我掛住這太陽，休教他下去，我祇望永遠留住今天，我和他永遠不得別離。」看看走到山門口，法本催張生先攀鞍上馬，在前面走着；老夫人和鴛鴦紅娘蘭兒都上了車兒。鴛鴦的車兒走在前面，緊跟着馬兒；紅娘的車兒走在後面。相府原有河中府撥來把守山門的八個兵士，在後面護送着車子。張生在馬上，鴛鴦在車裏，一串兒車馬在長堤上走去；靜悄悄的祇聽得車輪馬蹄的聲音，震動堤傍的樹梢。那兩行垂柳，也好似在路傍送別。這時鴛鴦坐在車子裏，從車簾裏望出來，見張生騎在馬上，垂頭傷氣，如醉如痴。他便想起：「第一回遇見張君瑞，兩人隔着門兒痴痴的望了一眼，便種下了情根；後來又怎樣聽琴，怎樣和詩，怎樣在佛殿上相見，怎樣賊兵圍住寺院，怎

樣求救……後來又怎樣一真兒吃酒，怎樣兩次寄簡，怎樣在月下跳牆，怎樣私地裏結下恩情——一樣一樣的想着。又想起張生面貌又俊美，性格又溫柔，誰知一天好事，到今日裏霧散雲銷，祇落得長亭餞別，杯酒送行。他這一去啊，不知何日裏再得見面？」鶯鶯想到這裏，祇望馬兒慢慢行，車兒緊緊隨，兩人在一塊兒多挨得一刻是一刻。鶯鶯正痴想時，見那一角長亭，已在眼前，不由得心頭一陣跳動，忍不住說道：「呀！張郎！我今天和你真的要分別了嗎？」一眼望着馬上的張生，祇見他兩眼也望着那座長亭，臉上露出淒涼的神色來。鶯鶯心想：「這時他心裏不知怎的難受呢？」想到這裏，不由得兩陣熱淚，流下粉腮兒來，一手擊着羅帕搵着。一回兒車輪子停住了，紅娘上來，揭起車簾，把鶯鶯扶了出來，一眼見他小姐臉兒上淡淡的脂粉，都被眼淚洗淨了。悄悄的說道：「呀！小姐！你今天竟不會梳裏啊？怎的脂粉也不會施？」鶯鶯嘆一口氣，說道：「紅娘，你那知我的心來！我聽說安排下車兒馬兒，早不由我不熬熬煎煎的氣，還有甚心情花兒粉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教我去哄誰來？」我那時見了金兒枕兒，只索要昏昏沉沉的垂去！我也管不得影兒袖

兒，濕透了重重疊疊的眼淚。紅娘啊！這樣傷心事兒，兀的不悶殺人也！兀的不悶煞人也……」鴛鴦說到這裏，又忍不住淌下眼淚來；紅娘替他抹着眼淚，低低的說道：「小姐，你須忍耐一時；在外面給人看去笑話。」

鴛鴦和紅娘站的地方，是在一株柳蔭下面；猛聽得亭子上蘭兒喚着「紅娘姐」，紅娘忙扶着鴛鴦，走上亭子去；見他母親坐在上面，當地端端正正擺着一桌酒席。祇見張生走上亭來，兜頭向老夫人作下揖去；嘴裏說：「多謝岳母大人賜酒。」回轉身來，正欲與鴛鴦小姐相見；鴛鴦小姐見了張生，止不住一陣酸氣，直從脚跟衝上心頭，索落落兩串眼珠兒，吊下粉臉來。忙迴過臉去，看着牆根。老夫人見了，錯認是女兒怕羞，便說道：「張家相公，你近前來；自家骨肉，不須迴避。孩兒，你過來見了呀！」紅娘上去，扶着小姐走近去；和張生對面兒行了禮。老夫人先坐上桌去，說道：「老身這壁坐，張相公這壁坐，孩兒這壁坐。」張生和鴛鴦都坐下，紅娘斟上酒去；老夫人說道：「張相公，你滿飲此杯——我今既把鴛鴦許

「配與你，你到京師，休辱沒了我孩兒！你須掙扎個狀元回來者！」張生站起來，恭恭敬敬的說道：「張某才疎學淺，憑仗着先相公和老夫人的恩蔭，好歹要奪個狀元回來封拜小姐。」說到這裏，他便溜過眼去，看着鶯鶯；鶯鶯低下頭去，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斜簽着身子坐着。一眼見亭子外，柳絮紛飛，衰草淒迷，猛想起「再一霎時，我兩人赤緊的要分別了！從此他孤客天涯，向這亭子外長堤走去，今夜教他到什麼地方去投宿啊？」這時鶯鶯淚汪汪，擱在眼眶裏，不敢落下來，怕給張生見了，要鉤起他的傷心。說雖這般說，但是那眼淚一陣一陣的催着出來；鶯鶯小姐低下轎子去，假裝整理着素羅衣。心想：「雖說久後成夫妻，到這時候，叫我怎得不傷心啊！」一桌兒上三個人呆呆的坐着，不說一句話，不吃一杯酒；鶯鶯偷眼看着張生，祇見張生也怔怔的望着他。滿桌子靜悄悄的，老太太耐不住說道：「紅娘服侍把盞者。」紅娘去斟了一杯酒，遞給小姐；鶯鶯捧着，拿眼看着張生。張生出席來，走近身去，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鶯鶯低低的說道：「你向我手裏吃一盞酒者……我和你分別，便在眼前；你今日吃了這一杯啊，不知何日裏再得和你……」鶯鶯說到這裏，

嚙住了。老夫人假裝做看野景兒，扶在蘭兒的肩頭，走下亭去。鶯鶯一把拉住了張生的手，說道：「從今後，你把我丟在一邊，叫我如何度這個寂寞辰光？你全不想那時節，花前月下，細說恩情，臉兒相偎，手兒相持？」——唉！你既與崔相國做了女婿，也算得是妻榮夫貴，這樣的夫妻，不強如狀元及第？何苦要把我兩人赤緊的分離？——你看一碗一碗的供養，太急，眼見須臾對面的人，頃刻便要別離了……」鶯鶯小姐說着，那眼淚一點一滴的落在酒杯裏；張生接過酒杯來，一口飲盡。一邊擊着衣袖，替他抹着眼淚。鶯鶯一任他抹着，也不回轉臉兒去。張生連連喚着：「小姐！」說道：「可憐我熬盡淒涼，纔得做你家的女婿！我滿心捨你不下，無奈老夫人催逼得緊，祇得去走一遭小姐，你也不用悲傷，小生此去不多日便回來和小姐成雙作對。」鶯鶯聽着，忍不住撲在張生的肩頭，抽抽咽咽的哭起來。張生一面扶着他，一面勸說道：「小姐這一哭，教小生心亂腸斷，如何有心去奪得狀元……」鶯鶯聽了，忙收了眼淚，紅娘上去扶住了。正值老夫人走上亭來，見他女驀與得眼皮紅腫，又看着張生肩頭一灘濕，由不得心裏一軟，便坐上桌來，一邊招呼兩人

坐下說道：「紅娘把盞者。」紅娘便捧着一杯酒，走近去張生一見了紅娘，想起他一番好  
心，又爲他兩人吃盡辛苦，受盡打罵，不由得心裏萬分慚愧。一邊悄悄的在衣帶上解下一  
塊玉珮來在手裏，趁紅娘送酒的當兒，一邊去接着酒杯，一邊把這玉珮悄悄的送在他手裏。  
裏，嘴裏說道：「多謝姐姐！」紅娘接了玉珮，回過身來，捧着一杯湯，送到小姐嘴邊去，說道：  
「小姐，你今早不會用早飯，隨意飲一口湯兒波？」鶯鶯搖着頭，說道：「紅娘，我肚子裏吃  
得下什麼來！你看，滿桌的酒和菜，我其實嘴兒沒味，嘗着好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  
有些土氣息，泥滋味！你說：「這煖溶溶玉醅，白冷冷似水。」我看着怕一大半是俺的眠淚。  
可憐我面前茶飯不待吃，恨塞滿了愁腸胃……」老夫人看看女兒可憐，便說道：「孩兒，  
莫太氣苦了；須知道你女婿這一去，不多幾天，便奪得功名回來也。」紅娘在一傍，接着說  
道：「可憐只爲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散了一對鴛鴦在兩地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  
一聲長吁短嘆……」張生一兀頭，祇把酒菜吃着；吃了一杯，又是一杯。他原想吃個爛  
醉，人事不知，免得受這悽涼的况味。蘭兒這時，也捨不下張生，便也上前來，滿滿的斟上一

杯送過去，說道：「俺替相公把盞者。」張生也不問他是誰，接過來一仰頸子喝了。鶯鶯在一傍看着，悄悄的對紅娘說道：「你看他一味狂喝，他心裏苦呢！霎時間吃得杯盤狼藉，眼見得要車兒投東，馬兒向西，我和他兩地裏難捨難分——呀！紅娘，你看亭子外一輪落日，攔在山頭上，怕不要別離也！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教我有夢也難尋覓……」老夫入看看是時候了，便說道：「紅娘，吩咐套起車兒，請張相公上馬，我和小姐回去也。」紅娘應着，出去傳話給小廝；一時馬嘶輪動，鶯鶯小姐一陣心酸，支持不住，靠在紅娘肩上。身體虛飄飄的，魂靈兒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祇聽得張生站起來向老夫人行了一禮，說道：「小婿告別了！」又聽得老夫人說道：「別無他囑，祇願相公以功名爲念，疾早回來者！」又聽得張生說道：「謹岳母大人嚴命。」老夫人一手搭在蘭兒肩頭，祇見蘭兒也淚汪汪的看着張生。老夫人說道：「老身先走一步，孩兒和張相公說一句話兒快來者！」說着他先走出亭子去了。這裏張生和鶯鶯四隻眼包着一眶眼淚怔怔的看着，紅娘也低着頸子抹淚；張生搶步上前，深深拜下揖去。轉身來向桌上取了酒壺，斟滿了一杯酒，送到鶯鶯唇



邊去說道：「小姐滿飲此一杯者。」待小生回生，再飲成雙杯兒。」鴛鴦就張生手裏飲了半杯。那兩串珠淚，直淌下酒杯裏去，喉間咽住了，實在不能飲了。張生便把剩下的半杯，自己吃了；又斟上一杯，送去紅娘唇邊，說道：「姐姐先飲了此一杯，待小生回來，再報答姐姐。」紅娘這時，也顧不得了，就張生手裏一口吃了。張生回過身來，一手握着鴛鴦的手，一手替他抹着眼淚，祇聽鴛鴦嗚咽咽的說道：「張郎……你……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者……俺守着你也……」張生接着說道：「小姐放心！狀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誰家的？」小生就此告別。說着，又作下揖去。鴛鴦說道：「張郎！你住者……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如何？」張生說道：「小生聽着。」鴛鴦略略思索了一回，說道：「棄擲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擽取眼前人……」張生聽了，說道：「小姐差矣！小生更敢憐誰？」此時……一來：小生此時方寸已亂；二來：小姐心中到底不信，且等即日狀元及第回來，那時再敬和小姐的詩。」這時鴛鴦小姐的眼淚，好似九曲黃河，奔騰不止，把一雙羅袖，淋漓濕透。張生替他抹着眼淚，連張生的衣袖也濕了一大塊。張生說道：「小姐

忍耐些！小生方寸亂矣！鴛鴦抹乾了眼淚，說道：「你這回到了京師，要服水土，趕着路  
 途，須要節飲食！順時自保千金體！荒村雨露，須要早睡；野店風霜，須要遲起！鞍馬勞苦，  
 無人調護，你自去扶持！——俺這一回法啊！滿肚的憂愁，去訴與誰知？滿懷的相思，只有  
 自知！老天啊！你竟不管人憔悴！逼着我獨守空閨！到晚來倚着西樓，看那夕陽古  
 道，衰柳長堤！——方纔還是一處來，如今竟是獨自歸家！歸得家去，教我見了那一牀羅幃，  
 不由得想起：昨宵是繡衾奇暖春留住，今日是翠被生寒夢有知！俺留也留你不住，眼着你  
 一個據鞍上馬，兩個淚眼愁眉！——張郎啊！俺不憂文齊福不齊，祇憂你儂妻再娶妻；你這  
 一去啊！有便常通個消息！你切莫要金榜無名誓不歸！你須牢記我的話：你若見些異  
 鄉的閒花野草，再休似這裏一般留戀着！張生接着說道：「小姐請回罷！小姐金玉之  
 言，小生一銘之肺腑！相見不遠，不須過悲。——小生也有口占一絕贈別，別忽淚伴低面，  
 含情假放眉……」鴛鴦說道：「下雨句俺有了了不知魂已斷，可有夢相隨？」張生說  
 道：「小生去也！小姐保重！——紅娘，替俺好好服侍解勸小姐者！」紅娘說道：「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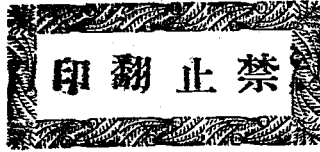
放心去罷！」張生走在前面，紅娘扶着鶯鶯跟在後面，走出亭子來，眼看張生攀鞍上馬，四隻蹄兒慢慢走着。張生在馬上時時回過頭來，直到一叢樹蔭，把他兩人的眼光隔斷了；鶯鶯好似夢醒一般，低低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不做美的樹葉兒！一陣淡烟薄霧，遮斷了我那人兒！」老夫人上來說道：「紅娘，扶小姐上車；天色已晚，快回去波！」老夫人說着，先自跨進車子去，車夫推着去了。這裏鶯鶯小姐兀自痴痴的望着，紅娘催着說道：「前車老夫人已去得遠了，小姐只索快回去波！」鶯鶯痴痴的說道：「紅娘，你看他在那裏——」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我想相公啊！左不過在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紅娘聽了，怔了一怔，回頭看時，原來那蘭兒也在那裏痴痴的望着呢。紅娘拉着他說道：「老夫人早去了，你還不快去呢！」蘭兒聽說，便懶懶的上車，跟在鶯鶯小姐後面回去了。

廣

德

廣  
德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五版



西廂

精裝的——一册——大洋一元五角  
平裝的——兩册——大洋一元二角

改著者 許 嘯 天

出版者 時 還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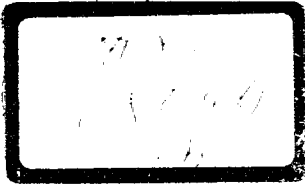
發行者 鄭 彛 梅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和蘇白格路弄人  
時還書局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reading "O. S. ..."*

